

## 第一卷

### 第一章 跳崖求师

江湖千万种，这无异也是较特殊的一种。

人人都说他是“白痴”，但人人都知晓这个“白痴”不但不痴也不傻，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这未免有点矛盾吧？

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只要见过他的人，听过他的事，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因为他实在太过于聪明，具有过目不忘，一点十通之能，甚至无师也能自通。

凡是被他看过的武功招式，他都能照单全收，学得有声有色，甚至青出于蓝。因而常常引起武林侧目，非得给他个“白痴”外号不可，大大的将他贬损一番。

最重要的是--。他的名字真的就叫“白痴”--小白痴，白小痴。

难怪众人会如此叫他了。如此顺口的名字，不叫，那才有毛病。

至于他为何会搞上这个既不讨好，又不雅观的名字？倒也叫人百思不解，煞费猜疑。

若想听他解释，还得花上三天三夜时间，听完滔滔不绝的历史典故，才能稍稍搞懂这是怎么回事。

最让江湖各派头痛的是--他无所不偷、无所不抢、无所不骗，凡是看上的武功秘笈、灵丹妙药，他都会不择手段的弄到手。几年努力下来，天下的灵丹妙药，恐怕已有数百种已被他给吞了。

有这么一个人混在江湖，不知江湖将变成何种局面？.....难怪弄得江湖人人要躲他、要捉他、要杀他.....

然而有件事却让人想不透：他吃遍天下灵药，练尽天下武学，功夫却一团糟.....至于为何会如此，恐怕连他自己都搞不清。

江湖年年有怪事，今年却特别多。

耸拔如剑的不知名高峰，罩着蒙蒙云雾，透着一股幽静而神秘的气息，苍翠古松矗立峰崖峭壁之中，乘风迎雾，高超俊逸，若似古老神仙遨游太虚一般自得。

山峰全是峭壁连连，野藤、荆棘挂满屋面，若非绝顶轻功，攀登实属不易。但仔细瞧瞧，靠近峰顶处，却有两尊如猿猴般之人形在揪藤、攀石的慢慢往上爬。

看他们的动作，全然像极攀爬巨树的小孩，不时演出险象环生之际遇，哪是什么武林高手？

他俩既非高手，为何冒险攀登此山？

--莫非想死了，还是没事找事干？还是想寻求神仙居，以修炼成仙？

若有人知晓这两位就是武林人人头痛的“聪明白痴”白小痴和“憨头西瓜”吕四卦，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不容易，白小痴那双巧手终于抓上最高一块崖石，狠力的将身形拖

上峰顶，趴在地上，嘘了一口气，精灵剔透的大眼珠儿溜丢的转着，少年应有的灵性，全在那对眼睛透了出来。

他满意的笑了笑，自得的说：“终于如愿以偿了！”

眼珠儿溜了一阵，似乎没找到心中所要找的，有点失望的坐起，整理一下淡青粗布业已磨破不少地方和沾上污泥的衣衫，也抚去了脸上和着汗渍的泥迹，露出嫩白肌肤。深深的眉眼，挺挺的鼻，五官分明的轮廓，配上似笑非笑的嘴唇，透现出他自身应有的格调。说不上俊俏，却能深深吸引人家，让人乍见之下，必能留下深刻印象。

尤其那对眼睛，不知透露了多少智能与精明，明显附在他这似大非大，似小非小，似少年又像成年人的脸容上，说不出的那股韵味，就似会说话般，甚为扣人心弦。

喘不了几口气，崖边也伸出一颗嘟嘟圆的西瓜头，本是光头的秃顶已长出三分头发，倒像是片西瓜皮盖在上面做的。他原名吕四卦，由于“四”和“西”类似，“卦”和“瓜”谐音，脸相又长得似西瓜，故有“大西瓜”别称。

憨憨的脸，瞪起眼睛却也有点精明，目光落向休息的小痴，翻起了白眼，木讷的嘴唇已叫出话来：

“小痴儿你不够意思，先爬上来，也不拉我一把，害我爬得那么痛苦！”

小痴回首瞧向他，怪异的脸容一变，装得可谓如假包换的“白痴脸”。楞傻傻的，一扫先前精明之态。

这也是他愚弄别人，伪装自己的法宝之一。

他似有所悟的走向吕四卦：“哦！我忘了，你再下去，我再慢慢把你拉上来！”

吕四卦见他如此表情，就像见了鬼般，赶忙急叫：“不必了！不必了！要是被你拉上来，我看连骨头都要一块块凑着才能活了！”

他赶忙爬上崖顶，也解下了和小痴身上连着的指大粗绳，眼睛余光往崖下瞄去，暗呼“好险”。要是“下去了”，那还得了？

小痴已恢复精明状，哧哧笑着：“何必呢？迟早我们都要‘下去’的，早一点，晚一会儿，也差不到那儿去嘛！”

均匀的身材，让人看起来十分顺眼，他已做作的逼向吕四卦。似有准备将他推下崖之势，笑声更是谐谑。

吕四卦竟也由衷害怕的往后退，急忙摇着手：“小痴儿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我一次嘛，呆会儿再下去好不好？”

小痴道：“我是为你好也！先下去，说不定可以先得到好处。”

吕四卦干干笑着，嘴巴张得可以塞下一个小西瓜，他道：“小痴儿，我不贪心，我是你忠实的朋友，永远不会和你争好处的。”

小痴无奈道：“你大我几岁，我一向把你当大哥看待，可是你就是一直让我，真让人感动……”

吕四卦干笑着：“其实……天下又有谁能争得过你？我有先见之明，所以紧紧跟着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小痴已陶醉得笑起来：“说的也是！看来，不久我们就会发了！呵呵……”

吕四卦也跟着笑起：“是嘛！看看四周，全都是云雾，你猜的没错，仙人喜欢住这种地方，只要找到他……”

两人四目再溜向四周浩渺云层，已呵呵大笑，做出了腾云驾雾的动作，大大享受一番神仙瘾。

过足了瘾，两人方静下来，吕四卦拖着那副魁梧身材已懒坐于地，倦容已露，他问：“小痴儿，这里真的有那所谓的神秘武功高强的人吗？”

小痴信心十足，道：

“当然，江湖传言都是如此，高人都隐居在深山中，我们这座是最深的一座，隐居的一定是武功最高的一位，我已经感觉到他就是我的师父了！”

吕四卦倦态的笑着：“可是……我却还没看到他……你未来的师父……”

小痴往山峰另一头崖下瞄去，表情更为捉狎而带点神秘兮兮，道：

“快了！很多神秘说书人都说从万丈悬崖掉下去，一定会有奇遇，将来武功就突然变很高强而天下无敌了！”

吕四卦苦笑道：“那只是说书……你把它当真了？……”

“不是空穴不来风！何况这种事宁可信其有！”小痴得意道：“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啊！”

吕四卦道：“可是……我们至少跳过十座悬崖，只差没有摔死，哪来的武林高人？……”

小痴闻言，笑容已僵，干干一笑，道：“也许……也许那些山太俗了、也许……那高人在试试我们的诚心……呵呵……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嘛！”

吕四卦陪着苦笑，道：“要是这座悬崖再没效果，将来你要往哪里跳？”

小痴干笑道：“事情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别泄气，神仙早就在崖下等我们了！走吧！”

别老是愁眉苦脸的！你看过西瓜的表皮有绉绉的吗？”

拉起比他还高半个头的吕四卦，两人已往山崖另一端走去，只走几丈，已到崖边。

小痴往下瞧，除了雾气，深不见底，他又拿起石块往下抛，久久都没回音，遂满意道：“吕四卦，这次成了！”

吕四卦有点惧意：“好象很深的样子……”

小痴得意道：“本来就很深嘛！你没听到连石头的回音都传不上来？”

吕四卦问：“为什么没回音？”

小痴自得道：“这个嘛……最少需要三个月，回音才会传回！”

吕四卦白他一眼：“你吹牛！要是如此，我看你还没掉入崖底，在半途中就得饿死了！”

小痴干干一笑：“吹牛吹到牛角尖了！还好你‘及时发现’，解了我一场灾难，不过你放心！我们肚子里最少装了七八样补药，余个十天半月是不碍事的！”

吕四卦犹豫一阵，道：“你当真还是要跳？”

小痴瞪眼叫道：“废话，来都来了，不跳，怎么对得起崖下的师父？”

吕四卦道：“可是……我连师父的影子都没瞧见……”

小痴道：“唉呀！你也真是，要是能让你瞧见的师父，武功一定很差，我也不想要，别再婆婆妈妈，准备‘拜师’吧！”

小痴儿煞有其事的将绳索另一头缠于屋顶凸石处，以便跳下崖底，找不到“师父”还可以爬上来。

吕四卦也跟着绑妥绳索，不过他可没像小痴笑颜满面，一副脸容可苦

出汗来。

看来普天之下，除了白小痴会来这么一招“跳崖拜师”以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

而吕四卦呢？

--光看他绳索比小痴粗上一倍，也该知道他心中有多少惧意。

两人绑妥绳索，已走向崖边，像跳水般做起预备动作，准备跳崖。

比了几次，眼眸触及如幽冥鬼域的万丈悬崖，心头仍有点毛毛的。

小痴看看吕四卦，干笑道：“老实说，我还真有点毛心毛手的！”

吕四卦闻言已欣喜：“那你可以不跳啊！”

小痴白眼道：“你想的美，名师最难求，我誓死达成任务，我之所以说给你听，就是要你把我打昏，让我轻轻松松的去见我师父！”

吕四卦但觉啼笑皆非：“像你这种只要师父不要命的人，到也少见！”

小痴无奈道：“我也是被逼的，自从我发现我的名字叫‘白痴’以后，我就决心把它发扬光大了，这是我的苦衷！”

吕四卦道：“我们顺着绳索慢慢下去不就得了？”

小痴道：“你别以为绳索真有万丈长？绑着，只是安慰一下蹦蹦跳跳的心灵，免得见了师父以后失了态，废话少说，敲吧！”

小痴伸长头颅，准备让吕四卦敲昏。吕四卦则迟迟不敢下手。

小痴白他一眼，叫道：“真没用，连敲我的胆子都没有！将来怎会有出息！”

吕四卦不甚服气，道：“你有胆子，为什么不张着眼睛跳？”

小痴为之结舌，恼羞成怒般的叫着：“你懂什么？你可知道张着眼睛比闭着还来得安全？我若昏昏沉沉的跳下，想避开尖石、利枝都没办法，连这都分不清楚？还说我没胆子？”

耸耸肩头，一副趾高气扬模样，他又道：“这种事，也干了不少回，谁怕过谁来？我先跳，你垫后！”再瞪吕四卦一眼，责言道：“胆小鬼！”

死要面子的他，果真双足一蹬，弹射而起，浑然不顾生死的往万丈深崖落去，只是潇洒的姿势还未陷入雾区，已撞得哇哇痛叫，再也潇洒不起来，一路叫救命的往下掉，眨眼已没入深渊之中。

吕四卦听得浑身发毛，这可真的是玩命举动。他已情不自禁的抖起身躯，连眼珠也阖上了，只听小痴尖叫声急促传来，而渐渐消失深渊浓雾中。

捆身绳索亦如通灵狡蛇，电也似的往崖下窜去，嗖嗖声音似要揪紧肝肠般，让人血气为之起伏。

就在绷紧一刹那，崖石耐不住冲力也已被扯碎疾往崖下掉，如此一来，也把吕四卦一同往深渊给扯了下去。

吕四卦还来不及想通这是怎么回事，已然尖狂惊叫，情况和小痴一样，如摔死狗般的往崖底掉，仍然无法逃过此劫。

声音已渐渐随云层雾气消散，一切似乎又已恢复宁静而无迹可寻。

深崖下，真的有神仙异人吗？

## 第二章 祸从天降

若想解释何者为“祸从天降”，那么以这件事用来解释，最为贴切不过了。

安安稳稳的睡在床上，竟然会有人从屋顶上掉下来，还压得她差点断了气？

只听一阵惨叫尖锐到过深渊浓雾中，依稀可见崖底建有几栋古朴雅轩，小痴身形如流星般砸向一间木屋。

“砰”然巨响，他已撞破屋顶，猛往屋内摔去。无巧不成书，他正好压在一位貌美姑娘身上。

素衣姑娘突遭惊变，尖叫之余，想出手劈开小痴已是不及，便生生的被压个正着，恹哩哗啦，连温柔幽雅的床铺都耐不住而崩塌，碎片纷飞，软罗轻纱到处卷掠，整座雅轩都已晃动，就快垮了似的。

小痴和貌美素衣姑娘则深深埋在床底，也许是摔疼了，连声音也没了。

突又传来更大响声，想必吕八卦也降落地面，却不知他“收获”如何？

小痴果真遇上了神仙？武林高人？否则她怎会隐居于这无法想象的深渊之中？

见及屋梁、墙木，似乎还住了不少时间，都已褪色，甚而长起苔藓之类的东西。

小痴迷糊中醒了过来，甩甩沉重脑袋，自言自语道：“这次声音不大一样……想必该有点收获……”目光突然触及被压在下面，脸色冰洁冷艳而奄奄一息的美姑娘，他已欣喜若狂的尖叫：“啊！这次压对了！神仙！这一定是仙女！我终于找到理想的师父了！师父你醒醒。你还好吧？”

小痴也顾不了自身伤势，赶忙扶起美姑娘，不停的拍打其嫩如水晶的脸腮，想叫醒她。

“师父你醒醒，别再睡了！我压上你，这表示我们俩有缘！师父……”

看样子小痴是为寻师父，寻昏了头，也不想想“神仙高人”岂会被他压得不醒人事？

在小痴千呼万唤之下，美姑娘终于幽幽醒了过来，灵秀眼眸微张，元气似乎已好了些。

小痴欣喜若狂，又拍其脸腮：“师父你睡饱了？来，看看您的新徒弟！保证一流货色！”

他已伸出双手食指去支开美姑娘一双明亮的眼眸。

长长而卷翘如开了屏雀羽的睫毛触及小痴双手，美姑娘已惊醒，突见小痴，如着了魔的又尖叫，掉了魂似的抓紧衣衫往后直缩。

小痴倒也能应付自如，含笑道：“师父别怕，虽然我是从天而降，但这不表示我的武功比你强！而我的容貌可能青一块、紫一块，但这终究会消失的，您不必太害怕，我一定是您心目中理想的徒弟！”

他摸着青紫满处的脸蛋，轻轻笑着，以为美姑娘是被自己“丑陋”容貌给吓着了。

美姑娘惊魂初定，方明白小痴是人非鬼，一颗心总算定了不少，谁知方定了心，突又发现小痴还坐在自己大腿上，登时又是一阵尖叫：“啊--”一掌已掴向小痴脸颊，双足踢蹬，立时把小痴踢向对面墙角，撞得小痴丈二金钢摸不着头。

美姑娘仍惊惧的向后缩。事实上，她已紧靠床铺内侧，缩无退处。

她尖叫着：“娘--快来救我啊--”

听其所言，似乎住在此处不只她一人，她娘也同在此地。

小痴好不容易才稳住身躯，坐了起来，苦笑着：“师父怎么……好象神经有点不大正常……”

话未说完，左边窗口已射入一条青影，直掠美姑娘。

“心儿你要不要紧？”

青影一闪身已掠至美姑娘，赶忙将她扶起，上下焦急诊视着。

美姑娘叫声“娘”已伏在美妇怀中哭泣，一切惊变，终于有了依托和发泄。

美妇不忍的抚着姑娘披肩秀发，岁月虽不饶人，却没在她脸容留下多少痕迹，高雅容貌之中仍流露一股冰冷气息，尤其是长久不笑而往下抿的嘴唇，让人觉得她似乎有点不近人情。

不但人冷，连声音也冷，若非对自己爱女，那声音恐怕就要冻死人了。

突见青衣美妇掠至，小痴微感讶异：“咦？看样子，这里的神人高手还不只一人？”已然转为笑声：“不管啦！反正师父愈多愈有出息，照单全收总错不了！”

他马上跪拜于地，虔诚的说：“两位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再拜……”

他猛磕头，虔诚的只差没把头给撞破。

青衣美妇乍闻小痴声音，身躯一扭，冰霜脸容涵盖冷森杀气，怒叱一声“你我死”，右手一扬，凌空一掌已劈向小痴。

掌势过处，狂啸猝起，威猛无比的卷动整座雅轩，砰然巨响，小痴已结实吃了一掌，倒撞墙角，便生生将数寸厚木板给撞穿，摔向屋外，连唉叫声都没时间出口，想必摔得不轻。

美妇对自家掌力似乎甚有自信，一掌劈中小痴后，脸容冷霜已解去不少，温柔的安慰姑娘：“心儿你别难过了，娘已替你报了仇，来，让娘看看你的伤！”

美妇马上将美姑娘扶至床铺左侧化妆台前之一张圆心黑木坐椅，想替她检查伤势。

心儿有了母亲在旁，又见小痴已被击毙（以为小痴已死），心情也好转不少，吓得苍白的脸容也浮现了难得的笑意。

她道：“娘，没关系的，只是……肚子被他压得有点……”

美妇恨道：“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她方要替心儿疗伤，小痴头颅已出现破墙洞口，虽鼻青眼肿，他还是笑嘻嘻的说：“对！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过这不包括我在内。”

美妇母女俩猝见小痴似乎一点伤势都没有，顿感惊骇，她那掌力之强，就算已练过数十年的高手，也未必能安然逃过，而小痴他竟然“无恙”？

其实，别的没有，挨打功夫，小痴可从不落人后，这全是他历练“挨揍”多年，再加上乱服太多神丹妙药，想一掌劈死他，谈何容易？

小痴对两人惊愕，更形得意，滑溜的又钻入屋内，笑道：“师父您的掌劲真够味，我学定了，放心，徒儿一定能将您的武功发扬光大……”

“你我死！”

美妇怒不可遏，双掌尽吐，一个腾身，如幽灵般已欺向小痴，出的全是杀招，非得将小痴置于死地而后始甘心。

小痴灵目闪动，见其出手方位及姿势，有了前次经验，他很快猜知杀

招何处能致命，倒也从容应付。

“师父您这么快就传我武功？不过这招像极了‘梅花穿心手’的第十二招‘寒梅带刺’，我可以用武当派‘太极绝魂三式’的第二式‘魂魄逼人’来化解……”

只一对掌，小痴很快化开对方杀招。

美妇突闻小痴一语点破自己所用招式，更是惊骇不已，不由思考，双手再舞，招式与姿势全化了样，先前掌劲极为刚烈，现已转为阴柔而泛起一股冷森气息，绵延不断逼向小痴。

小痴顿感压力倍增，但其眉头喜意更浓：“师父，这招我就没见过了，谢谢您的传授，啊--”

话未说完，已被美妇掌劲劈中胸口，倒飞出窗，滚落屋外种满不少奇花异卉的庭院。

美妇冷笑：“我就不信你打不死！”

她也追出屋外。

美姑娘见状，也怀着一份好奇，想看出结果，随即起身奔向窗口，眺向庭院，不知怎的，她倒有点替小痴儿担心起来。

小痴滚落地面，迷糊中爬了起来，嘴角已挂出血丝，伤得似乎不轻，但仍掩不去他那份喜悦。

“好厉害的武功，不学实在太可惜了……”

美妇见他连吃自己致命两掌，竟然还能说话，已诧然的以为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人？

想归想，她可一点也不留情，掌幻千般飞花，又攻往小痴。

小痴对她招式有了个底，动起手来，从容多了。

“师父您第一招七实十三虚，杀着在中宫，可是您为何不把它摆在上盘‘天突’穴？这样或许威力会更大……我试试……”

小痴竟然在短短三分钟不到时间，将中年美妇方才那招舞得丝毫不差，反过来攻击中年美妇，差的只是他将杀招从中宫往上移七寸，对准“天突”穴罢了。

中年美妇这一惊非同小可，真以为自己碰上了怪物，招式舞的更快，想以此逃过小痴眼睛。

然而小痴那双贼眼大概是“看多了”，竟也一招不漏，一式不差得学的清清楚楚。

突然间，中年美妇不再狂舞，一反常态，改用第一招，阴柔缓和的攻向小痴。

小痴亦感意外：“师父，这招您不是用过了吗？哦……你在考我学会了没有？好，我也照用不误！”

小痴也舞出同样招式迎了上去。

双方掌拳交锋之际，宛若八爪蜘蛛缠斗，打得难分难解，突然小痴唉叫，整个人已从不高空中摔下来。

中年美妇见机不可失，赶忙欺身小痴，伸手戳了他数处穴道，方嘘了一口气，擦擦额头汗珠，奇异的直往小痴脸上瞧去。

心儿此时已走了过来，瞧瞧小痴，复转视美妇：“娘……他……”

美妇勉强一笑：“他很怪，连娘的功夫都逃不过他眼睛，若非娘用了‘梅花针’在对招时，暗中刺入他‘少冲’脉，还真不知要如何制服他！”

心儿惊道：“他会我们的武功？”

“也许……也许他方才偷学的……”望着小痴，中年美妇感触良多：“天下怎会有此奇异小孩？悟性如此之高……行事却叫人哭笑不得……”

她转问心儿：“他真的是从屋顶摔下来的？”

心儿想及被人压个正着，不禁脸红，腼腆的点头：“嗯。”

中年美妇抬头望向高空，除了层层浓雾，根本无法望透苍穹，诧然道：“又有谁会不顾生死的从万刃崖跳下……还口口声声叫我们是‘师父’……”

心儿望着昏沉的小痴，不由自主的说：“娘，您要杀了他……”

中年美妇心神一凛，表情已恢复冷森：“不错！天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心儿默然而立，纵使母亲从小灌输自己，不能对男人软心，但此时她却不明白自己是否下得了手，一刀把小痴给杀了？

“怎么？你不忍心？你别忘了他毁了你的房屋，还压得你差点送了命！”

中年美妇不停提醒小痴方才之罪行，似想让心儿认定“天下男人皆该杀”之事实。

别的不说，但闻小痴压着她冰肌玉洁的身躯，她心中已升起一股龌龊而被辱之恨意，揪着衣衫，似想揪掉被触压过之肌肤，然而谈何容易？怒意已涌上心头。

“不错，男人都该杀！”

跨步、举掌，心儿已满心怨恨的想劈死小痴。

美妇见她如此举动，笑容已露，出言喝止：“心儿等等！”

心儿颇感意外母亲会阻止自己，不禁怒意更坚：“娘，这贼人如此欺负我、我……”

“娘知道！”中年美妇迎了过去，含笑道：“他是该死，但他来的突然，我们总得探清他来路再说，也好将来有个对策。”

被她娘这么一说，心儿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困然立于该处，手掌捏了捏，总也无法下手。

中年美妇含笑道：“拍醒他，最少，娘会逼他盖一栋房屋还你！”

“是，娘！”

心儿很快而用力的击拍小痴身上数处穴道，叫道：“喂！恶贼你是谁？为什么要跳崖？”

小痴幽幽醒来，只是软麻穴仍被制，一点也使不上劲，闻言，瞧向心儿，问的竟是有关武功之事：“师父您刚才用的是哪一招？怎么我一闪身就结了气？”

心儿对他答非所问，甚是生气，怒道：“我问你话，你听到没有？快回答我！”

“听到了！”小痴很快而真诚道：“你说的是：‘我问你话，你听到没有？快回答我！’”

敢情小痴以为她问的话就是此话，而不是“为何要跳崖”这句话。

心儿登时咬牙切齿，以为小痴有意捉弄，怒叱：“可恶！”一个巴掌已打得小痴火辣辣、疼恻恻的。

小痴虽感疼痛，仍是笑脸迎人：“严师出高徒，师父您放心，只要您肯教我武功，再苦的日子，我都能挨！绝不让您失望。”

“你……”

心儿气得七窍生烟，就是不知该如何是好，恨不得一刀将小痴给剁了。中年美妇已走过来，冷森脸容罩着一片杀气，冷道：“你最好给我老实说，你是谁？”

“白痴！”小痴答的甚干净俐落。

“白痴？”中年美妇和心儿为之一楞，天下哪有这种名字？

中年美妇以为小痴有意捉弄，怒喝道：“小娃儿你再逞口舌之利，休怪老娘对你不客气！”

小痴轻轻一笑：“大师父，这也难怪啦！我的名字一向让人很头痛，不过我真的就叫‘白痴’，中间加一个‘小’字就对了。”

“白小痴？”中年美妇疑惑的念一遍。

小痴频频点头：“没错！最近很轰动武林的！”

心儿冷森道：“胡说！看你贼头贼脑，一点也不像白痴，你在说谎！”

小痴道：“如果我要说谎而讲出这一千人有一千零一人不信的名字，那我真的是‘白痴’了！”

说的也是，心儿母女俩有点相信了。

中年美妇冷道：“你为何取了个怪模怪样又傻里傻气的名字？”

小痴一副无奈样：“没办法，天下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理喻的，我也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心儿母女俩想笑，却又硬生生按捺住笑意。

中年美妇冷道：“你为何跳崖？”

“就是想拜你们为师啊！”小痴回答的甚为诚恳。

中年美妇道：“你又怎知我们住在谷底？”

“传言嘛！”小痴道：“盘古开天就传言神仙高人都隐居深山绝谷中，如今终于让我碰上了，至于……”他干笑几声：“至于压坏师父宝屋，这纯属误会，请别见怪！下次我会小心些。”

“还有下次？”心儿想装怒，又怒不出模样，表情怪透了。

小痴道：“当然没有下次，因为该压的也都压的差不多，该找的也都找到了。”

中年美妇冷笑，立时伸手戳向小痴背筋，小痴霎时痛叫：“啊--放手啊！痛啊--”

小痴全身抖颤，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中年美妇此时才松手。

中年美妇喝道：“你毁了我家园，伤了我女儿，此仇不共戴天，我不杀你，我要慢慢折磨你！”

小痴抱怨叫着：“不收我当徒弟就算了，天下哪有这种师父……”

“住嘴！”中年美妇截口叱道：“我不是你师父，也不准你叫我师父！”

“不叫我不叫！”小痴瞪眼道：“喂！老太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快放我走，否则我就拆了你这草寮！”改口的倒真快，马上由“师父”变成“老太婆”了，端的是不怕死。

中年美妇脸色微变。

心儿已叱叫：“小白痴你敢乱说！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小痴似乎也卯上了，冷笑道：“不放我走，我就要骂！骂遍你八代祖宗。”

“你敢？”心儿已欺身，准备教训小痴。

小痴冷笑：“怎么不敢？别的不说，骂人我在行得很，恰查某！”

心儿喝道：“你骂什么？再说一遍！”

小痴已呵呵笑起：“看样子你倒很喜欢人家骂你，一遍不够，还要再来一遍？行，就算再来十遍也没问题，你听不懂，我还可以附带解释！呵呵……”

心儿哪知自己说溜了嘴，一时为之语结，激红了脸，一个巴掌已掴向小痴，啪然又是一记辣火锅。

小痴咬了牙，卯了心，不怒反笑：“打是情，骂是爱，来呀！多打几下，你就会爱死我了！”

“你……”心儿已气得直发抖。

蓦地--

又是一记脆响，小痴啊的惨叫，已挨个大巴掌，昏了过去。

中年美妇搥得有点不自在，这巴掌似乎在和小痴呕气而施予的，以她如此年纪来说，实是浮躁了些，不禁容颜也热了起来。但只一下下，她马上恢复冷森，又截指点醒小痴。

小痴被打得着实够疼，话也不敢再说，两颗眼珠就像被追怕的小狗，甚为怜人的瞧着中年美妇，嘴巴也肿得够大，一副惨样，也不敢再作怪了。

对小痴姿态、表情变化如此之快，心儿乍见之下，实难以忍住那股笑意，怒气也消了大半，只差没笑出声音而已。

中年美妇冷森道：“你还敢口出谎言？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砍材伐木，盖一栋一模一样的新房子，否则我会剥了你的皮！”

小痴呐呐道：“是……不过……”

“不过什么？”中年美妇冷叱：“你还想找死？”

“不是……我是想说……”小痴干笑一声，呐呐的回答：“我是想说……我们是两个人掉下来的……一栋可能不够……”

“可恶！”

中年美妇闻言，脸色又变，怒道：“还有一个在哪里？”突有所悟自己方才听及西院也有响声，为了顾及爱女安危，一时倒也忘了此事，如今一想西院也可能毁了，愤恚之心更炽：“你们这些天杀的，看我如何收拾你们？他跟你一样是小鬼？”

“他是大鬼……”小痴干笑道：“他的头比我大一倍，身壮如牛，是有名的‘西瓜！’”已忍不住笑起来：“他压的面积可能很广，他一向是盖大楼的。”

“可恶！”中年美妇怒气填膺，转向心儿：“你看好他，娘过去看看！”

说着她已掠向西方。

小痴得意笑着：“唉！真是，名师难求倒也罢了，还要先盖楼房？命真苦！”

心儿吃过他不少亏，此时母亲已离去，她也不敢大意，战战兢兢的摆出架势，监视着小痴。

小痴此时才注意到她的容貌，十足美人胚，配合得十分融和的五官，挑不出一丝瑕疵，尤其眉心那颗株砂痣，摆的如此贴切，更衬出心儿容貌的不俗。

“若不是嘴巴硬冰冰的，我还真以为你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呢！”小痴一副品头论足模样：“美是很美，就是凶了点，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梦中情人。”

心儿冷叱道：“给我闭嘴！否则我会打掉你牙齿。”

小痴似乎不怎么将她放在眼里，轻轻一笑，捉狎的说：“说你凶，你还真的凶，不怕破坏你纯真美丽的形象吗？”

“你……”

“好好好！我认了！我服了你，我不说，你手下留情！”

小痴的嘴巴可还热疼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不再出言尽说风凉话，改用那对会说话的眼睛，瞧得心儿浑身不自在。

心儿不由自主的红了脸，自己似如光裸着身躯站在人家面前，如此不自在而困窘，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是就是无法走开，要是让小痴作了怪，那就更惨了。

两人就此干耗，鼻眼见对上了，各有心思，各有心情。

还好，时间并不长久，一盏茶功夫未过，中年美妇已绑着吕四卦，牵落水狗似的走了回来。

长了瘤的吕四卦到底变成何种模样？

小痴见吕四卦和自己差不多，头颅青一块、紫一块，凸的、肿的通通都有，已然幸灾乐祸笑了起来。

“西瓜变成番瓜了！”

吕四卦怨声道：“小痴儿，照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死在你手中。”

小痴笑道：“那还得变成长冬瓜才行，怎么样？收获如何？”

吕四卦苦笑道：“屋顶是免不了……墙也垮了，还挖了一个大水池！”

小痴道：“比我好多了，我只是拆了床，外加‘姑娘’一份……”

提起“姑娘”，心儿就有气，登时叱道：“不准你胡说！听到没有？”

小痴装傻道：“我没胡说……这都是事实！”

心儿红着脸，恨得直咬牙：“有一天，我会把你舌头给割掉！”

小痴一副祈求模样：“我们别再为这件事争吵好不好？”

心儿以为小痴“认输”了，心头稍显得意，眉头怒意方自消弭。

岂知小痴又变出一副志得意满状，跣样的说：“事实就是事实，你再怎么吵，再怎么割我舌头，事实还是事实，这是不容抹煞的！”

“你……”

心儿怒火填膺，直颤着身躯，玉牙一咬，反怒而笑。

“好！我就先割了你的臭舌头！”

心儿已抽出袖中七寸短亮利刃，罩准小痴嘴巴划了过去。

中年美妇见状，急忙喝止：“心儿不可如此！”

她已腾身掠向心儿，而其手中绳索并未松掉，连带的扯动吕四卦一连凉了数圈，撞向小痴。

中年美妇很快拦住心儿，道：“心儿别听他胡言乱语，这样太便宜他了，娘会替你出这口气！”

小痴根本不把她当做一回事，谈笑风生道：“对嘛！房屋都还没盖好，你就杀了我，不觉得可惜吗？”

心儿冷笑道：“只怕你盖不到一半就累死了！”

小痴道：“也好，累死总比‘压死’好！”

心儿脸色又变，中年美妇马上斥责小痴：“小兔崽子现在就给我去砍树盖房子！否则我就先砍断你双手！”

小痴漫不经心的笑着。

中年美妇怒意更甚：“还不快去！”

小痴道：“这事交给吕四卦去办就可以，我有苦衷。”

“你敢！”中年美妇接过心儿手中匕首，就想砍下小痴左手掌。

小痴急忙叫道：“喂！你讲不讲理？你没看到我不能动啊？”

中年美妇为之一楞，方才自己拖着吕四卦回来，倒忘了小痴穴道受制于自己，也以为他能行动，如今被小痴唤醒，一时窘困也难以按捺平伏，脸也稍稍的热了起来。

然而势成骑虎，总不能弱了气势，立时又斥道：“你为何不早说？”

“我以为你自己会发现……”小痴委屈道：“当囚犯的人，说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他嘴角牵扯着肿胀嘴巴，若非乱说话，何来如此灾殃？

中年美妇瞪了几眼，也拿他没办法，伸手拍开他软麻穴，冷喝道：“现在就给我盖房子！”

小痴突然表现的十分合作，爬起身躯，活动一下筋骨，但觉武功被制，还有一些皮肉撞伤之外，并无大碍，这才和吕四卦必恭必敬的施个大礼：“是！”

两人转身，朝四处茫茫雾区潇洒的就闪。

中年美妇突又喝止两人：“回来！”

两人为之一顿，战战兢兢转身。

小痴道：“还有事吗？……”

中年美妇冷道：“你们要去哪里？”

小痴道：“……盖……盖房子啊……”

“房子在右边！”中年美妇冷道：“谷底尽头有座红桧林，木材就在那里砍！”

“是……”两人拱手，瘪样的相互对眼，想笑。

中年美妇又喝道：“除了这两个地方，不准你们乱走动，被我逮着了，小心你们狗腿！”

“是……”

小痴、吕四卦两人暗自苦笑，已往谷底行去，准备伐木盖房子。

谁又晓得跳崖求师，弄到后来会变成如此结局？

心儿母女俩更是莫名其妙，好端端的就来个“祸从天降”，看来他俩想恢复以前宁静生活，恐怕有段艰苦日子好走了。

母女俩相对苦笑，真不知上苍为何弄来这么奇异难缠的两个“白痴”和“西瓜”？

### 第三章 楼塌楼起

薄雾中的红桧林，枝干森密，株株合抱粗大，少说也长了百余年。枝叶沾上雾气，凝成小水滴，不停的往下掉，就如五月梅雨般，滴得令人心发霉。

一大片最少有百丈宽，千万株，原始森林风貌，大概也和此差不了多少吧？

小痴和吕四卦已走入林区。望着阴森森树林，再加上冲鼻腐蚀烂枝叶霉气，小痴已苦笑不已。

他道：“倒霉！人走了楣运不算，连鼻子都逃不了霉气！”

吕四卦可没想那么多，他只想如何离开此地方为上策。他道：“小痴儿，

你的神仙师父已经变成母老虎，你难道不想溜？”

小痴叹道：“唉！真是生不逢时，好事由来最多磨，明明是被我找到了，谁知，这两个老太婆竟然那么不近情理？”

吕四卦道：“既是如此，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谈何容易啊……”

小痴感叹着，找了一株倾倒而腐化之巨树，坐了下来。另四卦也懒洋洋坐在他旁边。

“深陷谷底，浑身是伤，武功被制，对手高强，想逃，还得拚老命才行……”小痴愁容满面的说着。

吕四卦问：“她们武功真的很高？”

说到武功，小痴儿眼睛灵光又现，兴趣已来，立时道：“嗯！她们武功十分怪异，中原武林派系似乎没有这么几招，可惜我只学了一点点，后来我发现我在偷学，就不再用那种功夫了……”

吕四卦问：“你猜她们武功可以排名天下第几？”

小痴眨眨眼睛，道：“很难讲，因为我不知道她们会多少种奇奇怪怪的功夫，就拿那招‘梅花穿心手’来说，以前我就曾经看过一位武林高手使过，但他的威力比这老太婆又少了两分劲，可见这老太婆不好惹。”

吕四卦又问：“那位高手是谁？”

小痴做沉思状：“人……我倒是记得……名字我可没听到……那时候在江南……”

吕四卦道：“江南高手多的是，看样子是无法猜出来了。”

小痴道：“管他的！反正老太婆武功多的是，找她学还不是一样。”

吕四卦道：“可是……照这个样子，她是不肯教我们了……”

小痴神秘而狡黠笑着：“我们什么时候碰过，有人心甘情愿地教我们的？”

吕四卦若有所思，目露喜色道：“你是说……”

他的身躯及双手已表现出“偷”的动作，一脸狡黠贼样。

“对！就是这样！”

小痴得意回答，对上吕四卦眼珠，两人已咯咯黠笑起来。

仰笑天空，瞧及高耸树林，小痴主意又上心头，道：“‘偷’是有点困难，我们不如替她们盖一栋高楼大厦，让她们住的舒舒服服，说不定老太婆心理失常，一下子又喜欢上我们，到时……我看连生孩子的功夫，她都拚老命的教给我们哩！”

两人又是一阵陶醉大笑。

吕四卦兴味更浓：“对！为了‘生孩子’，你说要盖几楼？”

小痴意气风发，右手往天空一比，道：“要盖就盖大的，天下无双，盖到尾顶，少说也一千层，让老太婆从第一楼爬上最上一楼，要三年的时间！”

吕四卦频频点头：“好！一不做二不休，我豁出去啦！”

小痴更是得意，拉起吕四卦，直往左方巨树奔去：“走！杀！把这树林全砍了，大概勉强还够用吧？”

说到那儿做到那儿，两人为了博得心儿母女俩欢心，以便能学到高深武功，竟然当真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的砍起这片偌大百年红桧林。

足足砍了十天，红桧也倒了差不多，所剩下的亦只是刚萌生的幼树罢了。

却不知心儿母女俩发现此事，将做何感想？

两人很是卖命盖“高楼”，然而此种土木工程技术岂是外行人所能掰出来的。

他俩最多只能盖至两楼半。而且还随时会垮塌，看样子，除了他俩以外，再也没人敢住此种高楼了。

这几天，心儿母女俩除了一天送一次饭菜给予两人外，其它时间皆躲在东院，足不出院。似乎对小痴、吕四卦可能逃逸之事，全然不放在心上。

盖了近半个月，小痴和吕四卦都累了。

西院的楼房，勉强算得上三层，墙壁全是原木树干所围成，而且参差不齐，还有大大小小空隙，和树枝捆绑而成的兽笼也差不了多少。

而心儿的闺房……从天上掉下来的柚子皮，中间再用筷子撑起来，大概就包括所有的一切了。

两人满身是汗，衣衫破碎不少，也着实努力过，可惜就是弄不出心目中所要造的千层高楼。

两人坐于楼房屋顶，一副无奈苦笑着。

小痴道：“高楼真不好盖……”

吕四卦道：“我们已经尽了力了……”

小痴望着悬如峭壁的崖面，苦笑道：“要是从上面盖下来就容易多了。”

他所想的是从屋顶轻轻松松的将东西抛入崖底，终究会有一天能“盖”满千层楼房。

至于要填多久，盖的是否为楼房，他倒不考虑，现在他只考虑何种方法比较轻松。

吕四卦挽袖擦擦汗水，不久道：“怎么办？楼房盖不成，那老太婆一定恨死我们，说不定一气之下，一刀就把我们给杀了。”

“这倒是问题……”小痴儿稍加沉思，不久已有了对策，道：“事到如今也只好能‘偷’多少算多少了。”

吕四卦道：“怎么偷？楼房不盖了？”

小痴轻松自得道：“盖和不盖的结果都是一样，如果你还有兴趣，你自己去盖吧！”

吕四卦道：“我是说，如果现在不动工，要是老太婆发现了，我们少说也得掉层皮……”

小痴道：“不会啦！拖它几天该没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们就摸到东院，看她们在搞什么鬼？”

吕四卦道：“要是她们不是在练功呢？”

“那就偷秘笈，秘籍偷不到，只好翻脸动手，从过招中再偷学了！”

反正大楼也盖不成，吕四卦也没了主见，只希望快点离开此地方为上策，闻言也未再做何表示。

小痴揉揉手臂及脸颊，半月前被打伤的瘀血已消退不少，他问：“你的伤如何？”

吕四卦道：“差不多好了，只是有几处穴道被制，力量差了些。”

小痴无奈摊摊手，道：“这个我也没办法，武功招式，我一看就会，可以偷，但那什么内功、内劲，一拍掌，力量就大得吓人，我就是无法偷到！想找个好师父教教，就是碰不上。”

小痴虽绝顶聪明，过目不忘，但内功一途，全然运行于体内，外表根

本无法察知，自是无从学起，若说有秘籍，以他一个从未学过武功的门外汉，连奇经八脉都弄不清，如何能学？

设若有人从旁指点一二，以他聪颖才智，自能触类旁通，届时无论外功、内功，再也难不倒他了。

就是因为他没练过内功，以至于功力无法使出，空有杂家绝学也难以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效力，更无法将体内吞食之灵丹妙药化开，与人交手，自差人一截，吃瘪、挨掌、逃跑，那是常事。

难怪他如此求师心切。

吕四卦道：“管他的！这个样子，混了几年，还不是一样，好日子没过几天，死又死不掉。”白向小痴一眼：“我怎会认识你这种朋友，全是玩命的？”

小痴干笑道：“别怪我嘛！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说‘将相本无种’，放心，不久的将来，你会以我为光荣的！不说啦！走，练功去！”

小痴拉着吕四卦已顺着直立排墙的树干攀往地面。双足一落地，吕四卦抬头望着屋顶，有感而发：“可惜，千层楼房就此寿终正寝，升不上去了。”

“也未必如此！”小痴黠笑几声，道：“要升上去，我仍有办法，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吕四卦稀奇的望着他，表现出一股快慰神态--却不知小痴如何让“高楼”登上崖顶？

小痴也不让吕四卦失望，他做到了。

--他找了四棵手臂粗红桧小树，分成四个角落种植，再以四棵树为支柱，架了一间小木板屋，目的就已达成。

吕四卦仍是不解：“这.....这么简单？”

小痴得意笑道：“不然你以为多么困难？红桧一长高，木屋也跟着升高。迟早会升到崖，呵呵.....只不过时间久了点而已，需要万把个年头吧！”

吕四卦已会意，不禁为小痴之捉狎报以钦佩笑容：“不知那个老太婆对这间‘高楼’是否满意？”

小痴回答的很绝：“放心，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定会满意的。”

两人笑着，说着，已往东院行去。

谷中不算大，但呈狭长椭圆形，东边在谷前，西边位于谷底，亦是红桧林区，是以距离较远。

说是庄院，也只不过房屋较具三合院形状而已，仍是古朴木屋，隐伏于雾中，忽隐忽现，更具神秘。

尚未潜至东院，小痴儿已闻到阵阵花香，凭他经验已猜出是寒梅香气。

虽然谷中寒梅分布四处，也不算少，但此处却显得特别突出--不论香气或是梅树。

再走十余丈，万株梅树挂上彩点纷纷，忽而瓣落风吹，迎风纷飞，韵律舞出恬静旋律，拂面清新，好一座世外梅园。

“奇怪.....都已春末夏初了，这里的梅花怎会不谢，还开得这么好？”

小痴颇感意外的说着，伸手已去扣抚梅枝，似想从中得知原因。

吕四卦道：“也许是深入谷底，不知寒天冷地的缘故吧？”

小痴频频点头，随手拂过一朵梅花，仔细端详一阵，道：“不错，除了季节不同外，连花蕊都是黑色的，一定是异种。”

一听及“黑色花蕊”，吕四卦也好奇的摘下一朵梅花瞧瞧，果然在中心

雌蕊部份呈现黑点，与旁边之红瓣相比较，显得较为突出，但因其黑点甚小，若非有心仔细去分辨，也难以察觉此花之不同于其它花朵。

两人再瞧，也瞧不出其它异处，只好丢弃花朵，再往梅林深处摸去。

方行几丈，浓雾中已传出吆喝，练武声，两人精神更加振奋，已快步潜了过去。

梅林中，终于浮现古朴庄院，三落雅屋呈“L”形排列，连着房屋，有意无意已被一排翠绿的九重葛围住，见其盘根错节，缠挂于外边梅林之中，可猜知至少已十数年未加以修剪。

九重葛围墙居中一处设有古旧牌坊式柴门，正上方置有一腐旧原木字匾，题有“梅庄”两字。

“梅庄……原来这地方还有名字的呐？”

小痴与吕四卦已潜向柴门，发现此牌，也总算把身陷地方给弄懂了。

两人并未深入联想“梅庄”有何意义，因为真正吸引他们的“武功”吆喝声已频频传出，吊得他俩赶忙抬头想瞧往庄内。

然而“墙”高丈余，两人蹑着足尖，仍未能瞧向里头。九重葛又长有长刺，攀附不易，在门扉挖凿小洞，只能略窥一二，不得已，两人只好各自爬向柴门顶头端以窥视里边。

庄内庭院果然心儿母女在练功，一紫一白，两尊人影不停飞掠庭院之中，就如风中两条长丝彩带，悠然卷舒，无所不至，无所不达。

小痴、吕四卦看得频频咋舌，梦中之仙人飞行，也只不过如此吧？

心儿母女俩的轻功，无可否认已是登峰造极，可谓天下少有了？

两尊人影在一次大旋空飞掠之后已亲身落地，随即动起双手过招，劲气又起，啸风阵阵奔流不息。

小痴突见招式，已欣喜若狂，道：“吕四卦你看清楚了没有，这就是‘梅花穿心手’第十二式，很厉害的！”

吕四卦闻言，眼睛也随之一亮，总想学着小痴“过目不忘”，亦紧紧揪住招式不放，频频点头，也忘了回答，甚至腾出右手开始比划着。

古朴而又腐旧的牌门本已摇摇欲坠，又那堪倚附两个大男人，已然晃了起来。

然而两人已被功夫深深吸引，哪有时间再去注意其它事情？

心儿白影一掠，弹射空中，紫衣美妇已撤换招式，道：“让娘看看你的功夫到了第几层？”

心儿娇笑一声，道：“可能在第四层，第五层老是升不上去。”

说着她已出掌，幻化无穷掌影，已将身躯给裹住，再幻一道白光，又如天空那道劈雷，电也似的劈向紫衣美妇。

小痴已禁不住细声叫道：“没错，这就是那绝招！”

话未说完，双手已开始舞动起来。

吕四卦也看得目瞪口呆，招式要得更是吃力，这下可好，门扉晃动，就快被两人给压垮。

还好精明的小痴立时察觉，一脚踢向吕四卦，压低声音急叫道：“你想死啦？摇这么用力？”

吕四卦也醒了过来，尴尬一笑，道：“我……我……功夫太精彩了……”

小痴可不愿错过偷学机会，两只贼眼猛瞅着心儿母女招式不放，无心与吕四卦较量，叫道：“你先下去，等我学会了再教你！”

吕四卦呶着嘴：“我看看就可以，我不动行不行？”

“不行，你太重了，这门支持不了多久，你快下去！”小痴更坚决的说。

门扉也着实晃得厉害，吕四卦唠叨叫了几声，虽心不甘情不愿，仍然退回地面。挤着门缝，能瞧多少算多少了。

心儿母女俩已较量三招，看得小痴目瞪口呆，赞叹不绝，更是用心的窥探，存心一口气统统给学起来。

中年美妇很满意道：“前三招你学得不错，来！再练第四招！”

心儿有点累，抹去额头汗水，仍然点头道：“娘您可要手下留情，我练得不熟。”

中年美妇冷然道：“练武功岂可留情？将来和敌人对上手，他们可全是非置你于死地而后始甘心，娘不能放松你。”

心儿含有惧意的点头：“是，娘……”

“来吧！凭你现在功力，若尽全力，娘要伤你也不容易。”

说着，中年美妇已摆出一种奇特姿势，只以左足尖支持地面，左手向上翻，右手往下斜滑，摆出莲花指，整个人就像打转飞升的仙人般，自有一股飘逸韵味。

心儿不敢怠慢，也摆出了相同姿势，准备应对。

小痴对此怪异身形特别感兴趣，也瞧得特别仔细。

一时间，空气为之凝结，沉静无声，只有柔雾轻掠。

足足憋了三分钟，心儿母女俩才有了变化。当真如仙人般姿势不爱的升向空中，小痴已察知那是两人利用左脚拇趾轻微挥动而带起的效果。

身躯升至半空，本是悠游之动作，突如炸弹开花般炸开，一阵大喝，震得整座梅庄深谷抖动，震得小痴、吕四卦血气翻腾，差点闭了气。

就在此时，两人已交上手，狂风厉吼，掌影幢幢，身形已知空气般化开不复见得。

眨眼间，两人已互拆数十掌，出手之快，匪夷所思。

蓦又有银光射出，双方人影一错即分，宛若两道闪电互击，啪然一声，心儿已闷哼的摔退，滚落地面。

小痴明白两人不只只有肉掌对招，而且也暗中用上了秘密利刃，在过招之际，突然施展，若不知其中奥妙，想逃过此刀，恐非易事。

他也瞧出心儿是在交手之际，身形不够灵活，左胁方稍露空门，中年美妇本可一腿踢中她“章门”穴，心儿不死也得重伤，但情急之下，中年美妇改踢为点，轻轻点向心儿左胯骨，纵是如此，也使心儿吃了不少苦头。

中年美妇见爱女跌落地面，亦焦切的奔过去，急道：“心儿你要紧吗？”

心儿揉着左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关系，多亏娘手下留情。”

中年美妇走近，替她揉搓一阵，方始放心，嘘口气，道：“你也真是，左腰再用点劲，不就可以闪过娘的攻击了吗？”

心儿歉然道：“孩儿疏忽了……”

“下次小心点，来，我们再练！”

说着，母女俩又再次重练此招。两次下来，心儿倒也能避过她娘那一腿，功力更趋成熟。

同时，两招下来，小痴也学得差不多，他自信还能舞得比心儿好，更是沾沾自喜。

心儿母女俩并未因而停止，已第四次再度练习。

小痴儿志得意满的轻描淡写比划着，口中含有“指点”意味着：  
“抱元守一，足撑天……金趾大动，身飞掠，再来一个回转阴阳，倒转乾坤，现银光……”

两人每舞动一个动作，他就念一句，果真学得奇快无比。

然而怪招又生了。

当双方抽出匕首，现银光时，攻击该是左边才对，现在心儿却以左手劈出匕首，攻向右边，中年美妇也不再踢其左臂，改扫其中宫，如此一来，心儿纵能逼退中年美妇，仍免不了挨上一脚而身受重伤。

这是不要命的打法。

小痴照着招式练习，谁知比划方起劲，心儿就来这么一招，害得他耍至一半已不知如何接手，已情不自禁的探头举手指责心儿，激动急叫道：

“喂！小丫头你到底会不会耍……”

话方出口，他已察觉自己一时忘形而露了行迹，赶忙掩口急叫声“糟了”，立时收回脑袋。

然而他太过激动的“指责”，身形已爬向门顶，还探过上半身，门扉承受不了重量，已往屋内垮去。

轰然脆响，两人一高一矮随着门扉砸向地面。

“这下真的糟了！”

小痴哪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哪还顾得再偷学功夫？苦笑不已，人方落地，已拉起吕四卦往回就跑。

他急叫着：“吕四卦快溜，门垮了！”

吕四卦瞪他一眼，叫道：“跟你在一起，没有一次不被追的！”

小痴干干一笑，道：“我哪知道那丫头那么笨？快走吧！这次要被逮到，包准要盖鬼门关的大铁门！”

两人一拖一拉已快捷溜向西院，消失雾中。

心儿母女俩突遭惊变，更是愕然，然而箭已出弦，人在空中，想及时撒招追向小痴儿已是不可能。两人只有在惊愕之下过完此招，双双亲身落地，才有反追余地。

--除了小痴儿，谁又会如此神经兮兮的“指责”心儿？

不必想，中年美妇已猜出来人是小痴和吕四卦，怒容顿现，咬牙切齿道：“这小子竟敢偷学我们功夫？我非杀了他不可，心儿走！”两人化做两道疾风，追掠向西院而去。

## 第四章 预约杀人

小痴和吕四卦似乎知道潜逃无望，只有尽力伪装自己，逃回西院，已认真而拚命的工作--盖楼房。希望能逃过此劫。

中年美妇和心儿已追至，乍见两人仍在，中年美妇已放心不少，也不急于施出杀手。

她冷森走前，道：“小鬼你刚才去哪里？”

小痴儿汗流满面，上气接不着下气，扛着一根斗粗木头，架于木墙上

才道：“还能去哪里，最近连夜赶工，走不开的！”

中年美妇冷道：“赶什么工？叫你盖房子，你在这里给我排木桩？你不要活了？”

小痴以一种内行人在看外行人的眼神瞧向中年美妇，道：“这就是我特别为你精心设计的房子，希望你能满意！”

吕四卦接口道：“保证天下只此一间，别无分号！”

中年美妇早已将两人当作死人，而送饭的心儿也只是将饭菜挂在远处，全然不把两人放在眼里。她俩哪想到两人盖的房屋会是此种模样--树干编成的兽笼，乍见之下，怒意更炽。

中年美妇已目露杀机，恨得咬牙切齿。

小痴轻轻一笑，又道：“虽然难看一些，但很实用，除了保用十年以外，还可以绿化环境。”

心儿叱道：“你胡扯，这什么房屋？根本没有墙没有门，树枝还带枝连叶，你分明是在胡搞！”

小痴笑道：“哎呀！小姑娘你何妨再往远处看呢？留着枝叶也不全没用，那处碍你眼，你就砍那处，不就得了？”

顿了顿又道：“至于门嘛……为了不破坏美观，我准备开在地下，以后钻进钻出，倒也别具一番风味啦！”

吕四卦突有所悟道：“这不就等于老……”

“鼠”字未说出，小痴已封住他嘴巴，叫道：“说话客气点！老鼠有资格住这么大的楼房吗？你没看到她们是母女两人？这是袋鼠住的！”

此语一出，心儿母女俩脸色已变，心儿喝道：“小白痴你找死！”

一掌已奇快无比的捣向小痴儿胸口。

小痴似有防备，一个闪身已侧身溜入“兽笼”内。心儿一时大意，竟也拿他没办法，不禁将气出在吕四卦身上，举掌叱喝已攻向吕四卦。

吕四卦可就惨了，过大的身躯想挤入缝隙可得有一番挣扎才行，情急之下，已嵌在缝隙中，进退两难。

他急叫：“小痴儿快拉我进去啊！”

“别急！我已很用劲了！”

小痴也着实揪着吕四卦左手，双足顶着树干，猛往里边拉扯。

如此一来，心儿倒楞住了，除了方才一掌扫中吕四卦外，根本拿他没办法。若想再出掌击向吕四卦，无疑是在“推”吕四卦而帮了小痴的忙，若想伸手扯出吕四卦，但男女授受不亲，怎好伸手？

她的对敌经验终究比不上狡黠的小痴。

中年美妇见状，立时出掌击向树干，掌风过处，拦腰粗之树干竟然硬生生被劈断，如此一来，小痴儿也自身难保了。

中年美妇冷森道：“还不给我出来？”

小痴苦笑不已，向吕四卦道：“现在进不进来都差不多，你先出去吧！”

他已放掉吕四卦左手，不再扯拉。

中年美妇冷眼瞪视小痴，说的更冰：“我说的是你，不是他！”

小痴暗道一声“苦也”，仍装做若无其事模样：“我里边住得好好的，又何必出去？你把我关在牢笼里不是很好吗？”

他似乎又想到什么，道：“你放心，虽然现在我能侧着身躯出去，但过个十年、八年，等桧树长粗了，我就出不去啦！”转向心儿：“小丫头，你现

在该明白这屋子的‘墙’在哪里了吧？”

心儿哪晓得小痴会以活树当“墙”，而且歪理又特别多？禁不住被捉弄之感觉，怒喝一声“你找死”，已然从缺口罩向小痴，非得狠狠教训他一顿不可。

小痴倒也不将心儿放在眼里，见其出招，已想及方才若非她突然来这么一下，也不会弄成现在此种地步。已心存教训。

“好吧！你老是练错功夫，我来纠正你一番，替你娘分点辛劳。”

小痴不再躲开，已迎掌攻向心儿。

他虽出招“教训”心儿，但事实上他已想过今日状况，恐怕不能善罢，也只有暗中过招，以利用机会偷学功夫了，是以一对上手，他用的全是怪招（自己乱耍），以搅得心儿招式大乱，非得再出新招不可。

中年美妇见及两人对招，愈看愈是心惊，以她经验可以看出心儿处处受制先机，招式全落入小痴眼中，她之所以能站上风，全是以内力取胜。而小痴之胡缠拦打，虽然费劲，但他体内似乎有某种力量在供给其力道，绵延不绝，似乎永远都用不完似的。

她已喝道：“心儿退开！”

不等心儿退下，她腾身一掌击碎两支巨树，人已罩向小痴，用的正是方才所练之招式，威力自非寻常。

小痴虽感压力大增，但也禁不住一丝喜悦，也尽全力迎了上去。

心儿则稍带气喘的退出“兽笼”外，凝神而立，在旁掠阵。

吕四卦也挤出了缝隙，观看战圈，心中一点焦切也没有，他充满信心，相信不久，小痴就能学会中年美妇所有的招式，他也落个“坐地分赃”的好处。

双方交手已渐激烈，厉风阵阵刮啸，使人肌肤生寒，而小痴自始至终都处于挨打的局面。

突然一声叱喝“纳命来”，中年美妇已使出那所谓第四种功夫，左足弹地而起，凌空旋转，当真如仙人般罩向小痴。

小痴也不落后，有样学样，叫声“纳命来”，照样飞升而起，迎向中年美妇，除了因内力不足，跃得不够高外，其灵活度竟然不在心儿之下，看得心儿惊诧不已。

突然中年美妇身形一变，银光已闪出，整个人如匹练银河流窜，刷然似要追向时光尖端，奇快无比的噬向小痴那团血肉之躯。

心儿已禁不住尖叫：“娘--”

在她眼中，她娘此时已动了家伙，以小痴血肉身躯而且功力又相差如此悬殊，岂能阻挡得了？此举无异已宣判小痴死亡。

未见过人杀人的她，难免会如此惶恐而不安。

吕四卦也看出中年美妇所化出那道银芒，是把利刀，要是戳入小痴身躯，不死，那是幸运。一颗心此时也悬在嘴里。

就在此时，在空中两人已一触而分。

小痴闷哼一声，倒撞而退，摔落地面，不动了。

中年美妇则原处飘落地面，右手拿着一把七寸长，手指宽闪闪生光的匕首，一脸不信而骇然的瞧着小痴--这不要命的小家伙。

吕四卦惊惶的奔向小痴：“小痴儿你可不能翘了，我们还有大事要做啊……”

一扶起如死人的小痴，吕四卦已不停搥他嘴巴，似要把他打醒似的。

心儿脸色发白的走向她娘，含有颤意道：“娘……您杀了他……”

中年美妇没有回答，双目仍盯着小痴儿不放。

空气沉闷了许多，只有吕四卦焦切的拍打着、叫着。语音流露无限感情。

“小痴儿，你千万不能翘啊！快醒来，醒醒吧……”

吕四卦就快急出眼泪，终于小痴儿闷呃吐了一口气，幽幽醒了过来。

吕四卦已破涕为笑，狠狠的搥他一个巴掌，笑骂道：“他妈的！我还以为你咽了气、翘了头，永世不能翻身了呢？”

小痴的醒来，不但松了吕四卦紧悬于口的心，似乎也为心儿和中年美妇带来一丝喜悦，她母女俩脸上那层常年的冰霜已解去了不少。

小痴挪动一下身躯，坐了起来，甩甩头，摸摸左肋“章门”穴，啧啧叫痛，可见着衣衫已被刺出一个小洞，他已从小洞中挤拉出一个业已凹曲的铜币。

他苦笑着：“妈的，有了这铜板，还挡不了老太婆这一刀，害我差点憋了气？”

明眼人一看则知小痴早算准中年美妇施展此招时，会用利刃刺向其“章门穴”，而在此穴放置了一枚铜币以阻挡，谁知利刃劲道过猛，虽然锋刃被阻，但劲道仍然透过铜币而震伤穴道，憋昏了小痴。

吕四卦一扫方才悲切心情，笑不合口，道：“醒来就好，这种气多憋几次也没关系！”

小痴白他一眼，叫道：“什么没关系？很痛也！”

撕开衣衫，腰际已红肿一块。但来不及审视，中年美妇已冷沉走了过来。

小痴苦笑不已：“妈的！这次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吕四卦也知事情不妙，已然暗自运劲，必要时狠命一拚，以让小痴有机会逃走。

谁知中年美妇此时却未再痛下杀手，走至小痴身前三步已立于该处，眼眸扫向其“章门”穴红肿一片，她冷道：“你已算准我会刺向你‘章门’穴？”

小痴虽身受伤痛，但能表现自己时，他从不放弃机会，闻言已得意笑着，腰身一扭，受伤部位更明显。

“呐！这就是证明，不必我多加解释！”

中年美妇冷森又问：“你当真在短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这招功夫？”

小痴得意耸肩道：“哪里！你要是认真耍，我一遍就行了！”

吕四卦道：“只是你不识货，这种天下快绝种的徒弟哪里找，还叫我们盖房子，真是大材小用！”

中年美妇脸情起了十分奇特变化，似惊讶、似喜悦，也带着一丝怒意和怅然，不久才道：“刚才我本该照着招式，攻你右肋才对，你为何守左肋，这与你所见的招式不同，你分明没有学会。”

小痴闻言，笑得更得意，道，“你少来，你以为我会上当？当初你家丫头突然改变招式，以右边攻击，我还以为她弄错了，但想想才知道你这招左右都可以开攻，所差的只是在对敌的先后而已。”

中年美妇和心儿闻言，脸色又为之一变。

小痴儿更形得意的解释：“你这招有个中心点，也就是你和对手两人眼神之间的一条线，若对手身形靠向左边较多，你出手就攻击右边，对不对？”

吕四卦问：“她们为何不攻击左边？身形靠左，刺向左边不就更近？”

小痴老成持重模样道：“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这招是旋转的。留有更大空间，更能发出威力；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她们左右两腰都各藏有一把利刀，你信不信？”

吕四卦已瞧向中年美妇和心儿腰际，似想找寻答案。

心儿脸色已变，神情十分不自然，这无异是她心目中认为最大的秘密，却被人一言给洞穿了，其困窘而难以相信之情，可想而知。

中年美妇也显得不自在，但并未失态，她道：“不错！你果然绝顶聪明，连这秘密都瞒不过你。”

小痴奚落的笑着：“可惜啊！就是没人敢传授武功，好象深怕我赢过他似的！”

若在以前，中年美妇此时定然一掌劈了过去，但现在她却显得出奇平静，连说出的话都令人难以相信。

她道：“你想学？我教你！”

“什么？”

小痴与吕四卦乍闻此言，已蹦了起来，两颗眼珠儿张得快掉出眼眶。

几秒钟前还拚命想置自己于死地的人，现在竟然要传授自己武功？

不但小痴两人吃惊，连心儿都以为自己听走了音，溜溜不信的瞅着她娘不放。

“你……你当真要教我武功？”小痴再次发问。

中年美妇脸容虽冰，现在也露出难得一抹笑意：“不错！”

小痴望着吕四卦，两人呆痴了半晌，不知如何去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事情。

吕四卦问：“老太……老前辈你要收我们当徒弟了？”

“不错！不过……”中年美妇又已恢复先前之冷漠：“你们得先替我办件事情！”

“原来是有条件的？”小痴闻言已泄了不少气，无奈的摊摊手：“好吧！聊胜于无，谁叫你的武功那么吸引我？你说说看，办什么事？”

“杀人！”中年美妇露出一股残酷笑意：“杀一个该杀的人。”

小痴又追问：“是谁？”

中年美妇道：“东方龙！”

心儿闻言，脸色已变，甚为激动叫道：“娘……”

中年美妇伸手制止她，道：“你别担心，娘自有主张！”

心儿已低下头。从其激动神情，可想而知东方能似乎与她们关系匪浅——尤其是仇恨方面。

小痴转向吕四卦，有股莫可奈何味道：“杀人……”

吕四卦含有惧意：“我们……很少干这种事！”

中年美妇冷道：“要不要随便你们，我不勉强！”

小痴犹豫一下，终于狠下心来，猛点头：“好吧！徒弟替师父杀人，马马虎虎算得过去啦！我干啦！师父，那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在你未杀他前，不准你叫我‘师父’！”中年美妇斥道：“听到没有？”

小痴唠叨念了几句：“要拜师还真难……”随即点头：“随你啦！反正

功夫学得到，师不师父，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管不着。”

中年美妇这才满意点头，道：“那人复姓‘东方’单名一个‘龙’字，大约六十岁左右，状似书生，内心却狠毒无比，是‘东海龙王殿’的主人。”

“什么？你叫我去龙王殿杀那条龙？”小痴苦笑道：“老……老前辈，你不是在说神话吧？”

小痴以为她所说的是神话中的龙王殿，凡人根本无法去那种地方，甭说是去杀人了。

中年美妇道：“不是神话，是武林一个帮派的名字，就叫‘东海龙王殿’，掌门人就是‘东方龙’。你只要杀了他，我立时传你所有的功夫。”

“喔……是帮派，是人……好吧！杀就杀！”小痴道：“成了！老前辈你放心，我要杀的人，从来没有一个逃掉的！”

中年美妇稍讶异道：“你以前一共杀了多少人？”

“这……”小痴顿感尴尬，伸起十指，比了又比，终于干笑道：“东方龙……要算是第一人……”

吕四卦趁机奚落道：“而且还是预约的！”

心儿已忍不住窃笑起来，中年美妇本以为小痴多行，没想到竟是吹牛，已斥道：“不准胡闹！我不管你以前有无杀过人，只要杀了东方龙，我就传你武功！”

小痴道：“一言为定！对了……我预约杀人……你能不能预约传我一点功夫？算是‘订金’好了。”

中年美妇瞪着他：“你偷学的还不够？老娘没跟你算帐已算你走运，还想付什么‘订金’？”

小痴干笑道：“好嘛！订金不收就凭信用了，不过……告诉我武功名字总可以吧？”

“不行！”中年美妇冷道：“不但不能说，你也不准使用，否则后果你自己负责！”

“用了会如何？”小痴问。

中年美妇杀气又现，一字字道：“粉身碎骨。”

字字如冰刀刺向小痴、吕四卦背脊，让人好生寒意。

小痴无奈道：“好吧，不用就不用，生意也接了，你可以放我走了吧？”

“没那么简单！”

中年美妇突然欺向两人，双手并用，挫开两人下巴，塞入一颗黑得发亮，绿豆大小的丹药，催其入腹，方自松手。

她冷笑道：“老娘又非三岁小孩，怎会平白放你一去不回头？记着，这‘黑蕊碎心丹’是用奇毒的药物配装，天下除了我以外，无人能解，如若半年不服解药，保证你碎烂心肝而死。”

小痴、吕四卦但觉一股腥味从腹中升起，有点难受，然并无大碍，倒也落个潇洒不在乎。

“药也服了，你该放心让我们走了吧？”小痴道。

中年美妇见两人若无其事之表情，一时也难以泰然处之：“你们当真服了药？”

“嘿！这就怪了？药是你喂的，反倒问起我来了？”小痴一副“看热闹”表情，瞧得中年美妇脸颊热热的。

深深吸口气，平息方才之失态，中年美妇恢复冷森道：“要走可以，你

得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不准用本门武功，第二：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梅庄’一切事情及地方，第三……”她从口袋掏出一块紫黑色，三指并排大小的命牌，其中雕有仙女图案，似在腾云驾雾，又道：“第三，只要你见着此种令牌，必须无条件服从。”

小痴皱皱眉头：“毛病还真多……”

中年美妇斥道：“你答不答应，不答应，我现在就杀了你！”

“答应，当然答应。”小痴谄媚道：“你是我未来的师父，我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中年美妇这才有了笑意，道：“很好！既然答应了就要做到，否则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过来！我替你解开穴道。”

小痴和吕四卦已走向她，心里所想的仍是：“什么穴道，不解开，我一样龙活跳跳的！”

中年美妇触及小痴身上穴道，已然感到一种反击力量窜出，震得自己手指带麻，真不敢相信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鬼，在他身上会出现如许之多的怪事--无以限量的真气以及沉沉欲失的穴道。

她知道若这些莫名的真气能溶于四肢百骸奇经六脉之中，恐怕天下就无人能制得住他了。而穴道的沉沉欲失，终究会消失无形，那时想制住他就难上加难了。

奇异情况使得中年美妇不禁多看小痴儿几眼，心所幻起的是--这种人是怎么生出来的？

小痴对她老是盯着自己，也起了反应，反盯她几眼，甚为惹人道：“你对我的长相还满意吧？一流的货色！”

中年美妇顿觉失态，马上敛起心神，冷道：“毛头小子，专逞口舌之利，一点出息都没有！把眼睛蒙上，我带你们出去。”

小痴抱怨道：“干嘛如此，刚说我长相突出，你就吃醋？要蒙起我的眼脸？”

中年美妇斥道：“废话少说，你蒙不蒙？不蒙就打昏你！没大没小，说什么吃醋？待会儿灌你醋吃。”

小痴、吕四卦装出无奈模样，已撕下衣袖绑缠住眼睛。小痴道：“其实蒙住眼睛也没用，我要找此地，从崖顶跳下来不就得了……”

中年美妇冷道：“你敢再跳下来，我就插满尖利木枝，让你穿胸贯肺！”

小痴和吕四卦已窃笑起来，这个威胁根本对他俩起不了作用。

绑妥后，中年美妇已领着两人，和心儿，一前一后往前谷行去。

一盏茶功夫，四人已抵一处绝壁，心儿伸手推向石壁，顺着手势，石壁已裂出不规则原始山洞，想必这就是信道。

中年美妇立时领着两人步入洞内，又过了半刻钟方折回。

心儿立时又恢复石壁，母女俩相视良久，不知该如何启口。

毕竟小痴儿的从天而降，实让她俩有所措手不及之感觉。

还是心儿先开口：“娘……他们走了……”

中年美妇挤出一丝笑容：“走了，回去吧……”

两人怀着一股怅然若失心情，慢步走了回去。

“娘……这两个人真怪……尤其那小白痴……您看，我的闺房竟然像柚子皮撑起来的……还有那像兽笼的楼房……”

远处传来母女俩憋不住而发出的笑声……

这些够她们回味了。

## 第五章 水晶蟾蜍

小痴、吕四卦被送出“梅庄”后，虽想寻个蛛丝马迹，再探探梅庄下落，可惜林树森森，云雾且罩，瞧来一片茫然，哪能搜及入口，只好放弃搜寻，两人收拾收拾，往山下走去。

走出山区，经过小村落，打探之下，方知位于川境龙门山附近。

两人找条小溪清洗清洗，恢复本来面目，只是衣衫已破烂不堪，还好小痴身上仍有点银子，向村夫买了两套，凑合穿在身上，倒也看不出有一丝江湖味。

两人随即往较大的“顺阳”镇走去。

顺阳镇不大，只有一条十余文长较为热闹的道路，居民不多，经营的全是土产及皮货生意，难得有外地人来此，是以饮食客栈也只有一家。

“吉祥客栈”。

说也奇怪，平常难得客满的客栈，这些天来却全被人给包了，不但如此，连民房也有人借住，小猫两三只的街道也随之热络起来。

小痴走在街道，眉头直皱，道：“好象有名堂，一群人神经兮兮地东藏西瞄各怀鬼胎，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吕四卦道：“该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吧？咱好象也得罪了不少人……”

小痴道：“不像，瞄是瞄了，但没把咱放在眼里！也就是说我们份量不够！他们必定另有图谋！”

吕四卦道：“要去瞧瞧，人多也是危险的……”

小痴邪笑：“都来了，哪有开溜之理，好歹也弄清名堂，说不定还可分杯羹呢！”

身形一晃，大摇大摆行去。吕四卦见状暗道：“你都不怕，我还怕什么？”立即跟上。

小痴和吕四卦也步入“顺阳”镇，也踏入“吉祥客栈”想大喝一顿以消楣气，顺便打探一些消息。

岂知一入客栈，连个空位都没有，里边至少也坐满百人，却各自为事，甚而有股沉闷气息。

见其个个煞气逼人，眼露精光，掌粗拳大，带枪带剑，不难看出全是武林中人。

此地果然又将发生重大事情！

小痴了向众人一眼，潇洒的说：“客满了……还真热闹啊？不知啥事吸引大家？”

众人不少瞟眼过来，见是“村夫”装束，皆都懒得反应，各自嚼着酒菜。

吕四卦摸着肚子，也着实半个月没好好进食了，突见美食当前，更形饥肠辘辘了。

“怎么办，连个空位都没有……”

小痴拍他肩头，笑道：“放心，大爷来了，他们不让坐都不行！”一副凛凛生风模样。

此语一出，众人可就有了反应，全然投以不屑眼神，想看看“这小子”有何能耐要他们让坐？

小痴转向众人，踉样道：“你们不信是不是？呵呵，如果你们知道我是谁，就不会如此无礼了！”

已有人冷笑。

小痴大摇大摆走进客栈，潇洒的说：“别再坐啦！你们要的‘东西’……嘿嘿，那个‘东西’我是很了解的……”

“东西”两字一出，众人已动容，全然惊愕瞧向小痴，心所想的是“这小子怎会知道此事”以及“东西现在又如何了”？

小痴见他们表情，心知已扯对话题了，轻描淡写的往街道左后方山区一比：“东西在那里，迟了就来不及了！”

吕四卦也加了一句：“真是好‘东西’啊！太过吸引人了！”

一名壮汉冷道：“胡扯什么，那‘东西’又是什么？”

小痴道：“当然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快去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吕四卦道：“已经有数百人在抢啦！”

那名壮汉道：“有宝物，你们怎不要？”

小痴道：“谁不要？没看到我们抢得一身烂？真是！”

吕四卦道：“我们是抢不过人家，心有不甘，前来告状，希望多人去抢！嘿嘿，我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也别想得到！”

话未说完，已有两名彪形大漠穿窗而出，众人突见有人抢先，也顾不得落后，皆腾掠而起，争先恐后的穿掠窗门，追向左街山区，深怕一个落后，当真失去机会，空手而回。

眨眼十数桌，数十人已走得干干净净，独留左墙角一桌三人未动。

小痴儿见众人走了个精光，登时咯咯笑起来：

“吕四卦你看，聪明的人总是有办法的！坐吧，要吃什么就叫，待会儿他们还会来付帐。”

两人坐在最中央一张方桌，大摆姿势。

吕四卦得意非常，道：“跟你在一起，走到哪里都很方便。”转向掌柜，叫道：“掌柜的快收拾收拾，好酒好菜尽管送上来！”

小地方，掌柜也兼小二工作，微倮而不高的身躯，倒也有股乡下人的味道。

他急忙应“是”，眼光含带怯意的瞄向左墙那三名客人，似乎在征得同意。

“怎么，还有人哪？”小痴顺着掌柜眼神瞟向左边，这才发现三人，随即淡然轻笑：“看不出你们倒有两下子，很稳嘛？好象对那东西没兴趣，还是自认为探囊取物，不屑跟他们争？”

三人各坐木桌一方，衣着华贵，举止不凡，想必出身世家。居中者为一俊美少年，器宇轩昂，眼神凌厉，尤其附上倒吊卧刀眉，那股高傲更加明显，一袭白纱烫金轻装，宽松适度，挺平的找不出一丝绉纹，配上手中那把白金扇，着实一副不屑于世神态。

小痴瞧他模样，亦赞不绝口：

“嗯！十足公子哥儿一个，长长的手指，自白的皮肤，真是少女心目中

标准的白马王子！”

白衣少年闻及小痴儿称赞自己是少女心目中之“白马王子”，似乎甚是受用，含笑的向小痴点点头，表示“多谢夸奖”。

岂知小痴存心奚落，赞美过后又摆出惋惜神情：

“可惜……我真怀疑你是不是男的，上了粉的脸腮，涂了脂的嘴唇，西楼妓院阿花的摇扇风骚动作，你学得十分传神，应该颇有关系吧？咦？你为什么连胡子都没了？是不是太监？”

白衣俊美少年闻言，脸色已变，登时拍桌而立，似要出招杀人似的：“说话客气点，小三烂！”

然而在他左边的那位生意人模样的中年人已拉住他，拱手道：

“公子，何须与村痞野民呕气？有损您尊贵身份，而且此行还有他事，不宜节外生枝。”

白衣少年怒哼一声，扇子一抖，“唰”出声音，怒道：“便宜你了！”

他已坐回原位，但怒意仍未消。

吕四卦趁此又奚落道：“你这位白马王子是胭脂马，吃吃女人的胭脂还可以，要比起我们这位黑马王子，就差一大截了，还敢说我们小三烂，我看你是小六烂，连卵蛋都可能烂掉的小太监吧！”

白衣少年嗔喝又想教训，老者立即拉住他。

小痴儿摆出姿势，道：“黑马王子讲求的是气派、架势，还有……反正黑马王子比你好了啦！”

他也想不出如何形容自己比他行，干脆来个一切比人家好，如此倒也省事多了。

瞄向三人，除了白衣少年还怒意未消，而那位老者也不多言，另一位年龄与白衣少年小得多，其衣着举止可显出他乃佣仆之人，他更不可能理睬小痴。

没人理睬，小痴也觉得没趣，点了几样可口大菜，叫了几斤白干烈酒，已兴高采烈的喝起来。

足足喝了两个时辰，都已快黄昏。

先前追向山区的人却没有一个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小痴儿胡诌瞎扯，竟也被歪打正着了？

那白衣人已沉不住气瞧往中年人，想问出一个结果。

中年人细长如裂了裤缝的眼睛已泛出碧光，射向小痴背面。稍拱手，已起身往小痴走去。

吕四卦见他走过来，已给小痴打眼神。

小痴转向中年人，一副不在乎神情，道：“怎么？不堪寂寞啦？有事吗？是不是那个小太监要我医他卵蛋？”

中年人拱起双手，锦袍袖子一缩，露出一节金腕箍，十分耀眼。

“两位好，老夫刑开天……”

小痴摆手截口道：“免啦！再报什么大名也没用，我根本懒得记那么多，有屁快放吧！”

刑开天嘴角微微抽动，他本以为报出名号，也许能让小痴有所忌讳，没想到对方连听都没听过？干干一笑，他道：“小兄弟方才所说那东西……”

“什么东西？”小痴道：“我懂的东西很多，你要问的是哪一种？就是医

卵蛋的东西也有很多种！”

刑开天道：“刚才你告诉众人那样东西。”

“哦……其宾那地方也有两种东西，你还是说清楚一些，免得我说错了。”

小痴暗忖，且套出这些人到底为何而来。

“两种东西？”刑开天怎知是小痴在使诈？本是一样，怎会变成两样了？然而此东西也不是秘密，考虑一下，他仍说了：

“是‘水晶蟾蜍’。”

此语一出，小痴和吕四卦登时呛了一口酒，双目瞪大的瞧向刑开天，如此天下至宝竟然在此碰上？

小痴急问：“你说的就是那只功能起死回生，生肌造血，练武人服了它能增加数十年功力的‘水晶蟾蜍’？”

刑开天对小痴之失态也起了疑心，反问：“难道你说的不是这东西？”

“呃……不不不！”小痴脑筋转得快，立时道：“我吃惊，是因为你们既是为了‘水晶蟾蜍’而来，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看我们喝酒？”

刑开天闻言更急：“你是说……”

小痴摆着手喝道：“快去，快去，西山附近，从昨晚月出时就杀到现在，你还在跟我穷磨菇？”

吕四卦亦接口道：“快去，再慢一步，连蟾蜍屎都没得找啰！”

“怎会这么快？”刑开天是宁可信其有，马上转向白衣少年，拱手道：“少爷，我们还是赶去较为妥当。”

白衣少年领首道：“走吧！”

临行仍瞄了小痴一眼，大有回头再算此帐姿态。

三人同时掠起，已朝街头奔去，眨眼已消失无踪，露了一手绝顶轻功。

小痴和吕四卦仍在发抖，两眼互瞪，久久不能言。

对江湖事，他俩并未多大了解，但对天下宝物，尤其是能增强功力的宝物，他俩可记得清清楚楚。

“水晶蟾蜍”的功效，传言种种，早就深深吸引小痴了。

楞了半晌，小痴方醒过来：“这宝物果真出现了？我们找了许久，也盼了许久，当真被咱遇上了？”

“可能是了，否则此处不会聚集如此多人，且日夜不停看守！”吕四卦道：“怎么样？抢不抢？”

小痴斩金截铁道：“当然要抢！这种机会怎能轻言放弃，若抢到了，嘿嘿，咱将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啦！”

吕四卦道：“可是你答应老太婆，要杀东方龙的事情……”

小痴道：“算了吧？你还真的要去杀人？莫说找不到人，就算找到了，我们保证也杀不了他，你也不想想老太婆武功那么高，也不敢去动他，我们拿什么去杀人？再说杀人可以慢慢来，这‘水晶蟾蜍’要是溜了，你这一辈子也甭想再吃到它了。走吧！寻宝去。”

“可是……她的毒药……”

“什么毒药？”小痴得意道：“咱们肚子上的十余种神丹妙药难道全是假的？她的药，勉强可当维他命丸而已啦！”

吕四卦被他这么一说也安心不少，道：“好嘛！抢就抢，可是……真的有那鬼东西吗？”

小痴道：“八九不离十，那么多人去了都没回来，包准有事情发生，就

算不是为了‘水晶蟾蜍’，其它宝物也差不到哪儿去。”

两人被宝物冲昏了头，当下已快步追向西山，至于答应心儿母亲杀人一事，早已被抛向九天云外，忘得一乾二净了。

宝物似乎不在西山，而是从西山入口拐向东北方之深涧断崖区。

途中不时有留下打斗痕迹，以及被杀之尸体，小痴两人要寻得目的地并不难。

爬过两座山头，天已昏暗，不知是雾，还是氤氲瘴气已涌向深涧之中。

此涧三面被峭壁所阻，除了一条羊肠小径可通往里边以外，就得从百丈高崖跳下了。

小痴和吕四卦隐伏在高崖上，必要时，他俩依然会冲下深涧，以夺得宝物。

深涧内呈不规则崎岖岩石凹凸不平，靠里边有一丈余宽之深潭，从峭壁中渗出泉水，或滴流、或喷洒，全落于此潭中。

然而潭水也未渗出外溢，永远保持九分满，也许另有泄水缝隙吧？

四周长满青苔、蕨类、阴湿冲鼻，隐约可见藏了不少毒蛇在梭动。

那所谓的雾气就是从深潭附近峭壁裂缝冒出来，缓缓而朦胧罩着深潭，别有一股神秘阴森气息。

在蒙雾中已有不少尸体和骷髅，想必有人闯入该区而中毒身亡，连尸体也腐化，可见其毒性之强，实属罕见。

不少人已围在深潭外十余丈远左右，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刑开天主仆三人就立在左后方一块凸石上，远远看着众人及深潭，一副充满自信神情，似乎已认定宝物非他莫属了。

已到紧要时刻，众人也顾不得再自相冲突，非得先目睹“水晶蟾蜍”再做打算，皆甚为安静而和平的默立于此，但见及众人贪婪眼神，不难想象他们所怀种种之勾心斗角，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导火线就是那只天下异宝“水晶蟾蜍”。

他们在等。

等什么？

--听说水晶蟾蜍每逢月圆必然爬出洞外，吸收日月精华，经过千百年，终将肉色变成透明。

今天正是六月十五日月圆时。

（待续）

## 第六章 夺宝奇谋

小痴和吕四卦趴在崖面往下瞧，除了能稍微看清人影外，其它一片模糊，实弄不清一切状况。

小痴突地喝道：“抢得好，抢得妙，精采精采！”

吕四卦皱眉：“看不清楚，你也知道一切？”其实底下并无激烈打斗声。

小痴笑道：“用感觉的！”

吕四卦想笑，道：“下边一片黑漆漆，怎么抢？”

小痴道：“你是说和那群人抢，还是只顾收拾那小怪物？”

吕四卦道：“都有，那群人抢不了，咱还是要斗上水晶蟾蜍！”

小痴胸有成竹道：“人嘛！生来一颗脑袋就得用，知道吗？别忘了人是万物之灵喔！”

他道：“我准备和这贼蟾蜍斗智。”

这倒是新鲜事，吕四卦甚为好奇道：“怎么斗？你知道它有多聪明，千年怪物几乎都通灵？”

“再聪明也只是畜牲，怎能跟人比？看着点！”小痴已拿出一面圆镜，道：“哪！只要有了它，这贼蟾蜍保证搞得晕头转向。”

吕四卦不懂。

小痴得意解释道：“理由很简单，传言蟾蜍每逢月圆时都会爬出来吸什么月光，我的镜子一发光，倒也跟月亮差不了多少，随时都可以叫它出来运动，当然啦，它出来是有一定的时辰，但我这么一耍，它少说也得想上三天三夜才想得通这是怎么回事，到时说不定已在我肚皮里了呢！”

吕四卦想笑，仍笑了出来，道：“要是它立时就想通了，那又如何？”

小痴道：“如果如此……我至少能证明一件事情。”

吕四卦好奇问：“什么事？”

小痴自嘲的说：“这证明它在洞里偷笑--我比它笨。”

吕四卦笑得更开心，道：“我看你还是别证明比较好，免得引起公愤，说你把人类给变笨了。”

小痴淡然笑道：“不会啦！哪会差到那种程度？待会儿弄个三个月亮，看它如何去收拾？”

若真如此，不知崖下那些人又做何想法？

吕四卦兴趣甚浓，道：“既是如此，那你快用吧！我很想知道这场人与兽的大对决，是谁比较聪明？”

小痴瞧向东边山头，明月已探出头，但若想照入深涧，还得两个对时不可，而他并不考虑时辰，只要有月光反射就行了，当下频频点头，捉狎直笑：“今天的月亮好像出来的特别快……”

他已开始计算角度，该如何才能使“月亮”准确照入深涧中，虽然此处离深涧仍有段距离，但以月光反照入洞似乎并无难事。

吕四卦道：“是你来，还是我来？”

“我来！”小痴抖起碗大镜片，意气风发道：“改造月亮可是大事，除了我，天下已没人能够办到。”

说着，他已调整镜面，反射着月光照向深涧中。

虽然镜片反光，与月亮本身有所差距，但在涧中罩着薄雾之下，朦胧的，倒也像了八分。

深涧人群突见“月亮”，皆露出讶异神情，挤位争斗已停止，深怕猎物出现而有所惊动，弄个前功尽弃。

已有人道：“奇怪……今天的月亮怎么出来那么快……”

虽有人疑惑，但他们死地想不到会有人如此搞鬼？疑心只稍现即失--众人皆信了，自己又何必多猜疑？而且此时也不便走开。

他们终被小痴瞒过去。

最主要的是，月光照射之下，深潭已有了变化，而深深吸引了众人目光，已无心再瞎猜月亮到底是真是假。

只见罩住深潭之白雾已渐渐从一处崖壁之中渗入，似有东西在吸吞似

的。

千百种毒蛇也各自游走，似要逃避某种东西，渐渐往四处洞穴钻。

众人都可猜出--水晶蟾蜍可能要出现了，个个已绷紧全身劲道，运足十成功力，准备在最重要一刻全力抢夺。

百余人，男女高手皆有，却无一丝声息，一丝动作，连养尊处优的白衣少年也显得急切而失态。

百年难得宝物，谁不动心？

这之间，最痛苦的要算小痴了，他没想到手举久了也会酸，才过了一个对时，真实的月亮只升到四十五度角的天空，仍照不到深涧底，然他已难以忍受了。

“吕四卦……该换你了……”

吕四卦幸灾乐祸道：“你不是说只有你能照月亮？……”

“少啰嗦！快点来，我受不了了！”

小痴叨叫，吕四卦也不愿真的让他累倒，已接过镜片。

--月亮突然又高了许多。

众人已被深潭奇景给吸引，根本无心去察觉月亮为何如此之快就长高？

白雾已快被吸光，深潭显出一片澄清，似乎连山泉都停止再吐泉水。

顺着白雾消失处，密洞中似有咕咕嘟嘟，似有似无的淡淡声音传出，众人闻声，更显得兴奋。

--这不是蟾蜍的叫声是什么？

然而--

事情有了变化，吕四卦魁梧接近肥胖身材，高举着双手，支撑不了多久已唉唉直叫要换人，而小痴两手且还发着酸，也不甚愿意想接。

两人直叫“月亮不好造”。

商讨结果，只有几分钟一个时段，双双相互轮流换人。

如此一来，月亮忽高忽低，却不知那只蟾蜍搞懂了没有？

而且小痴的“月亮”还似在水中的倒影，会晃的。

果然蟾蜍似有所觉，已停止再轻鸣，亦未再运功吸食灵气，白雾也不再往石缝钻，一切似乎已停顿。

众人此时才发现有异，抬头一看，或许雾气被吸去不少，很容易已看清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月亮是假的？”

任何人都可看见那颗晃动的月亮正在一人手中发抖着。

白衣少年见状，霎时认出正是客栈碰上的冤家，一个吸气，身形暴起。一掠十数丈，借着峭壁并非垂直而平滑，踩上几处落脚处，已翻掠崖顶，怒道：“小三烂你们敢在此搞鬼！”

小痴见状，干叫一声“糟了”，也顾不得再照月亮，拔腿就跑。

他急叫：“吕四卦快逃，月亮垮下来了！”

然而白衣少年心存怒气，出手并不留情，尤其他武功更有看头，一个腾掠已截向小痴前头，白金扇准确狠辣的已点向小痴“齐门”要穴。

小痴双手已酸，动作稍缓，一个照面已被点中，唉呀摔落地面。吕四卦见状诧叫一声拔腿即逃，白衣少年岂能让他走脱，身化飞虎，抢扑过去，凌空一指截去，吕四卦闷呃出口，照样倒栽地面，两人双双落难，昏倒在地。

白衣少年飞身落地，刷出白金扇，一副邪样，冷笑不已：“我以为你有

多大能耐？只不过尔尔！”

说着就想出掌劈死两人。

“少爷等等！”

刑开天也掠上崖面，追向白衣少年，急道：“留着他们有用。”

白衣少年冷哼道：“这种废人比人渣都不如，有何用处？杀了倒是干脆！只是莫污了我的玉扇！”

刑开天道：“水晶蟾蜍就快出来了，我们需要他们制造亮光。”

白衣少年道：“可是这假月光根本骗不了蟾蜍……”

刑开天笑道：“可以，你方才不也见着雾气渐渐散去？蟾蜍叫声传出？这表示假月光也有效，只是后来他们晃动得太厉害而惊动了蟾蜍而已。”

白衣少年瞧瞧昏迷的小痴，道：“随你！”

刑开天这才拱手答礼，再走向小痴、吕四卦，解下两人腰带，缠住两人双手，再拍醒他俩。

小痴刚醒过来，见着刑开天已破口大骂：“暗算别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放开我，咱们一决雌雄。”

刑开天眯起本已过小的眼珠，笑道：“小兄弟别生气，错过今晚你要如何都可以，还得麻烦你替我制造月亮。”

小痴叫道：“放屁！我又不是木头人，叫我酸死不成？”

刑开天道：“放心，只要制了几处穴道，保证你不酸不痛！”

“你敢？”小痴挣扎急叫：“你敢动我，我就大叫，叫得蟾蜍不敢出来！”

“这更简单！”刑开天抓起小痴手中镜片已塞入他嘴巴。如此一来。小痴想叫都叫不出声音，活似吞了个大柚子，连嘴巴都合不拢。

吕四卦栗道：“你放心，我不叫就是……”

刑开天也没放开他，点了他哑穴，再制住两人数处穴道，然后扶着两人直立而起，硬如木头，再调整小痴嘴唇扣着的镜片，反射月光，再次照向深涧。

吕四卦则倚在小痴左身，以免两人有所晃动。

看来小痴再也不会叫累、叫酸了。

一切弄妥，刑开天和白衣少年这才得意扬长而去，轻巧的掠回崖底，对于如此报复两混混，白衣少年直叫好。

小痴瞪大眼睛，呜呜直叫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看来只有等一阵大风吹倒两人，或是时辰一过，穴道自解以外，他俩已无处可逃。

事情如此发展，实非小痴所能预料得到。

月光经折射后，再次投向深涧，不久，咕咕蟾蜍叫声又起，白雾也渐渐被吸尽，千万条毒蛇也不知去向，一切似乎显得更沉、更闷。

众人绷紧的神经已混不知觉的随着鸣声游动，渗出的汗珠已湿透了背脊，一触即发之势，让人紧张万分。

终于--

白雾已被吸尽，从潭边内侧峭壁凸出似碗的小积水洼处，出现了一只拇指大小，全身泛白近乎透明之小蟾蜍。

它正对着小痴嘴巴那颗假月亮，目不转睛的瞧着，咕咕叫着。并未发现那颗月亮乃人为假造。

现在小痴终于证明他比蟾蜍聪明多了--纵使这证明十分痛苦。

就在蟾蜍出现之际，一道白光已从左侧射出，若闪电般射向蟾蜍背后

石壁，似想封掉其退路。

在此同时，众人已群掠而起奇功尽展，有如群蜂螫人，全涌向蟾蜍，前前后后，劈劈扯扯，功夫高低就此分晓。

只见一道白影闪在前头，似要撞向石壁，却又轻功抽出白扇，想封住水晶蟾蜍去路。

此人正是那名白衣少年。

水晶蟾蜍顿觉有变，赶忙弹射密洞，岂知白衣少年功夫了得，白扇封得甚急，水晶蟾蜍撞上扇叶，自知不妙，猛又反弹往水中落去。

白衣少年势在必得，突又打出细网，单向水潭。任那水晶蟾蜍狡滑欲潜水底，仍被网住，硬被拖出水面，咕咕惊叫不已。

白衣少年欣喜，朝向手下喝道：“得手了！”身形一掠登崖而去，先行避开群众，一连数闪，逃离百丈开外。

当他掠退之际，已有人叫道：“快追！蟾蜍被夺了！”

群雄立时反身追向白衣少年。

而刑开天和那名仆人早有准备的拦下众人，缠战数招后，见白衣少年走远了，方自抽身倒掠，逃之夭夭。

众人已为宝物所迷，顾不得再理刑开天，仍追往白衣少年消逝方向，眨眼走个精光。

只留下崖顶小痴、吕四卦两人，仍在陪着明月伴清风--有口难言。

这是小痴出道以来，栽得最惨的一次。

小痴呜呜直叫，若能骂出口，恐怕刑开天头上都会被他的字，一颗颗砸得长大瘤了。

可惜就是无人理会他。

也不知过了多久。

明月已移向中空，清光投注深涧，墨青之中勾出明显轮廓，要比小痴嘴巴那块“月光”其亮度何只差上十倍？

仔细一看，深涧竟然还有人影？

见其青衫窄靴，曲线玲珑，还是位少女之身。

她为何深夜造访？

若想夺宝物，蟾蜍早已被抢走，难道她未有所觉？

看她惊愕的瞧着四周，似当真不知宝物已被夺。

“奇怪……怎会没人？……”

皎好的脸容，映在月光下，就如画中之新月美人，然而她剪了一头短发，再加上似该属于男人的豪迈动作，在她身上很难找出女人气息。

“也许等不及，走了吧？也好，省了我不少事。”

找不到人，她也不瞎猜，反而有点高兴，随即抬头望向月亮。

“咦……怎会有两个月亮？”

再瞧几眼，她已发现小痴和吕四卦，登时笑了起来。

“这两人到底在搞什么！”

怀着一份好奇，美姑娘已掠向崖面，想看个究竟。

小痴儿见着有人掠上来，已高兴呜呜叫的更大声，终于脱困有希望。

美姑娘抵达崖顶，潇洒的走向小痴，乍见小痴如此怪模样，已咯咯笑起来：“喂！你干嘛咬着镜子在这里耍宝？”

小痴瞪大眼珠，叫的更厉害。

美姑娘笑出一对迷人酒窝，算算年龄决大不了十八岁，带有股刁钻味道。她道：“你要我放了你是不是？”

小痴叫的更尖，眼珠儿转的更急。

美姑娘嘲惹一笑，道：“看你贼头贼眼，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要我放人，我偏不放！我偏要放这位高个子。”

她已伸手拍开吕四卦哑穴。

再瞧几眼，她已发现小痴和吕四卦，登时笑了起来。

美姑娘道：“我姓慕容，小名玉人，你呢？”

吕四卦张张嘴巴，等酸疼减少许多，才道：“我姓吕名四卦。”

“吕四卦？”慕容玉人瞄向吕四卦脑袋，已咯咯笑起：“倒有点像，那他呢？”

“他叫白痴。”

“白痴？”慕容玉人又惊又好笑：“你们的名字怎会那么奇怪……听起来就像个大白痴似的！”

小痴又再呜呜尖叫。

吕四卦道：“小姑娘你放了他吧！他是天下最聪明且独一无二的白痴，也是我的好友。”

慕容玉人邪笑道：“哼……最聪明的白痴，我看一点都不像！那有人把镜子往自己嘴巴塞的？”

吕四卦道：“那不是他自己塞的，我们是被别人逼迫，所以白痴是别人，他是聪明人……”

慕容玉人马上追问：“谁逼你们？”

吕四卦道：“那群想夺‘水晶蟾蜍’的人。”

“他们把蟾蜍夺走了？”慕容玉人显得紧张。

吕四卦道：“这……我就不晓得了。”

小痴此时又呜呜叫，表示自己知道。

慕容玉人瞄向他，突有所悟，念道：“白痴……聪明白痴……”蓦然欣喜若狂叫道：“你就是最近轰动江湖的‘聪明白痴’？”

小痴瞪她一眼，责怪她知道自己大名，为何还不快点解除自己禁制。

慕容玉人已赶忙拿下他嘴中镜片，又追问：“对不对？”

小痴叫道：“到现在才认出我来？未免太慢了吧？”

慕容玉人一阵激动的瞧小痴，似要看个够才甘心似的。

小痴叫道：“小丫头你懂不懂礼貌？哪有女人如此看男人的？你害不害臊？看得我都觉得自己好象没穿衣服！”

慕容玉人双手叉腰，一副吃定人模样，道：“我就是喜欢看，你能奈我何？”

小痴无奈道：“好吧好吧！要看就给你看，反正天下脸皮没有一个比你厚的了，你不必找我比较了。”

慕容玉人脸眸不由得红了起来，终究自己仍是少女之身，如此看人总是有点过份，一时也无法处之泰然。

小痴一语中的，更形托大，叫道：“还不快替我解开腰带！”

慕容玉人顿时更红着脸，这“解腰带”三个字对少女来说，更难以入耳，她不禁羞窘成怒，骂道：“登徒子，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看姑娘如何教训你！”

一掌就掴向小痴脸颊，打得他痛叫不已。

小痴痛叫道：“臭丫头你搞什么想入非非？我的腰带缠在手上，谁要你解那种腰带？”

慕容玉人闻言又是一楞，自己一时疏忽，以为小痴口中缺德，要人替他宽衣解腰带？谁知是解去手中腰带？

误会已生，她也不好意思认错，硬是抢理道：“不管！反正你们男人说这句话就是登徒子，该受到教训！”

小痴恨的直咬牙，却也不敢再作怪，道：“好吧！你放了我总可以吧？”

“放你？……”慕容玉人嘲讽一笑：“传言江湖最大白痴无所不能？……我看不怎么样嘛？”

小痴叫道：“我本来就不怎么样，我很累、很酸，求求你让我休息吧？”

慕容玉人笑的更惹人：“传言还说只要有你去的地方，任何宝物都迷不掉你肚皮中，可真有此事？”

吕四卦道：“甭说啦，从今晚开始，记录要改写了。”

慕容玉人频频点头道：“不错，该改成我才对。”

小痴道：“你少自抬身价，水晶蟾蜍早就让人给夺走，说不定还吞了呢！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我不信！”慕容玉人回答得很有自信。

小痴奚落道：“人都走光了，你还来干什么？专放马后炮有何屁用？”

“不可能！水晶蟾蜍非得明月当空不出洞……”

“你没有看到我在制造‘明月当空’啊？”

慕容玉人瞧及手中镜片，再想想种种一切，登时焦切道：“糟了……莫要当真被抓走才好……”

小痴趁机道：“放心，只要你放了我，我保证再捉一只送你。”

“凭你？”慕容玉人不屑的哼了一声，道：“下辈子吧！”看看月色，已近中天，若真有另一只，这正是时刻，瞪向小痴，调侃道：“我要你好好看我如何捉水晶蟾蜍，我就是打破你的记录！”

小痴亦奚落道：“反正你也捉不到，我就给你一个丢脸的机会吧。”

慕容玉人冷道：“最好是有，否则这面镜子永远都会挂在你嘴巴上！”

时间不多，她已解开吕四卦穴道，要他顺着小径走下去，自己却挟着小痴纵往崖底。

方落地，她仍照着先前姿势摆置小痴，存心让他看完全部过程。

明月已正中天，冷清银光显得特别明亮，投注于深潭中，潭面更如一片发了光的水晶，清澈见底。

慕容玉人很快从腰际掏出一沉黑色小盒子，小心翼翼的走向潭边，置于地面，也掀开了盒盖。

依稀可见盒中置有一只鲜红蜘蛛，此时已被捆绑于盒里，无法逃逸。

小痴顿感奇异，问：“那是什么？”

慕容玉人回眸一笑，自得道：“‘九眼血寡妇’，有它来引诱‘水晶蟾蜍’，保证万无一失。”

小痴绉眉头道：“哇呀呀，连这家伙，你也弄来了？”

慕容玉人更形得意道：“老实说，白天那群人正冲着我的‘血寡妇’来的，后来我略施小计就将他们给甩脱了。”

看样子，小痴在白天的瞎扯，竟也歪打正着，“将”了慕容玉人一军，

然而这事，若他不说出，恐怕慕容玉人永远也无法想象得通。

小痴暗自得意笑着，道：“你的本领还真大啊！”

慕容玉人道：“等我捉到‘水晶蟾蜍’，你就知道天下最聪明的是我，不是你这个大白痴！”

小痴悠悠哉道：“你捉吧！也许再过千万年，这里会再冒出另一只水晶蟾蜍来达成你的愿望。”

慕容玉人高傲的哼了一声：“别以为你那破月亮能骗得了水晶蟾蜍，你看着吧！”

她不再理会小痴，望着月亮，投影正好居潭心正中央。她立时拿出似细针之类的东西刺向红蜘蛛，随即躲在盒子左后方，目不转睛注视水潭及盒子之间。

传言“九眼血寡妇”全身血红毒液为天下奇毒，中者无救，亦是“水晶蟾蜍”最喜欢果食之物，而血寡妇难求，水晶蟾蜍又困居于此，想大快朵颐一餐，谈何容易？

是以若以此物来引诱水晶蟾蜍，想必能收到奇效。

血寡妇被刺痛，已发出哧哧叫声，毛绒绒长脚不停挣扎，口中利牙扣动，淡淡红色毒物已喷出。

而就在此时，月光突如被浓缩似的，缩成一道指粗白色光束，正中央的射入潭水中。

那光，似如宣泄的流星光群，不停的钻往潭底，似乎多钻几分，月亮光华即消逝几许，宇宙神奇奥妙，在此全然呈现人们眼帘。

尤其小痴已看得目瞪口呆，实不敢相信此为实情。

更让他惊讶者--

“啊！真的有另一只水晶蟾蜍也！”

他那对贼眼已瞪向潭底，依稀可见光束底端正有一只似以淡淡血红细丝勾出之蟾蜍状东西在吸食月光。

这形体，就如透明玻璃映出红线蟾蜍模样，根本看不见完整形貌，若有，该算是那对亮如星星的眼珠，较为明显罢了。

慕容玉人伏于地面，闻及小痴惊讶叫声，已欣喜万分，果然宝物仍在，但为顾及捕捉不易，仍不敢抬头张望，硬是忍了下来，专心注意盒子，以免有所失闪。

血寡妇似也知克星已现，方才残厉叫声已失，转为哀鸣挣扎，所吐红雾更为浓郁。

水晶蟾蜍已有了变化，顺着光束渐渐浮向水面，形体也渐渐呈现小痴眼眸。和先前那只差不多大小，只是身体更透明，接近于水色，溶于水中，只能看清红色似是血管勾成的轮廓。

小痴终于明白真的还有这只老蟾蜍，先前那只体色较白，道行想必也差得多，难怪会被骗。

吕四卦此时也绕道抵达此处，乍见奇景，已张得目瞪口呆，忘了身在何方。

然而小痴所担心的不是蟾蜍真假，而是若让宝物落在慕容玉人手中，自己的记录就被毁了。想及此，他马上大叫起来，准备惊走蟾蜍，将来再回来捕捉也不迟。

他已大叫：“一只蛤蟆一张嘴，两个眼睛四条腿……”

慕容玉人那晓得他会来个“蛤蟆跳水”，大叫一声“可恶”，赶忙掠向小痴，一手拧他嘴巴，抓起地面镜片又塞住他嘴巴，这才笑出声音：“我看你的蛤蟆要跳到哪里去！”

小痴此时连叫声都无法吼出，只得像先前一样，呜呜直叫了。

慕容玉人深怕吕四卦也坏了事，顺手又点他穴道：“你也一样，给我好好呆着！”但觉不妥连哑穴也点了。

吕四卦无奈，跌坐于地，也无法说话，只有干瞪眼份儿。

慕容玉人很快掠回原地。

此时水晶蟾蜍已浮出水面，晶莹剔透，一尘不染，真以为是哪家巧匠用上等水晶雕出来之宝物，让人叹为观止。

仔细一看，它竟然浮出水面三寸余，这与传说中的凌空虚渡，莫非有异曲同工之妙？

蟾蜍仍继续升高，月亮光华如涌泉，直往它嘴中钻。

血寡妇叫声更鸣，挣扎得更厉害。

一切除了此原始生物低沉声音外，似都已静止。

直到水晶蟾蜍升至近一尺余，月亮光华也西偏而淡的多，蟾蜍才开始轻鸣，也开始注意四周一切。

小痴儿此时只能斜眼直瞪蟾蜍，也不停转动眼珠，还不死心的想赶走它。

蟾蜍对他似乎兴趣不大，咯咯两声已转往那只血寡妇，似也闻及血红浓雾味道和声音，咯咯再叫，舌头已灵如蛇信的吐掠着。

慕容玉人一颗心已缩得紧紧，运足全身功力，准备那决定性一扑。

蟾蜍叫了几声，舌头抖直，直往血寡妇吸去，然而血寡妇已被绑于盒中，吸了几次，仍未奏功，蟾蜍已感意外状，咯咯再叫两声，突然口吐银光，整只已顺着银光，快逾流星的窜向血寡妇。

慕容玉人见机不可失，连人带身全往黑盒子扑去，“卡”的一响，再“叭”的一声，她已紧抓住盒子，整个人也摔在湿漉漉水潭边。

然而她并不觉得痛，登时高呼：“我捉到啦--”

那股雀跃惊喜，就差点没跳入潭中洗澡。

小痴苦笑不已，暗道：“完了，看样子，记录要改写了。”

慕容玉人抓紧盒子，可感觉出盒子绷得很得厉害，她欣喜若狂的奔向小痴：“大白痴，你认输了吧！”

小痴苦笑着，自嘲的想着：“这次不认输都不行了……”

慕容玉人抓着盒子在小痴前面炫耀：“这下你该明白水晶蟾蜍非月正中天不会出来，你想骗它？笑死人了！呵呵……如今落在我手中，你这个白痴是当定了！”

她淘气而不失童真，像货郎鼓的耍着，谁知奇迹又再发生。

只见黑盒子晃向小痴嘴中镜片反射的月光，当镜片月光照向盒子之际，盒子突然爆开，水晶蟾蜍奇快无比的往镜片射去。

“卡”然脆响，镜片已破，蟾蜍也窜入小痴腹中。

事出突然，小痴和慕容玉人都被吓呆。

事出突然，谁知宝物会莫名其妙的又到了小痴腹中？

镜片碎片少许刺痛小痴嘴巴，他已吐啐着，骂道：“什么玩意儿！连我的月亮也要吃了？”

还好碎片不多，吐几口唾液，也无大碍，被刮刺的也只是皮肉之伤。  
慕容玉人可就没那么自在了，明明到手的宝物竟会平白的跑到别人口中？

这算哪门东西？

“把蟾蜍还给我！我要剖开你肚皮！”

她丢掉手中黑盒子，扑向小痴，往他嘴巴就撕就扯。

小痴不知那来的力气，突然间已能挣脱腰带，穴道也不再受制，已和慕容玉人扭打起来。

“喂！你讲不讲理，是蟾蜍不长眼睛钻入我肚子，你凭什么要我还你？”

“你才不讲理，明明是我用血寡妇换来的，而你却连血寡妇都吞了，快还给我！”

两人扭打，小痴因腰带早已解去，这一打，衣衫全褪，只剩一条内裤，不过他仍威风得很。

慕容玉人突然发现，已惊叫起来，赶忙两手掩脸，怒骂：“不要脸！下流！”

小痴此时潇洒的爬起来，自由自在道：“我就不相信你能跟我比？”

“你下流--”

“下流也罢，反正这都是你逼的，我可不在乎！”

“你无耻！卑鄙！龌龊--”

“再骂，我就剥了你！”

小痴本只是作势欲扑，没想到不知为何，身形却飘浮起来，而且还甚为快捷的撞向慕容玉人。

他惊叫不已：“这是怎么回事？”

话未说完，已撞向对方，慕容玉人尖叫，顾不了许多，再次反击。

小痴被打疼了，一不做二不休，也狠力扯下慕容玉人腰带，缠在自己裤头上，呵呵笑了起来。

慕容玉人更是惊慌，双手赶忙揪紧裤档，深怕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她破口大骂：“不要脸，淫徒！色狼--”

小痴知道她暂时不敢乱动，也不愿再缠斗，捉狎道：“腰带没了，草绳也凑合凑合，我累啦！拜拜！”

不理她，小痴扛起吕四卦往山涧小径奔去。

慕容玉人很是不甘心，骂道：“大白痴--你不要脸，你吃了水晶蟾蜍一定会被它穿肠破肚，死于非命--”

“你是大白痴！你只能骗那二流蟾蜍--你根本比水晶蟾蜍笨--”

她骂红了眼，仍在骂，非得宣泄一肚子怨气不可。

远处也有了回音--

“我笨不笨没关系.....问题是水晶蟾蜍现在已在我肚子里了.....”

这话回的很绝，小痴弄个假月亮，最终目的就是在得到水晶蟾蜍，现在蟾蜍已得，至于方才只能骗出道行较浅的玉蟾蜍一事，已不重要了。

再说水晶蟾蜍在最后一刻也把镜片当成月亮而拚命撞向它，撞入小痴口中。严格说起来，小痴的诡计仍算得逞了。

慕容玉人骂哑了喉咙，已无回音，这才呶着嘴，恨道：“可恶！我非夺回来不可！”

没办法，她只能照小痴所言，弄条草绳系在裤头，充当腰带。

猝见自己以草绳为带，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她何尝想到会弄成如此狼狈模样？

又笑又骂又恨中，她也快步追出谷外。

明月西斜，淡光渐渐消逝深涧，浓雾又起，山泉再流，蛇虫穿梭，渐渐又已恢复旧观。

似乎这一切都未发生似的。

(待续)

## 第七章 奇人异事

小痴扛着吕四卦逃至山林较隐密中，长高的茅草及浓密林木，正能给予两人藏匿隐身。

吕四卦穴道受制，小痴又不懂解穴功夫，只好有样学样，胡乱的伸指点向吕四卦身躯。

还好，这门功夫似乎也难不倒小痴，胡乱戳打一阵，吕四卦穴道突地被拍开，也已能活动筋骨。

小痴嘘口气，懒坐于地，道：“总算如愿以偿啦！”

吕四卦凑趣道：“那小婆娘倒也真狠，一上手就来这么一下子，让人有点吃不消。对了，方才那水晶蟾蜍怎会突然往你嘴巴跳？”

小痴自得道：“大概我天生就有这个命吧！呵呵……是前生注定的！”

他虽然陶醉，但仍据己所知的解释：“照道理来说，水晶蟾蜍能吸收月亮精华，就表示月亮能带给它某种力量来源，很可能那婆娘的盒子不够密合或有了隙缝，我镜子这样一照，蟾蜍就两眼昏花，瞎撞猛撞的往我嘴巴撞来，虽然嘴皮有点破，也算是因祸得福啦！”

除此理由外，已再无其它更好解释，吕四卦频频点头，信了。

他又问：“你吃下蟾蜍，有何感觉？”

小痴摸摸肚皮，衡量一番，侧头做冥想状：“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有点热热的……身体轻飘飘的……就好象蟾蜍能浮在水面似的……”

“这就对了！一定是水晶蟾蜍功效化开啦！”吕四卦激动道：“刚才你不是一不小心就冲向那小婆娘了？”

小痴突有所觉：“也对……当时我根本不想揍她……”

吕四卦兴奋道：“‘水晶蟾蜍’功效一定和轻功有关，你抓着我，不是跑的那么快？”

小痴闻言已欣喜狂叫着：“这下可好了，有了轻功，奶娘的，生存的机会又多了几分，哇哈--”

他已用力往上蹬，果然身轻如羽，一鹤冲天射向高空，一时兴起，张牙舞爪耍着叫着，好不快乐。

然而他没学过轻功，充其量也只是跑得快，跳得高，至于凌空换气，以及轻功准头都捏得差，一纵升天之下，已撞上空中过密之枝干，哇哇唉叫，已如弹丸般四处弹射，最后才勉强掉回地面，跌了个狗吃屎。

吕四卦呵呵逗笑：“你这是什么轻功？简直就是打乒乓球，很菜你不知道？”

小痴哭丧着脸爬起来，已撞得青肿满头包，道：“这叫‘一炮冲天’，不怎么好练……筋他们的轻功差别很大……”

吕四卦笑道：“带个盔甲，差别就会小些，你也无后顾之忧了！”

“去你的！”小痴给他一记拳头，也呵呵笑起来：“也罢！功夫这回事真是玄奥，没人教，还真难搞懂，照这种练法，不用三天准毙命，我得好好想个法子才行。”

吕四卦轻笑一阵，似想到了什么，问道：“听那婆娘说，吃了水晶蟾蜍会穿肠破肚，你……会吗？看它连硬盒子都撞开了……”

小痴也觉得奇怪，摸着肚皮，除了有股胀胀的感觉，并无其它不适，已自我陶醉道：“放心，我的胃是订做的好得很，再来十只也照样装得下，别让那小婆娘给唬了，她根本不懂这些！”

突然间，已有女人回话--

“是吗？”

话声方落，慕容玉人不知何时已追至，凌空从树上掠下，手中金质短剑已刺向小痴，其势之猛，摧枯拉朽，似真想置小痴于死地。

“哇喔！怎么又是你？吕四卦快溜！”

小痴哪想到她如此快即追来，情急之下已推开吕四卦，滚入草丛中，拚命逃去。

慕容玉人一剑无功，怒意更炽，大喝“哪里逃”，身未落地，娇躯一扭，电也似的追向小痴。

小痴想也没想到，方才一试“一炮冲天”时，跌撞的唉叫声会引来这女煞星，不逃包准没命。

“吕四卦，老地方见--”

他已和吕四卦分手，漫无目标的满山乱窜。

吕四卦只溜了几丈，见慕容玉人追的不是他，倒也落个轻松：“小痴儿你忍忍吧！多吃一项宝物，总得付出代价的！老地方……该是‘顺阳’小镇吧……”

趁着天未亮，他已掉头往“顺阳”小镇行去。

至于小痴的安危，他倒从不担心。

连梅庄那个老太婆都治不了小痴，慕容玉人算得了什么？

然而--

事情总有意料之外，小痴儿奔过两座山头，本仍是体力充沛，但突然间却全身发红、发烫，气血翻腾不已，如利刃戳体，十分难挨。

他知道，可能是“水晶蟾蜍”或者是“九眼血寡妇”毒性发作了。

可是慕容玉人都紧紧筋在后头，若被她逮着了，以其凶悍形态，穿肠剖肚，她仍做得出来。

再奔几十丈，小痴儿也着实忍不下去，只好停在一小溪附近，稍加考虑，已掠入溪潭中，潜入水底，以能躲过慕容玉人追寻。

慕容玉人追至溪畔，突地不见小痴踪迹，犹豫的溜逡四周，道：“这小子会躲到哪里去？……”

只稍停留，她已追向上游，心想追不到再调头也不迟。

小痴在水中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身躯实是热疼难挨，想逃走恐不容易，也只有憋一步算一步了。

他连运功疗伤都不会，只得猛咬牙关硬撑，喃喃念着菩萨保佑，还好

是在水底，减去不少热毒之苦。

一盏茶功夫已过，慕容玉人满是怒意的走向原地，仍未发现小痴躲在水里，一口儿骂着小痴太可恶，已顺着小溪往下搜寻。

突然间，她已笑出声音：“看你往哪里躲！”

一股得意神情洋溢脸畔，她已顺着溪流再次往上寻。

她发现了什么？

依稀可见溪水中许多大大小小鱼儿全翻了白肚，奄奄一息的往下流。

这分明是中了毒。

小痴作梦也没想到躲在水中，还会留下此一破绽。

慕容玉人很快寻至溪潭，双手插腰，一颗石头已打向水中，傲岸而不屑道：“大白痴还不给我滚上来！”

石头贯穿溪水，仍打得小痴生疼，小痴苦笑不已，只好慢慢探出脑袋，故作潇洒道：“怎么？你还想多系一条草绳是不是？”

慕容玉人一阵脸红，左手触及腰间草绳，怒意更甚：“你说吧！待会儿你就会明白姑奶奶的手段。”

小痴戏谑道：“你不觉得穷追一个男人，又要看男人洗澡，还想替男人宽衣解带，是一件很让人无法想象的事吗？”

慕容玉人娇脸更红，怒叱道：“谁叫你偷了我的宝物？我就是要剖你肚，挖你肠，夺回水晶蟾蜍。”

小痴道：“来不及了，药性已发……蟾蜍早化开了……”

他难受得已抖颤起来。

慕容玉人闻言，再瞧及小痴整个红通通的人，愕然道：“怎么会……水晶蟾蜍能躲入蛇腹百年不化……常人更不必说，你……”她怒道：“不管！若找不到水晶蟾蜍，我就放尽你的血！”

小痴强忍痛楚，装笑道：“算了吧……凭你这两下子，替我捶肩捏背还差不多，也敢筋我作对……”

“哼！你试试就知道了！”

慕容玉人短剑一抖，已冷酷的直逼小痴，大有痛宰小痴之心态。

小痴见善罢已是不能，也只有一个拚，企图来个先声夺人，以能吓阻她。

他也摆出架势，用的正是在梅庄所学的秘招第四式。

“来吧！别以为天下绝招只有你会，我多的是！”

救命要紧，至于答应心儿她娘，不准用此功夫的诺言，现在已不重要了。

慕容玉人起初也对这功夫有所忌讳，但想及小痴儿一肚子鬼主意，登时又以“虚张声势”视之。哼哼冷笑两声，突地剑抖七星，流星追月般快捷无比的罩向小痴身上要害。

水波禁不起偌大威力，已溅掠翻腾，宛若暴风雨中之狂涛骇浪。

小痴也不弱，身如流水，随影随形，顺着浪涛腾浮，天龙舞水，就在那交错一刹，那只来自幽冥深处的鬼手已紧紧扣住慕容玉人手中利剑。

慕容玉人登时花容失色，赶忙松手，随即再腾身，七掌十四腿，宛若咆哮山河之啸浪漩涡，卷了过去。

可怜小痴虽一招得手，但他只会此招，接下来就没得耍了，虽有心跳开，却因身躯疼痛难挨，硬是被卷入漩涡之中，被劲势带高丈余，撞向了小溪里侧不高的岩壁。

“啪”的巨响，小痴已吐出鲜血，虽元气大伤，奇怪，此举却使他舒服不少。

慕容玉人见机不可失，霎时又掠身追前，千指如勾，准备生擒小痴。

突地--

黑影一闪，一黑衣蒙面人已拦下慕容玉人去路，啪然相对数掌，慕容玉人功力不敌，已被逼退。

她怒道：“你是谁？为何管起姑奶奶闲事。”

黑衣人飘落地面，一道锐利眼光射出黑巾，直逼慕容玉人，中年而低沉声音道：“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屁！”

慕容玉人不信打不过人家，再次攻上，然而仍旧被逼了回来，嘴角已挂血，分明是受了不轻的内伤，也不敢再出手。

慕容玉人冷斥：“你筋那白痴有何关系？”

黑衣人道：“非亲非故。”

慕容玉人道：“那你……”

黑衣人制止她说话，道：“姑娘，他已身受重伤，你何必赶尽杀绝？”

“可是他……”慕容玉人一肚子委曲，却不知从何说起。

黑衣人道：“江南慕容府也算得上名门正派，姑娘若如此，想来慕容红亭也未如此教你吧？”

慕容玉人突闻对方说出自己爹爹名字，再也不敢多言，怒得直跺脚，终于咬牙切齿，瞪向小痴：“算你走运，哪天被我碰上了，有你好看！”

怀着怒意，她已百般不甘心的离去。

小痴嘘了口气，暗道：“好险”，总算摆脱了这不是女人的女人。

黑衣人转向小痴，一步步行去，也许小溪石块崎岖不平，走起来有点跛。

他很快走到小痴身边，小痴正要出言答谢，他已一指戳昏小痴，挟起他就想掠开，突又犹豫一阵，将小痴放回原地，自行飘身掠向山区，绝尘而去。

等小痴再次醒来，已是清晨时分。

宁静山林，绿叶欲滴，溪流潺潺，足以洗涤一切凡事俗念。

小痴脸色血红已褪了许多，痛楚也减轻，只是肚子怪怪的，似要腹泻。

他苦笑不已：“妈的，好了这样，坏了那样，真是造孽！”

没办法，他只好找个隐密地方，解决问题。

事情过后，倒也轻松不少，这才摸着山林，也不知出口在何方，先离开此地再说。

大约走了两小时，森林荒芜渐去，想必已接近平地。

此时他已闻到香味。

“烤鸡？”

这一闻，更饿得饥肠辘辘，一夜的折腾也够累、够饿了。

不加思索，他已寻向那所谓的香味来源。

是一小户人家，搭在杯中茅屋不及几坪大，四处摆满了干枝木材，一个布衣糟老头正在屋前火堆烤着雉鸡，味道就从此处传出。

小痴见及老头白发散乱，衣衫褴褛，还缝有补丁，老毛病又犯来，欣喜若狂的叫着：“啊！江湖异人！一定是异人！”

迫不及待，他已冲向糟老头。

糟老头突闻叫声，被吓得呆楞半晌，转过头来，瘦削面容干瘪着，左眼已剩深黝黝空洞，几根山羊须稀稀松松，一副历尽沧桑模样。剩下的右眼已含有惧意的瞧着小痴：“你是……”

小痴截口道：“你先回答我，你是不是江湖异人？”

糟老头道：“什么……江湖异人？”

小痴道：“就是隐藏在深山，武功很高强的那种人类，通常他们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或着身怀秘笈者也行。”

“哦……”糟老头会意一笑，道：“老朽哪是什么江湖异人？况且这里也不是深山，你误会了。”

小痴显得有点失望，但闻及香味，笑意又起：“不是异人也没关系，看样子你烤鸡真有一手，配料弄的很香，想必是行家……”

他贪馋的望着鸡肉，口水都快流出来。

糟老头道：“我根本没有放配料……”

“呃……”小痴干干笑了两声，道：“看你，没放配料就烤出此种有放配料的香味，是大行家呐！”

他脑筋转得快，马屁功夫也不差。

糟老头听了似乎也甚受用，轻轻一笑，已撕下半边鸡肉交予小痴，道：“小兄弟想必也饿了吧？出门在外难免有所不便，小小野鸡，不成敬意，你就尝尝如何？”

“老伯你真客气？”小痴一溜手就抢过鸡肉，先啃一口再说：“我从来不懂得如何拒绝人家美意，谢啦！”

糟老头也拿起剩下半边雉肉，淡然啃食着。

小痴三两口就吞了那半边，又同老头要了一只鸡腿，啃得更是够味，他这才注意到老头少了一只眼睛。

他奇道：“老伯你的眼睛……”

糟老头叹道：“年轻时也好事，结果把招子给赔了进去，还有一条左腿。”

伸起左腿，可以看清足踝脚筋已被挑断，肌肉已萎缩。

小痴并不注意这些，急问道：“这么说你以前也闯过江湖了？”

“闯过，年轻时闯过。”

小痴又显激动：“那你分明是江湖异人嘛！”

糟老头苦笑不已：“练过几把式倒有，算不上什么异人，否则怎会连自身都保不了？”

“武功高不高都没关系，只要练过武就行！”小痴欣喜若狂，终于碰上好说话又会武功的人了：“老伯你把功夫教我，我一定把你的功夫发扬光大！”

糟老头淡然一笑，已起身，一拐拐的走着，面容变幻不定，毕竟失去一目一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悲惨的回忆。

小痴急道：“老伯你就随便教教，我已遍访天下名师，到现在还没着落，就从你开始吧！”

糟老头沉默一阵，已怅然笑着：“没想到老朽活了近一甲子，还有人要学我这不象样武功？”转向小痴：“你要学，我教你就是，只是这几招稀松得很，起不了什么作用。”

“没关系，有就好！”

在小痴坚持要学之下，糟老头也舞了几招，然而诚如老头所言，全是些普通招式，只要稍练过武者，都该会这些“五丁开山”、“霸王举鼎”之类的招式。

这更无法满足小痴的需要。

他又同糟老头追问关于内功方面问题，得到答案仍懵懂不堪助益，更便他泄气了，为啥名师如此难求！

糟老头似瞧出他心意，也不再耍，坐回原位，道：“小兄弟你现在该明白我不是什么江湖异人了吧？”

小痴干笑道：“你的江湖筋我的不大一样。”

“我晓得，你要找的是真正大侠客……”

糟老头已仰望青天，长叹不已，不久道：“当我年轻时也曾经有此念头，想拜访名师，然而名师并非垂手可得……记得当时老朽崇拜的就是江南慕容府……”

小痴竖耳倾听，追问道：“你是说慕容府武功天下第一？”

“也许吧！就算他自称第二，也没人敢说第一了……”老头反问：“你可曾听过武林有四大帮派？”

小痴道：“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对不对？”

老头摇头道：“他们虽是大帮派，但近年要比这四个帮派逊色多了。”

“哪四大帮？”小痴希冀地追问。

“东海龙王殿，

江南慕容府，

西天无回谷，

漠北七花门。”

“东海龙王殿……”小痴甚为吃惊，这不就是他要杀的东方龙？

糟老头见其吃惊模样，也追问：“你知道龙王殿？”

小痴道：“也是听人说的，那什么东方龙好象很贼的样子，不怎么受欢迎，许多人都想把他干掉！”

糟老头道：“不错，东方龙一向老奸巨滑，江湖中人人对他十分忌讳，然而他远在海东，不常涉足中原，是以中原武林近年来要算是慕容府的风头最健了。”

“喔……”小痴已有了打算，总得找个时间去拜访拜访，他又问：“那‘无回谷’和‘七花门’呢？”

糟老头眼神为之一闪，道：“这两个帮派在数十年前只是个传闻，老朽知道不多，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小痴嘀咕一阵，想多知道一些都不行，只好把话题转向慕容府身上，道：“慕容府的武功又以哪一样最厉害？”

“样样都是绝学，最出名的是‘慕容七剑’、‘玄天掌’和‘玄天神功’。”糟老头笑道：“小兄弟若能学会其中一样，就可睥睨武林了。”

小痴口味倒不小，斩金截铁道：“我三样都要学。”

听他口气，好似这武功就摆在他手中，想学，随时都可以学似的。

糟老头：“可惜慕容府绝学只传嫡亲，想学，并不容易，尤其是‘玄天神功’，听说全是口传，他人根本无从学起。”

“这倒是个麻烦……”小痴本就对内功一窍不通，想偷学都有问题，何况对方又是“口传”？不过他老兄自认办法多的是，也未担多大的心。

有了目标，事情就好办，当下笑容顿展：“老伯，谢啦！与你相见，真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

糟老头愕然道：“你……你想去慕容府？”

小痴呵呵笑道：“那当然，搞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才搞到一位有牌照的师父，我岂能让他逃了？”

“老朽方才说过，慕容府的武功只传嫡亲……”

小痴得意道：“那就得看他们多会藏了？这功夫我学定了。”瞄向老头，更跄得可飞上天：“老头你也想学？好！为了报答你指点名师之恩，将来我学会了，一定教你，让你完成数十年痛苦的心愿。”

糟老头干笑道：“小兄弟别当真，老朽我这身骨头恐怕学不来了……”

虽如此说，他脸上仍露出难得的喜悦。

## 第八章 慕容千金

吕四卦回到顺阳镇时，天仍未亮，只好摸黑窝在墙角休息，等天一亮，客栈刚开门，他已撞了进去，叫了几碟小菜，热粥及烧刀子，立即大口畅饮烈酒，熬了一夜，实是伤身，且先热热身子再说。

过不了多久，街道陆续有人走动，但皆属于百姓装束，那些江湖人士似随着水晶蟾蜍的消失而逝去。

吕四卦暗忖，莫非白衣少年已潜去，否则怎落个如此清静？

不，街尾此时已有人影闪动，一个掠身，已飘然抵达客栈门口，来的正是那位高傲的白衣少年。

“在群雄环伺下，他竟然夺了宝物而不走？”吕四卦诧忖着：“这家伙胆子未免太大了吧？全然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

他凭的是什么？

只见得他右手白金扇，左手白金精巧盒子，潇洒的走入客栈，根本未将任何事放在眼里。

他那盒子装的莫非就是那只笨蟾蜍？

--对小痴来说，这只蟾蜍很笨。

吕四卦突见白衣少年，也是一楞，大脑袋晃了几下，憨然的眼神瞧及那口盒子，已然笑歪了嘴。自言自语道：“还真的把它当宝？”

白衣少年见及吕四卦，亦感吃惊，但只一闪即失，仍是幽雅的坐于左窗那张桌子，轻轻煽着白金扇，一副公子哥儿神态。

掌柜以已熟悉得很，马上送来可口小菜，给白衣少年饮用。

两人就此各别苗头的坐着。

说也奇怪，此时此镇似乎就只剩这两位外地人似的，双方足足坐了一个小时，再也无人进门。

吕四卦是坐不住，但为了等小痴，也只好硬撑，还好有个对手可耍，也排遣他不少烦闷。

终于，小痴也已匆匆赶来。

一踏进门，骤见白衣少年，他已感到意外，道：“奇怪，你怎么还没逃？”

还是逃不掉，不想逃了？”

吕四卦向他招手，顺便接口道：“有了那个宝物，不多摆在他人面前晃晃，谁会知道呢？”

白衣少年瞪向两人，冷笑道：“说话客气点，要是惹翻了大爷，我刮下你们舌头！”

“是是是！我错了！”小痴装模作样，摆出可怜兮兮表情：“大爷饶命，我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我想不说，可是我的舌头就是不听话，也许不说，我真的会被舌头噎死，只好说了，干依娘！”

“你--”

白衣少年怒容满面，站立而起，就想挥出白金扇。

小痴急忙求饶：“不不不，大爷你误会了，我是在骂我的舌头，不是在骂你，别误会，请别误会！”

眼珠儿往下拉，恨不得瞪穿舌头，他又骂了一句“干依娘”，忍不住已呵呵笑了起来。

白衣少年明明知道小痴在骂他，就硬是发作不得，怒得直咬牙，差点岔了气。喝道：“要说脏话，到外面去！”

小痴登时逢迎：“是是是！在下改进！”又骂得几句方道：“终，好多了，请多多包涵！”笑声仍不断。

吕四卦指指点点，指向那口白盒子，窃笑不已。

小痴已会意，抓起桌上烈酒，灌了几口，哈出酒气，才道：“喔--原来宝物已被你夺得？了不起，了不起，可是，我觉得奇怪，他们为何不抢？”

白衣少年冷笑道：“天下还没人敢从大爷手中抢走任何东西。”

“哦.....真难得.....”小痴想想，随即转向掌柜道：“老头，借个脸盆给我吧？”

不知他又在耍何种把戏。

掌柜犹豫一下，本着顾客至上以及少惹是非原则，他仍拿出一铜制脸盆交予小痴。

小痴立时奔出门外，往镇尾行去，不到几分钟已折回来，脸盆早已变成箱形，外加一个木盖。大方的摆于桌上。

他道：“普天之下，也没人敢从我手中抢走这个东西。”

架势更甚白衣少年三分，耍得吕四卦咯咯直笑。

白衣少年不屑冷笑：“你那东西，丢在地上都没人要！”

小痴道：“是啊！丢在地上都没人要的东西，怎会有人要抢？”

他晃着变形脸盆，已有咯咯声音传出，可猜知里边装了不少蟾蜍之类的动物。

吕四卦道：“形状虽不怎么样，声音倒挺熟的，比水晶蟾蜍要响得多了，想必功用更可观！”

白衣少年不屑道：“跳梁小丑，见不了大场面，少丢人现眼了。”摸着手中白盒，对小痴手中东西不屑一顾。

小痴道：“是啊！拿着烂货当宝贝，还自鸣得意，这种人见的总是大场面。”他加劲道：“不要脸的大场面。”

他打开木板，逗着脸盆里的蟾蜍，五花八门，大小都有。笑道：“我就真实多了！”

癞蛤蟆就是癞蛤蟆，蟾蜍就是蟾蜍，烂货就是烂货，一点也不含糊！

有的人却把烂货当宝贝，还真的陶醉了呢！”

白衣少年似乎也被好奇心驱使，抬头望向脸盆，见及全是庸品，已笑得更不屑：“果真是烂货，没有一只是白的。”

“噢？你说白的就是上等货，那还不简单！”小痴转向掌柜，道：“老头，麻烦啦！拿点石灰，白漆、白粉，只要是白的通通都拿来，我想知道烂货筋上等的差别在哪里？”

“我筋你去拿！”

吕四卦凑趣的拉着掌柜衣领，走入后院，眨眼已抓出一大包东西，全倒入脸盆，有漆有粉，弄得蟾蜍咯咯乱叫乱跳，全染成白色。

白衣少年已不再理会小痴，看笑话的坐了下来，自得其乐的搵着扇子，暗斥道：“凭我身分，还筋你玩？你只不过是小丑罢了。”

小痴故作模样道：“奇怪，都已变成白色了，怎么还有骚味？哪来的上等货？奇怪？我看还是一只只仔细瞧瞧……”

他抓起蟾蜍，故意瞧审一番，随即丢向四处，一时间客栈鸣声四起，蟾蜍四处乱窜，当然也窜向白衣少年，纵使他竭力闪躲，甚至发掌理落蟾蜍，然白漆四溅，仍弄得他沾上不少白漆。

少年忍无可忍，怒喝道：“你我死！”一掌已劈向小痴。

掌劲过处，旋风乍起，扫得小痴人仰马翻，一脸盆白蟾蜍全砸向白衣少年。

白衣少年登时飞身而起，避开一脸盆白漆，掠向另一张桌子，冷笑不已，至于那口宝盒仍留在原桌上并未带走。

此时刑开天和那名随从已匆忙冲入客栈。

刑开天急叫：“少爷，出了何事？”

小痴戏谑道：“事情可大啰！水晶蟾蜍突然变形，生了那么多小孩，不知哪只才管用……”

刑开天霎时脸色大变，瞧着满屋白蟾蜍，惊慌不已。

白衣少年见状，已道：“刑总管别听他胡说，蟾蜍还在盒里。”

小痴道：“刑总管，别听他胡说，蟾蜍早就逃出来，不信你开个小缝检查看看，那已是空的了。”

刑开天想拿盒子瞧瞧，但已被白衣少年喝住：“刑总管不可莽撞。”

“可是……”刑开天一时拿不定主意，楞在当场。

白衣少年掠回原位，抓起盒子，对着小痴冷笑不已：“任你诡计多端，也休想得逞。”

小痴嘲谑笑道：“少再丢人现眼了，真的蟾蜍早就在我手中，你还当真把它当宝物？”

白衣少年喝叫道：“你胡扯！”

小痴得意道：“我夺宝大王白小痴哪一次失过手的？你们就认了吧？何必死要面子？”

刑开天闻言，霎如被人抽了一鞭，急问道：“你是白小痴？”

“不错，外号‘聪明白痴’，对宝物特别有偏好。”小痴耸着肩头，邪笑道：“现在你该相信真货在我手中了吧。”

吕四卦道：“在下‘无毛西瓜’，我们两人有共同嗜好，请多多指教。”

此语一出，不但刑开天掉了神，连白衣少年都迫不及待的想再查一遍，盒子到底是否已空？

毕竟“聪明白痴”对于夺宝一事，传言甚吓人。

他俩乃动摇了信心。

刑开天怒目道：“我早该认出你们，早该杀了你！”

小痴含笑而立，道：“现在也不迟啊！但我还是建议你先检查自家宝贝再说，如何？”不再回话，两眼瞪着白金盒，准备瞧热闹。

白衣少年果真打开盒盖一小缝隙，准备窥视。

小痴早已知蟾蜍习性，登时亮起怜粉火折子，强光为之一闪，满屋通亮百倍。

此时蟾蜍已突然产生神力撞出盒盖，白衣少年诧叫不好，伸手欲抓，然蟾蜍劲道甚猛，仍被闪脱跳落地面，混入其它染了色的伙伴之中--要再寻回，非得三天时间。

小痴已咯咯笑道：“咦？奇怪？我明明吃了一只，怎还会有另一只？”

他说的是实话，但刑开天主仆根本听不进去，直认上了当，恨得牙痒痒，然而顾及宝物，已无暇再寻小痴算帐，皆蹲下，一只只的找寻着。

什么养尊处优，衣衫华贵，现在都不是那么回事。

小痴捉狎道：“你们好好找吧！我走啦！记着啊，尾巴往上翘的，比较像喔！呵呵……”拉着吕四卦，两人已趁机开溜，扬长而去。

谁又料想得到，好好一件事会弄得如此糟？

也许想找回那只笨蟾蜍，当真需要三天时间。

这还没关系，若他们找着，将来又发现此只蟾蜍并非真的正牌货色，不吐血才怪。

白小痴戏弄对方后已逃出数里之遥，心念一闪，仍觉该去慕容府求艺一趟，若能得神功，自不虚此行。道：“我已查出天下第一武学在慕容府，你去不去？”

吕四卦道：“当然去，否则怎是双霸天风格？”

白小痴笑道：“如此甚佳，走吧！”两人选了路子，直往江南行去。

江南慕容府，富可敌国，其全国百业分号数之不尽，有此庞大产业，慕容府之建造自非比寻常。占地数甲，墙高丈八，清一色六尺白色大理石所砌。

尤其大门两只千斤重雕石麒麟，吞天掠地似的镇在两旁，站在其脚下，何止矮了一截？

小痴、吕四卦两人来至此，已是第三天午后时分。

这三天，也足足让小痴“很难忍受”。

每当吕四卦问及服了“水晶蟾蜍”结果如何？

小痴总会哭笑不得的回答：“别提了，这是哪门宝物，足足害我泻了三天。”

然后吕四卦就一阵“庆幸”笑了起来--还好，没贪嘴馋。

这副作用，恐非小痴所能料想得到的吧？

不过每腹泻一次，其血红肌肤就褪色几分，三天过后，肌肤白嫩得真如水晶，就连大大小小伤痕、痞子，瘀青紫黑，全然消逝无踪，简直如脱胎换骨。

其实小痴正在脱胎换骨。“水晶蟾蜍”万年难得其一，功能起死回生，何等珍贵？刚服下不到三天，它已清除小痴体内杂毒，只是他不懂血气运行之法，是以毒物只能靠腹泻来排除，难怪他会连续三天叫肚子疼。

不但杂毒已除，也发挥了生肌造血之功，此时它的皮肤再生能力之强，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祛除刀疤、创痕，那只是小事。

这些千载难求之功效，又岂是胡打烂缠的心痴所能了解。

他仅知道唯一的好处就是身体突然轻了许多，随便一跃，倒也能东窜西掠，自由多了。

不过他并不敢窜得太高，因为每次落地时都是四只脚朝上。

这问题很是让他头痛。

仰望高耸入云的慕容府大门，小痴频频叫好：“果然气势不同凡响，既有门面，又有真才实料，足可当我师父。”

吕四卦道：“早知此处有名师，咱们也不必跳断悬崖了，可是……你不是说慕容府武功不传外人？”

小痴道：“放心，天下无难事，他不传外人，我就变成‘内人’，照样可以学。”

吕四卦道：“怎么变？”

“这还不容易？咱们去勾引慕容家的千金小姐，等生米煮成熟饭……哼哼……”小痴笑得很邪。

吕四卦打趣道：“你未成年，怎能可以乱来？”

小痴道：“唉呀！时代不同了，你听过妈妈十一岁的吗？大不了由你来，不就得了？”

吕四卦显得不自在：“我看……还是你来好，我搞不过那些甜言蜜语……”

小痴道：“放心，到时候我会教你；这不是问题，最主要，我们必须混进去，看看慕容府的武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是否真有千金小姐？”

吕四卦道：“溜进去？”

小痴道：“不，混进去，当佣人。这样才不会引入注意。”

吕四卦也没意见，反正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两人悉嗦一阵，已踏上白色石阶，步向红色拱门，拉起铜扣就敲。

“喂！开门啊--”

不久红门已开，迎门而现一位穿著甚体面的年轻人，猝见两人邪邪怪异，顿觉别扭：“两位来访，有何贵事？”

小痴一副正经道：“大事，贵主人在不在？我想当面禀告。”

年轻人道：“能否告知一二，好客我转告老爷。”

小痴道：“你就说有两人要来应征佣人就可以啦！”

年轻人愕然：“想找事干的？”

小痴、吕四卦充满信心的点头：“嗯！”

年轻人有点哭笑不得，哪有人找工作如此大牌，要老爷亲自出面？

也许是礼教甚严，他也不愿开罪小痴，憋笑着，已走出大门，往左边环绕府墙小巷子指去，道：“找工作的从那边小门。”

小痴又道：“可是我这工作很重要……”

年轻人道：“大门是留给客人走的，你想当客人还是佣人？”

小痴无奈道：“好吧，暂时就当佣人。”突然又贼头贼脑道：“老兄你们慕容府可有千金小姐？”

年轻人颇感意外，仍回答：“有……”

“有就好！拜拜，待会儿见。”

小痴兴高采烈，拉着吕四卦已奔向那所谓的小门。

年轻人搞不清两人是作啥的？弄得满头雾水，最后仍报以摇头一笑，带上了红门。

小痴、吕四卦并未如愿找到理想工作--接近千金小姐，而是挑柴、劈柴的小厮。弄得吕四卦抱怨连天，好好日子不过，跑来此地受苦。

小痴倒也能处之泰然，混了几天，千方百计打探“千金小姐”下落，几次下来，也有了结果。

他俩决定暗中一探美人居。

斜月里，西楼下。

雕楼倒映清湖面，湖面静跨着九曲长桥，桥尽处有亭，亭上柔纱轻挂，萤光幢幢，随着柔纱轻掠翻飞，好似梦中勾勒出来之人间仙境。

亭内有桌有椅、有琴，更有佳人抚琴弹奏，十指如春花流水，脆柔的拨动琴弦。

阵阵琴音律韵和着天地漫妙旋律，隐含哀怨凄楚的传送夜空中。

小痴和吕四卦并未花费太多时间，就已寻至此地，尤其有琴音引导，小痴更能确信--千金小姐就在此。已然潜爬至西墙一棵老垂杨柳树，往亭里窥探。

这一看，两人傻了眼。小痴惊叫道：“哇塞！什么玩意儿？天下怎会有此女孩？吕四卦你看她的脸，就好象画出来似的，什么柳叶眉，玉面朱唇，琼鼻？真他娘的天下一绝！”

吕四卦也睁大眼睛猛瞧，虽距离十数丈，也能瞧个大概，他道：“瘦瘦高高，朦朦胧胧，手指儿拨着拨着，柔弱无骨，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可是就是有点病恹恹的。”

小痴道：“唉呀！女人嘛，总是喜欢多愁善感，光听她的琴音也知道，她活的不怎么快活！”

琴音掠处，慕容可人已落寞的唱起声音：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语音感凄，充满惆怅。

吕四卦皱眉头：“怎么搞的，酸酸的？小痴你还忍心欺负她？”

小痴亦感凄凄然：“其实我也没欺负她的意思，我只是想学慕容府的神功，看她那么孤独，倒也满让人同情的……”突有所悟，喜悦道：“干脆我来替她排遣寂寞，说不定她一高兴就看上我，到时呵呵……”

他笑得很开心。

吕四卦领首道：“至少这样比较有情调；你要怎样让她开心？”

“很简单啊！她唱词，我也唱词，她唱的是易安居士的‘如梦令’，我就唱成‘聪明白痴’的‘作梦曲’。”

灵机一动，他已又唱又念：

“挽不回西斜月，咽不了漫长夜。一曲尽秋歌，叶落蕊残花谢。痴也！痴也！却恨未逢香榭。”

顺口拈来，竟然词曲立成，且又是最难入韵的“如梦令”。如此才思，实属少见。

慕容可人乍闻声音，不禁动容，数年来她一直偏好李清照此首词，试过无数次，皆无法谱出满意词句，如今闻及此词，虽全词不算顶好，却也韵

味十足，就似写到她心坎儿里，这正是她要的词曲，真可谓“却恨未逢相榭”。

她激动的望着轻纱外，想找出是何人所作--纵使声音有些“乳骚味”，她仍希望瞧瞧此为何人？

然而垂杨密布，两人躲得甚小心，想瞧见，并非易事。

瞧不着，她又拨弄琴弦，琴音再起。已吟起这首词：

“挽不回西斜月.....咽不了漫长夜.....”

小痴闻声，登时心花怒放：“你听，我打动她的芳心了！”

吕四卦凑趣道：“你那句‘痴也，痴也’，为什么不改成‘泻也，泻也’，因为你已泻了三天.....”

“去你的！”小痴一掌掴他响头，岂知他服了水晶蟾蜍之后，全身力道无法捏得准确。

一掌过去，已然晃动杨柳，身形为之不稳，已往下掉。

“哇喔！快抓树枝--”

然而事情太过突然，两人想攀粗干已是不及，虽抓住柳条，但柳条又长又软，无法支撑，“卜通”两声，两人已双双下水。

吕四卦苦笑道：“这下可真的‘一泻到底’了！”

小痴怒瞪他，叫道：“你要为我和她的‘感情破裂’负全部责任！”

两人一下水，诗意全无。墙外已有人喝叫“谁”，掠身而起，斑落靠近两人之岸边，是两名护院武师。

慕容可人惊愕之余，已倚在亭边，想瞧瞧到底是何人能做出此首词，然而一瞧之下，一个西瓜头，一个刁佣人，根本不像会做词的人，显得失望的四处张望，想找出心目中幻想之人，可惜美梦将又成空。

小痴已干笑道：“老兄别急，都是同行.....”

武师抽出剑，冷道：“你们是哪来的？”

小痴道：“柴房.....”

武师喝道：“柴房在东院，你干嘛跑到西院来？”

小痴和吕四卦已爬上岸，挥着湿漉漉衣衫，干笑不已。

武师又喝道：“快说！为何擅闯禁地？想干何坏事？”

“不不不！”小痴急忙道：“我们是.....是.....”目光触及杨柳，借口已生，干笑道：“我们是来砍材的，听说这杨柳很好烧！”

吕四卦接口道：“不错，而且很耐火.....”

“啪”的，吕四卦吃了一记巴掌，武师骂道：“大小姐花园的树，你们也敢砍？不要命了是不是？”

伸手又想打小痴。

小痴闪过一掌，急道：“你误会了，这棵杨柳得了什么绝症伤风的！快死了，我是奉小姐之命来砍除，改天还再种一棵更大的。”

武师忍不住已笑起来，但只一笑，已拉下脸：“你胡扯，这树枝叶茂密，青翠盎然，哪来的病？”

小痴干笑道：“这也是痴病的一种.....光顾叶，不顾根.....有时候病是不能凭外表断定的。”

另有一名武师冷道：“少啰嗦，是与非，先押回去，明天再问大小姐，一切就明白了。”

说着两名武师已出剑架向两人脖子。

小痴急忙躲闪，叫道：“大小姐你怎能无情无义？见死不救？”

这声音好熟悉，不就是吟词的声音？慕容可人心头一凛，急忙望向小痴，急喝道：“放开他！”

武师不明就里，登时楞住，随即拱手，道：“大小姐，这两名小厮……”

“是我叫他们来的，你们退下去吧！”慕容可人已步出曲桥，本想行向小痴，突又觉得不妥，已止步。

小痴闻及此言，心头大定，得意耸肩道：“听到了没？我没骗你们吧？这树被我点着了，没病也得有病，退下去吧，我要砍树了！”

武师再次瞥向慕容可人，见其态度坚决，也不敢再做停留，退回墙外。

慕容可人此时才往小痴瞧去，还好，没想象中的差，尤其那眼神，充满灵气，就似会说话似的。

小痴就近瞧着她，素白色绸缎烘出娇柔身段，不带发饰而披肩的秀发，映在月光下，直如天仙下凡，一尘不染。

“啧啧！果然漂亮！”小痴猛点头夸赞。

吕四卦道：“我的感觉还是一样，病恹恹的。”

小痴道：“这当然，人都说红颜薄命，我看她命也不怎么好！”

慕容可人平时听惯男人奉承的话，本就认为男人口中说出的都是千篇一律，哪听过如此粗俗的“品头论足”？

然而地此时却显得娇羞而不自在，这并非她该有的反应。

岂不知最佳的赞美不是恭维，而是出自真诚。

小痴所言，全是真心真意，并不做作，一股儿已说到美人心坎中了。

光看也不是办法，小痴已走向地，笑道：“大小姐最近可好？看你整天躲在此，闷不闷？”

慕容可人没想到他会如此大胆往自己走来，全无主仆之分，一时也难以处之泰然，退了几步，但突然升起“我为何要怕”的念头，立时吸口气，挺然立于该处。

她冷道：“你们两人真是柴房的人？”

“如假包换。”小痴走向前，笑道：“不过大小姐你放心，我们不会砍下那棵杨柳的。”

只是……一时意外而已。”

“那你们为何来此？”

“这个嘛……”小痴露出“猪哥样”往她行去。

“别靠近我！”慕容可人立时挪退三步，似觉得佣人卑俗，岂能与她同流。

小痴闻及，与吕四卦已止步，小痴白眼道：“大小姐你别摆架子，我们也是人，近一点说话又如何？”

慕容可人似也觉得做得过火了，玉腮不由一红，急忙道：“我不是轻视你，而是……你们全身湿漉漉的……”

小痴无奈摊摊手：“好吧！坐在栏杆上总可以了吧？”

不等慕容可人答应，他已坐上白玉石栏。吕四卦也筋着坐上，两人拧着衣服，也懒得再理她。

憋了一阵，慕容可人忍不住才问：“刚才那首词……”

“‘如梦令’，又叫‘[忆仙姿]’、‘宴桃源’、‘比梅’，后唐庄宗自度曲，词云：‘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乐府遂取‘如梦’两字名曲，这解释你满意不满意？”

小痴一口气将词名由来说得一清二楚，实让慕容可人感到惊讶，看他

俗里俗气，竟会懂得如许之多。不禁多看小痴两眼，那灵秀之气，又岂是庸夫俗子所能盈露的？

小痴瞠眼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五岁就懂，七岁会背唐诗二百首，八岁倒背如流，九岁精通杂家百书，十岁就全部了若指掌，有何神气之处？”

慕容可人简直不敢相信，睁大眼眸，愕然道：“这些……你都懂？”

“我不但懂，我还全部把它给忘了！”

见小痴表情，似乎“忘了”这些，更是不同凡响的。

慕容可人又不懂了，问道：“既然了若指掌，为何能忘？”

说到历史，小痴精神就来，如数家珍道：“这理由可就多了；老实说读到后来，我非忘掉不可！”

慕容可人不解：“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叫我‘酸秀才’！”

慕容可人已禁不住笑出声音。

小痴满腹牢骚道：“你可知道，当时我才十一岁，他们竟然把我比成那老花西席，实在气死我了，当时要是把衣服一拧，流出来的可全是酸溜溜的醋啊！”

慕容可人笑态可掬，许久以来，她已没如此开朗笑过了，她又问：“你是秀才？被遴选过了？”

小痴叹边道：“甭谈了，不说还好，一说酸味就来，你可知道当年遴选秀才，考的是什么题目？”不等慕容可人回答，他继续道：“就是那句‘望梅止渴’！”

慕容可人笑的眯了眼，道：“这好啊！题目引喻以虚假现象以满足实际欲望，很好发挥嘛！”

小痴白她一眼，似认为她也“差不多”，道：“我知道出考官的用意，就是要考生写出此语出自三国演义，刘备被吕布逼得走头无路而投靠曹操一段故事，这典故谁不知道？监考官未免太俗了！一气之下，我就……呵呵……”

他笑得甚谐谑，似仍陶醉当时情境中。

这话虽有暗示慕容可人与监考官“差不多”，但她并未发觉，因为此事太过吸引她，是以她马上又追问：“后来呢？你如何作答？”

小痴得意道：“我只在试卷上大大的为了一个‘酸’字，倒也语意皆通。”

吕四卦也呵呵笑道：“这答案得满分，监考官还亲自召见呢！”

慕容可人希冀道：“这么说你考上了？满分……”

小痴苦笑不已，摸了摸臀部，道：“考上了，历史恐怕要改写了。”

吕四卦道：“他的满分，是争取了‘藐视监考官’。以及‘扰乱试场’，最高责打一百大板，他一板也不少，足足‘一百分’，呵呵……”

小痴苦笑道：“当时监考官要我去解释，我只带了一颗酸梅去，问他还渴不渴，结果你都知道啦……”

慕容可人那想到世上会有此种人？想不笑都不行。

小痴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能不把所学的忘掉吗？”

吕四卦道：“最重要的是主考官发现他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吕四卦！”小痴赶忙扯拉吕四卦衣服，暗示他“话别乱说”。

然而这举止已落慕容可人眼中，她已起疑：“你没进过私塾？不是乡学生员？”

“这……”

“那你刚才的话全是骗我的？”慕容可人已显失望。

小痴困窘道：“是在私塾……窗口外的……也算是半个生员……”

慕容可人一阵怅然，连资格都没有，何来考秀才之举？小痴分明是在撒谎。

小痴见她模样，不禁怒上心头，叫道：“在窗口的有什么不好？你只知你家有钱，可以堂堂入私塾，请西席！我们这些穷鬼子，打娘胎开始就吃不饱，穿不暖，哇哇落地就要受风寒，整日上山砍柴，下田种菜，混得了早餐，吃不了晚餐，那种苦日子你见过，你活过？到头来还弄个野孩子！在窗口的有什么不好，别人能念，我也能念，别人能懂，我也能懂！老实告诉你，就是因为我是在窗口学的，三天、半月、一年半载，东拼西凑，学会了也是一团糟，你满意了吧？唱什么词，有本事自己做！考什么秀才？那种题目，我才不屑回答！”

慕容可人活了近二十年，何来被人如此骂过？登时楞傻了眼，不知所措。

小痴骂疯了心：“不错，我们一身卑微、下贱，靠在你身边有辱你的清高，你是千金，了不起，摆摆手，撒撒娇，一大堆的人都粘着你不放，我不稀罕，我白小痴就是不认输，就是要学尽天下武功，谁也打不倒我！啊--”

小痴突然狂叫，双掌劈向石栏，硬生生将石栏给击成碎片，轰然巨响，连他自己都吓呆，那来的这份神力？

轰然发现自己太过火，暗道一声“糟了”，赶忙拉着吕四卦跳入湖面，潜入水中。

远处已传来急促脚步声，以及呼叫“大小姐”名讳，渐渐逼近。

慕容可人心灵一片空白，楞在当场，双眸盯着被砸碎的栏杆，这两掌无非是打在她心坎深处。

她错了吗？难道没入过私塾就矮人一截，身份卑贱？难道那些苦命人都如此不值？

而自己又算什么？

一些从未浮现过的念头，如今却排山倒海的涌了过来。

不知是委曲，还是哀凄，她眼角已渗出泪珠。

大批人手涌到，她并没说出小痴躲在水中，纤手随便一比，众人已鱼贯而去，本仍有留下几名高手保护，但她却坚持将人驱走。

--也许方便小痴脱逃吧？

四更已过，墨夜更暗，骚动已驱宁静。

小痴和吕四卦这才爬出水面，遥远的瞧了慕容可人一眼，没有表情，没有暗示，已爬墙离去。

夜更深，慕容可人仍默立，一步都没动过。

## 第九章 达摩窈月

潜回柴房那间简陋寝室，两人从平板床下找出衣衫，换掉湿衣，已双

双躺在床上，用棉被当枕，垫得高高的，曲肱而枕。

小痴已忍不住笑起：“什么嘛？怎会弄成这么糟？那大小姐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

吕四卦叹道：“我就知道筋你一起办事，没有一次很顺利，我早有做如此打算的准备，只是一次不如一次……”

小痴白眼道：“还不是你太多话，泄了底，窗内窗外有何差别？”难道我不够格当秀才吗？

吕四卦道：“本是没什么差别，可是你上次考完秀才后不是说决心不进官家门，还宣布你非生员？当时你还洋洋得意，我以为……”

“你就是死脑筋！”小痴给他的一个响头：“封别人可以说，对佳人就要保留一点，你看，说多了，结果就是如此--望梅还止不了渴，搞到后来，还钻成落汤鸡，衰到了家！”

吕四卦歉然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当时还吹的好好的，谁知一下就坏了。”

小痴盯着发了霉的屋顶柴片，道：“算啦！这也是命，怪不了别人，反正我们是来学功夫，追不追她，也没多大差别。”

吕四卦翻过身躯，瞧向小痴：“你想大小姐会告密吗？”

“不清楚。”小痴道：“不过当时她没说出我们藏在水中，也许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短时间，她不会说出来才对。”

“那……我们下一步该如何？”

小痴沉思半晌，道：“骗不了终身大事，只有偷啦！听他们说大少爷较为木讷，我们就从他下手。”

吕四卦没意见。

小痴稍加忖思，不久道：“我们冒充少林俗家弟子，找他切磋武功，然后再暗中学。我上次教你的‘伏魔剑法’，你还记得？”

吕四卦道：“差不多，勉强可派上用场。”

有了计划，也不睡了，眼望窗口，已露曙光，两人很快起身，将木柴劈妥，收拾一番，已近午时，用过午膳，已往南厢院去。

“邀月阁”并不难找，经过一片芙蓉花园，已出现不少竹丛，隐约可见竹枝搭盖而成之楼阁，小痴已知目的地将近，立时换下佣丁服装，穿上素青劲装，倒也英气焕发。吕四卦则只脱下外衣，穿著无袖短衫，孔武力道尽随肌肉跳动着。

两人顺着白色弯曲石阶走向竹林，虽在府中，却显一股山林气息，翠竹青葱林立，置有不少古雅原石，凭添情趣。

慕容残雪静坐阁楼阳台，手捧书卷，朗朗而读，十足书生味。

他已发现脚步声，稍转首，已发现两人行来，颇感意外，含笑而起，适中身材挂着青丝袍，呈现一股飘逸气息。脸容并不突出，隐露书生特有的憨气，也许如此，才有“木讷”之言传出吧？

他含笑道：“两位造访慕容府‘邀月阁’，在下有礼了。”

他想，既能入得了慕容府，自是有点来头。来者是客，先打招呼自是应该。他只是未想到竟有人会冒充混入慕容府罢了。

小痴、吕四卦镇定得很，也拱手回礼，小痴道：“你是慕容少爷了？嗯！果然有老爷的风范。”

慕容残雪道声“哪里”，已顺竹梯走下楼阁，道：“敢问两位是……”

小痴、吕四卦随便说个名字蒙混。慕容残云也没多问，只知是少林俗家弟子，为切磋武功而来。

慕容残雪露出一露憨然笑容：“少林武功冠群武林，慕容府岂能与之匹敌？白小弟太挖苦慕容府了。”

小痴道：“少爷你也不必客气，谁高谁低并不重要，我说过，只是在切磋，何况练功高低，因人而异，帮派是算不得准的。”

慕容残雪含笑道：“白小弟如此说，在下就不好意思推辞了，还请两位手下留情。”

小痴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登时满口客套，哄得慕容残雪真有一争高下之心。

慕容残雪道：“不知两位是先比剑，还是对掌？”

小痴道：“都可以，就先对掌好了。”

“也好……”慕容残雪瞧向四处，想选一个较好地点，最后指向楼阁右一处较平坦宽广地：“那里如何？”

小痴没意见，和吕四卦已随他行向该处。

切磋功夫，对慕容残雪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他甚习惯的揽起蓝袍，一角塞于紫青腰带上，一切似都如此熟悉而从容。

小痴地想学这潇洒动作，但撂了几次，一身劲装，何来长袍衣角？自嘲一笑，只好下次再来。

很快的，慕容残雪已舞出“玄天掌”，只见漫天掌影在他手中化开，有如神龙再现，吞天掠地，无所不至，那股劲道一波波强劲迫去，雄浑沉猛，已压得小痴沉缅缅，透气都有所沉闷。

他舞着，却发现小痴仍默立于斯，顿感奇怪，道：“少侠你怎不出手？”想收招弄个清楚。但小痴已然察觉自己太过于注意对方招式反而不好，一声“看招”，倒也随手打出少林“摔碑手”。

意在切磋，当然是点到为止，慕容残雪亦未尽全力，迎了过去，但见小痴招式平凡无奇，大悖武学常轨，搜集心思也猜不出少林派会有这招？既然不明来路，他出手更是小心，先化攻为守，罡气已全部提至双掌，以防有变。

其实小痴亦是乱打，只具其形，未见其髓，然而为免露出破绽，他喝喝有声，气势倒也吓人。

一刚一柔之下，双方互拆三掌，慕容残雪顿感掌劲大的吓人，超乎他意料多多，劈得自己双掌发麻，果真有两下子，当下不再担心会伤到对方，已尽展“玄天掌”神髓。一掌威力更甚一掌。

只要对方舞出绝妙武功，小痴就猛然叫好，甚至当场立刻练习，而忘了攻击，时而弄得慕容残雪大惑迷惑，不知小痴是为何而来。

交手至七八招，“玄天掌”功力已发展到极致，宛若长江奔涛，狂涌滔掠，袭卷整个宇宙般，四处竹林已晃摇如逢飓风暴雨，迫得吕四卦移退数步，方自脱离掌劲威力圈，大呼慕容府绝学果然不同凡响。

“太棒了，这是什么招？”

小痴干脆停下手，依样画葫芦，学了起来。

慕容残雪见他临阵收招，像小孩在比划，自己想收招却不可得，登时惊愕万分，急喝：“白兄弟快躲！”

他心想自己功力未到收发自如境界，若是小痴再不出手还击，或是躲

开，这一掌劈下去，那还得了？然而人在空中，掌势又已化开，就像猛坠地面的殒石，若不落地，还真不行。

箭已出弦，又急又狠，小痴学昏了头，竟也不知躲避，“拍”然一响，硬是挨了一掌，连退数步，撞断树枝巨竹，一屁股坐地上，还楞着的。

慕容残雪，惊惶万分：“白兄弟！”赶忙欺向小痴，双手青筋胀得条条如小蛇，这可是他第一次出手如此之重而伤了人。

小痴却喘口气，楞头楞脑的瞧着奔来的慕容残雪，还想着“这是怎么回事”？

这掌似乎没带给他多大伤害。

“白兄弟，你……你还好吧？”

慕容残雪见他只是气喘稍急，并没想象中的口吐狂血，两眼翻白模样，一时也弄不清到底伤着了人没有？

小痴干笑道：“没什么，纯属意外……”他拍拍屁股站起来，一副欣然自得模样，当真一点伤也没有。

慕容残雪登时又瞪大眼睛，瞧着自己双手，难道自己这两掌是粉拳绣腿，耍着玩的？

小痴猜知他心思，道：“老兄，别怀疑，你的掌力实是吓人，否则我也不会劈哩叭啦栽了下来，连连撞断好几支长竹。”

慕容残雪瞧着塌乱竹枝，信心方恢复不少，道：“可是你明明吃得我一掌，怎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嘛……”小痴一副得意道：“别的没有，少林挨打的功夫从不落人后，这几掌还难不倒我。”

慕容残雪频频称许道：“少林武功果真天下无双……”

小痴道：“也不尽然，否则怎会只有挨打的份？老兄你那招叫何名称，威力如此之大？”

“是玄天掌的第九式‘沉天撼地’。”

“嗯？不错，一共有七虚十一实，主攻，先化左方游龙，再贯右方天门，然后罩向对方中宫，可以用手也可以出腿……”

慕容残雪脸色顿变：“白兄弟你……”

小痴亦感意外：“老兄，难道我说错了？”

慕容强制心情起伏，终于叹道：“你功夫历练果然高我许多，只一露掌，你就看出此招蕴含的变化，不错，‘玄天掌’虽以掌为主，但最主要杀着还是在脚，这秘密除了慕容家族以外，很少人知晓，如今却被你一眼看穿了。”

小痴更显得得意，自己眼力果然不凡。

慕容叹道：“既然白兄弟已知在下功夫关键所在，我想再切磋已是多余，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不不不！”小痴急忙道：“老兄回别当真，虽然我看出你武功要害所在，但这并不表示我强过你，方才败在你手中就是明显例子，知道归知道，运用归运用，你可别泄气啊！”

他深怕慕容残雪就此收招，下面的功夫就无法学到岂非亏大了。

慕容残雪道：“切磋志在了解，又非搏命，虽然你躲不掉此招一时，将来仍能躲掉，在下可无颜再献丑了。”

小痴急道：“唉呀！你又何必如此，既是切磋当然是相互较量，哪分得面子不面子……”灵机一动，已笑道：“好吧！反正武功有高有低，你认为

我比你行，难道你不想求进步？换我指点你如何？”

慕容残雪但觉“切磋”乃献丑，若是“指点”则是佳机，登时喜悦拱手道：“白兄弟慷慨气度，在下受用无穷了。”

小痴见诡计得逞，笑的更黠狻，道：“哪里，有功夫留着不用，多可惜啊！”

慕容残雪哪知小痴用意，频频点头，心想经此指点，必定受益匪浅。当下三人围在一起，又比又划的论起武功。

小痴也着实未让他失望，偶而也搬出奇招怪式，弄得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然后小痴才一一解说，他立时有那种如获至宝之快感。

三人沉沦武学之中，在小痴有计划的拐骗之下，慕容府武学的两绝“慕容七剑”和“玄天掌”，他已学得差不多。就只差“玄天神功”，每次探问及此，慕容残雪皆吱吱唔唔，讳莫如深，而小痴也不敢问得太露骨，终究无法窃得。

时已近黄昏，夕阳西斜，归鸟啁啾。

小痴仍没办法得到，只好另谋计策，心想：“小的不行，找老的！”

他竟然打主意打到慕容世家掌门人身上，胆子不可谓不小。

稍一用计，已有了主意，道：“老兄，时候也快晚了，我就赠你一招当做礼物，不过此招变化无常，凌厉非常，你要先了解其中奥妙再练，方不至于伤及无辜。”

慕容残雪被小痴扯得晕头转向，真以为他无所不能，立时应诺。

小痴很快摆出在梅庄所学那招“天女飞升”之姿势，并吊胃口的稍加解说。“此招有若一柱擎天，无坚不摧，需运足真劲往上冲，一招威力集中于一点，就像射箭一样！”作样耍出姿态。

慕容残雪可由其中看出一丝半缕，亦觉此招不同凡响，暗自钦佩。

“干脆我耍一遍给你看！”

小痴本是想吊他胃口，然后由他去找他爹商讨，但想想，倒不如让他魔得此招之厉害，不易破解，他吃惊之下，必定会找老的来解，是以决心耍一遍。

只见他身飞人起，在空中如天女驭云纷飞，突化作漩涡滚转，似支无坚不摧利钻，钻向竹林。

叭啦啦巨响，这才叫“势如破竹”一破到底，十余丈竹丛全然被扫断，连岩石也碎裂满地。

慕容残雪看得目瞪口呆，这招式未免太凌厉了吧？

虽然两手刮了不少血痕，疼得很，小痴仍一副若无其事且笑脸迎人地走回来，道：“老兄你见着了是吧？听说这招无人能解，名叫……‘达摩窞月’，少林第一大绝学，你意下如何？”

慕容残雪由衷佩服：“白兄弟武功实是不俗，在下佩服不已，未敢抖胆解此招，必和家父磋商，也许家父有此办法，届时小兄弟可要和家父多多切磋了。”

小痴笑道：“我哪敢？这是看在你我投缘份上，我才要这么两下，你看我的手，都挂了血，要练此招，老实说，我还没资格呢！”

慕容残雪急道：“你的伤……”

小痴晃着双手，自在道：“没关系，皮肉之伤而已；你好好拆解，明天等你消息。”

慕容残雪见他如此模样，也不再担心，道：“在下一定尽力；不知两位下榻何处？”

“这……”小痴干脆一笑，道“东院‘香香居’，我走啦！”

他拉着吕四卦已退出竹林，找个角落，换回衣服，一副“收获丰富”的走回东院。

“香香居？”

慕容残雪恐怕一辈子也想不通府中何来此“香香居”？

“也许是新盖的吧……”

他不再多想，因为他另有更重要的事情待办--化解那招“达摩窈月”。

从黄昏到深夜，他都没法化解，只好求诸其父。

此正合了小痴计策。

富甲天下慕容府的主人，起居之所竟也平凡无奇。

是在厢院一角，乃不起眼的书轩。长廊外侧栏杆都已褪了漆红，斑驳还长了苔衣，似已溶入庭园林木之中。

已近五旬的慕容红亭，仍是风范依然，发稍梳理整齐挽成一髻，以绿玉长簪系着，头发泛黑之中也掺杂了几许斑白。

他负手而立，隐含忧郁的眼神置于窗外远处那棵古松，寒月正缓缓从树梢爬升而上。

左墙一排古书前的书桌，摆了刚画妥的仕女图，唇印点的朱砂仍润湿湿，好似就要脱画而出，甚是跳脱传神。

这不只是他画的第一张，多少年来，他的笔从没停过，然而就在下笔点睛时，总是未尽他心中画意而作罢。

负于背部且保养很好的双手，捏了又捏，终于有了决定，走向书桌，拿起画笔，细心如挑肉中刺般点向了仕女图眼眶之中。

那仕女立即活过来似的神灵活现。

慕容红亭正感意外惊喜之际，屋外已传来残雪的声音：

“爹，孩儿有事求见。”

这声音就如一道劈电，不客气的劈向慕容红亭一无防备之心灵。

他颤了一下，笔尖也抖动，墨汁不客气的颤落画面，好不容易才画出满意的美女，就此给毁了。

他禁不住想抓向墨汁，恨不得能一手揪住，然而此举已不可能，只好长叹，好景终究不长。放下毛笔，道：“是残雪？进来吧！”

“是。”

慕容残雪已揖身而入。

慕容红亭捋着长髯，含笑迎上去，示意他坐于靠右窗之竹制太师椅，自己则先坐下，慈祥一笑，道：“很重要？”

慕容残雪道：“不算太重要，只是孩儿感到神奇，特来请教爹您老人家，是有关于武功。”

“哦……何派武学？”

“少林，你看看。”

慕容残雪已摆出小痴所教之起首式。

慕容红亭突见此式，整个人就似抽了筋，猛地蹦立而起：“残雪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

残雪亦为自己父亲反常的反应所惊着，顿时收招，愕道：“爹您见过此

招？亦或了解此招……”

慕容红亭登时发现自己已失态，霎时以干笑掩饰：“哦没什么，爹只是魔得此招过于怪异，一时无法瞧出端倪，颇感吃惊，它真是少林武学？”

“嗯，还有名称：‘达摩窠月’。”

“达摩窠月？”慕容红亭道：“当真是此名称，出自何人之口？亦或你自个转来的？”

慕容残雪肯定的领首：“就是这名称，是一位少林俗家弟子所言。”

“他人呢？”

“在东院……香香居。”

“香香居？”慕容红亭亦猜不透：“府中何来香香居？”

“这……孩儿也不清楚，是他说的……”

慕容红亭顿惑不妙：“咱们到东院看看！”

说着匆忙转头就走，残雪也筋上，然而只走几步，慕容红亭似觉得不妥，已立于该地。

他喃喃道：“该不会是……”

“难道爹已猜出此招式之由来？”慕容残雪不解道：“爹，他们有问题？可是孩儿觉得对方无此必要吧？”

慕容红亭慈祥一笑，道：“来者是客，我们如此莽撞去找人家，有所不妥，你先将来人容貌说给爹听，说不定爹能猜出他是何人。”

慕容残雪很快将小痴和吕八卦形态说明。

慕容红亭根本未见过两人，无从猜起。只见两人来的突然，必有所目的，遂问：“除了教你这招，他还说了些什么？”

慕容残雪道：“他还说明天再来与我切磋，他也说也许这招爹能解……”

慕容红亭已陷入沉思：“好一招‘达摩窠月’……小小年纪……”

不久，他道：“既然他明天还会来，我们也不急着去会他，就照他意思，明日再说，你回去吧！让爹想想此招如何化解。”

慕容残雪拱手道声“是”，已告退。

慕容红亭则脸眸吃重，遥望远处寒月，竟也被云层蒙上，暗漆一片。

他沉思着，不知是在想招式，还是在想其它？

夜更深。

终于他叹口气，走向书桌，拿起那张业已染坏的仕女图，感伤的瞧了又瞧。最后仍置于桌角烛台。

火花染掠宣纸，如此轻而易举的就将美女给吞噬，火化了。

## 第十章 天香酥魂

窗外冷风已起，慕容红亭不禁打了个冷颤。已走向窗口，想带起窗棂。

倏然，一根木棒突如毒蛇般奇快无比敲向慕容红亭脑袋。

说也奇怪，竟然有人以此方法暗算一代高手？

慕容红亭突遭有变，身形暴然后仰，轻而易举避过此棍，神不动，气

仍闲。

木棒一击不中，也许用力过猛，往前一带，小痴哇的怪叫，一头已栽入屋内，跌得眼昏撩乱，不知身在何方？他摸着头，直叫着：“呃……好痛！”

慕容红亭本就觉得此人偷袭功夫，实属不入流，真如小孩在耍把戏--事实亦是如此。根本一点也不紧张，怡然地笑了笑。

“你是何人？……”

小痴摆摆屁股，站了起来，亦是天不怕地不怕，嬉皮笑脸道：“你儿子果然很看重我，说的让你对我印象深刻，一见面就认得出，实属难得。”

任谁一看小痴那副德行，包准过目难忘，尤其那束往后仰的马尾发束，更是标记，散而不乱，长短恰到好处，很是养眼。

慕容红亭愕然道：“你……你敢偷袭老夫？”

小痴一副自大样，如小腿的木棒一甩，道：“笑话，我要暗算谁就暗算谁，任谁也管不了？”

慕容红亭瞧他如此滑头，不禁莞尔一笑：“你时常如此暗算人家？”\

“不错！”

“那你时常跌倒了？”

小痴登时干笑道：“跌倒也是一种磨练，总是有代价的！”

慕容红亭笑了笑，道：“你很大胆？”

“哪里！要成大事，眼光要看远一点。”小痴道：“只是我的手筋不上我的眼光，否则你早就摆平了；这是我唯一的缺陷。”

慕容红亭莞尔一笑，道：“希望将来你能改进；倒是有个问题想请教阁下，你为何想暗算我？”

小痴回答的很绝：“手痒。”

“手痒！”慕容红亭有点哭笑不得：“这值得吗？”

小痴道：“如果你再让我敲一次，就值得了。”

如此难缠的人，慕容红亭还是第一次碰到。道：“你不怕我一掌杀了你？”

“不怕。”

“为什么？”

“因为你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慕容红亭凝目注视小痴，不久道：“你多大年纪了？”

“少年岁左右？”小痴道：“对不起，俺年少就死了父母，记不得那年生，从十五岁到十八九岁都有可能。”

“好一个少年左右！”慕容红亭道：“依你年龄，心思就如此灵巧，实让人望尘莫及。”

小痴自得道：“这话我听多了，天下第一聪明者就是我，当然你也不必客气，有话快问吧！”

慕容红亭亦不多说，稍加思考，已问：“还是那句话，我和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暗算老夫？”

小痴道：“好吧，我就实话实说；你该想得到我那招‘达摩窠月’瞒得了你儿子，却瞒不了你，我要不来，你一样会去找我，谁想到你却中途变卦，不去找那‘香香居’，我只好先下手啦！”

他又道：“老实说，我告诉你儿子这招功夫，就是要他来找你，然后你们会想尽办法来化解，我就可以在暗处偷看这一切，只是天不从人愿，你好

象早就看过此招似的，练都不练，害我白蹲了一个晚上。”

慕容红亭愕然道：“这么说，你根本不想等到明天了！”

“呆子才会等到明天！”

慕容红亭若有所觉：“看样子，昨晚闯入可人花园的也是你了？”

“不错！”

慕容红亭登时提高警觉，认为此事并不简单，冷道：“你三番两次闯入慕容府，有何目的？”

“这个嘛……”小痴眼神瞄向跳动烛火，只见烛火闪闪晃动着，已黠笑起来：“目的有很多种，最重要一种，就是想学慕容府的武功，你肯教我吗？”

慕容红亭闻言，顿时更惊愕瞧着小痴，双目尽是诧异：“你……你就是江湖传言，无所不学的‘聪明白痴’白小痴？”

小痴得意道：“我白小痴也算没白混啦！连你都知道我的大名，其它的不必多说啦，教我武功，保证你有好处！”

慕容红亭绷紧神经但觉得有所疑惑，道：“以你绝顶智能，根本不可能如此暗算别人……”

小痴笑道：“你很了解我嘛！”

“你……”

慕容红亭突觉不妙，整个人如置身阴曹地府之中，自己竟然栽得一无所觉，霎时出掌抓向小痴。

“太慢啦！”

吕四卦已从另一头窗口爬进来，笑嘻嘻的走了过来。那副“阴谋得逞”脸容，真叫人不敢恭维，直如一只大狒狒。

“你们……”慕容红亭但觉全身乏力，已倚靠桌角，摇摇欲坠，显然自己已中暗算，竟然一无所知。

小痴含笑走前，这：“别急，只是‘天香酥’而已，并无大碍。本来这种药也很难制住你，我想了想，只有先来这么一下，引开你的注意力。”

吕四卦接口道：“然后我就从暗处将软麻药吹进来，药性碰上烛火就化开了，就这么简单。”

原来小痴当时观看烛火，乃在衡量药物是否已生效。

慕容红亭栽的没话可说，苦笑不已，道：“你们……想干什么……”

小痴道：“我不是说过了？想学你的‘玄天神功’，你肯不肯教？当然，不肯教的话，会很严重的凄惨的！”

慕容红亭道：“你可知你的行为已犯了……武林大忌？”

小痴笑道：“我管不了那么多啦！你不晓得武功差的痛苦？你们武林帮派也真自私，藏着秘门武学就在他人面前耀武扬威，我们这些人就得永远吃瘪，这可不怎么公平，我是在突破传统。什么‘武林大忌’，充其量也只是你们那群人在自我保护，我可不在乎。”

小痴手段虽有点过份，但听其所言也不无道理。

慕容红亭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

吕四卦道：“老爷你就传我们几招吧？说不定我们还会把你的武功发扬光大呢！何必那么自私？”

慕容红亭道：“老夫很想传你们，但……慕容世家祖有明训，如此背祖叛宗之事，老夫不敢违背……”

“死都死了，你还那么认真？你想想看，他们以前还不是学别人的？”

小痴道：“老头想开点，别为了祖上一句话，你就啃一辈子，要合乎时代！”

纵然小痴说得轻松，慕容红亭可没这个胆子违背祖训。

小痴无奈道：“我们有代沟不沟通也罢！你就这样传我们，会如何呢？”

慕容红亭道：“慕容府亦为武林世家，如若武功外流，恐怕将遭不测，这就是为何天下各派不将绝学公开原因之一，恕老夫不敢冒险。”

小痴道：“这也是你们不长进的原因，你只要不断创新，还怕人家学？”

除了小痴如此聪颖脑袋以外，谁又敢诳言创新武功？

这歪理，看来天下只有小痴敢接受，慕容红亭为了整个家族之声望和安危，他当然不肯答应传授。

小痴道：“好吧！你不肯传，我又一定要学，总有一方会得逞，咱们就来较量！我先搜搜你书房再说！”

说着已和吕四卦大搬藏书，搜一本，丢一本，翻箱倒柜，任何有类似武功之籍册，他们都不放过，就是搜不到“玄天神功”秘本。

小痴不得不相信慕容府的“玄天神功”是口传的。直叫着此事麻烦，已走回慕容红亭椅前。

“老头，听说你们‘玄天神功’都是口传？但是我觉得奇怪，要是你不小心翘了，或是你儿女都没了，这功夫不就绝传了？”小痴精明睨眼道：“我想你们一定有留下什么后步吧？”

这可能性相当大，然而慕容红亭仍矢口否认。

小痴仍笑口常开，频频点头：“反应还算正常，不过我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回，我会教你说实话的！”

慕容红亭冷道：“你想逼供？”

“唉呀！我心肠还是很好的，除了坏人以外，我是不杀人的！你放心，我另有秘招。”小痴笑得很神秘。

慕容红亭见他贼头贼脑，也着实担心，问道：“你到底要用何种方法？”

“摄心术，你听过没有？”

慕容红亭软绵绵身躯，此时也禁不住的抽动，诧然道：“你也会摄心术？‘摄心魔女’与你有何关系？”

小痴呵呵笑道：“她是我娘，你满意了吧？”

慕容红亭霎时如抽了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你等等，我马上来替你摄心！”

小痴潇洒的走向吕四卦，细声道：“上次在黑无山偷来那块布，还在吧？”

吕四卦尴尬道：“在……在脚……”

他已蹲下身，从两脚短靴中，各抽出两条发黄的绑腿布，一股味冲了起来。

小痴瞪他一眼：“好小子，你倒真会废物利用？摄心魔女的肚兜，你也敢乱用？还撕成两半？”

骂归骂，他还是抓过两年前，冒了千辛万苦，才从摄心魔女身上偷来的“摄心咒”。

本是朱红色的布块已褪成枯黄色，但其中字迹勉强仍看清楚，只是中间一行已被分成两半而有所磨损，还得费一番功夫揣摩。

小痴见及此，登时搥了吕四卦一响头，骂道：“你裹腿肚没关系，还想改造咒语？要是念不出，小心我毙了你！”

吕四卦干笑道：“纯属意外，你多费点神，时间不多了……”

“就是时间不多，我才担心摄不了他的心！”

小痴再瞪他两眼，眼看天就要亮了。不敢再耽搁，转身走向慕容红亭身前，得意道：“老头，你忍着点，马上你就会魂游太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连你最脸红，最暗恋的梦中情人，我想你都会说得很痛快吧！”

慕容红亭更是心急，然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首先，先瞧瞧摄心图……”

小痴将布块合并，正面画有如八卦又如年轮之图，他正晃着。

慕容红亭低头闭眼，不敢正视。

吕四卦立时走向椅后，双手抓住其脑袋，并撑开他眼皮，呵呵笑道：“来，我帮你魂游太虚。”

可怜一代武林豪杰，此时竟一点力道也无，任人如布偶般摆布，这舫斗实栽到家了。

不得已，他只好尽量静下心来和邪术相抗。

小痴则边晃图边念咒，真像那么回事。

慕容红亭但觉图案似在旋动，引勾着自己思绪也飘飞于九霄云层，阵阵幻想已生，思绪不停的转着，眼睛渐渐沉重、模糊。

小痴也筋着晃着，起初还好，念至一半，已觉两眼昏花，不禁偷瞄慕容红亭，见他比自己还惨，已窃喜咒语生效。晃动速度已放缓。

下面问题又来了，拆开的字，又有了磨损，一时也接不下去，只好以吱唔细声带过，再瞧瞧慕容红亭，似更加沉迷，倒也放心不少。接下来就念的顺畅多了，也大声多了。

咒语念完，慕容红亭已两眼发直，憨然坐于椅上，似如木偶。

吕四卦已松手，窃笑道：“真像白痴！”

小痴立时瞪他一眼，因为这“白痴”甚是碍耳。

吕四卦干笑道：“不不不！我不是指你……时间不多，快问吧……”

时间不多，小痴只好办正事要紧，再瞪他一眼，才转向慕容红亭，那股兴奋，真叫人以为他中了大奖。

他已细声发问：“你是谁？”

“慕容红亭……”

“嗯--成了！”小痴激动的瞧向吕四卦，第一次摄心就有如此成果，实让他俩疯狂不已。

吕四卦也凑上来，猛问生辰八字。

慕容此时如同白痴，当真有问有答。

两人早已忘了要先问武功心法，反而问些奇奇怪怪题目。

小痴问道：“你在暗恋谁？”

“……王母娘娘……”

“哇喔！”小痴瞪大眼睛，瞧向吕四卦，激动道：“这老头竟然谈恋爱谈到神仙头上了？简直无法无天。”

吕四卦呵呵笑道：“不知王母娘娘答应他的求婚没有？”

他已如此问出口。

慕容红亭问答：“不敢求婚。”

“怕什么，下次我替你求好了！”小痴兴高采烈的又问：“你最恨谁？”

“白小痴……”

小痴愕然：“我？你有没有搞错？”

“……没有……”

小痴仍是笑嘻嘻：“娘的！才见面不到几个更次，我就变成你最痛恨的人了？也罢！人心不古，世事无常，我认了就是！”

吕四卦问：“你有几个小老婆？”

“……”慕容红亨没回答。

小痴追问：“怎么？是没有，还是不敢讲？”

“我……还在数……”

“哇喔？”

小痴和吕四卦瞪大眼睛，那股兴奋和不敢相信神情，真叫人以为他俩发了疯。

小痴装成望尘莫及样，啧啧有言：“这还得了，还在数？”

吕四卦赞叹道：“看样子千百个是跑不了。”

“真是老色鬼！”小痴想了想又笑起来。他又问：“那你的儿女更数不清？”

“遍天下！”

“哇喔！”小痴瞪大眼睛，瞄向吕四卦，鬼心思又起：“包不包括吕四卦？”

“包括。”

“呀--”小痴抖捏双手，瞧向吕四卦：“听见没有，你是他私生子耶！不知是第几个？”

吕四卦正想反驳。

慕容红亨突然笑出声音：“也包括白小痴。”

这一笑，登时又使小痴和吕四卦傻了眼。

慕容红亨哪来被迷了心，摄了魂？两眼溜丢转着，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他根本没被摄心，方才全是装的，本想以此瞒过小痴有关武功之事，谁知小痴问的竟会是这些让人发笑的问题逼得他再也装不下去，以至于露了形迹。

小痴苦笑不已，本以为在耍别人，谁知竟被别人从头耍到尾，这糗可出大了。斥笑道：“真他妈的摄人不成反摄己！”

吕四卦亦是哭笑不得，好端端，竟会上人家私生子？

小痴自嘲的笑了两声，已瞧向慕容红亨，道：“老头，你也满看得开嘛！”

慕容红亨含笑道：“筋你学的。”

“没想到我的摄心术那么糟……”

“也许‘摄心魔女’不是你娘的原因吧！”

小痴望着手中咒语，实是有点不甘心，分明是有效，为何会变成如此？

“吕四卦抓住他，再来一遍！”

小痴不信邪的晃起摄心图，非得将他迷倒不可。

吕四卦亦甚不服输，再次抓起慕容红亨头额。

“不用了，我自己来！”

慕容红亨有了前次经验，已然胸有成竹接受挑战，存心让小痴舍去学习神功之念头。

吕四卦已松手。慕容红亨则静目注视小痴，当真以己之力和小痴斗法。

图案仍令他昏眩，但小痴咒语一断，他马上敛起心神，倒也能抵挡摄心术。

小痴晃得手酸，仍不见效果，念得更急：“魂归来兮，魄出窍，神归来兮，灵出关，呀呢摩拉西嘿哪……”

愈念愈大声，心情愈激动，实是咽不下这口气，突地双手猛往慕容红亭脖子掐去，猛抖着。

“你为什么不昏迷--为什么？可恶！可恶……”

双手猛抖，掐得慕容红亭老脸通红，舌头外吐，就快断了气。

“为什么？为什么，还不快昏迷--”

激动之余，他掐得更紧。

吕四卦见状，暗道一声“惨了”，马上拾起木棒交予小痴，道：“迷魂棒在此，用此催眠更快！”

小痴接过手，猛然敲往慕容红亭头颅，“卡”的脆响，他果然昏迷了。

小痴激动心情就此才平静下来，嘘口气，抹去额头汗珠，憨然一笑：“缺了一样东西，还真不好意思……”

吕四卦见他心情已静，也放心不少，道：“这次摄得很彻底，他再也装不了。”

小痴摸摸木棒，自我解嘲道：“我终于明白，这种催眠是最有效的一种，纵使有点副作用（长瘤）……”

吕四卦道：“怎么办，现在要问他，说不定也要自己催眠。”

小痴自嘲笑了几声，道：“反正也耗上了，咱们先把他藏起来，今晚再问个清楚。”

吕四卦道：“也好，要藏在何处？”

“这倒是个问题……”小痴稍加沉思，道：“反正也不容易抬走，就藏在花园那棵榕树好了。”

两人不再耽搁，趁天仍黑漆未亮，扛着慕容红亭，一堆一拉，潜出窗外庭园，再爬上盘根错节，枝叶茂密的榕树，三两下已将他捆于隐密处，还封了他嘴巴。

若非专心注意此树，任谁也未想到树上会藏有人。

一切就绪，两人已若无其事走向“香香居”，有了一身奴仆装，在侠义自居的慕容府倒也能畅行无阻。

《第一集完待续》

## 第二卷 达摩窠月

### 第一章 冤家路窄

第二天，天方亮，府中已传言有此一招厉害的“达摩窠月”招式将在慕容府出现。

这是小痴所传，他想老的已被逮，这些喽啰又算什么？存心好好表现一番，以显出自己武功了得。

很快已近午时。

小痴和吕四卦已大摇大摆来到“邀月居”。

慕容残雪换上一套紫青劲装，更显英气蓬勃，看样子亦是有备而来。

他已在楼阁准备好酒菜，亲自招待小痴和吕四卦。

方形竹建楼阁，四面通风，在炎夏里，仍充满凉意，最是饮酒住居。慕容残雪对自己品味一向甚有信心。

小痴和吕四卦已迎面走入楼阁，似笑非笑的说：“老兄，想出破解之法了没有？”

“还没……这招太过玄奥了……两位请坐，咱们先畅饮几杯如何？”慕容残雪道：“待会儿家父将亲自来此向你讨教几招，想必会有结果才是。”

小痴含有捉狎意味：“老爷能来吗？”

吕四卦嘲惹说道：“听说他昨晚睡得很甜？”

慕容残雪道：“也许吧？不过昨夜在下已将此招告知家父，他老人家已答应前来，该不会有所差错才是，坐，咱们坐着聊。”

两人也着实不客气，各坐一角，揽酒就喝。

小痴嘲逗道：“令尊有没有爬树的习惯？”

这问题实太过于突兀，慕容残雪那知其中奥妙，憨楞的干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这……”

小痴见他如此模样，笑得更是可以，道：“听说爬树可以延年益寿，是现在最流行的运动，我想令尊如此健康，想必与此运动有关吧？”

慕容残雪暗笑道：“大概吧……”

吕四卦道：“老兄你若想学，我可以帮忙，很容易的！”

“这……”一向木讷的慕容残雪，此时更为之结舌，半晌说不出说来。

爬树还可延年益寿？卓绝轻功的人，爬树还要人教？

小痴道：“别急！爬树姿势有很多种，所以人的寿命也有长短，尤其是背向着树的，生命最长。”

“背向着树？”

这怎么爬了慕容残雪愕楞着，他当然想不通背靠着树要如何爬了。

小痴笑的更邪：“不急，不急，问问你爹就知道了，若想更进一层楼，我再教你。”

好奇心使然，慕容残雪亦有意尝试，满口答应，道谢。

用箸挟菜，太过麻烦，小痴已抓起一片烤烧粉鸭，咀嚼有声，转为正题：“其实我那招也不尽是难以化解，你可知我为何光找慕容世家，而不去找别人切磋？”

慕容残雪当然不知：“为什么？”

小痴已道：“理由很简单，听我师父‘无无老和尚’说，只有你们慕容府的‘玄天神功’可以化开此招威力。所以才来此印证一番。”

“有这种事？”慕容残雪茫然不解。

小痴道：“这当然，否则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来找你？”

慕容残雪想了想，反而转为高兴，终究自家武功仍能克制此招。

他笑道：“待会儿家父来时，想必就有了结果。——

一说及慕容红亭，小痴就泄气，道：“你就不会先解解看吗？”

慕容残雪苦笑道：“不瞒你说，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在解此招，可惜仍是力不从心。”

小痴道：“我可以指点你如何解，来，试试看，你先将运功劲道路线告诉我，我再引你劲道破此招。”

说着就想拉他步出楼阁。

“这……：这……”慕容残雪面有难色。

“怕什么？只是运功劲道，又不是心法，说了，别人也练不成你家神功，走！好好表现给你爹看！”

两人拖拉着，慕容残雪不知如何拒绝，已被拉出楼阁。

“小兄弟你不能再等一会儿么？”

“唉啊！练功如救火，怎能等？何况你爹爬树爬上了瘾，何时才会来此，怎能肯定。走啦！先练再说。”

三人前前后后，踩着十数阶竹制楼梯，那股韵律的弹晃，直如乘风驾舟，又柔又舒适。

小痴眼见诡计就将得逞，笑得合不了口，跨楼梯都用双足如兔儿般蹦跳：“爽啊！爽啊！此招一解，还有何好担心的？”

“小兄弟……一定要现在吗？”

“当然！时间过久，招式会冷的，结了冰，要解就难喽！”小痴意气风发的叫着。

突地，小径道已奔来一位青衣女孩。

“哥！你那招‘达摩窠月’是谁教的？”

这不是为纷争“水晶蟾蜍”的凶女孩，是谁？

小痴两眼似打了结，真叫：“妈呀，怎么又是她？这下真的要解就难喽！”

放掉慕容残雪，和吕四卦甩头就跑。慕容玉人乍见小痴，亦是楞着了，但又见两人逃跑，更能确定就是白小痴，登时追上，叱叫道：“大白痴，你竟敢跑到我家来？看你往那里跑？”

慕容残雪已楞在当场，不明就里，是怎么回事。

小痴转回楼阁，已无退路，直叫苦也，又想折回楼梯口，岂知慕容玉人已凌空飞掠而至。不得已，苦笑道：“看来只得用‘一炮冲天’了！”

抓起吕四卦已猛力蹬足，咻然一响，已飞身而起，冲向天空，动作甚为干净俐落。

慕容玉人见他已逃开楼阁，登时转向慕容残雪，叫道：“哥你在干嘛？你不知道我在捉他？活楞在此，活似个木头人！”

“他……他们……”

“他们是坏蛋，偷走了我的水晶蟾蜍！”

“他们……他们不是少林弟子？”

“是才怪？那小的就是骗尽天下的‘聪明白痴’，那大棵呆就是‘无毛吕四卦’！那来的少林弟子！”

话声中，小痴和吕四卦已因不懂轻身术而摔落远方竹林。两人呢呢痛叫不已。

吕四卦抱怨道：“小痴你什么意思了要耍‘一炮冲天’也不经过我同意？”

小痴叫道：“情急之下，我那来得及通知你？”

吕四卦叫道：“事情那有严重到这种地步？”

两人跌得够疼，已吵了起来。

小痴瞪眼道：“我要是不抓你，你早就在楼阁上被恰查某逮着了。”

吕四卦叫道：“被她逮着也没有现在严重！呃……好痛……”他按着腰背，直叫痛，又骂道：“最可恶的是，你为什么要下来时，把我垫在下面？”

小痴想笑，又憋住，叫道：“是你自己太重，先掉下来，那是正常！”

吕四卦不服气，已按向小痴：“你胡说！分明你是在利用我的肉体！”

“就算是，那也怪不了我，我是秉着物尽其用的原则……”

“可恶！”

“放手啊-”

两人竟然忘了身在险境，开始扭打。

慕容玉人见状，登时有了笑意，叫道：“哥！还不快帮忙捉住他！”

慕容残雪稍犹豫，仍随她掠下楼阁追向两人。慕容玉人怎可让可恶家伙走脱，轻功尽展，猛掠即近。

小痴突觉来人逼近，急叫道：“吕四卦快逃！他们来了啊--”推开吕四卦拔腿即逃。

吕四卦叫道：“反正她找的是你，和我不相干！不过，你我的帐仍得算！”抢前又揪住小痴肩衫不放。

“你什么意思？”小痴叫道：“要是我被逮去，你也有份，别忘了她爹是被你绑在树上的！”

吕四卦霎有所悟，放掉小痴：“下次再筋你算！”

两人不再扭打，急忙往竹林深处钻。

慕容玉人见两人又逃，然仍差十余丈恐追人不易，情急中立时大喝：“来人啊-有刺客-”

音冲云霄，震惊全府。

四面八方霎时迴响，急促脚步声节节逼近，宛若山洪暴发般涌向竹林方向。大群人已围捕过去。

小痴、吕四卦暗自叫苦，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方掠过竹林外墙，突见人影幢幢，刀剑如海，又被逼了回来。

这一耽搁，慕容玉人和残雪已追至。

慕容玉人放缓脚步，得意道：“看你这次往那里逃？”

小痴此时就如一群鲨鱼中的猎物，想逃，还得一番挣扎。

经验告诉他-先下手为强，一个大喝，身形暴飞而起，已旋转如轮的冲向慕容玉人，心想先拿下她，一样能脱身。

慕容玉人冷邪一笑，摆出架势，准备硬碰硬，喝道：“我不逃，我要尝尝你这招‘达摩窜月’是啥滋味！”

慕容残雪见状，焦急喝道：“妹妹快躲，硬接不得！”

不说还好，说了倒使慕容玉人赌起气来，叫声：“我偏不信”，已然出招迎向小痴，一把短剑要得光芒四灿，啸风刮得让人遍体生寒。

慕容残雪对此招印象已根深蒂固，深怕玉人有所损伤，抽起长剑，亦然斜窜而上，希望能合二人之力，接下此招。

三人身形飞掠，在空中聚成一点，就快撞成一堆。

小痴眼见两人硬是被吓不着，硬逼而来，自己招式砍竹子还可以，若用来对敌，莫说功力不能，那能去迎击那三尺利刃？

势成骑虎，他又手无寸铁，如何能招架两把利刃疾贯而至？

情急下，他竟然“我呸”的一声似有口水已吐向慕容玉人，心想成与不成，全看此着了。

果然，呸声方出，慕容玉人登时惊骇尖叫，她乃洁净之人，岂知对方闹肮脏，一个恶心，顾不得再伤人，疾往左边闪了过去。

小痴此时已痴痴笑起：“女人就是女人，禁不住呸的！”嘴巴张了张，又想呸它几口才甘心。

风凉话虽说个不停，他可没忘记还有慕容残雪，当下避过正锋，已和他对上。

慕容残雪似觉得以长剑对付手无寸铁，且又比自己小许多之人，有点过份，已然撤去长剑威力，改以左掌迎敌。

双方各对一掌，破的一响，出乎慕容残雪预料之外，小痴竟然不堪一击？

连跌带撞，小痴又滚退数步，撞得天昏地暗，不知身在何方。

吕四卦见状，霎时快步奔来，抓起其右手，就想逃窜。

然而府中高手已快速欺身而上，刀剑齐往两人指去，何来退路了数路人马围扑过来，已将两人困住。

冰冷冷刀锋架在脖子上，小痴也醒了不少，暗自苦笑不已：“似乎这种事，三两天就得来一次……”

吕四卦叹道：“不是三两天，而是天天！”

“谁说的！”小痴截口道：“昨天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吕四卦叹道：“昨天是今天的延续，而且我真后悔昨天做了那件事，现在才不能脱身。

筋着你，不知何时才能翻身？”

小痴干笑道：“就快了！”

此时慕容玉人已怒气填膺的走过来，怒道：“大白痴你下流、无耻、肮脏、龌龊，竟敢用口水吐人家，你有家教没有？”

小痴自得笑着：“对付你，用‘呸’就可以，我何必多费劲呢？”

其实当时情急万分，为了自救，权冲之下，他也管不那么多，虽有点鄙俗，但也不失机智。

“你……”

小痴又截口奚落道：“听清楚点，我是说用‘呸’就可以，不必费那么大的劲吐口水！”

神经病“呵呵……”

“你……”慕容玉人听道：“你明明有吐口水！”

“在那里啊？”小痴悠哉道：“你有这个资格吗？能让我看上而吐他口水的人，天下找不到几个呢！”

慕容玉人嫩脸已红，登时回想方才情景，再看看衣衫，那有水渍？分明是上了当，小痴根本只是虚张声势，不楚老羞成怒：“用呸的也不行。”

小痴无奈道：“那我也没办法了，你看着办吧？”负手而立，落落大力，哪像是个囚犯。

慕容玉人短剑一挥，直指小痴咽喉，捉弄冷笑道：“我要把你的血放光，再将你皮骨烤成肉干，磨成粉末配药。”

小痴和吕四卦相视一眼，突然笑出口：“好狠啊！”

慕容玉人冷叱道：“你们别不信，我说得到做得到。”

刀锋已抖，准备给予小痴一点教训。

慕容残雪急忙阻止：“二妹不可如此！”

“哥！他偷了我的水晶蟾蜍，我非要回不可！”

小痴幸灾乐祸道：“少吹了，明明是它自己钻进我嘴巴，说的那么严重”

了若真还有，我倒想送给你，让你拉上三天，还当它什么宝贝？”

“你才胡说！若不是你，蟾蜍怎会作怪呢？”慕容玉人气不过，短剑已划破小痴咽喉肌肤。

那血，竟也似淡红得快要透明。

慕容残雪急道：“二妹不得鲁莽，爹要见他，你伤了他，小心爹的责罪。”为怕事情生变已揽劫过来。

天不怕地不怕的慕容玉人，就怕她爹一人，乍闻之下，已收敛不少，短剑已收回，吨嘴道：“可是他真的是很可恶，他是江湖中最大的无赖，最大的骗子！他一定是来骗我们家的武功的。”

小痴呵呵笑道：“别说的那么难听，是‘切磋’，那来的骗？”

慕容残雪若有所失，本以为找到了可畅谈的知己，谁知小痴竟会是别有用心？实是欲说无言。

慕容玉人愕然道：“哥，你都把武功教给他了？这还得了，慕容家武学若被他学去，恐将毁在他手中！”

慕容残雪道：“没有……还有神功心法没教……”

慕容玉人暗道好险，稍稍嘘气，然瞧及小痴得意状，突又上火，咬牙切齿道：“大白痴，我要废了你！”

小痴道：“废了我也没用，我照样能传出去；老实说，天下也不只你们慕容一家的武功在我手中，我用‘切磋’方法换来，算是对你们客气了，有的人送了武功，还叫我大爷呢！”

“你……”慕容玉人气得浑身发抖。实想一剑捅死他，然而卡在父亲身上，手中利剑老是捅不下去。

慕容残雪叹息道：“二妹，一切等爹来再说吧！”

说到他爹，小痴和吕四卦已忍不住呵呵笑起，全然不把安危放在心上。

慕容玉人见小痴如此奸黠笑意，已起疑，遂问：“爹出门了？”

“没有，他还答应我，要过来‘邀月阁’一趟。”慕容残雪想及此，不禁也疑惑往回张望：“奇怪，爹明明说是午时要来，可是现已过了两刻钟……何况又发生此事……”

慕容玉人霎有所觉，逼向小痴：“你见过我爹了？”

小痴道：“见过呢……又好象没见过，有点清楚又不甚清楚，不知你爹有几位？”

“他人在那里？”慕容玉人怨斥：“我爹就是我爹！”

小痴装傻道：“你说的是那一位？”

“你……”慕容玉人举掌已掴向小痴。

小痴急忙叫道：“我天天砍柴、送饭，见的人太多了，你要我如何去分辨？你爹的脸上又没写着‘你爹’两字？”

慕容玉人嗔喝可恶，一巴掌打去，小痴唉呢闷叫，不敢多言，慕容玉人睁目瞪眼，突转向护卫：“把他捆起来，押到‘怡心园’！”

护卫立时照办，裹绑两人已带往慕容红亭住处。

小痴、吕四卦暗自叫苦，事情再也难以隐瞒了。

## 第二章 惑女衷情

书房依旧混乱一片，当然也找不到慕容红亭。

慕容家族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已命令全府弟子搜索四处，以及方圆廿里，希望有个结果。

慕容残雪已不再对小痴有所感情，冷道：“白小痴，我希望你能说出一个理由，家父现在何处？”

小痴但觉慕容红亭下落仍未被发现，倒也落个轻松，从容道：“你爹是个高来高去的高手，我那可能知道他去了那里？多用脑筋想想，别冤枉好人，何况以你爹如此一局强武功，我又能对他如何？”

“我不信！”慕容玉人拾起那枝粗糙有如手臂之木棒，逼问道：“我爹分明是被这木棒敲昏的……”

小痴和吕四卦突然暴笑出口，连押着两人之四名护卫也窃笑几声。

一代高手会被如此笨重的木棒打昏？传出武林可就要闹笑话了。

“笑什么？”慕容玉人瞋道：“别人我可以不信，你这小白痴干的事，那件不是胡作非为，呵呵……”

说着说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禁转过头，脸也红通通的。

小痴更形得意：“你好象很赞成我敲你爹的样子？”

慕容玉人强忍笑意，立时又斥叫：“你少得意，一定是你用了卑鄙手法，这木棒分明是在柴房拿的，由不得你狡赖。”

小痴道：“这么说，我倒想问问你，我如何去暗算你爹这号天下第一大人物？凭着一根木棒就能解决一切吗？”

慕容残雪亦觉得这十分不可能，道：“二妹，说不定真有他人，你看书房乱成这个样子，想必不是他一人所能办到……”

慕容玉人叫道：“他们不是一人，而是两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说不定那天晚上闯入大姊花园的也是他们两人！”

小痴自得道：“人说捉贼捉赃，你要陷害我，也得有个证据吧？”

慕容玉人道：“这木棒就是证据！”

小痴道：“如果你要这木棒，我可以多搬几支给你，我看你还是想想你爹追敌人去了，这样比较实际些。”

慕容玉人闻及此，也想及自己爹爹不至于如此不济，连一点迹象都没有，就被小痴给撂了，不禁把思绪移到另一处，转向残雪，问道：“爹可能去了那里？他一向甚少不告而别。”

“我也在想……”慕容残雪怅然回答。

小痴暗自好笑：“去了那里了去练身体了！”

瞄向吕四卦，两人会心而笑，有意无意的再瞄向窗外那棵浓密榕树。想窥瞧那强练身子家伙，现在不知练得如何了？

不瞧还好，这一瞧，小痴已笑不出来，再次凝目望去，茂密枝叶遮隐

的枝干，竟然垂挂着那条捆绑慕容红亭的淡白窗帘碎布。

布条随风淡摆，在叶林中闪闪忽忽，就像断了尾的风筝。慕容红亭还在么？

小痴见状已尖叫：“啊--糟了！”

众人被吓个正着，齐往小痴望去。

慕容玉人嗔道：“你再乱叫……”

小痴急道：“快！快看看那棵榕树，你爹是否还在爬树？如果不在那儿，一切可就麻烦大啦？”

“爬树？”慕容玉人不解：“我爹怎会爬树？”

小痴急叫：“快去啊！迟了就来不及了！”

慕容玉人登时掠窗而出，燕子三抄水，美妙的掠向榕树。

只剩破碎帘布条，那来的慕容红亭？

慕容红亭去了那里？是自己挣脱，还是被掳走？

慕容玉人猝见布条，亦觉不对，立时抄起布条，倒掠地面。

她已发现此为帘布所撕扯而成，当下转向小痴，瞋道：“你把我爹怎么了？”

小痴情急之下已奔出长廊。众人也筋出。小痴诧异不解，明明已将慕容红亭绑在树上，怎不见了？是他自己走脱，还是？……看来已节外生枝的失踪，实是瘥透了心，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慕容玉人追前，又逼问：“是不是你把我爹绑在树上？我爹呢？”

小痴已知无法隐瞒，无奈的干笑着，道：“我是想教他爬树的方法，谁知他爬上了瘾，再爬就不见了。”

“爬树？”慕容玉人不解。

小痴笑了笑，解释道：“是一种延年益寿的秘密运动。爬的越高，活的越久，从来没人失败过！”

“你……我要杀了你，替爹报仇--”

慕容玉人悲切之下又遭戏耍，已是怒火攻心，短剑一抖，已往小痴刺去。

“站住！”小痴慕然大喝，先声夺人的筋前一步，喝道：“你杀，你杀，杀了就永远甭想见你老爹！”

慕容玉人已冲至一半，硬生生给收了回来，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猛咬玉牙，转向护卫：“押下去，给我拷打！”

“是！”护卫拱手，已押着小痴、吕八卦离去。

小痴冷笑道：“打也没用，你最好弄点好酒来，说不定俺一醉了，什么都告诉你呢！”

吕八卦意气昂扬道：“咱是吃软不吃硬，打死了最好！省得你爹又回来爬树。然后一路爬到天庭！”

两人被拖着走，仍不停转头回来奚落慕容玉人。

慕容残雪可不愿将人给拷死了：“先押下去，若再找不到老爷再审问。我不希望事情越弄越复杂！”

护卫应“是”，已拖着两人离去。

慕容玉人不服道：“哥！爹明明是他们两捉去，你还犹豫什么？”

慕容残雪叹道：“事关重大，我们不得不谨慎，为今之计，该先搜寻方圆百里，并把娘给请回来，一味漫无目的乱闯，反而不好。”

慕容玉人狠上心头，嗔道：“等爹找到了，我非剥他的皮不可！从来没见过如此可恶狡猾之人！”

两人深虑父亲安危，未敢怠慢，立时召集人手，四处察探。

地牢里。

清冷阴湿，透着一股霉腐和铁锈味。

小痴和吕四卦此时已被绑于石壁扣环上，双手、双脚张开，成个“大”字。其左右各置了许多长鞭、铁钳、火炉……等拷刑用具。

这是刑房，不是牢房。

已近三更，夜色昏暗，牢中除了左右墙上两盏淡青就快奄奄一息之油灯外，可说死气沉沉。

连小痴和吕四卦都低着头，似已受严刑而不支昏倒般，不曾动过半分。

其实他俩一黠也无遭及皮肉之苦，只是太累了，先睡上一觉再说。

此时此景能如此舒服熟睡的人，实也不多见。

从被捉进来一直到三更，从未醒过，熟睡得直叫人嫉妒。

蓦然-

白影一闪，修长娇躯无声无息飘落地面，如花似玉脸容现出一份淡淡喜悦。

慕容可人已轻巧的走向小痴，明亮眼眸闪着迟疑，犹豫和悸动，她不知来此是否对的，她只是心头儿放不下。自前晚无心的退怯一步，造成了小痴卑下的阴影，她一直无法抹平心情波涛，她认为自己不该如此伤害一个人，为了弥补小痴的创伤，所以她来了。

她叫醒小痴：“白小痴”，声音轻柔而悦耳，她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叫出这充满母性慈祥的声音。

小痴糊中已醒过来，突见慕容可人，亦颇感吃惊：“是你？！自以为了不起又清高的家伙！”

慕容可人不甚自在的颌首：“是我……”

小痴对前夜之事，仍未忘怀，冷道：“你来干什么？看我出丑？看我得到了报应？”

慕容可人急道：“不是……”

小痴道：“不是就走吧！我实在看不过你这千金大小姐，什么千娇百媚，回眸一笑，你不觉得这很做作？”

“可是我……”

“你又如何，孤芳自赏？自比天高？不错，你高贵、漂亮，但不必自抬身价，要不是你娘把你生得好，你仍然筋我一样是野孩子，剥了芋头就啃，抓了鱼干就吃，你又有何好拽的？”

慕容可人被说的一肚子委曲，一心想来此弥补以前所犯的过失，谁知小痴却口不饶人，说得她一无是处，实让她难过，从来不红的眼眶，现在也红了。

小痴似要看她难过，心情才会好过些，已嘲惹的笑了起来……

“我就是这副德行，你我是两个世界的人，也没什么好谈的，你快走吧，否则我又忍不住要唠叨了。”

慕容可人忍住泪水，强自镇定，双手捏得紧紧，终于说出想说的话；“不管你对我有何偏见，我还是要说，我并没轻视你。”

小痴冷道：“没轻视我？那当时我只那么靠近你一点点，你何必像见鬼

一样的逃开？”

慕容可人似乎为了道歉而来，所以她很能忍，态度也从容多了，微微叹道：

“这就是我今晚要来向你道歉之处，希望你能了解，我从小处在这种环境，而且又没碰过那种事……下次一定不会再有了……”

一闻及美人亲自下牢是为了道歉，小痴心情也好了泰半，已淡淡笑起：“看样子你还是真心的？”

慕容可人幽幽道：“其实我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人……”

“那种人？装模作样的人？”小痴道。

慕容可人微微颌首，脸颊已现红云。

小痴频频点头道：“你来了，我就相信，其实我也有错，人嘛！总是有许多不同，富贵的人有故作高贵，也有老老实实的，穷人有骯骯脏脏，也有像我一样穷虽穷，倒也才高八斗，很有气质的！如果我先说明这点，你就不会闪我了，对不对？”

看来天下只有他敢如此大言不惭，外加流里流气。

慕容可人轻笑着，没有回答。

小痴又道：“其实你也时常作梦，像古代的富家千金碰上很有学问气质的穷书生，然后筋他私订终生，然后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所说穷与富你并不在乎，就是要有“气质”对不对？”

他强调“气质”，身形亦晃了晃，然后拽样的笑着，还真以为自己甚有这玩意儿。

慕容可人稍困窘。不知如何回答，似乎心事已被说中。

小痴欲足了样，突又泄了气：“你的心和其她女孩的心差不多，很容易了解，只是我仍差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大截，流里流气，衣衫不整，自作聪明，我看我们两个注定是无缘！”

慕容可人突然道：“你很聪颖，才思过人，也知道如何美化自己心灵，你可以改呀！”

“怎么改了吟诗弄月？寒月抚琴？”小痴道；“算了吧！人哪，活在这世上，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我可以搞那些，可是我就是不信邪，我白小痴会永远混不出名堂？我非练成天下第一绝武功不可，现在你该相信我很俗了吧？”

“有一点……”慕容可人稍叹息：“不过你实在太聪明……这样的人并不多，你应该会成功的。”

小痴哧哧笑着：“随你怎么说，谈了这么多，你对我有“意思”吗？”

慕容可人嫣然一笑：“你当真想筋我做朋友？”

小痴道：“什么做朋友了是娶你当老婆，做朋友多累啊？”

慕容可人笑道：“你这人果真天不怕地不怕，你白天已把我爹绑起来，得罪了慕容府，现在还敢说这种话？要娶慕容家女孩，在武林可是顶大事情一件，何况你又得罪了我爹。”

小痴道：“唉呀！这是两码事，怎能混为一谈？”

慕容可人明眸微轩，娇笑道：“你是真心的？还是为了慕容世家的武功？”

小痴急忙道：“当然是真的，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不动心的男人并不多。”

慕容可人道：“你只欣赏我的漂亮？”

“目前为止是如此。”小痴笑的甚邪：“不过我会慢慢再发现你其它优点，当然你也可以自动告诉我。”

慕容可人道：“你可知道追求我的人之中，你是最差的一个？”

小痴笑的甚有趣：“可是我是最具潜力的新人。”

慕容可人凝目注视小痴良久，笑容已渐渐僵住，突然长叹，道：

“白小痴你果然绝顶聪明，心思无人能及，你就不说些真话吗？我答应放你走就是。”

小痴登时笑容也但住：“你……你猜到了？”

慕容可人怅然点头。

小痴说了一大堆“情话”，其目的也只是想搭上慕容可人，以能脱逃，没想到对方亦非呆子，一语道破，倒让他落困窘境。

小痴笑的甚窘：“至少我已原谅你了。而且……你也不笨……”他问：“你怎么猜到的？”

慕容可人叹道：“从你那首词，写进了我心坎，我才发现你早有预谋，因为你根本不是真心的。”

小痴干笑道：“你不也知道我在开你玩笑？”

慕容可人怅然一笑：“不错，我知道，可是我真想碰上像这种才思，却又不像你那么滑头的人，如若你再真诚些，说不定我就答应你了。”

小痴伸伸舌头，暗道“好险”，若被她看上，可是麻烦事，他道：“现在你说出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啦！”

慕容可人怅然颌首：“不错，你我性格根本不合，你能给我的只是那首揶揄我的词曲。”

小痴默然，不敢说话，他没想到慕容可人会如此专情，为了一首词曲而付出了感情，然而自己却在愚弄人家。虽然这感情不包含男女之情，却包含了心灵刻骨相托，仰慕之情。

慕容可人不一定喜欢小痴，但她却爱那首“如梦令”，而这词却是有人在捉弄她所做的，无怪乎她要伤心了。

“挽不回西斜月，咽不了漫长夜。一曲尽秋歌……叶落蕊残花谢……痴也，痴也……却恨未逢香榭……”

她充满感伤的唱着。

不久，她已问：“你能告诉我末一段是何用意吗？”

小痴实也作怪不起来，道：“末一句“痴也，痴也”，明的意思是指对花之痴，对琴之痴，对月之痴，对人之痴，对它们如此眷恋之痴，下一句则是指未逢知己之恨。”

停了一下，小痴继续道：“暗的来说，“痴也”，就是意味着我的“痴”字……本意来说……是说，和我相逢，你就无恨可悲了。”

慕容可人那颗心似乎已碎了，茫然的望着小痴，他又怎会弄出这首如此窃人心肺又伤人肝脑的词曲呢？

小痴咋咋舌头，道：“现在已成了恨事，你就改它一下……“痴也”改成“非也”，合了平仄的韵谱，就念成“非也，非也，卸恨已逢香榭”，这样你会好过些……”

“是么？……，非也……非也……；即恨已逢香榭……”慕容可人怅然凄凄道：“你以为一首好词曲，说能改就能改么？……”

小痴默然道：“那我也没办法了……”

人之用情实难想象，有人偏好古画，典籍、玩物，甚至可以身相殉，慕容可人的对诗词钟情，直也让小痴出乎意料。

沉默一阵，慕容可人深深吸口清气，平息内心起伏，渐渐恢复正常，才道：“已快三更，想必我哥哥和妹妹都快回来，你们要走得特别小心，出了此门，往右转可抵达我住处，然后你们再从湖中潜出府外，走得越远越好，以后千万别再让妹妹碰上，否则我也保不了你们了。”

她已解下小痴手上绳套，怅然一叹，准备离去。

小痴搓搓手腕，见她要走，已出言唤住：“大小姐……”

“还有事？”慕容可人回眸凝望小痴，似希冀他能说些什么。

小痴干干一笑，道：“我下次不再作诗词了，这不好玩。”

慕容可人嫣然一笑，道：“作是可以，只是别再拿人开玩笑就行了。”

“大丈夫说不作就不作，这是最后一首，是惨痛的教训！”

小痴作诗，从来没这么痛苦过，如今尝到了苦头，想再叫他作，他可兴趣缺缺了。

慕容可人道：“这多可惜，天下又少了一位才子……”

小痴道：“如此才子，不要也罢！不值三个钱！”顿了顿，又道：“叫住你，是想告诉你，你爹真的不在我手中，我也不知他会好端端的丢了，其中必定有人搞鬼或出了差错。”

慕容可人道：“我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了。”

小痴又道：“还有，多谢救命大恩大德，想来我一定回报。”

### 第三章 敌踪初现

小痴大叹不值，混个几天，功夫学个半吊子不说，反倒栽得满头包，还得挂个凶手嫌疑。看来慕容府找不到主人，这笔帐非得算在自家身上不可，直是有口难言，后悔莫及。

清晨时分，两人已越过莫干山，抵达西湖区，已临杭州城附近。

静默清雅，林木含绿，飘雾轻飞，静中传来几声鸟轻鸣，西湖的清晨，不沾一丝尘俗。

两人逃至此，心中稍安，已找块长石板，坐了下来，边挥着湿汗，边叫苦。

小痴苦笑道：“明明好端端的，谁知又出了这种事？”

吕四卦抱怨道：“没有一次不是逃着出来的！”

小痴苦笑：“人嘛！想成大事，吃点苦，也是应该！”

吕四卦道：“你的苦特别难吃，而且特别多！”

“所以……所以……我的大事也一定特别大……”小痴干笑着。

吕四卦嘲讽道：“当然啦，宰了慕容红亭，这事要不大都不行，说不定现在全江南都在通缉我们了。”

小痴干笑一阵，道：“大事也等于是小事，小事就等于没事，人们不是常常说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以有事也等于没事。”

“没事？”吕四卦瞪眼道：“不信你走在大官道上，我就不相信你会没

事？”

小痴道：“我是说……宰了他们，或被宰了……终究会没事的……”他干笑着。

“被宰也是一件美好经验！”

“我可不要此经验！”吕四卦再次瞪眼，抱怨的说了几声，不再回话，不久想及什么，才道：“咱们当真就背着这黑锅不成？”

小痴沉吟道：“说也奇怪，明明是绑着他，他又怎会不见呢？……”

吕四卦道：“你想想看，有何可能，人会不见？”

怀着希冀心情望着小痴，有了这天下公认第一聪明的人，他总是来不及动脑筋，也不想动。

“这个嘛……”小痴故作沉思，突然喜悦猛拍手，恍悟急叫：“我终于想通了。”

吕四卦期盼急问：“为什么？”

“很简单！”小痴悠然自得，道：“他不是自己走掉，就是被人给抓走！”

这是那门子答案？

吕四卦骂道：“废话！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小痴频频点头，道：“那你该知道这答案很正确吧？”

吕四卦嗔道：“正确也是零分，我看你快要变成低能儿童了。”

小痴呵呵笑道：“其实最笨和最聪明的人，有时候是相同的；谁要是去猜那种无从猜起的事，我认为跟猜不出来的低能儿童并无多大差别。”

“你骂我？”

“我可没这么说！”小痴笑的更捉狎。

“可恶！”吕四卦一拳已打过去，小痴闪身而起，两人一追一逃，仍不顾安危已追向城内。

杭州城仍在慕容府大势力范围内，小痴逃逸之事，老早就传至此城。

小痴亦猜出有此可能，避开正道，往小巷钻，从昨晚至今，也着实饿得发昏。虽避于小巷，他仍找了家在杭州城颇有名气之“宝香窝”，准备大吃一顿。

整条小巷暗漆漆，铺石地面沾满了酱黑如阴沟挖出之烂泥巴，踩在上头似能咬人般“啧啧”的叫着，直透背脊，骯脏就像全身被污泥污满似的。

尤其这腥腐味，活似个卖牲肉铺之走道，冲鼻欲呕。

然而那些人似乎不怕此味道，老往此处钻。

当然，这都是些市井小民。自认王公贵族者，倒也不敢亲临，若嘴馋，找个小厮来买，不就得了。

“宝香窝”真如窝，矮得快压着人头的屋顶，直如乞丐寮，勉强从屋厝再搭出几尺长竹编草皮以避雨，不到五坪，已塞了十几张桌椅，挤得很。

人挤人，和着烟熏热气，吵得热腾腾，实让人想不及此是清晨时刻。

小痴和吕四卦已凑热闹的挤向人群。

他俩终于发现“落汤鸡”也有好处--不必挤。

两人一晃至人群，众人已自动退开，十余张桌子，任他们爱选那张就坐那张，倒也威风凛凛。

两人选定最中间那张，大力坐下，点了不少东西，开始狼吞虎咽。

伙计虽不敢得罪客人，但两眼已瞅出不屑和黠意。依经验，很明显--两人八九是吃白食者。

他们随时注意小痴，免得让他俩给溜了。

小痴已有所觉，瞪向伙计，叫道：“看什么？大爷多的是银子……”手往腰际一抓，完了，抓不到那硬硬的东西，心头已楞，暗道：“完了！银子长了脚……衣服还穿洞？”但仍不动声色，喝道：“用它来塞你嘴巴，包你吞上三年还在吞！少狗眼看人低！”

伙计登时别过头，心想莫要惹了真麻烦，好歹也得等老板担待后再说，他们已不敢再对小痴太明显的溜眼。

小痴口袋空空，想发神都神不起来，眼角往吕四卦瞄去，道：“你有零头？”

吕四卦不知事态严重，仍潇洒道：“没有，跟你在一起，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出门不必带银子。”

“你就不会暗杠一下？”

吕四卦轻笑道：“问题是到现在，你还没给过我银子。所以我也必有暗杠动作，倒也落个轻松啦！”

“你笑？”小痴瞪眼道：“你轻松，我更轻松，连口袋都没了。”

小痴抓起衣衫，腰际明显的被磨出脚趾头大小裂洞。

吕四卦也紧张了：“掉了？”

“嗯！”

“那……这顿是白食了？”

“嗯！”

吕四卦登时器丧着脸：“怎么办？跟着你，我就知道准没好事。”

小痴桌下踢他一脚，细声道：“少给我露了底！”

吕四卦霎有所觉，马上恢复正常，作贼心虚的溜眼瞧向伙计及掌柜，对方因生意过忙，并没时间注意两人，未有发现，吕四卦也暗自嘘了一口气。

“怎么办？”他细声问。

“怎么办？吃就对了！不是被打一顿，就是到厨房洗碗，有啥好怕？”事已到此，多想无益，小痴倒也认命，吃的挺是舒服。

吕四卦吃的虽瘪，但也无法可想，反正被打也不是第一次。道：“即然如此，干脆吃饱些，捞回本来！”

说着，两人着宜不客气，又点了加倍之东西，拚命的猛撑。

不多时，碟碗已堆满桌面，就快倾垮，两人仍狼吞虎咽，不曾相让，霎时引起众人侧目，皆投以怪异眼神。

小痴扫向众人，叱道：“看什么了吃东西有啥好看？”

吕四卦也发起威来：“大爷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谁管得着了没钱也照样吃……”

他突然发现自己说溜了嘴，马上掩口，愕然瞥向小痴。

已有食客诧然道：“你们吃白食？”

此语一出，众人皆疑感的望着两人--吃白食会如此大方、自在？

伙计也察觉，不怀好意的瞧过来，准备揍人。

“谁说我们吃白食？”小痴眼看情势不对，吼了起来：“谁规定吃东西不给钱？我们只是……只是……”

看着一大堆碗碟，他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看戏的顾客嘲讪道：“你们只是没钱付帐而已！”

众人一阵嘲惹轻笑。

小痴喝道：“没钱就不能吃东西？”突然灵光一闪，已呵呵笑起来：“我们只是不愿将秘密说出来而已！”他道：“你们可知‘宝香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年七月七夕时特别优待各路英雄好汉，只打两折，吃得最多的还可得奖？”

有人已笑道：“是有这回事，但七夕离今天还有三天，小乞丐你来错时间了。”

“谁说的？”小痴振振有词：“你们可知以前吃的最多的是谁？”

“是城西李大肚，他足足吃下十八碗八宝粥，十三炖擗鱼，六只烧酒鸽，外加五十七个大肉包。”

小痴呵呵轻笑不已：“那么少？看样子，今年第一名非我莫属了。”

有人笑道：“凭你？恐怕五碗粥都吃不下喽！”

众人闻言已哄堂大笑。

“那你们就错了。”小痴得意道：“李大肚吃的是算碗，我吃的是算‘天’的，我现在就开始吃，吃到七夕，想必没人是我的对手啦！”

此语一出，众人人为之愕然。

年轻伙计已一脸凶像走来，叱道：“兔崽子，比赛还没开始，你这分明是在吃白食！”

“喂喂喂！你说话客气点！你知不知什么叫‘破记录’？”小痴自己问自己答：“破记录就是让人无法作到，我要改写记录，这有何不可？呵呵！连吃三天……当然更久也行！”

伙计怒道：“快付帐，否则有你好看！”

小痴叫道：“哟？看你倒是真的不讲理？”转向群众道：“各位评评理，我白小痴又不是边吃边停，而是连续不断的吃上三天，岂有违背之理？试想天下有我这种本事者根本找不到！”

众人皆好事，想看热闹，皆吆喝助兴，大呼小痴有理。

群众骚动，伙计更急：“比赛只能延后，你提前就是不行。”

小痴自得道：“你怎知我能吃多久？”转向群众笑道：“我想延个十天半月没什么问题吧！”

群众明知他在吹牛，仍然哗然叫好。

“你……”伙计那知事情会搞成如此？双拳一捏，已揍向小痴：“吃白食还那么多理由，我打断你的狗腿！”

小痴轻而易举闪开，有意掠向桌面，笑嘻嘻道：“提前、延后我都包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伙计一击不中，出拳更猛：“你找死！”

屋顶过矮，小痴也躲不到那儿去，只好再往下缩。伙计见机不可失，尽全力砸向桌面。

小痴登时闪向左侧。

蓦然一声哗啦啦，桌倒碗碎，散落四处。

吕四卦已然笑起：“这下真的非算‘天’不可了，碗盘碎了，吃了几碗都不知道？”

小痴这一闪，倒闭出眉目，两眼直往外围人群那梳理还算整齐的少年。他正是和刑开天一起侍候白衣人的小厮。

“嘿嘿，真是天助我也！”小痴自得一笑：“喂小跟班你过来！”伸手招得暧昧多情。

小厮闻及，立时拔腿就跑。

“你逃了，我如何付账？”

小痴霎时使出“一炮冲天”，身若炮弹直射街头，奇准无比撞向小厮，这一撞，倒把他给压在地上唉唉惨叫。小痴已呵呵笑起：“老兄！何必如此见外呢？兄弟有难，帮个忙不行？”

小厮被压得差点咽了气，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一身衣衫已站上一大块泥巴。惧然道：“你想干什么？”

小痴指着伙计，潇洒道：“付账，来的这么慢，害我差点破记录，你不会跟我一样连银子都没带吧！”

小厮不敢多言，丢块银子给伙计。伙计此时方以“谅你也不敢白食”的眼光瞧向小痴。

小痴道：“没办法，我这小跟班非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肯拿出钱来，非得压他几下，钱才能挤出来。唉！我爹也真是，宁可相信他而不信我！空有家财万贯，还是得透过小跟班才能使用！”

吕四卦叹道：“我这个大公子更惨，想压他几下都不可得。”

两人唱唱搭搭，已拉着小厮往巷角走去，一出白食闹剧方告结束。

在巷角。

小痴放掉小厮，道：“跟班的都是可怜虫，我也不难为你：你叫什么？”

小厮嘬嘴一阵，道：“跟班……”

小痴道：“我知道你是跟班，我是在问你名字……”

小厮道：“东方……跟班……”

小痴觉得有气，叫道：“不管你跟谁去东方、西方，你难道没名字？”

“我的名字就是……东方跟班……”小厮显得有点畏惧。

小痴和吕四卦已愕然，同声道：“什么？东方跟班？”

东方跟班点点头，没再回答。

“呵呵……这名字挺怪的……”小痴轻笑不已。

吕四卦也笑不合口，随即道：“该不会是跟东方龙的班吧？”

小痴突有所悟，笑容一敛，问道：“你跟东方龙有何关系？”

东方跟班道：“他是我家主人。”

“你主人？！”小痴愕然追问：“那你那位白衣公子就是他儿子？”

东方跟班颌首。

小痴已哂笑起来：“难怪他那副德行，原来是大有来头。”

吕四卦道：“这下可好，先宰了小的，那怕老的逃掉？”

小痴立时给他一个响头：“这是最高机密，你怎能逢人就说？一点都不懂身在江湖，步步险的道理。”

吕四卦干笑着，道：“怎么办，已泄了密，干脆把他也宰了！”

东方跟班一阵卷缩，甚是畏惧。

“去你的！”小痴又掴他一掌，叫道：“他还没成年……跟我差不多吧？你想残杀他，以泄我的恨！”

吕四卦干笑不已。

“民族幼苗，岂容你如此摧残？”小痴瞪了吕四卦几眼，才转向东方跟班，道：“你家公子住在那里？”

“香月楼。”

“那不是妓院吗？”小痴愕然：“你这么小也……”

吕四卦戏谑道：“小鬼你到底行不行？”伸手往对方下裆抓去，东力跟班赶忙闪躲，命根子差点不保。

东方跟班嫩脸已红，呐呐的说：“只有公子住在那里，我和刑总管住在‘长安客栈’。”

“哦……”小痴似笑非笑，带有邪意道：“这要讲好，否则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东方跟班更形困窘。

吕四卦兴冲冲道：“反正咱也没上过妓院，现在去“了解了解”，也该没啥关系吧？”

小痴皱皱眉头，道：“总是有点怪怪的，这会破坏我清纯的形象……可是不去又不能办成事，顶是麻烦……”

吕四卦道：“反正我们是去捉人，又不是去那个……”

小痴道：“要是那堆神女逼着要‘那个’，那该怎么办？”

吕四卦斩钉截锁道：“我会很坚决的拒绝。”

小痴轻轻一笑，贼样道：“我倒想看看她们光溜溜时，到底是什么模样？是啥地方吸引着男人！”

吕四卦立时点点个不停：“唉唷--色狼！”

小痴瞟眼道：“算了吧？假惺惺！到时，说不定你那两颗眼珠会掉出来，尽往着人家身上钻呢？”

吕四卦抖着身躯，装出害怕模样：“太恶心。”

“怎么了还没见到，心就要“恶”给人家了？”小痴白眼道：“真是“色在心里口难开”！”

他不再理会吕四卦，转向东方跟班，道：“你先回去爽一下，我们随后就来。”

东方跟班闻言，调头就跑。突又想到什么，转过身子，讷然道：“你们当真要找我家公子？”

小痴道：“当然！不找他，如何找你老爷”

“可是……我家公子……很厉害……”

“厉害？”小痴明知东方跟班是指武功，他却想成混妓院，已笑道：“这种事多争无益当面试试就知道了。”

东方跟班不明就理，但觉小痴仍坚持，也不再多说转身离去。

小痴和吕四卦对目而笑。小痴右手一挥，一副大将军模样，道：“走！看谁厉害！”

两人笑着已往街道方向行去。

## 第四章 半路认爹

香月楼，杭州有名销金窟，楼高三层，红瓦白墙，雕梁画栋，工筑华丽，和帝王宫殿相差无几。

红门檐下，两盏八角画有春色美人之蜡皮灯笼还发亮着，那美人图就像会发出光似的，让人春心大动。

街道行人已热络，但此门仍紧闭着，姑娘们还有得睡呢！

小痴和吕四卦远远走近，见着门顶红匾“香月楼”三字，竟也怯步，犹豫。

小痴道：“虽然我嘴巴硬，但是……总是……可是……唉呀反正是太那个了。”

吕四卦道：“我们都是‘在室’的，要去破功吗？”

小痴道：“听说破功还有红包……”

吕四卦突然喜悦道：“这好耶，破一次一个红包，里面少说也有百来位，那我们不就发了？”

“破你的头！”小痴狠狠地敲他一记脑袋，笑道：“第一次才是破功，第二次就是猪公了，当了猪公，红包再大也是空的！”

吕四卦干笑道：“原来这还是有分别的？‘破功’和‘猪公’只是先后之差，就差那么多？”

小痴道：“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千万要忍住，不能乱来，那天赚它一个大红包！这才划算。”

两人笑着，已走往大门，看着灯笼春色美人图，两人不禁怦然心动，脸颊红了起来。

这图，虽不见妙处，却昼得甚是撩人。还好是名家手笔，显得高雅许多，颇见艺术，否则必淫猥不堪。

“什么嘛！这简直是在毒杀我幼小的心灵！”小痴甚为“光火”的把灯笼给压扁，已笑道：“不过它挂在妓院门口，倒是最佳招牌，满有吸引力的。”

吕四卦道：“你被迷上了没有？”

小痴瞪眼道：“你再胡扯，小心我把它挂在你头上，看你以后如何向你老婆交代？”

吕四卦干笑不已：“反正有两个，咱们一人一个也差不了多少……绝世珍品，独一无二！”

“那你留着！”小痴抓过灯笼，就想塞往吕四卦。

吕四卦急忙推拒：“不不不！别当真，说着玩的！”

小痴瞪他一眼，也笑了起来，随即敲门：“喂喂喂！开门呐！春风少年大驾光临，生意上门了。”

砰音如鼓，传的甚远。

屋内立时传出尖锐老妇人声音：“来啦！要死了，大清早的就欲不住？吵得老娘不好睡……”

门一开，一身芹红衣裳的老鸭子已探出头来，本已绉如鸩皮的脸色，仍明显在颊面留下两块膏药似的红印，染黑的头发底部仍长出半寸长白发，仍掩不了她的老态。

妓院仍未正式开张，她亦未上妆，此时瞧来更老三分。

突见两个衣衫湿润不整的流浪汉，她已瞅起势力眼：“敲什么门，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了容得你来销金？”

小痴皱眉问道：“你就是妓女？”

吕四卦道：“容貌这么突出和吓人，谁会要？”

“我踹你娘的！”老鸭子怒：“老娘干到现在，谁敢说老？给我滚开！否则老娘饶不了你……”

突然，“叭”的一响，小痴不客气的掴她一巴掌，若无其事的看着她。

对付这种势力眼者，他甚有经验。

老鴛子没想到小痴敢出手，被打得左脸生疼，当场楞住，突又怒道：“你敢打我……”

话未说完，小痴又是一巴掌掴过去，瞋道：“打你？我还想杀你呢！大爷是你能骂的了还不快给我叫人起来？”

一手推开门，直往里边走去。

老鴛子被打醒了心，知道小痴不好惹，嘴脸一变，换得真快，笑脸迎上去，道：“信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多包涵，信爷您等等，小的这就去给你找姑娘！”

小痴已瞄向她，捉狎一笑，道：“你倒是吃硬不吃软的嘛！”

老鴛子见小痴笑了，心知有了回转余地，陪着笑脸道：“信爷您是知道，人难免会走眼，还好您宽宏大量，小的马上替您叫人。”

小痴道：“不必客气，通通给我叫出来！”

“这……”

“怎么？你怕？”小痴瞪着眼，一脸凶像。

吕八卦耍着手臂，似随时都可以把她脖子给捏断。

老鴛子霎时又陪笑：“好好好，两位信爷别动了肝火，小的这就去叫！”

三人穿过花园，走到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前厅。

入夜时分，莺莺燕燕，热闹非凡的厅堂，此时卸不见一人，落针可闻，仍留下了浓密脂粉味。

老鴛子四处张望，想看看有无保镳，也好有个倚靠，然而保镳一样不知去向，她只好向二楼高叫：“姑娘啊！准备接客——”

尖锐声音传向楼阁，霎时引起阵阵抱怨。

“要死啦了大清早接什么客？姑娘我不赚！”

“那个短命鬼？也不怕冲了霉气，大清早跑来干这种事？”

一阵叫，二楼楼阁，只出来几位衣衫不整，较敬守职业的女姑娘。

小痴突然腆笑道：“老鴛子你错了，我是要男的！”

“男的？”老鴛子睁大眼睛，愕然的瞪着他，心头所想的是：“该不会是断袖之癖吧？”道：“可是香月楼乃是莺燕逍遥官，全都是漂亮姑娘家，哪有男人侍候信爷，你别为难小的吧。”

小痴一副捉狎模样，斜睨老鴛子，道：“我们是同性恋，不是来找客人，而是来找老公的。”

老鴛子今天是倒了大楣，大清早就碰上小痴这种人，只能干笑，道：“可是男的……小的不知如何唤出他们……”

“哦，这个很容易！”小痴低头向她耳语几句，已很有自信笑着。

老鴛子疑惑：“有效吗？”

小痴含笑点头：“很有效。”

卸不知小痴耍啥花招？只见老鴛子清清喉咙，然后抬高头，怒吼式的叫起：“死鬼！”

看你往那里逃——”

声音劈雷，霞传整楼。

然而这只是“小雷”。此语一出，大雷已响，突然整座楼房就如同火烧房子，叫声四起，门窗劈哩花啦乱撞。不但神女夺门而出，那些男人仓惶掀起衣衫，还来不及穿，就已四处乱窜，有的甚至已跳窗逃逸。

“糟了，她怎么会来此？”、“被她捉到，那还得了？”……等语言不停传出。

老鸨子终于相信小痴的话了，呆楞的看着昨晚自夸多么行，多么神勇的顾客，如破胆的老鼠乱窜。小痴又憋出女人声，尖叫：“那里逃——”

声音未落，楼外已传出更多人唉叫，摔地声。这一叫，夜宿男人至少逃掉七成以上。

小痴呵呵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何“河东狮吼”这四个字会名留千古，看来并非全无原因呐！”

然而他俩并未找到东方公子。

小痴也料到这些小阵仗吼不出他，只是他觉得东方跟班该早已抵达才是，怎会不见踪迹？突然想及自己来时，门口大门紧闭着，已知这是怎么回事。必是东方跟班怕自家主人出事，前去讨救兵去了。

他笑着转向大门，果然有所发现。

东方跟班和刑开天，现在才惊慌的夺门而入。

刑开天手中已拿着一把百斤重板斧，与他生意人模样之外貌甚不相配。很容易可猜出那不是他专用武器。

小痴转向老鸨子，黠笑道：“我找的人来了，你没事，可以闪一边去，赏银找他们要。”

老鸨子不敢多说，凭她经验，这准是江湖恩怨，千谢万谢的躲在一旁，她一躲，被惊醒的姑娘和保鏢也闪至一边，留下偌大空间。

黄色锦袍的刑开天方踏入大厅，见不着少爷，心头稍安，转向小痴，放下巨斧，冷道：“白小痴你好大的胆子，咱们老帐未算，你却自己送上门来？”

小痴笑道：“帐未算，所以我来算了；不知你们那只水晶蟾蜍生了多少小蟾蜍？还要我帮忙？”

刑开天冷笑：“不必了！你必须为这事付出代价。”

吕四卦戏谑道：“放心，我会再抓几只水晶蟾蜍回来，你要，随时都有现货供应。”

刑开天眯眯细眼挣的雪亮，冷道：“东海龙王殿的帐恐怕你们付不出，还不起！”

小痴摆摆手道：“少臭美！老实告诉你，我还想宰了东方龙，宰他儿子，那只是一个开始。”

刑开天脸色微变，近两年以来，白小痴所作所为，当真震惊武林，尤其其他过目不忘的本领，更使武林人士，人人自危，如今主意打到龙王殿，真不知结局又将如何？自己带了这把大板斧就是想以此压制小痴，以免用本门功夫而被偷学。然而面对如此怪异少年，又无法施展本门功夫，他并无多大把握，唯有全靠内劲催动重斧，或可一拚。

“龙王殿和你有过结？”他问。

小痴道：“现在不就有了？”

刑开天道：“我是说此事以前。”

小痴沉吟半晌，道：“这要看我心情高兴。”

吕四卦接口道：“意思是说，心情好就放你们一马，心情不好就把“马”抓来骑。”

刑开天怔楞着，已冷笑：“你们好狂的口气！龙王殿也不是好惹的，多

少武林人物栽在本门手中，希望你们别试才好！”

小痴淡淡笑道：“算啦！什么好惹不好惹？我话都说明白了，你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好一个想不开！”楼阁上已出现东方不凡，他仍一龔笔挺白袍，手持白扇，风度翩翩，含笑而立。

在他身旁有位体态撩人，胸衫半露，就快掉出孔子的美娇娘，慵懶的神情，更显出她挑人的风韵，她未梳妆，头发斜掠左胸前，两颗眼珠像溶在美酒中的冰碎儿，冰冰的，甜甜的，又带点陶醉的火热，直是叫人心动。

她就是“香月楼”第一美女“巧金莲”。

她正以异样的眼光瞧着小痴，浅浅颦笑，风情万种，男人能禁她一笑者，倒也不多。

可惜她对小痴来说，似乎大了些，小痴并未意外的心动，只是笑了笑，道：“喂！小乌龟，抱女人抱够了，也该下来接受痛苦吧！”

刑开天和东方跟班已拜见他，他更有心在美人面前表现风度，白金扇张晃着，如看猴戏般往下瞧，含笑道：“白小痴你可知这是陪伴红粉佳人吟风弄月的好地方，你何来如此煞风景？”

小痴瞄向他，轻轻一笑：“你很拽是不是？”

东方不凡道：“在下可听不懂“拽”为何意，只是不愿同流俗人而已。”

小痴哧哧笑道：“你倒满清高的嘛……”

突地小痴已一蹦而上，使出他那唯一会用的轻身术“冲天一炮”，直往东方不凡撞去。

任何稍见过武功的人，都知道小痴这炮，撞不了楼阁上的东方不凡。

东方不凡不屑的笑了笑，转瞧巧金莲，意味着要她看出热闹，巧金莲也抱以微笑。

刑开天也甚放心，甚而已露笑意，因为小痴快速身形已抵楼阁下方，根本无法撞及目标。除非楼阁垮了。

吕四卦却在笑，他一向对小痴有信心。

小痴当真结实肩头撞向楼阁，一阵轰然震动，楼阁在晃，尘烟木屑四起，莺燕不少人已吓出尖叫。

东方不凡仍潇洒的摇着扇子，面对美人而笑：“俗人，只有一劲儿蛮力，不碍……”

“事”字未出口，身躯突然矮了半截，曾几何时，小痴竟然撞穿七寸厚硬泥板，一手揪住东方不凡左脚，猛往下拉。

“你很蹩，我就让你拽破卵蛋。”

小痴狠力往下拉，东方不凡下体随左脚被压在下面，痛得满脸发青，“啊”的尖叫，什么风度翩翩，在此时已一扫而光。

他那想到小痴撞向泥板竟然未曾受伤，且能探手抓人，一个失着，已自遭殃。

其实小痴自学会那招“达摩窰月”之后，已注意到心儿母亲出手时，手中利刃的功用，也亲自练了几次，再加上服用水晶蟾蜍后，窰起的力道特别强劲，想撞穿七寸厚泥板并非难事。一试之下果然成功。

而他只撞穿一小洞，目的就是想如此戏耍东方不凡。瞧他揪住东方不凡左腿，且若荡秋千般晃着，潇洒自如。

刑开天见状，脸色大变，登时急叫“公子”人已冲往小痴，可惜大斧

头使他身形慢了不少。

东方不凡忍受不了疼痛，已一掌往下劈，“大吸龙”神功非比寻常，掌劲过处，木碎泥飞，楼阁已往下陷。

阁上群莺疾往两处窜，巧金莲也惊惶失色赶抓扶手，方免于摔落之噩运。

楼阁一垮，东方不凡往下掉，小痴亦往下落，连带着刑开天也被碎泥物波及，齐往下落。

三人跌成一团，小痴似已习惯摔跌，爬的最快。方起身，抓起一条白裤，纵然一脸泥灰，他仍笑嘻嘻道：“你拽啊！不但装模作样，只穿一条裤管，踉得一脚就可踹垮楼阁，这“一脚踩，妓院动”的大本领可非你莫属了！”

东方不凡怒不可遏。脸已丢光，也顾不了多少，一个欺身，手中白金扇已点向小痴，恍似一道劈电，快得令人心生幻觉。

这并难不了小痴，锐利眼睛一瞧，立时笑嘻嘻道：““飞云十八扇”的第七式“掠云追虹”，主攻上三路，死角在“天突穴”，我可用“慕容七剑”第五式化解！”

小痴现学现卖，果真舞出慕容七剑功夫，任对方扇法灵劲狠毒，仍自轻易化解此招式。

东方不凡大惊，随又冷笑：“任你多行，看看本门“龙王斩””

白金扇一抖，扇化千百条歪曲如蛇之光影，茱合成一条腾掠天龙，化作闪电般又劈向小痴。

小痴突觉压力大增，自己攻势已阻，分明已占下风，他劫显出一丝喜悦：“这招就没见过了，想必是你家独门功夫……左探七泉，右甩黄龙，三分巧劲，七分劈力……再加迴龙转劲带动身形，摆出三十七条小蛇，右道第七条才是杀者……方向在反宫……”

小痴凝神看着招式变化，存心学会此招。

东方他不凡已怒火攻心，只想一意杀死小痴，他攻的更急。

然而刑开天闻及小痴所言，脸色又变，赶忙提斧再冲前，急喝：“少爷不得使出本门功夫！”

他撞前，已撞偏东方不凡，重逾百斤板斧已带起旋风，透着窒息威力，山崩地裂的压向小痴。

此招全无招式，用的全是蛮力。

小痴颇感意外，一个会武功的人，怎会如此打法？在不明就理之前，他已闪向一边，先避避再说。

刑开天见他避开，也不急于追赶，转向东方不凡，见其无恙而惊愕中含带怒意的瞧着自己。他立时道：“公子千万不能用本门武功，白小痴过目不忘，任何招式都逃不过他那双眼睛，方才您那招，他至少已看出七成，再打下去，必会让他学去，对本门十分不利。”

东方不凡顿有所觉，然而忿恚仍不平：“不能用本门功夫，如何制得了他？难道要让地嚣张去吗？”

“以内力！”刑开大道：“白小痴学的招式虽多，却学不到内功心法，他内力远不及我们，简直和常人差不多，只要沉打，仍能将他制服。”

东方不凡终于明白他为何要弄把笨重斧头来？当下也同意，转向小痴，一步步逼近，冷残道：“今天你们两人，谁也别想逃。”

吕四卦登时摆出架势，戏谑道：“哟？想烂打？我最行了，保证压得你

屁滚尿流，头脚易位！”

移动魁梧身躯，也撞向东方不凡大打出手。

东方不凡冷笑不已，虽不再用本门招式，但其右手扬起，所击出之内家真气，仍如排山倒海，猛不可挡的卷向吕四卦。

吕四卦愕然了，他以为胡缠烂打，乃像摔跤般粘在一起，凭力量，一决雌雄，谁知对手仍以掌对付，想近他身躯都不行，只有挨打的份儿。

东方不凡两招得逞，态度已趋高傲，扬掌又自攻进，全然以耗损内力的真气攻敌。

而小痴则应付从容多了，他那灵巧身子，宛若彩蝶轻飞，揪着刑开天板斧乱窜，偶尔还要点零头，利用手中那条裤管，钓鱼甩尾式的扭着巨斧，裤条过处，刑开天总得左闪右避，费尽力道方能挽回局面。

如此一来，刑开天不禁怒意横生，板斧不再乱耍，凝起心神，亦步亦趋，残狼偷羊般渐渐逼使小痴困于屋墙一角，使他活动空间减小而不能尽耍轻灵身形。一股瓮中捉鳖感觉让他冷笑不已。

小痴似有所觉，手中布条一连鞭出无数劲道，浑化空中成形，巨网的缩击刑开天，态度仍呵呵笑道：“老兄，你听过，看过姜太公钓鱼么……”

话未说完，刑开天突然大喝，身形暴起，板斧金轮颤动，如旋转的太阳，绞出吞天裂地灿芒，江河溃堤地涌罩小痴，如同大锅盖小鸡。

他乃算准而发，绝无让小痴逃脱之理。

小痴也算准了要钓此条鱼，只见他不闪不避，连手中布条也懒得耍，似真如等死般在迎他那把巨斧，逼得在场群众一阵怪叫，眼看一幅利斧劈脑惨状就要发生，皆惧然掩面。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说也奇怪，小痴只轻轻松松的往下蹲，就已什么事也没发生，安然得很。

只见刑开天巨斧劈至小痴头颅，心想此着已大功告成，岂知他并未想到身在墙角，巨斧乃弧形往下劈，斜仰六十度角，斧刀还可伤人，但若再往下砍，已无过大空间回转，一把白斤利斧已嵌在墙上，入土七分，动弹不得。

小痴呵呵笑道：“看到没有？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他的机智实属过人，如此危险举止，仍能以身涉险以求对方中计，而且处之泰然，一点也不慌不乱，可见其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巨斧嵌于墙上，刑开天焦急万分，猛然用尽全力扳扯，仍扯不动嵌紧巨斧，额头已急出汗水。

小痴利用机会，右脚一抬，已搔向刑开天腰际，搔得他扭痒闪躲，无以忍受的呵呵笑起。

刑开天急笑叫道：“你为什么搔我？”

小痴轻笑回答：“我怎么知道？”

刑开天无意间问出，小痴回答的更绝，霎时他已感自己失态，不再揪巨斧，赶忙掠退数尺，老脸已红，一时也不知如何面对小痴。

小痴大力站起，轻笑道：“还要不要再来一遍，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怪难受的。”

他拽着脚，装出一副嘲逗而难奈模样，笑声更惹人。

刑开天老羞成怒，已然怒喝，一掌已劈了过去。

小痴笑嘻嘻避开：“斧头丢了，你不会感到不习惯吧？”

然而小痴此时才知道后悔。刑开天手中少去斧头，动作更趋灵活，和

东方不凡一样，全以内家真气劈掌，如此一来，小痴就有苦头吃了。

才一个照面，就已吃了两掌，撞得他满是金星，直叫着：“妈的！姜太公也会钓错鱼？”

刑开天见小痴已在自己控制之内，也已心定神闲，冷笑道：“到现在你才知道，未免太慢了吧？”

小痴虽受困，仍出言奚落：“到现在你才知道你想的笨主意，挂大斧头，未免太慢了吧？”

若非以斧对敌，刑开天可能一上阵就是如此优势局面，只因自己被传言所惑，一时太过忌讳。才出此计策，到头来还丢得老脸挂不住，自己现在所言，岂又非掴了自己一个巴掌？

羞怒之心不可阻遏，他已腾身而起，十指尽张，淡影中仍见紫气，厉道：“纳命来！”

小痴见状，愕然道：“‘千紫扣魂爪’？！”不敢硬接，急忙滚向苦战的吕四卦，叫道：“我要‘一炮冲天’，你同不同意？”

鉴于上次将吕四卦摔得满头包，此次他不得不征求他的同意了。

吕四卦早已被打得青紫全身，当然大叫：“同意，我终于肯定你这招还是很有用的！”

其实小痴在开口问话之际，已然将吕四卦给抱在手中，等他回答，已蹬起双足，唯一的轻身功夫“冲天一炮”此时已斜冲屋外。

“咻”然一响，人化一道青虹，快捷无比掠了过去，众人同时惊叫，真不敢相信这两个瘪三会有此种功夫？

尤其是巧金莲，更张大水汪汪眼珠儿，慕然之情，呈现无疑。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可丢不起这个脸，双双掠身，也追了出去。

可惜那些莺莺燕燕未见着小痴的下降功夫，否则也不会再张口咋舌了。

只见小痴和吕四卦撞向大门围墙，一阵哀叫，再如皮球般弹起，滚出墙外，再掉落地面撞的混身是包。

吕四卦又抱怨了：“为什么我每次都在下面？”

小痴呵呵笑道：“也许是这功夫的特色吧？”

吕四卦道：“你不会找机会改良？”

小痴嘲讽而一脸正经道：“有啊！我现在就在改良，只是……这需要你的配合……”

吕四卦瞪眼道：“这么痛苦的改良，你倒做的满轻松了也不知是否有效？”

小痴呵呵笑道：“当然有效，至少摔久了，你就习惯了-。呵呵……”

“可恶！”吕四卦一拳已打过去。

小痴闪过这拳，急道：“快走吧！迟了，这一炮冲天，再也不管用了。”说着已往街尾逃，吕四卦望及门口已掠出东力不凡身躯，不敢怠慢，也追向小痴。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自是不肯放松，穷追不舍。

小痴两人心知轻功不如人家，只好大街小巷乱窜，以期能用脱对力。

似乎被人追逐，乃是他俩家常便饭，跑起来容易，心情也轻松。

吕四卦已奚落道：“小痴儿，你不是说先宰了小的，东方龙不就容易解决多了？你现在干嘛要逃？”

小痴道：“你懂什么？你看那小子现在这副德行，谁还认得他？宰了也

没人知道。等他换过衣衫，我再在大庭广众之下下手，这才有效果。”

“那也不用逃啊……。”

“唉啊！不要胡思乱想！”小痴道：“我跑的比他们快，他们根本追不上，何来‘逃’的理由？这是‘赛跑’！一念之差，意义全非，你千万要搞清楚，这道理不是随便普通人就能弄得懂的。”

吕四卦呵呵笑道：“那你准备‘跑’多久？”

“看情形，有时候天灾人祸，很难预料。跑吧！先离开此城再说！”

两人窜着小巷，已遁出城外，直往郊区奔逃。

吕四卦往回路望去，疑惑道：“他们怎么没追出来？”

荒林微丛，可远望杭州城之间之田野径道，并无人追赶。

小痴亦感奇怪，道：“照此看来，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他们放弃追逐机会，二是跑在我们前头。”

吕四卦道：“他跑的比我们快？”

小痴道：“也不一定，钻巷子，我们行，但若他们先追出城外，再来个守株待兔……”

话未说完，一阵大笑传来：“白小痴你果然没料错！”东方不凡已现身挡住去路，且奇速无比扑来。

小痴登时焦切急叫：“完了，是我们追他啊！不跑都不行了！”

拉起吕四卦，连滚带撞，往山坡下滚去，期能逃离对手掌握。

“想逃了太慢了！”

东方不凡冷笑声落，幻化一道白影掠向高空，只见他手中一扬，一张巨网四面八方罩向地面的小痴与吕四卦。

刑开天也从另一头掠至，双掌尽展，眼见巨网裹住两人，已然欺身而上，揪起绳头，轻而易举的将两人给逮捕。

原来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在巷中追逐，实非小痴对手，乃想及小痴身为慕容府追缉要犯，定不敢停留城内，遂以其逃逸方向，先赶出城外，以其轻功，只要几个起落就可抵达此林。

遂来个守株待兔。

小痴方才和吕四卦辩了几句，也无时间思考，再加上最近服用水晶蟾蜍后，一身似有轻飘飘和欲奔驰之欲望，一时疏忽，已成网中之鱼。

他和吕四卦对望一眼，苦笑道：“比赛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标准的人祸，实比天灾更难防范。”

吕四卦白眼道：“你的人祸特别多，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小痴想回答，已被东方不凡笑声岔去，只见东方不凡迈方步的走过来，冷笑道：“白小痴你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

小痴嘲讪道：“是啊！这一天真让我想不到！天下人想捉我的，就属你是最差，最惨的一个。”

望着东方不凡蓬头垢面，一只左腿少了裤管，毛茸茸的露在外，两人已禁不住笑起来。

东方不凡一阵羞辱：“你……”右手举掌就想打人。

“住手！”小痴突然急叫：“不必打！我既然落人你手中，你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只要不打就行。”

如此回答，东方不凡亦感意外，已然诘笑，未再掴掌，冷笑道：“好，我要你叫我爸爸！”

小痴疑惑道：“叫你芭乐？”

东方不凡道：“不是，是爸爸！”

“什么？”小痴仍不解。

东方不凡怒道：“给我认真听着，是“爸爸”！”

“哦……、我懂了！”小痴点头含笑一副老成持重道；“你跟爸爸讲话都是这么凶的吗？”

吕四卦笑道：“我勉强当你副爸爸如何？”

“你……你们……”东方不凡这时才知已上了口舌之当。

小痴笑道：“不必怀疑，你那声叫的很标准，可惜我儿子实在不争气，都快二十了，还在穿开裆裤！”

吕四卦叹道：“没办法，时代进步了，一切讲求方便嘛！”

两人视若无睹的笑着。

东方不凡怒极而笑：“好！有种！”

他已狠厉出掌，踹腿，打得小痴，吕四卦再也笑不出来，哇哇痛叫。

其实小痴本也想免去这顿打，但没想到“完全答应”的结果，东方不凡竟会提出这条件，一时又已赌上气头，宁可挨打，也要奚落对方一番。

小痴被打得够疼，已急叫：“快住手啊！那有孩子如此殴打父亲的？”

“你还说？我踹死你！”东方不凡硬是听不得此话，踹的更急。

刑开天已阻止道：“少爷请息怒，对付他，不必如此。”

小痴冷笑道：“对嘛！一个堂堂龙王殿的大公子，竟然像疯狗一般，到处乱咬人。”

东方不凡顿觉自己早已失去以前雍容之态，登时收腿，不再踹踢。心中一片空白，没想到自以为风度翩翩，竟会和小痴一般近于瘪三粗俗的出手伤人，这和身份大相径庭，实不知自己为何如此？

忿恚的怒视小痴，冷笑不已：“这是给你一点教训，别以为东方世家那么好惹！”

小痴揉着手臂，虽有瘀血，却甚淡然，痛楚也减了许多，嘲讽道：“当然啦！天下只有两种人最难惹，你都包括了，我真悔不当初，惹错人了。”

东方不凡道：“现在才知道，未免太迟了。”

小痴捉狎笑着：“迟啰——我本以为你是到处吼叫的“狗疯子”而已，没想到你还囊括了另一项，逢人便认爹的“狗儿子”，我怎么会惹上有这两种毛病的人？实是老天无眼，硬要把狗儿子塞给我！”

“你……”东方不凡突又怒上心头，刑开天马上举手示意他别再发怒。咬咬牙，已转怒为笑：“你说吧！说够了，就该付出代价，永远无法弥补的代价。”

吕四卦不屑道：“看多啦！俺老人家还不是好好的活在此？”

东方不凡笑的淫邪而冷残：“上天果真赐我良机！那怕美人不投怀送抱！”

小痴冷目道：“你想把我们如何处置？”

东方不凡伸脚刮了刮小痴左肩，小痴扭身甩脱。东方不凡大笑不已，随后道：“我要把你送回慕容府，亲自交给慕容可人，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小痴已然明白东方不凡用心，想利用自己乃慕容府逮捕要犯，而将自己交予慕容可人，以达到佳人青睐。

可惜东方不凡却不知放走小痴者，就是那位绝世佳人

小痴闻言已安了心，反问道：“你想追求慕容可人？”

东方不凡笑的甚淫：“不错，我此次前来中原，除了捕捉水晶蟾蜍以外，另一个目的就是一睹佳人风采，能作她入幕之宾。”

小痴嘲讽道：“凭你这副贼眼色心，也想找她谈情说爱？”

东方不凡又是一阵大笑，道：“东海龙王殿和江南慕容府齐名，我和她不也是门当户对？不劳你操心，我们见过数面，谈的还很投机，如今有了你，更能上一层楼，哈哈……”

小痴道：“恶心！那都是你自说自话，自我陶醉；找我去，嘿嘿我会将你卑鄙无耻，淫邪可恶，又上妓院嫖妓又当街脱掉一条裤管的事说出来！十足下流胚，届时你就会后悔将我送给人了。”

东方不凡道：“男人嫖妓，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开口的机会。”

吕四卦道：“我们当然放一百二十个心，回慕容府就像回老家一样让人兴奋！”

他想着到时慕容可人还不是一样将自己给放了，有何担心之处？

小痴道：“说也奇怪，天下要捉我炖药进补的人也不在少数，你们捉到我，反而舍得送给人家？”

刑开天冷笑道：“咱们龙王殿多的是灵丹妙药，不需你这杂碎来添加麻烦。”

小痴道：“这就奇怪了，既然你们多的是灵丹妙药，干嘛还想抢夺水晶蟾蜍？”

刑开天道：“此蟾蜍乃天地至宝，任谁也想夺得，比你身躯何只珍贵千万倍？你死了这条心吧！你身体只适合喂狗。”

蓦然一阵狂笑传出：“你们不要，老夫求之不得！”

## 第五章 追命魔君

声音浩烈，强势传来，众人诧惊。

旋风掠过，一尊黑影带着一股腥腐味，疾飞而至。此人身高不及五尺，褴褛灰衣像晒在太阳过久而腐化的门帘，灰白得死气沉沉，一头白发散乱，满面儿胡，两颗眼珠却碧青着，正贪婪的盯在小痴身上溜转，胸前那串骨骸项链闪着死亡般冷森光芒，更让人怵目惊心。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突儿此怪人，并没因其身高过矮而鄙视，反而升起一股莫名压力，如此狂妄笑声，显然是高手。

刑开天冷道：“阁下是谁？”

怪人桀桀怪笑：“后生晚辈，还敢问老夫名号？要是早在三十年前，老夫一掌就劈了你！”

他举起干枯如骨的右手，作势欲劈，一股腥风已逼得令人作呕。

东方不凡虽有忌意，却也不甘屈下风，冷然挺出，道：“老怪物，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我东海龙王殿也不是好惹的！”

“哈哈……”怪人仰天长笑，更形乖舛道：“什么龙王殿？东方龙那小混混见着老夫也得跪地磕头，你们又算什么？惹翻老夫，由不得你活命！”

东方不凡冷笑不已，白金扇一抖，已准备教训怪人。小痴此时已注意老怪人胸前项链以及左手已缺无名指和小指，立时笑道：“喂！混小子，我看你还是放了我，挟着尾巴逃吧，你可知道他是何人？他是三十年前大闹中原武林的“追命魔君”向杀，你这两下子，根本扛不了人家指头。”

“追命魔君？”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异口同声惊呼，忍不住再往跟前糟老头看去，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向杀又是大笑，转向小痴，眼泛碧光，道：“没想到老夫三十年未出江湖，你这小娃儿竟能认出老夫来？不错！不错！哈哈……”

小痴道：“不错有何用？老前辈，先杀了他们再说！”

“嗯，对！好！”

向杀竟然当真转身，一掌已快捷无比劈向东方不凡，果真说打就打，一动上手即是强劲杀招。

东方不凡顿感四面八力空气已凝形，正以无比压力困缩自己，任何躲闪，似乎都无法逃脱其掌力范围似的。只得用尽全力以搏。

刑开天更不敢让他有所失闪，亦腾身而起，便尽吃奶力道，侧击向杀，以能挽回颓势。

向杀狂笑不已：“哈哈……凭你也配跟老夫动手？”

掌劲过处，带掠而起之劲风，正如海啸中之旋涡，卷成大洪流化开一道锋利劈斧，劈向敌方，另左掌则只轻吐，全然不把刑开天当作一回事。然虽只轻吐一掌，却隐含无穷霸劲，寻常人又岂挡得了。

东方不凡勉强迎敌，动作十分迟缓而无力。

就只一刹那，双方已触及，砰然巨响，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已倒撞而退，口中闷哼数声，嘴角已挂血，双双跌落草丛，十分狼狈。

向杀则直立该处，甚为讶异的看着自己双掌，似乎一掌不能劈死对方，实是极不可能。

其实东方不凡和刑开天武功也非易与之辈，想一掌劈死，并不容易，向杀若用八成功力，或有可能，但他过于自信，只用了五成，是以不能一掌奏效。

怔楞之余向杀已狂喝：“好卡有种，再接老夫一掌！”

此次他可是全力而出，力道何只万斤？整个人已化成飞影流光，奔雷般再罩向两人。

小痴本想利用他们交手之际，偷学点功夫，但此时竟会是一面倒的局面，心想看也是白看，还是逃命要紧，当下和吕四卦解开绳网，逮着双方交战激烈，无暇兼顾机会，已溜窜山林。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已身受内伤，突见向杀又再袭来，东方不凡傲然不服，又想迎掌攻击。

刑开天则已冲向他，急叫道：“少爷快退！硬接不得！”然情势过急，根本挡之不了，只好舍命陪攻过去。

三条人影又撞成一处。突然刑开天急叫：“那小子跑了！”

向杀猝闻，心头微凛，就在这一刹那，刑开天和东方不凡已然借向杀掌劲，撞出丈余开外。虽然受伤匪浅，但总此被击毙来得好。

向杀顾不得再杀人，漆黄牙齿猛咬，怒道：“小兔崽子，你还敢逃？”

身形仍在天空中，突然一个倒吊舢斗，翻过身子，已急追小痴逃逸方

向，敢情小痴在他心中才是正主货，怎可让其走脱追得更凶。

东方不凡和刑开天逃过此劫，心情并未显得庆幸，反而有股莫名之愤怒，尤其是东方不凡，自从沾上小痴以后，就再也潇洒不起来，处处吃瘪，大公子架子，再也无处可摆。

还好刑开天历练较多，较能控制情绪，他实有点后悔惹上小痴，照着江湖传言“大鬼好惹，小鬼难缠”，这“小鬼”就是指小痴，躲他远远，准错不了。

如今事已至此，后悔已是无益，遂道：“公子……咱们已受了伤，等伤好了，再报此仇也不晚……”

人都走了，向谁去寻仇了就算寻到，又能奈人如何？

东方不凡恨的不是向杀，而是小痴儿，咬牙切齿，进出牙缝，声音尖的可以杀人：“小白痴，我与你势不两立！”嗔怒中已发掌劈向松林，叭叭数响，枝倒干拆，宣泄不少怒意。

他和小痴的仇，已是不解，然此时只能暂且容忍。

主从两人稍整衣衫，已垂头丧气，避开正道的走向杭州城。

向杀三十年前就纵横武林，鲜有敌手，若非当时被各大门派联合逼杀断魂台，他也不会隐没三十年，如今敢明目张胆复出，武功自是了得。

只几个起落，他已追向小痴，远远已大吼大叫着：“小兔崽子，别逃-看老夫如何收拾你--”

小痴回头一看，暗叫苦也，遂转向吕四卦，道：“散啦！逃命要紧，家乡见！”

他知向杀是为他而来，为了不连累吕四卦，只好分道扬镳，先逃得了命再说。

吕四卦招手道：“拜拜！保重啦！”

他也甚为习惯的窜向右边山径，与小痴已分道而驰。

向杀果然只追小痴，大吼不断，身形已渐渐逼近。

小痴专找森林奔驰，想借着较多之隐密处以藏身。

自从服下水晶舱蛛之后已有身轻如燕的感觉，奔起来倒也不算太累，只是比起向杀这绝顶高手，仍略逊一筹。他想若能学得轻身之术，那可就不可一世，天下想追上自己，恐怕只有传说的达摩一苇渡江之轻功了。

眼看向杀已逼近不及十丈，他可不敢再耍奔跳，想找个悬崖往下跳，心想跌死也比被人抓去炖肉来得好。

他已纵往绝岭。

向杀见小痴已在掌握之中，心神大定，已狂笑道：“小白痴，人说你是天下第一聪明，老夫倒想剖开你脑子，看看与别人有何不同了哈哈……”

小痴暗叫苦也，不敢回话，猛往前奔，两条腿似车轮打转，他却恨不得多生四条能催快速度数倍。

山岭再转，眼前一片云海，透着神奇色彩，悠游讯掠，怡然自得，连夏日烈日亦无法突穿云层，冰冷透寒，这已是深山绝岭地带。

小痴欣喜若狂，再奔十余丈，果然到了悬崖尽头，神情突然风发得意，转向迎面而来的向杀，叫道：“给我站住！”

向杀愕然止步，急道：“你要跳崖？”

小痴含笑道：“不错！你再逼近一步，我就跳下去，让你无法逮着我。”身形渐渐往后移去。

向杀焦急如焚，道：“小白痴你可别想不开，我老人家并不想杀你……”

“骗鬼？”小痴自得笑道：“你明明知道我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你还想骗我？你不杀我了只想吃我的肉而已，对不对？”

向杀老脸一红，当下一横心，道：“就算我要杀你，咱们还可以打个商量，我可以给你优厚条件！”

“噢？”小痴甚感兴趣道：“我倒想知道你要杀我，想给我什么条件？又想和我商量什么鬼事？”

向杀挤出一丝笑容，道：“其实死亡并非最痛苦的事，有的人过的生不如死，所以我想让你过完最快乐时光，然后再杀了你，如何？”

小痴问道：“你认为我该如何才算是最快乐？”

“例如说花不完的钱，抱不尽的美女，杀掉所有碍眼和有仇的人，想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噢……这倒是挺新鲜的……”小痴呵呵笑道：“这些你都能帮我做到了而不是随便说说罢了？”

向杀见他有此意思，登时裂嘴大笑：“当然，老夫言出必行，一定做得让你满意，绝不食言。”

小痴怪异一笑道：“看来你似乎很有诚心……”

“这当然，老夫从不说假话！”

“好吧！我答应和你商量，不过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小痴道：“你干嘛要来抓我？”

“听说你服了水晶蟾蜍，老夫须要这宝物！”

“要它干嘛？”

“老夫在练一种功夫，一直无法成功，非得有此味药物不可。”

“那又是什么功夫？”

“这……”向杀似有难言之处，犹豫一阵，仍道：“就告诉你也无妨，是‘大劫魔刃’。”

小痴闻及，不由微凛，这功夫少说也失传三百年，掌劲阴寒，可凝气成形，有若利刃，无坚不摧，然而练此功，卸须忍受地阴之寒，另加上阴尸十俱，最可怕的，听说仍须服食童男童女鲜血，以及心肝，甚是骇人听闻。

向杀面容显出一丝得意，道：“老夫练到七层就无法突破，原是气血不清，无法抗拒寒冰冷冻，只有服下水晶蟾蜍方能清血与御寒。”

小痴愕然道：“你真吃下小孩的心肝？……”

向杀泰然道：“为了神功大成，他们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小痴一阵反胃，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此种人？干干一笑，道：“这功夫，你又从何处得来？”

向杀面容在扭曲，厉声道：“这该拜那些掌门人之赐，把我打落悬崖，否则老夫也不会得到此秘功。”

小痴抱怨道：“为什么你跳崖就能得到秘功，我少说也跳了十来座，即一点收获也没有？”

向杀疑惑道：“你已跳了十几座了那现在你跳下去也不会死了？……”

小痴顿觉说溜了嘴，立时矢口否认：“不不不！老实说……我是绑着绳子，慢慢跳下去的！呵呵……绑着绳子……”

向杀也想及常人根本不可能跌落深崖而复生，也相信小痴所言，道：“也许秘功皆须有缘才能得到，而且你绑绳子，显得诚心不够。”

“那我现在就跳，该有诚心了吧？”

小痴作势欲跳往悬崖。

向杀又焦急追前一步，急叫：“不能跳！小兄弟咱们事情还没谈完！你这样跳下去，等于平白牺牲了。”

小痴已从容而恍悟的住足，笑道：“我又忘了，如此跳下去，等于自杀，诚心也是不够，看来只有等你把我打下去，才算有诚意！”转向向杀：“你真非要得到我不可？”

向杀猛点头：“不错，你快说条件，我全依你！”

“看在你如此诚心的份上……”小痴道：“我可以考虑考虑，想出一个你我满意的条件……”

“你答应了？”向杀激动追问。

小痴瞄向他笑的甚是暧昧，心想着：“老杂毛，你也敢打本大爷的主意？简直太不上道了！”

他装出一副苦叹无奈面容，道：“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有选择的地步吗？”

向杀频频笑不合口，却又要装出安慰神态，道：“小娃儿你也别难过了，老夫说过一定会让你痛痛快快的了断，包你感觉不出任何痛楚和不甘心。”

“谢谢你……”小痴一副感慨万千模样：“没想到我白小痴还活不到二十岁就得翘了，从小就多灾多难多命苦，连父母的声音都忘了，连生平最期盼的愿望都无法得到……唉……”

向杀立时追问：“小兄弟你最想得到的愿望是什么？”

小痴突然希冀的望着向杀，眼眸充满感情，就像儿子见着父亲一般。

向杀被瞧得浑身不自在：“小兄弟……”

小痴猝然喜悦尖叫：“对了！”

向杀不明就里，被吓了一跳，当真以为小痴中了邪，发了神经病。情不自禁往后怯步：“小兄弟你……你还好吧？……”

“我很好！”小痴神魂颠倒般道：“你很像我父亲太像了！”

“我……我……”向杀顿觉不知所措，愕然的瞧着小痴，实搞不清，怎会突然变成这样子。“我……我像吗？……”

说完，他瘦干的脸，还难得隐隐露出红云。

小痴两眼痴迷道：“太像了，真是太像了，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一样！就只有你能完成我的心愿，只要你替我完成心愿，我就答应你的条件。”

向杀登时欣喜，急追问：“什么条件你快说！”

他想的乃是一些，父亲对儿子慈祥，或者是替小痴办完琐事，或教他武功之类的事。

谁知小痴却给他出了难题：“我要你唱一首歌！”

“唱歌？”向杀有点哭笑不得。

小痴颌首道：“嗯！唱一首能让我满意的歌……”

“这……这”

向杀老脸果真已通红，杀人放火他倒可没放在眼里，但“唱歌”这件事，打从娘胎开始，他可真没唱过一条完整的歌，而且都已七老八十，还要唱歌？唱给陌生人听？真他妈的叫人别扭。

小痴心中笑得快滴出血来，表面仍一股楚楚动人神情，道：“老前辈，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不论如何，你要帮我实现愿望，唱的让我快乐，让我听

听父亲那种慈祥的声音，尤其是儿歌，我好怀念喔！”

“这……这……儿歌……”向杀一脸困窘，不知如何解决这“儿歌”才好。

小痴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他之所以会出这难题，亦是看准向杀不懂这一套，唱不出来，自己可保无恙，就算唱出来，也是蹩脚得好，那能悦耳？更遑论要使自己快乐了。

向杀可没那脑筋想的如此远，他正接受“儿歌”怎么唱的煎熬。

小痴故作失望道：“既然老前辈不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只有一死了之！”

说着就转往悬崖，准备跳下。

向杀登时又惊慌急叫：“小兄弟使不得，我答应你就是，千万不能乱来！我答应你！答应你唱歌给你听！”

他答应的实在是一生中最莫名其妙而又最哭笑不得的一件事。

小痴欣喜回头：“老前辈你答应唱儿歌给我听了？”

向杀脸容也难得浮现“慈父”的笑容，声音却有点苦涩：“对，唱儿歌……”

“那你先唱一首让我听听。”小痴希冀的说。

“这……这”向杀结巴一阵，红欲着脸道：“能不能分期付款？”

小痴快欲出眼泪，愕然道：“分期……”

向杀困窘一笑道：“实是因为我老头儿已数十年未唱歌了，尤其是儿歌……须要时间练习一下……”

小痴哦了一声，点头道：“只要你答应了，我就很高兴。”

向杀见他答应，总算有了定讫，嘘口气，心中宽松不少，但想及要唱儿歌，就情不自禁想笑。都已七老八十了还还童？

抿抿嘴唇，欲了欲窘意，道：“小兄弟……你能唱几句让我听听？”

小痴雀跃道：“当然可以！”

他已唱出儿歌：“倒唱歌来顺唱歌，河里石头滚上坡；满天月亮一颗星，百万将军一个兵，从来不说颠倒歌，庄子听了笑呵呵！”

语词逗人，趣味横生。

向杀听得老脸更红，竟然有点怯场。

小痴笑道：“老前辈好不好听？”

向杀道：“好听！好听……”

小痴道：“那您也要学喔！”

向杀点点头，别扭的念了几句，自也也觉得好笑而笑起：“老啦！想学都学不来！”

小痴笑在心里，道：“不急嘛！终有一天你会学起来的！”

向杀亦希望如此，自嘲笑了一阵，也想到正题，心神一凛，道：“老夫答应你就绝不食言，但你也得证老夫看看是真否真有服下水晶蟾蜍？”

小痴倒也大方，伸出右手，道：“你看吧！如假包换！”

其实他已从向杀宁可去学一首儿歌来满足自己一事，看出他并非言而无信之人，是以甚为放心的该他靠近自己。

向杀走前，并没伸手捉人，只瞧见小痴手臂肌后嫩中透白，当真就快透明一般，像极了淡淡稍红的水晶，先前跌撞损伤已不复可见，实是神奇。

“不错，正是服下水晶蟾蜍应有的现象。”向杀欣喜道：“终究不虚老夫此行！”

他已昂头哈哈大笑，笑声震天，震得山岳唯唯作响，可见其内力之充沛。

小痴也跟着笑了几声，现在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脱离这老怪物的掌握。

稍加思考，他道：“老前辈，您要完成我的心愿，总得找时间练儿歌吧？”

向杀道：“对！这是应该的！我还须要你教呢！”

“不！我不能教你！”小痴道：“我是要听像父亲所唱的儿歌，那样才能让我回味，让我想及父亲，你若唱我会唱的，别说这都是我自己学的，而且你也未必唱得比我好，我又怎么快乐得起来呢？”

他加强语气道：“你说过一定要让我死得快快乐乐，你该办得到才对。”

向杀连忙颌首：“对，该让你快乐……我该自己另外学过……”

本以为从小痴身上学个几首就行了，如今被他这么一说，为了遵守诺言，只有另谋他人了，然而想及要拖着老脸向人讨教儿歌，他就满是困窘。

小痴又道：“我们不如约定一个日期再见面，那样你也有更多机会去找人学习。”

向杀突然坚决道：“不行！你不能离开我身边！”

小痴愕然，道：“可是我一直跟着你，就快乐不起来了！我一不快乐，很容易便可能做出傻事。”

向杀道：“我会尽量使你快乐，最主要，你是个宝，人人都想抢夺，我有保护你的责任。”

“可是我……”

“不必再说！”向杀老脸已沉，道：“除了这件事，其它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

小痴见他如此坚决态度，心知再争也无用，只好无奈点头道：“好吧！你不让我离开，到时我快乐不起来，你可别怪我喔！”

“不会的！老夫一定会让你快乐！”向杀自得一笑，道：“从现在开始，你就跟在我身边，别想溜走！”

小痴突然想到什么，露出喜悦目光，道：“老前辈你可以在我身上下毒……如此我便不敢自行离去了。”

“什么毒也无用！”向杀道：“你服了水晶蟾蜍，本该肠肚碎裂而死，谁知你体内竟有其它药物中和了蟾蜍药性，那必是异常珍宝之物，属阳性药类，如中蟾蜍药物也化开，融阴阳两类药物，任何毒药再也伤不了你，我何必白费心机？”狡黠一笑，又道：“反而你提醒我，可以在你身上封去几处穴道，让你内力无法发挥。”

说着已快速举指戳向小痴背面及腹心。

小痴那想到想要点便宜，却引来禁制？还好闻及自己可能不再畏惧普通毒药，心中稍宽慰不少。

向杀戳了数指，顿觉小痴体内有股劲道反震自己，愕然道：“你练过以穴打穴以及移穴的功夫？”

小痴茫然道：“可能吧……”

向杀狡黠一笑，道：“移了穴，老夫就封你经脉，一样能凑效！”

他戳指又点向小痴身躯四处，不点还好，一点之下，脸色不由又变。

“你六脉竟然弱得快要消失？”向杀奇异而带有不信的瞧着小痴，追问道：“你到底练过什么内劲功夫？”

小痴轻轻一笑，他也知道自己最近穴道愈来愈不怕他人戳穴，至于经脉，他可感觉不出来，为了使向杀减少戒心，以便自己多一分机会脱逃，他已装作不解，茫然道：“我可没练过什么内功，我也不知身上为何会如此，也许是我吃了太多灵药的缘故吧！”

向杀凝目瞧着小痴，再移向他手臂肌肤，若有所思：“可能是服了水晶蟾蜍的原因，莫非这就是脱胎换骨？”

他已露出一脸狡点笑容，笑的不是小痴如此情境，而是自己吃了小痴以后，将来必会形成此一情况，那岂不已是天下无敌？

小痴也能猜出他心思，但自己只想脱离他掌握，也不愿表现太明显，已然装出较严重的受制于经脉被戳，以能让向杀更能安心。

果然向杀戳过数指后，已放心不少，道：“小娃儿你机遇不少，本该有所作为，但人各有命，你的一切，将来我都会替你接收，你放心，我老人家必定不会让你失望！”

小痴叹道：“我只要能听你唱首我喜欢听的儿歌，就心满意足了。”心头暗暗叫苦，挂个老怪物在身旁，浑身不自在。

“没问题，老夫必定让你如愿以偿！”向杀一副慷慨道：“甚至其它事情也都可以替你解决！哈哈……”

笑过一阵，他又问：“小娃儿你可有地方要去了譬如说找人报仇？”

“我……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何仇人……”

向杀倏然自大道：“老夫就替你宰掉白天那两个家伙，再捣垮东海龙王殿如何？”

此语一出，小痴正有个东方龙要宰，有了这天杀的老怪物帮忙，自是大有可为，当下已答应：“就随老前辈您的意思！”

“好，很好！老夫正愁没人以泄数十年怨气，走！哈哈……”

向杀揪起小痴右手，已掠往东方，绝尘而去。

小痴甩不脱他，只有任由他爱如何就如何，且走一步是一步，只希望逮着机会能甩掉这老怪物。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计策如何脱困。

## 第六章 玉女冷心

向杀和小痴又回到杭州城，然而东方不凡和刑开天早已不知去向。找寻一阵，仍未有收获，向杀已决定亲赴“龙王岛”以替小痴完成复仇心愿。

他俩已直奔钱塘江江口，准备出海。

钱塘江潮，举国闻名，波湃汹涌，直如山崩地裂之势，或而腾起数丈高水柱，狂涌天空，挂下无数珍珠，闪在夜月灯光中，颗颗亮丽夺目，照得肉眼珠儿真以为就是落在迷幻世界的珍珠宫里。

江潮汹涌，渡口却风平浪静。

已是夜晚，万灯闪亮，映着水波荡漾，一条条船只似若摆在元宵节里的花灯笼，串串闪闪，漂亮非常。

小痴那条船并不大，船身条长，想必专为速度而设计。船上原有两名

舵手，一名掌舵，一名撑帆或摇桨，但已被赶下船，向杀的霸道仍使人畏惧。

船并未动，因为“龙王岛”并不好找。

小痴懒坐船舱，瞧了瞧向杀一眼，道：“老前辈你真知道龙王岛在何处？江湖中去过者并不多。”

向杀稍犹豫：“四十年前去过一次，当时是东方龙他爹东力不求掌理此岛……都已四十年，记忆有点模糊。”

小痴道：“要是找不着……飘流海外，那怎么办？”

向杀远望粼粼水波，有点茫然，道：“该不会吧？慢慢找，该能找到才是……否则他们又如何进去？”

小痴倒真希望他迷了路，自己也可借口乱开船，甚至撞沉，凭自己水功，想脱逃也非难事。他道：“那……现在走吧？……”

向杀犹豫一阵，数十年时间，他实也无多大把握，遂道：“等清晨再说，夜晚漆黑一片，行船容易走失方向，还好到龙王岛只要一天行程，不算远。”

小痴心中暗骂了一句“胆小鬼”，仍含有奚落道：“我倒认为晚上出发比较妥当，夜晚船只少，走起来自由自在，不必考虑撞船。”

向杀老成的笑着，以为小痴没出过海，笑道：“海面何其之大，那来相撞？除非有人不长眼睛！”

“总有意料……”小痴道：“走路都会相撞，何况开船。”

“这意外太少了！”向杀不知小痴在捉弄自己，仍解释道：“而且意外大都发生在雾区或黑夜，相互无法瞧见时，大白天里，那来的撞船？”

小痴惧然道：“我实在没把握……还是夜晚看不见，来得干脆些，爱到那里就撞那里，自在多了。”

向杀哈哈大笑，道：“放心，我来掌舵！保证万无一失。”

小痴道：“其实晚上出航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龙王岛的灯是亮着的，很好找唔！”突然兴致冲冲，眯起眼睛，斜倾头颅，道：“现在我就好象感觉是在东方嘛！……”

他已伸手比向自认为是东方之方向，笑的很是自在。

岂知向杀却也懂得幽默，立时回答：“感觉错误！”

他笑的甚是自得。

小痴愕然：“东海龙王殿，不就指着东方？”

“话是不错！”向杀笑道：“不过你指的是西方就是方才登船的岸边，可见你的感觉不准。”

小痴登时如被打了个巴掌，转头探出舱外，手指的不就是灯光点点的岸边？自己一时不察，与向杀对面而坐，以为右手就是东方，谁知一比之下会“感觉错误”？

他干笑着：“这次就不会失灵了！”

勉强的伸左手，再指往东力，笑的更逗人。

向杀也被逗笑，而开朗长笑，随后已道：“别再争了，就明晨出航，你也休息，老夫要打坐行功了！”

不等小痴回答，他已大摇大摆晃着五短身躯走向舱口左侧坐下，整理那腥味灰衣，闭目开始打坐。

他虽如此安心打坐，其实内心早有防范小痴，才选了舱口以打坐。

小痴也知老怪物用意，虽然右舱口也有通路，但摆了不少竹器绳网，想无声无息溜走，甚是不可能，何况自己只要稍一用力，船身就会晃动，照

样能惊着老怪物。

左思右想，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只好死了这条心，等待有利机会再说，他也和衣而眠。

已过两更，还算平静。

向杀行功已至颠峰，似有一股淡青气体环绕身躯，更勾出他蓬头乱发，宛若阴曹地府魑魅的可怖。

一片沉静，水波韵律的闪晃着。

蓦地，一道寒光已打向向杀背脊，快如流星追月，令人心眩目迷。

在此同时，向杀已暴窜而起，大喝：“谁？”人已掠入舱内，以为小痴想脱逃。然见小痴仍在，心中稍安，突又想及暗器乃从背面而来，已再窜出舱外，怒喝：“何方宵小也敢暗算老夫？”

只见十余丈开外一条淡黑人影晃动，又打出两道寒光直取向杀胸前要穴，已闪入船艘中。

向杀伸手拍掉暗器，顿觉此人内力不弱，竟能将自己右手震得微微麻木，不由得怒意更甚，一声厉喝：“那里逃？”

人已腾空而起，化作一道光闪，暴射天空，快捷的追向那条黑影。

小痴早已惊醒，突见向杀已离船，霎时欣喜叫道：“此时不逃，尚待何时？”

二话不说，一溜子如滑溜鳗溜窜右舱口，那股得意怪笑，实叫人不敢恭维，真比奸臣还奸。

然而光顾着逃窜，谁知身形方溜出舱外，突有一记闷棍挥出，相准准打向小痴脑袋。

小痴霎有所觉，想逃避已是不及，喀的一响，已然昏迷不醒。

埋伏黑影挟起小痴已掠向数以千万的船堆中，消逝无踪。

向杀并没发现而及时追回，他仍追着那名黑影，不知窜往何处。

等小痴醒来时，已是第二天近午时。

他仍在船上，一艘经过整理，较清静幽雅的画舫。

他迷糊的摸着脑袋，仍觉疼痛而昏沉沉，抱怨骂道：“奶奶的！救人就救人，干嘛还敲这一记？”

突地竹编而挂轻纱的舱门外已有冰冷女人回话：“没敲死你，已算你走运！”

“心儿？”

小痴闻及此声，已听出是在梅庄碰上的梅冷心，不禁有种哭笑不得之感觉，马上拔腿就想逃。

“你还想逃？”

梅冷心森然睑眸捆紧，一个箭步已飞掠小痴前头，手中匕首直指小痴，那袭白纱裙衫随风舞动，仍是如此飘逸。

小痴欲逃无路，自嘲的苦笑：“不逃就惨了！大姑娘你怎阴魂不散，才没多久又缠上来，我已够惨啦！”

梅冷心冰冷道：“你也知道会惨？”

小痴干脆赖在中板上，无奈道：“自从砸了你的巢以后，我就知道要倒大楣，果然一直倒霉到现在，还得再继续发展下去！”

梅冷心想及被压着一事，不禁嫩脸泛起红云，衬托眉心那颗红痣，更像观音仙子了。玉牙一咬，斥道：“你再胡言乱语，小心我割掉你舌头。”

小痴落落大方笑了笑，闻起百孔千疮的衣衫，仍有一股淡淡梅花香，深深吸气，陶醉道：“嗯！好香啊！想必你昨晚抱了我一整夜吧？美人恩情叫人永生难忘，幻想连连！”

“你……”梅冷心嫩脸更红，又羞又窘，已化怒意：“可恶！”

一掌已掴向小痴脸颊。

小痴并没闪避，也闪避不了，被打个正着，右颊已出现几道指印，他也没叫，只是木讷的望着梅冷心。

梅冷心一掌掴出，霎时楞住，她没想到小痴会一动不动的让她掴巴掌。她整个人已空虚，又是悔恨，又是羞困，又是惊慌。

她失神道：“你为何不躲？”

“我为什么要躲？”小痴摸摸脸颊，也不觉得多疼，黠弄道：“反正打是情，骂是爱，两样我都接受。”

此言一出，梅冷心又恨上心头，恨得咬牙切齿，直跺脚：“你无耻--”想再掴掌，然却掴不下去。

小痴张开雪亮贝叶牙齿，笑道：“这就奇怪了，我牙齿整整齐齐的在你面前，你怎会说我‘无齿’？”

梅冷心怒得直发抖。

小痴更形捉狎道：“我实在怀疑你有没有近视眼？”

梅冷心又跺脚、捏拳，怒瞋尖叫：“你胡说--”

“没有就好！”小痴尾指轻点牙齿，呵呵笑道：“看清楚点，三十二颗，一颗不少，怎会‘无齿’呢？以后别再乱说，容易引起他人误会，以为我是戴假牙，这多不光荣？”

“你就是无耻--卑鄙小人，色魔--”梅冷心仍不甘的叱骂。

小痴处之泰然，轻笑道：“哇呀呀！俺的罪状怎么会那么多？你有没有搞错了既然是色魔，还救我干啥？”

“谁弄错了你明明就是下流，我是该杀了你！”梅冷心抖动匕首，当真想一刀剁了小痴以泄恨。

小痴无奈道：“看样子你这观音美人是恨我恨透了底，我想解释都无法解释，但你总得说出，我到底那里掉了牙齿，让你一口咬定我无齿？”

梅冷心呗斥道：“你背信食言，明明答应我娘要杀东方龙，你却违命不遵！”

小痴道：“有呀！我昨夜不是想乘船去宰人？”

“胡扯！你明明是被向杀所捉！被逼上船的。”

“这就更对啦！”小痴理由充足道：“我被他所擒已身不由己，不能履行诺言，自属应该，可是我仍千方百计骗他要上龙王岛宰人：像我这样忠心，为维护诺言，不惜一切的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他说的头头是道，梅冷心硬是找不出反驳他食言背信之言语，牙关咬得更紧，瞋道：“是与不是，你自己心里有数！”

小痴笑得更可以：“我的一向是选择‘是’啦！我就不信有人会说‘不是是’而不说‘是不是’，谁都嘛要选择前面的‘是’，你的‘是与不是’，前面也是‘是’，你都选择‘是’在前面，为什么硬要叫我选择后面的‘不是’？”他再惹逗：“你‘是不是’口是心非，你自己心里有数！”

梅冷心被他逗得七窍生烟，只差没冒出火来。她怒极反笑：“好！就算你有理，那你为何跑到慕容府去追慕容可人？为何下流的跑到妓院去鬼

混？”

小痴愕然：“这些你都知道了？”

梅冷心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凭你那两下子，还想瞒过我？”喝道：“天下没人能瞒得了我！”

小痴睁大眼睛：“你都看到了？”

梅冷心难得战胜一回合，得意一笑，傲然道：“当然！”

小痴叹息道：“既然你都看光了，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说着，他已忍不住笑起来。

这不就意味着梅冷心也跟着后头上妓院，甚至小痴都被“看光了”，当然无话可说了。

梅冷心那知自己以为还了一记小痴，没想到仍中了圈套，陷入小痴语病之中，纵是然却脸面发窘，恨不得马上消失。

小痴调侃道：“不知你对我……还满意吧？”抓抓裤裆暗示着某种用意，一张脸面已别得奇形怪状。

梅冷心捺不下心头被耍弄怒火，又见小痴得意神情，当真想一刀杀了他，已然挥出匕首：“你这淫贼！恶魔！登徒子--”

无法自制的刺向小痴肩头，匕首一落，鲜血渗出，冰凉的触及她柔嫩指头，霎时她又着了魔般丢下了匕首，呆楞的望着小痴。

她并不想伤他，只是无法自制。

“你为什么不躲--”她嘶吼着。

匕首刺的不深，小痴根本不在乎，仍自得的说：“我为什么要……”  
“躲”字还没说出，梅冷心已欺身而上，泪眼含眶，嘶吼着：“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她不停的捶打小痴。打得小痴莫名其妙，如此高傲的女人，怎么突然变成不堪一击的小女孩在耍赖？

小痴被打疼了，只得叫“救命”，想逃都来不及。而在船上更无人能救，这顿打他算是白挨了。

梅冷心打够了，又将小痴捆起来，吊在桅杆上，任由他如何吼叫求饶，她仍不理，闷闷不声响的立于船头。望着粼粼绿水，眼眸也湿了。

十几年来，她就和母亲一同住在梅庄。未曾离家一步，更未和任何生人交往，谁知天降人祸，扯个小痴这混混瘪三给她，让她好端端的竟然受了如许之多的怨气，一时把持不住，只有以泪洗面。

她虽流泪，却百般隐藏，不愿让小痴见着，否则，必定又是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戏谑奚落吧？

海水悠游，轻舟渐渐推进。不知不觉艳阳已红。彩霞连天地。

黄昏了吧？

夕阳金光流灿中，在海的另一端已出现沉静而神秘，宝塔般的尖山。

“龙王岛”似乎已抵达。

梅冷心泪水早已干枯，只留下淡淡两行泪痕，触及远方尖岛，她已拎回飘逝过远的怅然思绪，轻轻一叹，方自抬头望向桅杆上的小痴。

他竟然会如此安静？

梅冷心诧异的瞧着，更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吊着的小痴竟也能睡着？

小痴睡得很甜，还打着细微鼾声，直在混到家了。也许是近日来过于劳累的缘故吧？

梅冷心见及他那纯如小孩之脸容，不禁也窃笑起来，实不知他是真坏，还是假坏？

就是如此纯真，又怎会去那种风化场所？

梅冷心可没真的跟在后头，否则也不会挨到晚上才和她娘一起将人救出来。一想及此，脸颊不由一热，再次抹去泪痕，已想要如何对付小痴。

船只渐渐逼近尖岛，浪冷渐渐再大，哗啦啦泄起数丈高，溅向墨黑色礁岩，周而复始，永不终止。

小痴已被浪湃声惊醒，张了张眼睛，仍发现自己还在空中，眼珠儿已溜向地面，叫道：“喂！观音姑娘，该放人了吧？”

梅冷心仍是冰冷道：“等进了龙王岛再说！”

“岛？”小痴抬头一看，那神秘岛屿冷冰冰的摆在跟前，愕然道：“你真要把我送上龙王岛？”

“不错！这是你该履行的诺言！”

“不错是不错，可是我就这么一个人去，那是东方龙的对手？”小痴已开始着急。

梅冷心露出一丝难得笑容，现在终于有种因报复而得到的喜悦，她冷道：“那是你的事情！”

“唉呀！我的姑奶奶！你可知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武林属一属二的鬼地方啊！我这一去，包准必死无疑，求求你，咱们有话好说嘛！”

梅冷心一阵快慰，道：“没什么好说！对你这个大坏蛋，就是要如此！”

船渐渐靠近海岛，小痴更急：“你怎能见死不救？你可知你娘答应要收我做徒弟，咱们将来还是亲家，何必硬要逼我走入绝路？”

“我娘要收你当徒弟，那也得等你杀了东方龙再说，我倒真希望东方龙一刀把你宰了，以替人间除害！”

“唉呀！冤枉啊！我上妓院，全是为了捕捉东方龙的龟儿子，那是什么嫖妓，你想到那里去啦了快放我下来，我是好人呐！”

梅冷心脸眸似闪出一丝喜悦，声音仍冰冷，道：“你的话，鬼才相信，就算你真的去捉人，那另一件事你又件何解释？正事不办还追什么女孩子？”

“追女孩也是正事……”

“你说什么？”梅冷心喝道。

小痴说溜了嘴，赶忙改口道：“我是说，我不得被追啊！我无意中吃了水晶蟾蜍，那恰查某慕容玉人死追我不放，我那能躲得掉？”

“明明你是找慕容可人，跟她妹妹有何干系？”

“唉呀，姊妹都差不了多少，你别误会，我若追她，又怎会逮住她老爹，教他爬树？”

梅冷心心情稍平静，仍冷森道：“你到底把慕容世家如何了？否则我娘怎会叫我非把你丢到龙王岛不可！说你胡作非为？”

小痴急道：“那有？只是敲了一记慕容红亭，然后教他爬树而已，这没什么大不了嘛！”

梅冷心犹豫一阵，船已离岸边不及五丈，海浪涛涛，船身晃荡不稳，在空中的小痴甩得更厉害。

不久，她已有了决定，道：“不管如何，我不能违背我娘旨意，你也要实现诺言，我把你带来此地，也省了你不少事，你若不杀东方龙，一样会毒

发而死，你就认命的去完成任务，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小痴叫苦连天：“唉呀！我的姑奶奶，你们那什么毒药？我一吃一拉，什么事也没了，不上去还好，一上龙王岛，不死也要脱层皮，你就放了我吧？我求你好不好？”

梅冷心冷然一笑：“别自信的太早，我娘的‘黑蕊碎心丹’天下无人能解，你还是认命的比较好，否则发了毒，你想后悔都来不及！”

小痴苦苦挨求，梅冷心仍不为所动，等船靠岸后，她马上砍下绳子，将小痴置于岛上，再丢一把匕首给他。

“自己割断绳索，龙王殿就在东侧，成与不成全在你，我走了！”

梅冷心已掠回船上，调过头，就想离去。

小痴挣扎急叫：“喂！小丫头，你当真不讲情理，非逼死不可？”

梅冷心道：“别忘了你的诺言。”

小痴急道：“什么诺言？这跟我想的诺言不一样，我是讲那种有把握的诺言，不是现在这乱七八糟危险的诺言。”

梅冷心不理，仍驱船渐渐离去，道：“你杀了东方龙，自有人会有接应，如果杀不了，那就埋骨于此吧！”

小痴蹦跳而起，叫道：“你这母夜叉、刽子手！冷血动物！见死不救枉为人，你不是女人，你是狠毒的女人……”

梅冷心视若未闻，绷着脸，心头怅然若失，终于叹口气，不再理会这一切。遥远的注视夕阳，却也如此灰黯。

船已渐渐离去。

## 第七章 四大天龙

小痴吼着、骂着，仍是唤不回梅冷心，泄气的跌坐于地，直叫着命苦，一年不如一年。

船已消逝，天已昏黑，小痴才勉强拾起匕首，反手的割断绳索。

舒活一下筋骨，他已笑了起来：“你不让我坐船，我照样能游回去！”

以他水功不是顶好，却也过得去，况且又服下甚多灵药，闭气几小时，那是小事，游个两三天，更无问题。

然而他想及既然来了，先探探龙王岛是啥玩意？说不定还可偷点武功，何乐不为？

想着，他已忘掉身在险境，兴致盎然的朝东边岛屿行去。

岛上丛林密布，阴森可怖。他只好绕行海边，还好，岛屿并不算大，只一个对时，就已绕过山头。

眼前豁然开朗，亮光四射。

一座宫殿已矗立海上，全然发亮着，直如冰块凿成般，闪闪散出晶莹剔透透光采，让人叹为观止。

原来这岛屿有若葫芦形，小痴所登岸的是大岛，为一原始森林，未经开发，而那宫殿就建在小岛上，建的满满，直让人以为宫殿就浮在水中似的。

大岛与小岛之间，只有一条丈余宽石径连着。

小痴瞧的目瞪口呆，傻楞楞的叫着：“哇呀呀！真有这么回事，就像传说中的龙王殿、水晶宫……”

他已摸黑的往宫殿潜去。

龙王殿立足武林数十载，乍听之下，必会以为大帮派，帮中份子众多，其实东方龙以雅士自居，可不愿掌理一些粗俗之人，故帮众并不多，此时瞧来竟然不见人踪，龙王殿显得孤单。

除了东方龙以外，只有一儿一女，还有总管刑开天和手下四大高手，天龙、地龙、神龙、火龙，以及几名佣仆、婢女，人口甚是单纯。

就单只是四大高手，已是天下鲜有敌手，难怪龙王殿会如此耀眼武林。

他们亦未想到十数年未曾有人敢暗中入侵龙王殿，今日竟然有亡命徒造访，自是大出意料之外。当然，见不着船只也是其中一项原因。

所以小痴很顺利潜入殿中。

说它是大殿，到不如说它是个小殿依岛势建筑而成，层层排向最高顶，皆鬼斧神工，美不胜收。

殿与殿之间远看似粘在一块，近走仍甚宽广，布置花园、流水、小桥、飞瀑，直如人间仙境。

尤其在夜晚万盏灯笼辉映下，如梦似幻，真以为上了天堂。

小痴潜入一间殿堂，深青色大理石地面抹得晶亮，倒映四壁烛磴，一片肃穆沉静。

“没人？……”

只要没人，小痴胆子就大起来，大摇大摆走向殿内那两条蟠壁青龙，丈余高，张牙爪。

栩栩如生。

小痴品鉴着：“身是白金打造，鳞是天山碧玉粘成，胡须嘛……呵呵，倒有点像萝卜干……”

他已耍起招式，作势往龙须揪去，喝喝有声，道：“如果这是东方龙的胡子，我就把他给揪下来！”

手往胡须一探，指长白须竟然不堪一揪，断了。

他望着少了一条须的龙，不知长的何种模样？已然呵呵笑了起来。

这一笑可好了。“反正须都快掉了，长也长不长！”他已伸手揪掉另三条长须，笑的更开心：“这样看起来就年轻多了……呵呵……有点像蛇……”

揪完了龙须，目光又落在那两颗透红眼睛，已啧啧称奇：“如此大的‘烈火钻’实属少见……”

摸着摸着，他又想起古人之画龙点睛，亦想及武功之中有此招式，立时舞了起来，上下腾掠，不亦快哉。

“东方龙，你是龙，我就是笔，人家点明眼，我就点瞎眼，点啊！”

右手食指迴旋一点，正中的点在左边那条龙之右眼。

蓦地，卡然一响，墙上两条龙已分开，小痴一个措手不及，已往裂出之石门栽去。

再卡的一声，石门又已恢复原状。

里边并非黑漆，仍有灯烛，只是较见原始风味，墙壁毗是岩石望成，呈四方形，尽头仍有两条龙，但那是石雕龙，并非外殿那两条金塑龙。

小痴栽往地面，哇哇痛叫，再爬起来时，墙壁已恢复原状，他急叫猛力揪着，仍是无效。

他苦笑：“奶奶的！刚进门，又入了地狱，不死也得少去半条命……”

无奈之下，只好自嘲的瞧着四处，这一瞧，幻想又起：“照历史经验来说，误入密室，一定有一番奇遇，嘿嘿，我得好好把握……”

他窃笑的又往里边走，很容易又弄开那扇门，已变成一条黑暗信道，小痴不加思索，已快步奔入。

尽头处又有一扇门，不必动手，小痴只往前一踏，石门自动启开。

亮光陡地射入，小痴以为到了宝窟，欣喜若狂往前冲去。突然，他楞住了。

那有什么宝物了什么秘籍？奇人倒是有四个。

四个人立如天神，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者年约五旬，青衫，长剑，斯斯文文，他就是天龙段绝。矮者四旬，是位侏儒，紫衫夹袄，眼大，手掌更大，他乃地龙干亮。瘦者留有短髭，束发如塔，状如道士，他乃神龙卜当。胖者肚大如钟鼓，黄衫无袖，露出肥大股肉跳动，眉粗眼大，八字须更撇长数寸，前额已秃，后脑勺又留的大长发，神态古怪，他是火龙战元。

四人虽体能各别，但神情却一致冷漠注视着小痴。

小痴猝见四人，暗道一声苦也，急忙装笑道：“对不起，我走错了！”

说着就想溜回暗道。

此时天龙段绝已飘身而起，截在他前头，阻住洞口，冷道：“你是谁？”

小痴装出一副傻愣样：“你又是谁？”

天龙一捋长髯，道：“龙王殿里上上下下岂会不知我四大龙爷！”

“我不可管不了什么龙爷、龙小？”小痴道：“我只知道龙的胡须是揪不得！眼睛也点不得。”

天龙道：“你当真不识得我们？”

小痴道：“你非要让人认识，你才高兴吗？”

火龙挥起肥胖手臂，低沉声音道：“大哥别跟他啰嗦，先废了他，再抓去见龙王。”

他跃跃欲试，天龙却道：“四弟稍安勿躁，先问清楚也不迟，省得龙王责罪，否则稍有失闪，担待不起。”

小痴当下已有了计策，道：“你们好好商量，谈好了再来找我，我还要修理龙须，很忙的！”

他又想从天龙左侧钻入洞中。

天龙仍不让他走，一手拦了过去。

小痴叫道：“你这人也真是，没看到我手中龙须待修？”

天龙道：“既是修龙须，为何闯入里道？”

小痴道：“我那知你们一共坏了多少条了总得检查一下嘛！”

天龙道：“你的理由很难令人相信，你该明白，除非龙王答应，否则闯入本岛者，很少活着出去，你最好是说实话！”

小痴抱怨道：“什么龙王、龙太太，我只知道龙掉了胡子就变成蛇，我是被你们抓来修理胡子的，我想早点弄好，早点回去，其它什么龙，我都管不着，只要有胡子就行。”

小痴知道对方一直不出手，乃是不敢确定自己是否潜混而至，因为他们并未发现船只靠岸，自己又是年纪不大，似乎不是什么武林高手，唯一可能是被某人带上岸，小痴抓住此点，倒装的挺有那么回事。

果然天龙疑惑已解除不少，问：“是谁带你上岸的？”

小痴道：“我那知道？只见过一面，那人四十上下，脸圆圆的，看起来像个生意人，否则我也不会上当？”

他描述乃是刑开天的形态，心想刑开天已被向杀打伤，少说也得躺上几天，自己也能多骗一段时间。

四位龙爷当然也听出小痴所指何人，他们所想，若未见过刑开天，必定不能描出此态，因而更减去几分疑虑。

天龙又问：“你和那生意人一起来的？”

小痴道：“我想大概是吧？一上了船就昏昏沉沉，不醒人事，醒来就碰上什么老管家的，然后就准备修龙须了。”若有所悟，道：“那个小子……咆……大爷，看起来好象生了病，脸白白的……”

如此一说，四人怀疑已减至最低，但并未完全放松。

考虑一阵，天龙觉得只要监视小痴举动，等见过刑开天之后再说也不迟，最主要是主人最是厌恶喧嚣吵杂，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他已转向三位兄弟，得到默许后，才向小痴道：“你回去吧！记着，每个殿堂都有信道抵达此处，以后不能再犯……这样好了，就由我指引你，省得你胡乱闯入禁地，那可十分不妥。”

他想监视小痴，也找了此借口，若常人百姓，必被瞒过无疑，但小痴已知这是最好收场，当下道：“好吧，你要看就跟在后头，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了！”

说着已轻入信道。天龙向三位交代不必惊动东方龙，也跟入信道。

三人相互私语一阵，随即传出笑声，所谈的大都是数年来已未有人闯入，如今有个“惊动”凑戏，倒也能舒活一番筋骨--他们虽没出手，却从四处齐奔至此。尤其是面临大敌之那种紧张后的松弛，更让他们感到生气盎然。

他们也散去。

天龙果真的寸步不离小痴，他作到那里就跟到那里。小痴在无计可施下，一口气也跑了十几座殿堂，揪下数十条龙须，当然，明的是揪须，暗的是想探查情势，以及耍耍天龙。

手中龙须已一大把，小痴才转头向天龙道：“你不累吗？”

天龙含笑道：“你都不累了，我怎会累？”

小痴道：“我那不会累？不但累，而且又渴又急，巴不得赶快揪完须子好休息。”

天龙道：“就快了：你当真能修补龙须？”

他已从小痴动作上，觉得他并非属于安份守己工作那类型的人，但修补龙须该算是一份耐性的工作，亦颇感意外小痴有此本领。

小痴亦知道他心意，立时回答：“别的没有，这项工作我很内行，这须全是乌金打造，只可惜火候炼的不对时，久了就褪色和腐化，只要我再加上几种秘招，保证保用一千年！”他笑的甚得意：“我可是杭州有名的巧匠手，手底功夫可不是盖的！否则那位大爷（刑开天）也不会把我请来了。”

天龙心想能被捉来此处，亦该有此特殊才能才对，遂笑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有此本领，将来前途未可限量！”

“那里！”小痴笑的得意。目光触及青龙眼睛，突然疑问：“石壁的开关钮在右眼，那左眼又将何用了凭我经验，一定是某方面的开关？”

天龙有意考考他：“你猜呢？”

说话之际，已不明显的往左移了半尺。然而他只这么一动，精明的小

痴已有所觉，霎时心中有了计策，暗道：“这可是你自找的！”

他作出一副得意样：“嘿嘿！别的不行，机关阵图我可学的不少！这左眼机关就在我的脚下，只要我一按，保证会掉入地洞中。”

天龙频频点头：“那你是明知故问了。”

小痴道：“其实你也该想得出，先前我是开着石壁去找你们的，怎会不了解这一切？”他又一副得意样：“老实说，我也试过下面的机关，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无法困住像我这样的人。”

天龙愕然道：“你也会解此机关？”

小痴道：“对呀！这有何难？”

天龙疑惑道：“这机关是百年前‘无极神斧’华山开所建，除了总控制开关以外，该是无人能开才对……”

小痴装模作样道：“呵呵！这你就错了！你是外行人，当然看不出其中奥妙；你该想想当时他在造地洞时，是否也要亲自下去？”

这道理很简单，天龙相信。

小痴又道：“如果他被困在里头又将如何？是不是他另有方法破解？”

天龙道：“他可交代总开关的人……”

“你的话更外行！！”小痴道：“一个机关手在建造机关时，必定有全盘计划，分有活门和死门，这是活门，他必定在原处留有开启方法，这与原设计意义并无多大差别，若是死门，也得在建妥之后再毁去活路；除了一项是例外！”

“那一项？”

“那就是他必须以身殉葬，也就是造好之后，已无活门，他就死在机关里头。”小痴道：“这种情况并不多。”

他所言可一点不假，只是他只知原理，不知其开解之法，说了那么多，乃在想骗天龙入壳。

天龙有点信了，好奇道：“这……这机关活门又在何处？”

“当然是在洞中，要是你不相信，我作给你看！”小痴说着伸出手指，就想去按左边龙珠。

天龙一阵犹豫：“等等……”

小痴道：“不必你如此操心，一下去一上来，不必半分钟，你就明白这并非多厉害的机关。你也一起下来，省得我白试了。”

“这……”

“怕什么？我还不是一样在里边？”

天龙一想也对，小痴不也同入地洞？当下道：“好！我就试试！”已跨步走向小痴。

小痴暗道：“任你武功多行，还不是要吃瘪？”

他看天龙站稳了，才道：“准备好了了我要按啰！”

说毕，已伸手往青龙左眼按去。

蓦地，地面已裂开缝隙，两人身形已往下掉。

就在此时，小痴已反掠而上。原来他早有准备，暗中将一条龙须弄成圈状，揪在手中，当点完龙目时，身形往下落，龙须已套入鼻头，因而挂住身形未往下掉，再一个用力，已反掠而上。

天龙顿觉上当，叫声“不好”，想反掠而上时，地板已快速恢复原状，任他如何大叫，外面仍不闻一声，栽的实在冤枉。

小痴见诡计得逞，更发不可一世：“想跟我耍斗？你还差一截呢？”他作势弯腰，张口叫道：“开关就在左下角的右上的斜对面的右方三尺的正中心，用力一按，地牢就能开啦--”

他已呵呵笑起来：“照你这样开法，至少也要三年！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告辞啦！”

他不再逗留，心想此处机关重重，而且又高手如云，别说想宰东方龙，能保命已是不错，赶忙拔腿就跑，先溜走再说。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顺利。

他方溜出殿外，已见着刑开天领着三大高手，一跛跛的行来。

想必三大高手已告知刑开天，在起疑之下，顾不了伤势而想赶来瞧瞧。

小痴见状，愕然道：“这老贼怎么来的如此之快？”他苦笑不已：“看样子，我非应了那丫头的话不可……”

他未敢停留，伏着身子，躲过小花园，朝不知名的地方潜去，心想若能逃回林区或能找机会脱逃。

刑开天很快步入殿堂，并没发现天龙已在地牢，苍白的脸容现出疑惑：“天龙真的还跟他一起？”

矮小的侏儒干亮道：“错不了。此处龙须已不见，可见他已往别处去了。”

火龙抖着肥手：“大哥当时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现在也可弄个清楚。”

刑开天道：“有天龙在旁，他该不能作怪才对，我们再到别处看看！”

抓着套在身上锦袍，已走出殿堂。三大高手也随即跟出。

只可惜天龙在地牢叫破了嗓子，仍不见效果。本来他一入地牢，总开关应有所觉，但是守着开关的三大高手都陪着刑开天出来找人，看样子，天龙可要多呆些时候了。

## 第八章 东方世家

小痴连连潜过几座庭院，潜得甚是小心。他是往下坡走，也想着愈往下，自是靠近海边逃亡之路也愈近。

然而龙王殿此时已有所动静，不时有人巡逻而过，小痴不得不加倍小心。

他已闪入一间不算大的厢房，心想此处较偏僻，住的不是佣即仆，自己也好胡扯一番，说不定还可冒充而蒙混逃逸。毕竟林区甚远，一时亦无法逃去，只有暂时躲在此，以等待机会。

然而他一窜入，已有少年声音叫出：“谁？”

床上已坐起十五岁左右的清秀小孩。

小痴本想躲，突见此人，已呵呵笑起来，大方走向他：“小跟班，你还认得我吧？”

此人正是东方跟班，见着小痴，已张大了口眼：“是你？白小痴？”作梦未想着，最不想见着之人，竟会在此碰上。

“不错，你记性很好，将来可以当我的跟班！”小痴一屁股坐在床头：“自

已睡一间房屋，挺舒服的嘛？我也来分享分享！”

说着他已和东方跟班并排共枕的躺着。

东方跟班吓得面无血色，白丝被抓得更紧：“你……你怎么来的？”

小痴邪声笑道：“你这问题很让人受不了，到龙王殿不坐船，难道用飞的不成？”

东方跟班噤声一阵，道：“你敢来龙王殿……，这里比龙潭虎穴更可怕百倍，根本无人敢来此……”

小痴曲肱而枕，闻言已瞪向他：“你这更让人受不了！我都已躺在你床上，你还有什么怀疑的？”

东方跟班睁大的眼睛瞧着小痴，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可没看过如此大胆之人，敢单枪匹马前来此地。

小痴道：“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我是迷了路才撞进来的！你只当作没看见就行了。”

东方跟班道：“你不是来找少爷寻仇的？”

“唉呀，凭他那副德行？我也懒得找他算帐！”小痴道：“我已告诉你，我是迷了路才撞进来，你替我想怎么走才能避免跟我的仇人见面，否则我会忍不住杀了你少爷的！”

东方跟班历练要比小痴差上何只十万八千里，也没想那么多，只听小痴并非为寻仇而来，心情已放宽不少，揪着绵被的双手已松了下来。

小痴睨眼瞟向他，呵呵笑道：“刚才我没把你吓得陀赛屁滚尿流吧！”

“陀赛？”东方跟班不解。

小痴指他下裆，呵呵笑道：“就是屎尿失禁二你有没有？”

东方跟班霎时满脸胀红，挣扎往后缩，急道：“没有啦！”

小痴也只是作势而已，已收回右手，道：“没有就好，否则我可要把你丢出去，省得空气污染，害我中毒！”顿了顿，又道：“快点想，怎么走，比较方便了我早点走，对你也有好处。”

东方跟班已较为镇定，问道：“你是要避开少爷？还是所有的人？”

“当然是愈少人知道愈好！必要时，我可以化妆变成你呢！”

“这……不太好吧？”

“没什么好不好？保密才是最重要的。”

东方跟班只有听从的份，想了想，道：“从这里到船只，最近一条路只有绕过小姐的住处……可是……”

“可是什么？”小痴道：“你们小姐很凶？”

“不，我们小姐有病在身，她很好！””东方跟班道：“我是担心少爷住处就在她斜对面，要是你们碰上了，那岂不糟了？”

小痴道：“放心！我杀人是要看时间，现在非初一又非十五，他很安全；就从这条路！”

东方跟班再次沉思，终于点头：“好，我送你出去，不过你不能乱来！尤其是不能惊动小姐……”

只要能走脱，小痴什么不能答应的？他道：“这是小事，不必让你操心，快走吧！”

当下小痴已换上东力跟班衣服，也因形差得很多，只好把外袍当上衣穿，勉强凑合。

东方跟班见他如此怪模样，也轻笑着，随后换上衣服，已领着小痴走

向右后方石阶信道。

中途也遇上几名家丁，但谁又想得到会有人敢混入龙王殿？皆把小痴当成新来的，亦未引起怀疑。

再过盞茶光景，已抵两座迥然不同殿堂，左侧那栋半倚山头，古雅古香，右侧则金碧辉煌，灿光闪如火焰。

东方跟班细声道：“左边是小姐住处，她有病，只好住平房，右侧是少爷起居处。绕过小姐住处就能到达海边。”

静谧中，已可闻海涛声，小痴已知渡口将近，道：“谢啦！你请回！改天我再下聘书，聘你当我的跟班。”

东方跟班傻笑道：“我已是龙王岛的人了。你的好意我心领，时间不多，快走吧！我送你到小姐住处。”

他仍担心小痴会突然闯入小姐住处，非得跟在身边才放心。

小痴白他一眼，笑道：“你真是名副其实的跟班！”

他不再多说，已往两间房屋，上下山坡中间的蜿蜒小径走去。

然而方走近小姐那栋古木雅屋时，突然一阵尖锐如鬼啸，狼嚎的“呜”声传出，震得耳膜生疼。

原来乃是刑开天在找遍所有殿堂，未见人影，已感事态严重，顾不得惊动东方龙，已放出信号，全岛戒备，捉人。

东方跟班闻及此声，吓得脸色铁青，机伶伶打了个冷战：“他们发现了，这下子完蛋了……”

小痴有股想相互较量的心态，心想海边已不远，快马加鞭，不到三分钟就可抵达，何惧之有？

他神气活现，道：“发现又如何？你自个小心，我要溜了！”

二话不说，他为了争取时间，已冲向小径，奔来宛若一道飞光，他的脚功又精进一层了。

东方跟班呆楞在那里，不知所措。

此时东方不凡住处已响起骚动声，想必他也想出门应付局变。

小痴一冲过小径，已见着白花花浪涛，心情为之笃定，立时转身大叫：“喂？本大爷在此啊？全是一群饭桶！”

来的得意，走的更是威风，十余丈沙滩，足足晃了两分钟，眼看就要入海，突然一颗黑球落于他前面不及七尺。小痴霎时骇然惊叫：“震天雷？”

他那敢再往前冲了急忙往后倒撞。

轰然一响，小痴啊的尖叫，随着泥沙喷高丈余，倒掉地面，整个人已衫碎肉黑，还好他命大，没被炸个正着，只受了皮肉之伤，尽管如此，也够他受了。

火龙冷笑几声，庞然身躯已从天而降，由左侧十数丈高崖掠向海边，阻住了小痴去路。

小痴暗道一声“好惨”拔腿已往回奔，先前威风早已不复存在。

眼看回路也有七八人追赶而至，这不就等于自投罗网？

然而他却真的拚命往那群人冲去。

火龙双手叉腰，凜如天神直立于该处，吹着大八字胡深沉呵呵直笑，他只要守着海边，小痴则已无路可逃。

小痴拚命追前，突然在离对方不及十丈时，反窜小姐住处，连人带身，像块殒石般撞向雅屋。

追赶的神龙急叫：“不好，小姐还在里边！”

四人中就属他轻功最好，一个电闪，也追了过去。

原来小痴心知火龙手中有震天雷，想突破他而逃，谈何容易，又想起东方跟班说小姐有病在身，必定武功弱得很，是以想劫持她当人质，方可自保。

难怪他会奋不顾身的往回奔。

黑漆的人，直如弹丸撞向宣纸窗棂，砰然一响已滚入房内。

一阵尖叫传出，床边婢女已吓得花容失色。

小痴见机不可失，马上抽出梅冷心留予他之匕首，往床上那名容貌清秀姣好而苍白得吓人的年轻女子抵去。心头已嘘口气：“好险……”

苍白而病恹恹的姑娘就是东方秋萍，从小她娘生下她而不幸去世之后，似乎也将疾病传给了她，她从未一日完好如常人，连走路都感费力异常，若非她爹是东方龙，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替她弄来许多珍贵药物，她老早就不在人世了。

她此时并无多大惊讶，只以奇异的眼光瞧着这位脸面灰黑，眼珠又特别亮的年轻人或是老人。

只一刹那，三大高手已掠入充满药味、花香的房间，个个面色森然，怒目横瞪，尽管想手刃小痴，却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刑开天和东方不凡，以及几名家丁也各持武器的掠进来。

东方不凡仍未认出小痴，怒喝道：“小贼你敢伤我妹妹一根头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小痴逍遥自在道：“要放屁，走远一点，少在那里说风凉话！讲话要有用，就要如此！”突然他发疯吼道：“快退！否则我宰了她！”

小痴一手拉起东方秋萍，再挺住她脖子，匕首已划下去，就像屠夫杀猪般，一副毫不留情姿态。

东方秋萍“啊”的尖叫，已无力再嘶嚎，脸色已经青紫。

众人骇然，全部往后退了一步。

东方秋萍已快咽了气，无力道：“放了我……”

小痴突也觉得勒得太紧，马上松手，有点不忍道：“大小姐你忍忍，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啦！”

“小姐……”小婢女已急得哭出声音。

东方跟班此时也撞进来，见状已急叫：“白小痴你不能伤害小姐，她是好人……”

“白小痴？”刑开天愕然道：“会是你？”

小痴得意道：“除了我，谁敢打你们龙王殿的主意？”

东方不凡双目尽赤，厉道：“小杂种，我宰了你！”

白金扇一挥，就想冲往小痴。

“别过来！”小痴再次勒逼东方秋萍：“再过来就过来收尸！”

东方不凡硬是逼住身形，怒得直发抖。

东方秋萍已流出眼泪：“放……开我……”

“小姐……”东方跟班也泣出泪水：“都是我害了你……白小痴你就放了我家小姐，她好可怜，从小就生病，没有离开此屋一步……她好可怜……”

小痴此时才注意东方秋萍脸容，心头不由一颤，他以为跟班口中所说的生病，是突然伤风感冒的小病，大不了是吃错药、练错功的较重伤害，那

像这全身软绵绵，脸容透不出一丝血色，随时准备断气的样子？

尤其她那无助的眼泪，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了小痴也流过，也看过，每触及此，他就喟叹了。他知道放了她，所将来临的是性命攸关，甚至会把命丢在此龙王殿。然而他又怎能忍心伤害如此一个无助之人？

小痴终于熬不了内心挣扎，已放开她，道：“好吧，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是可怜虫，不该连累你！”当真将人放去，慢慢的站起来，面无表情的面对这些武林人人闻之变色的高手，他决心放手一搏。

东方秋萍似乎含着感激的对小痴作最后一瞥，已多。

众人被小痴此举所震撼，要是他们易身相处，又怎会放弃人质？

场中一片肃穆。

小痴抓紧匕首，已准备使出那“达摩窠月”招式，能捞多少本就捞多少。

“来吧！谁怕谁来！”他冷森叫着。

众人一阵凛然，最后仍是东方不凡先动手：“狗贼，我宰了你！”

白金扇化出一道金光，天旋地转，浑如奔活骇浪，一扇扇宛若一条条啸动的狂龙，同张口、同掠爪，快捷的让人无法透视，杀招全然噬向小痴全身要害。

小痴也不甘示弱，匕首一抖，千万道流光猝闪，挟人带身，暴如月光坠落，疾往东方不凡射去。

蓦地，一条青影正以快逾两人一倍以上速度，从左窗电射而入，朝两人撞去。

他喝道：“住手！”

三条人影在空中一触即分，小痴和东方不凡已倒射而退，双双跌撞地面。小痴幸好有床可顶，摔得较轻，只不过差点把床给撞坏。

东方不凡则滚落地面时，神龙已赶忙扶起他，他也未受伤害。

居中那名青影已缓缓似暗中有手拖着身形般飘落地面。

他正是武林人人闻之变色之东海龙王殿掌门人东方龙。

只见他气定神闲望着群众，适中身材修长，青衫布料虽色彩较趋朴直，却柔软欲飞，乃上好天蚕丝所织，他的脸白净光滑，虽是东方不凡父亲，看起来却如兄弟般年轻。似乎无时无刻，他都保有一丝幽雅笑容，容易亲近之中又隐露威严。

众人见着他，已拱手揖身，同声道：“龙王！”

东方龙伸出白皙如玉的右手，连指甲都修得如此贴切，手往上托，道：“免礼，退一边去。”

众人敬重的道声“是”，已退向墙角，连东方不凡也不例外。

他们知道东方龙平常和蔼待人，但正式场合却不容许任何人乱来。

小痴瞧见所要杀的人，会是如此风度翩翩，倒也有点意外，不过他仍从东方龙眼睛中看出他似乎具有高度智能和思考力，这种人不易对付。

东方龙转向小痴，那语调如同父亲在关照儿子船宁静祥和：“你就是‘聪明白痴’？”

小痴处之泰然：“那里！难得我黑漆漆一身，你还认得我了我很意外。”

东方龙并没被讽而有所表情，仍平静道：“不是我认得，只是早有耳闻而已。”

小痴道：“耳闻就如此记得清，看样子你早对我很感兴趣了吧？”

东方龙道：“有一点，人说你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这并非普通人所能拥有，我也是人，自有好奇之心。”

“怎么？看了以后有何心得？”

“口齿伶俐，胆大包天。”

小痴甚满意的笑着：“没办法，我的胆子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准备想溜，却被炸了回来，你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想不大胆都不行。”

东方龙淡然一笑：“你为何闯入本岛？”

小痴道：“多啦！光是你儿子的帐，就够我算上一辈子。”

东方龙淡然转向他儿子。东方不凡已道：“爹，这厮不但目中无人，还阻止孩儿寻夺水晶蟾蜍，实是不将本门放在眼里。”

小痴道：“你话可要说清楚，奇宝异物人人可得，何况它又是无主人的？你为何要捉我？还说什么要把我送给慕容可人，然后把她追到手；妈的！谈恋爱也罢，竟敢谈到我头上来？你当我是谁？”

东方龙冷道：“不凡，真有此事？”

东方不凡立时惧然拱手：“爹，他也是慕容府揖捕之人，孩儿只是顺手而为。”

东方龙冷道：“这就是你的不对，先有私怨，再找借口。”

“是，孩儿知错了。”

东方龙转向小痴，道：“有得罪处，我必叫他道歉，你可接受？”

“接受！”小痴笑道：“当然接受，反正水晶蟾蜍多的是，我也不吃亏，只要他以后别再扯我麻烦，我还懒得理他呢！”

东方龙目光一闪而逝，道：“你也得到水晶蟾蜍？”

小痴呵呵笑道：“你忘了我白小痴有三绝？第一：天下第一聪明，第二：有过目不忘之能，第三就是任何宝物碰到我，只有死路一条。呵呵……”他摸着肚皮：“水晶蟾蜍早就在我肚皮了。”

东方龙稍讶异：“这么说水晶蟾蜍有两只了？”

“岂只两只？简直满地都是！呵呵……”小痴嘲惹笑得甚开心。

刑开天已拱手道：“禀龙王，白小痴乃信口雌黄，他是将蟾蜍染白色以冒充，并非真有那么多。”

小痴戏谑道：““随你啦！反正好处在那里，任谁也抢不去，你爱把那只当宝，我也很同情你。”

东方龙淡然一笑，对小痴又多望两眼，道：“既是如此，那更谈不上什么仇怨，你也受了火炮之伤，老夫也不愿追究你闯岛之事，双方就此扯平，你以为如何？”

没想到事情会有如此转变，小痴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他当然满口答应：“好吧！我就勉强答应你，没事了，我可以走了吧？”

他倒想先溜才算数，省得对方又反悔。

“等等！”东方龙叫住他，道：“你现在走，未免太失龙王殿面子，等明天，老夫再派船送你如何？”

“不必了！”小痴道：“我一向不喜欢坐船，会晕的，还是游水来得轻松。”

他已走向窗口，准备攀窗逃逸。

东方龙仍很有把握，道：“老实说，留你一夜，是老夫想和你讨教几招，说不定还可指点你的武功……”

一听及“武功”，小痴果真楞住了，难道东方龙有意传授自己功夫？否

则他怎会如此忍让，帮着外人，不帮儿子了自己要是能学到东方龙武功，那可比满山乱闯要好上千百倍，机会可是难得。

何况他此时若不让小痴走，小痴仍无法安然离去，何不顺从些，也许结局又不一样。

在武功吸引下，小痴已回过头，不自在的笑着：“东方岛主，说讨教不敢当，学你几招倒是真的！有武功不学，可不是我白小痴的本性，你太了解我了！”爽朗点头：“就留一夜又如何！”

东方龙也笑了：“对你的天资，老夫总是想证实一番。”

随后他吩咐手下以后不得再为难小痴，告慰一番病床上的女儿，以及训言东方不凡后，已领着小痴离开此屋。

小痴临行，走的威风八面，意气风发的瞄向东方不凡，没想到仇人会变成“朋友”，也告知刑开天，天龙被困之处，才扬长而去。

刑开天和三大高手唯东方龙是从，对他如此作怪，并无任何不满，心中所想，乃是龙王必定有其原因，做人属下，当然不便追问，也相继离去。

东方跟班是最高兴的一个，他本十分崇拜小痴种种，如今能化干戈为玉帛，将来混在一起的机会就多了，他已雀跃的离去，替小痴再找一套象样的衣服，以便给小痴送去。

而东方不凡则是最瘁心的一位，老爹竟帮着自己仇家？无疑是在打自己巴掌，然而事已成定局，他只好忍下来，暗暗发誓，将来在外头，一刀就把他给宰了，以消心头之恨。

含怒中，他也离去。

屋内只剩下东方秋萍和小丫嬛，冷风吹过，孤寂寝室更形凄清。

在秋萍眼中，四处花盆的花儿，也有了笑意，终究放开她的人也有了好报应，这是她所希望的。

## 第九章 龙门求师

东方龙已带小痴到岛中最顶端那塔型殿堂。

殿分六角，门窗敞开，海风袭来，甚为舒畅。殿外植有几棵千年古松，压着月亮，更有一股意境。

殿内备有桌椅，可下棋、看书、观海，兴致所在，还可舞剑弄招。

除了东方龙，很少人上过此殿，因为他们知道东方龙性不喜骚烦，而他又时常在此殿，是以也把此殿划为禁区，免得惊动龙王。

远望着海洋碧黑中仍有闪闪浪涛白光闪出，连着天际星辰，倒能让人忘却忧烦。

东方龙倒了杯美酒交予小痴，道：“江湖人人称你聪颖绝伦，你自己认为呢？”

小痴接过酒，一口就喝光，沾沾自喜道：“这是天生的，我也没办法。”他强调的说：“俗语叫做‘天才’！”

“好一个天才！”东方龙笑了笑，道：“我只想与天才交朋友，希望你能遂我心愿。”

小痴睨向他，黠笑道：“这么说，我要不是天才，你会杀了我？”

东方龙含笑道：“既非天才，死又何妨了反正天下庸才多的是。”

“那你方才说的‘武功’一事……”

“我的武功岂是庸才所能学会！”

小痴自得一笑，道：“那就好！我要不是天才，天下再也没有天才……连白痴都没有了！你放马过来，我接着就是！”

东方龙频频点头，瞧向远方海天，已开始沉思，想考个题目，以测试小痴。

不久，他已含笑盯向小痴，道：“常言，繁星点点，点点繁星，试问，天上星星到底有几颗？”

此乃千古大事，却不知自认天才的小痴该如何回答这“天文数字”？

东方龙瞧着他，淡笑不已，他对自己所出的题目甚有信心。如若小痴能说的他心服，他才愿意相信小痴确有过人之能。

小痴闻言已邪邪笑起，遥望夜空明亮星星，忽明忽灭，似有似无，如何算起？

他却回答了：“它和你身上的毛一样多。”

这问题很绝，东方龙为之一楞，随即道：“我不信！”

“不信？那很简单！”小痴笑的更邪：“我数一颗，你就拔一根毛，等我数光了，看是否你的毛也拔光？”

东方龙为之语拙了。

天上星，身上毛，全是不可数之数，小痴以此相提比，还要以拔毛来印证，东方龙若不印证，就表示同意此答案，若勉强“印证”，纵使赢了，身上也已汗毛不剩一根，那还算人了小痴输的也心甘情愿。

东方龙笑的甚勉强：“你果然有过人之能！”

小痴道：“那里，我只是常数星星、汗毛而已！”

东方龙不再在此问题上打转，遂转望窗外，想再次出个难题以挽回颓势，不久，他望着海水，又道：“敢问海有多深？”

小痴灵机一动，道：“和你的胃肠一样深。”

“这……作何解释？”

小痴道：“很简单；海乃无底洞，你看过有人填满过？”

“没有，它根本填不满。”

小痴道：“那胃肠有人填满过？”

“这……这不一样……”

“那里不一样？”小痴得意道：“是嫌你胃肠太短了？不然你拿出来量量，差多少再告诉我！”

“胃肠岂可拿出来量？”

“深海都能测了，你量个胃肠又算什么？”

东方龙又不说话了，他仍反驳不了小痴所言，只好默认，不得不佩服小痴的机智。

思考一阵，他又问：“人生的道路有多长？”

“这个……”小痴已觉得好笑，指头已指往桌面那个用来镇压长画的文镇，笑道：“这问题不必问我，问它就可以。”

东方龙一头雾水，瞧着两尺长文镇，百思不解。

小痴得意道：“只要你拿起这棒子用力往头上敲，答案就可来了！”

棒打头颅，保证毙命，人生道路亦为之终止，东方龙要是一敲，自己走了多少道路，也就明白了。

小痴童心未泯的翻开昨夜被梅冷心所敲之肿瘤，笑嘻嘻道：“像我就走了一半，满辛苦的！”

东方龙双目突如利刀戳向小痴，久久不言，经过三道题目测试，他不得不相信江湖传言不差，小痴确有过人的智能。

小痴拿起石质文镇，道：“你要不要试试？答案马上就出来！”

东方龙收回目光，道：“不必了，你确有过人之能。”

小痴更形得意道：“唉呀！混江湖嘛！不聪明些，那还混得下去了早就翘了！就像现在我回答你问题，你很满意，我就不必死在你掌下了！”

东方龙含笑道：“其实不论你能否答得出，我都不会杀你，方才只是想让你处于绝地，免得心存侥幸而已。”

小痴哦了一声，道：“至少我有那资格学你的功夫吧？”

“你想学？”

“那当然！”

东方龙突然右手一扬，如寒莲吐蕊，身形飘飞而起，看似阴柔不动，却已幻出数尊身形，如孔雀开屏颤掠，充斥满殿堂，煞是好看。

小痴惊呼道：“无影莲花幻步？外加三十六纯阳烈神穿云手？”

东方龙身形一闪，又已恢复原位，气定神闲，道：“你看出招式名称，是否也看出变化？”

小痴得意道：“简单，你先前一出手就先点出一指，这并非纯阳烈神手里面的招式，可算是虚招，再来你身幻五花、脚踏反宫马时，所劈出三掌的第二掌是取我‘神庭’穴最好时刻，也就是杀招，以下的全在表演，七实十六虚，五行带天元行步，掌势只算短兵路，伤不了远敌，只能自保为佳！”

东方龙道：“就只这些？”

小痴凝视他，不久道：“难道要我全说出来吗？”

东方龙点头道：“不错，其中有一杀招……”

小痴已截口道：“好吧！想留给你面子，你都不要？”他道：“你的杀招就是第一手那一晃，看似在虚张声势，却杀机重重，若非我不动，你的右手轻而易举就可戳入对方“天突”穴，这招乃是纯阳神手的第三十五招“一指定乾坤”起首式，只是你中途又变了心意，改用第三十二式‘林叶飘飞落满地’，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东方龙登时楞了眼，随即哈哈淡笑两声，以掩饰自己失态，道：“白小痴，你的聪明、资质，宜让人嫉妒。”

小痴得意道：“那里，如果你肯教我武功，我保证不让你失望！”

“武功……”

东方龙脸色已经吃重，负起双手，走向窗口，海沁依旧腾涌，群星依然闪亮，一切皆如往昔，只有心灵波涛激昂滔掠，将何以抹平？

小痴见他沉重表情，亦感到失望，谁愿将自己得意的武功平白传给别人？

他感到东方龙也有此难为之处，不禁摊摊手，道：“大龙王，不传就罢了，也不必愁眉苦脸，有失你龙王的威吧？”

东方龙突然转身，冷然道：“我不是不传你功夫！”

小痴又呆住了，道：“那你……”

“我在考虑要如何接受你？”

“接受我了很简单啊！让我跟小跟班住在一块不就得了？”

东方龙倏然又有了笑容，道：“你误会了，我是要你成名立万，成为武林第一高手，那能让你和小跟班一起混？”

小痴傻楞了眼，快要掉出来：“这该不是天方夜谭吧？”

他从未如此失态过。

东方龙已有了决定，笑的坚决，正色道：“我不但要传你功夫，还要提拔你成为龙王殿的副殿主。”

“什么？”小痴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东方龙又道：“我要任你为副殿主、副龙王，你可愿意？”

“我……我……”小痴如着了魔，量着自己头额，又抓过东方龙的手按在头额上，道：“摸摸我，看有没有发烧？”

东方龙被他滑稽动作，逗出一丝笑意，摸着，还给他敲了一记，笑声不竭。

小痴呀的叫痛，终于醒来，道：“是“卡”的一声，原来是结冰了，这更严重！”

东方龙转认真，道：“你答不答应？不答应，我……”

“答应！答应！”小痴立时揪住他的手，急叫道：“当然答应，这可是我白小痴千年来的心愿、造化，谁不想大发威风了这可是我扬眉吐气的好日子到了！我答应你！大龙王！副龙王在此！”

小痴立时拱手，一百个甘心和虔诚，拜了这位东海龙王殿主。

东方龙目射棱光，含笑道：“别忘了，我还是你师父！”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小痴已然下跪，拜得五体投地，千百年的心愿，终于了却了。

东方龙要他起来，又道：“以后在外头，你就以副龙王身份出现，在岛上或和我独处时，就以师徒相称，千万要记住，不得失去龙王殿的威风！”

小痴英雄万丈道：“这当然，我白小痴何时失过威风了现在身份不同，更不在话下！”手猛切：“杀！杀得武林人人臣服，才知道我白小痴不是好惹的！”

东方龙含笑道：“年轻人发发威倒也可以，不过要有分寸，别杀孽过重了。”

“是！”小痴一本正经拱手回答，倒也有板有眼。

东方龙了却一桩心愿，心情也开朗许多，道：“你过来，让为师看看你的脉门穴道！”

小痴依言随他走到靠左窗两张太师椅，东方龙已开始替他把脉。方一触及脉门，就有一股力量反震，惊得东方龙眉头一皱，不由得看了小痴一眼。

小痴已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直把东方龙当成再造父母，对他已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连性命都可交给他。

他此时只会对东方龙傻笑着。

东方龙也回他一笑，继续把脉，脸情则时有变化，可见小痴的脉并不好把。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月已西斜，小痴仍甚有精神在等待结果。

小痴急追问：“如何？师父？”

东方龙吃重道：“你服了多少安药？”

小痴得意风发，朗朗上口：“多啦！‘千年灵芝’、‘雪山朱果’、‘长白山千年银狐血’、‘六神银花’、‘漠北千爪红蛛’、‘天山冰菖血’、‘寒山玉叶何首乌’、‘五彩七角蛇’、‘阴阳金眼蝎’、‘万年玉马人蔘’、‘水晶蟾蜍’，太多啦！念也念不完。”

东方龙想不惊讶都不行，这些药，样样俱有奇效，千载难得一求，他全吞入腹中，尤其是“水晶蟾蜍”，更是难得。

他问：“你真服下水晶蟾蜍？”

小痴道：“当然，我的血都快变成透明的了！”

东方龙不解道：“那不凡所取得那只……”

“那只道行只有几百年，是被我骗出来的，虽有功效，总比我服下这只来得好些。”

“原来如此……”东方龙已沉思，不知在想何事。

小痴追问：“师父，我的身体很棒吧？”

东方龙被他一唤，已定过神，淡然一笑，道：“你服下灵药太多，体内已有股力量潜伏，随时虫虫欲动，若引导得好，将获益匪浅。”

小痴登时满是高兴：“我就知道，我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还没练功，就有了内力！”

东方龙道：“你别高兴的太早，你身上内劲虽多，但你的经脉却渐渐消失，也许是你服了水晶蟾蜍的关系吧？”顿了顿，又道：“当你经脉消失后，那股力道将一泄而崩，如若你无法控制，将碎烂五脏六腑。”

小痴愕然，没想到服下如许之多宝物，还会有副作用？他急问：“有办法化开吗？”

东方龙道：“也许有，那就是你必须在脉经消失前学会引导之法，或而能利用此股力量。否则为师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你快教我！”

“教是一定要教，可惜大凡练武之人，所运内力，全是遵循经脉运转，我的‘吸龙神功’也不例外！”东方龙道：“为师所担心的是，你的经脉穴道要是消失，你又将如何运功？”

小痴频频点头：“这倒是难题……我得想法子解决才行……”

东方龙忽然轻笑道：“不过你也别太在意，吉人自有天相，为师告诉你，只是想让你知道体内的状况，将来有个防范，再来就是练了本门内功心法，可能会因你体内渐趋减少的经脉而起冲突，会有突然消失之虑，若你在运气时发现不妥，就千万别和人动手，知道吗？”

小痴点头：“知道啦！不舒服就别交手就对了。”

东方龙稍沉思，又道：“也许该将你身上血液放出少许，以减少水晶蟾蜍药力对经脉的侵蚀，以免于完全消失之虑。”

“对！就这么办！”小痴立时伸出右手：“师父你快下手，我等不及了！”

东方龙轻轻一笑道：“说你聪明，也有傻劲？那有说放血就放血了这不妥，待为师再查典籍，必要时去讨教名医，再作决定，免得有所失闪。”

他已从小痴左肩，被梅冷心所刺之伤口，业已结成疤之血块，抠下少许，道：“有这些就足够锁研了，别耽搁时间，我现在就教你‘吸龙神功’！”

小痴喜出望外，多年心愿终能实现，立时学样打坐。

东方龙马上将内功心法传授一遍，然后举指戳穴，以能让小痴能明白穴道位置及名称。

进一步，小痴已开始提气，第一次，总不知气从何来，经过东方龙输入内劲引导，他才知气从丹田所发。

有了引导，他马上进入状况，运行十分畅舒，只是另有一股不知躲在何处，又似乎充塞四肢百骸的劲流，仍不听使唤的随意流动。

东方龙也颇感意外，小痴如此容易就从不知而变成全知，已领悟而利用了。

他见小痴运行正常，已轻望西天将下沉凉月，已浮现一丝宽慰而满意笑容，慢慢走下山坡。

殿堂内只留下小痴在运功。第一次，他总是欣喜的一次又一次好玩的行转内力。

说也奇怪，他每行转一次，内力就加强少许，速度也快了许多。

若非他仍漆黑着，将可发现他的肌肤已渐渐转为透明。

月已西沉，凉风已带寒意。

当小痴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快接近中午了。

东方跟班早就在旁侍候多时。

他准备了早膳，以及洗脸水，突见小痴醒来，他已嘘了一口气，疲惫一笑：“你终于醒了，我足足等了一个早上。”

小痴见着他，突然呀的大叫，倒把他吓一跳，小痴迫不及待想找人宣扬：“小跟班，我学会运气了！你看！”

他一掌打向桌面文镇，本只是想震碎它，岂知掌力一出，整张大理石五尺见方宽的方桌，登时轰然全毁了。

这一响，又吓呆两人，还好早膳是放在靠墙的小茶几上，否则就没得吃了。

小痴连忙干笑道：“纯意外，小跟班你千万别张扬！”

他在收拾碎片，一副狼狈样。

东方跟班吓得面无血色，这可是龙王心爱的东西，他何来胆子见着此事？

小痴又道：“别担心，你说那里有这种桌子，我偷偷换过来就是！”

“……少爷那里还有一张……”

“这不就得了？”小痴道：“大不了去扛过来就是！何况我现在身份不同了！”

东方跟班也看出龙王对小痴特别优待，只第一次见面就带他来“观海殿”，只是他不敢想小痴会变成副殿主而已。

他道：“下次要练功，你可要小心了！”

小痴干笑道：“纯属意外嘛，下次一定改进！”

东方跟班也蹲下去捡碎块，道：“你还是先洗脸，然后吃了早膳，老爷等着你去见他。”

“哦……”小痴现在对东方龙可说唯命是从，马上放下工作，胡乱洗脸，囫囵吞了八宝粥。哈口气，道：“成了，龙王在那里，快带我去！”

“别急！”东方跟班笑道：“龙王还交代我要带你去清洗一番，穿件漂亮的衣服，再去见他！”

小痴想想也对，自己现在可是副殿主身份，总得打扮象样才对。

当下他已和小跟班两人用脸盆装着碎桌片，扛下山去，丢于偏僻处。

随后小跟班领他至一设备幽雅的浴室，澈底清洗一番。

清洗后的小痴，换上一套白底蓝边缎衫，头发也梳理整齐，好似脱胎换骨似的，精神抖擞，英气逼人，自有灵性，俨然一副公子哥儿行头。

照着铜镜，他对自己亦感意外，频频自得叫着：“还不赖嘛！”

他已信心十足，随着小跟班去见东方龙。

## 第十章 新官上任

此殿在半山中，殿前有宽广花园，居中则为大片铺着白石之广场，乃岛中人员聚会之所。

殿内正式摆有气派太师椅，居中一张大于两旁椅子一倍有余，红绒椅垫上，素青衣衫的东方龙仍闲雅的坐于此。

他也等了近一个早晨，但仍心平气和，等待对一智者来说，正是宁静思考最佳良机。

终于，小跟班已领着小痴来此晋见，拜过礼，他已退至殿外侍候。

东方龙瞧着小痴，频频赞许英挺潇洒，小痴也乐于接受，随后他已道：“我准备马上宣布你为本门副殿主，你可有所准备？”

小痴摆出威武姿势，道：“早就准备好了，你尽管宣布就是！”

“我所说的准备，不是指此，而是你当了副殿主，要如何让他们心服？”

“哦？”小痴疑惑道：“他们敢不听你的？”

东方龙淡然一笑，道：“他们当然不会抗命，只是他们若不心服，你这副殿主当的想必也很痛苦，何不想个法子让他们心服？”

小痴颌首：“也有道理……师父你替我想想，你经验丰富！”

东方龙笑道：“我经验丰富，却不及你聪明，聪明的人，又有何事不能办到？靠自己总比靠别人好。”

小痴闻言，频频点头：“也对！这小事嘛……”脑筋一转，已甚有气魄道：“师父您放心，我保证让他们无话可说，这是做副殿主的基本条件！”

东方龙赞许一笑：“如此我就放心了！”转向殿门：“小跟班，敲钟！”

东方跟班应了声“是”，马上走向殿堂右侧后角吊着的大铜钟，开始敲起。

“咚咚”钟音浑沉传出，不疾不徐，缓缓鸣送。

不到几分钟，龙王岛该到的都集合在殿堂广场外，个个面色吃重，不知龙王有何大事要宣布。

东方不凡站在最前面，刑开天在其右侧，四大高手立于两人后面，其后者，皆是一些护院和家丁、女仆，总人数约四五十名。

钟声毕，小跟班也站至人群一角，没多久，东方龙一副君临天下气势和小痴已缓缓走出来。

小痴昂首阔步，一生中也只有此时如此威风过，他可要好好过足瘾。

众人猝见小痴与龙王并排而行，皆诧异不已，尤其是东方不凡，更是瞅红的怒眼猛瞪，直是不甘，兀自不解揣想着，这小白痴何德何能，竟能和父亲混得如此亲腻，莫要中他奸计才好。

一声“龙王”，众人已拱手拜礼。

东方龙和小痴立于殿前石阶，含笑望着群众，东方龙祥和道：“免礼。”

“谢龙王。”众人已收礼，静默聆听。

东方龙环视众人一眼，道：“时下英才难求，为了本门日后得以更形门楣光耀，本人决定再立一位副殿主。”

此语一出，众人已显骚动，但随即平静。

东方龙很快又接着宣布：“这位副殿主想必各位并不陌生，他就是近日名震江湖的天下第一智者白小痴！”

小痴马上拱手笑道：“各位，咱们马上就是好朋友了！”

群众一阵哗然，不必说，情况可分两种，佣仆者，只觉讶异小痴如此年轻就登上副殿主，存有一股羡慕之心，他们只有惊喜。

另一种则是排斥，刑开天、四大高手以及东方不凡皆难以心服。

刑开天立时拱手：“禀龙王，属下觉得此事似乎有再商讨之必要。”

东方龙笑而不答。

东方不凡尽露不屑神态，道：“爹！此人出身卑贱，而且胡作非为，将来一定会对本门不利！您不能听信他花言巧语。”

东方龙冷道：“不凡，你可知英雄不怕出身低？不得以此来褒贬他人！”

“可是爹……他明明是……”

“不必多言！”东方龙冷道：“我自有主张，你们听听副殿主几句，再作定夺也不迟！”

他转向小痴，微微颌首，要他发言。

小痴立时神气盎然，道：“我知道各位都不甚服气，没关系，对我有什么不服的尽管说，我既然要当龙王殿的副殿主，就有办法叫你们心服口服，如果服不了你们，俺铺盖一卷就走！也没面子再留在此丢人现眼了！”

此语一出，几位高手已有了机会，不禁皆暗中露出鄙夷笑意。

东方不凡冷笑道：“很好，我倒想要看看你如何让我心服口服？”

小痴道：“不急！不急！不服的人不只你一人，这样好了，服气的人退在一旁，不服的人留在原地，我一个个讨教！”

他的大胆连东方龙都有点吃惊，东方龙原本只是要他耍耍脑筋即可，谁知他却来真的，要是动起武来，则小痴可就难办了。

众人闻及此言，已往东方龙望去，希望得到指示，小痴讲的，可不怎么算数。

东方龙道：“副殿主的话，你们一样要遵循！”

群众霎时有了变化，那些佣仆，扯不上争权夺利的人，已退至一旁，只剩下东方不凡，刑开天以及四大高手，留在当场。

小痴频频点头：“不出我所料，就是你们几个人，没关系，反正以后都是同行，你们爱怎么比就怎么比，我决不让你们失望！”

东方不凡冷道：“只要你能接下我三招，我就服了你！”

小痴满口爽然答应：“是比武！没问题，我接！还有谁要比武的？”

火龙冷道：“你能吃我震天雷，也该能吃我一掌。”

“没问题！”小痴照单全收。

神龙卜尚道：“属下虽不排斥副殿主，但副殿主总得拿出一两样功夫吧？毕竟龙王殿并非一般粗鄙武林门派！”

“没问题！”小痴道：“你要看什么功夫？我学的很杂，虽未必比你高明，但也过得去啦！”

东方龙道：“除了内力一项，副殿主其它功夫仍十分高明。”

他之所以有此一言，在点明卜尚别找小痴最弱一环他是只想“看功夫”，何来看最弱者？

小痴道：“也对！我内力还在修，不久就能让你满意，你看别样吧？你专长何种功夫？”

“轻功。”卜尚回答，这是众所认定他“燕子三绝抄”为天下一绝。

小痴道：“轻功倒没啥，一炮冲天，我可不赖，你能纵多高？”

“大约十八丈。”

通常练武人只要能纵十五丈，已是罕见，若十八丈，可谓个中顶尖高手了。

“十八丈……”小痴往天空瞧去，大约有了定数，突然双腿一蹬，人如冲天炮冲往高空。冲劲之足，让人眼花。

俯仆未见此奇异身法？死板板的往上冲，已哗然叫出口。

卜尚猝见小痴身形速度不慢，也心存较量，立时腾空追掠而上。

两人各冲高十数丈，已成碗大黑点，小痴还再冲高，卜尚已换过一次气，凌空再追，终究仍差丈余远，而先行飘下，落于地面，他已服了小痴，向东方龙拱手一揖，默然退于一旁。

众人人为之吃惊，不得不对小痴另眼看待。

岂知小痴是摔下来的，“啊”的一声，像蛤蟆翻身，屁股先着地，蹬得他憋红了脸，频频闷叫疼！

其下坠冲力仍未竭，而带着小痴往前滚，幸好东方龙一股暗劲赶忙托出，才将他身形给稳住。

众人不禁觉得想笑，先前那股“另眼看待”之心只好重新估计了？这算那门轻功？简直和摔死狗差不多。

小痴不敢明显的抚抓屁股，干憋的笑着，“这也是降落的一种功夫！屁股跟脚，只差三尺，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了！”

微微定过神，他已转向刑开天和天地二龙，道：“你们呢？想在我身上弄点什么？”

刑开天有伤在身，自不便动手，他道：“人人称你聪明绝顶，我们就比文的，能文能武力堪担当龙王殿大任。”

天龙昨夜被耍了一记，亦甚不服气，想再斗斗小痴，当下拱手道：“副殿主机智过人，属下愿再次领教。”

侏儒地龙道：“文的武的都有人了，我侏儒也没什么好比，只要你过得了关，属下自是心服！”

小痴笑的邪，道：“看你吃得少、穿得少，倒也满知足的，这种品种并不多见。”

地龙道：“属下不中看，却很中用！”

“可以‘看’得出来！”再笑几声，小痴已转向刑开天和天龙，道：“来吧？是要问答题，还是选择题？”

天龙在四高手中，要算学问最好，已胸有成竹道：“风闻副殿主不但聪明绝顶，还考过秀才，可谓才高八斗，属下就与您对一首诗。”

“欢迎！”小痴得意道：“别的没有，作诗这一行，俺从不落人后，放马过来吧！”

天龙稍一沉思，已道：“白痴白痴白白痴！”

小痴愕然：“你在损人？”

天龙含有调侃道：“这只是诗，不损及人。”

“好吧！你对我，我就对龙王！”小痴已道：“龙王龙王龙龙王！”

“白痴白痴白白痴！白痴罪该万死，死落十八地狱门，为阎王老子洗脚！”

这诗够损人，几位高手闻及，自有“大快人心”的感觉，也钦佩天龙之机智高超，一口子就得小痴哑巴吃黄连，无以还言，只有挨“骂”的份。

小痴摸摸鼻头，怪异的一笑：“我现在又发现，我的名字连阎王都要欺负几手才甘心？”

自嘲归自嘲，他还是很快对上口：

“龙王龙王龙龙王，龙王步步高升，升晋三十六宫天，与玉皇大帝打麻将！”

此语一出，慵仆们已哄然窃笑，复又憋住笑声，只因在龙王面前，不能太放肆的畅笑而已，他们实掩不住对小痴的喜爱，频频夸赞，对得好。

东方龙也情不自禁晒笑着，虽然他知道最后那“打麻将”对得不好，但他也明白这是小痴故意开玩笑。

全句都出来了，末尾只要稍加修改，对小痴来说，又有何难？

天龙也知道此道理，但他仍要例行的指出：“你那末句“打麻将”，多了一字，不能对仗，你可有解释？”

小痴侃侃有词道：“哦！错了吗？也罢，本来该是与玉皇大帝平起平坐的下棋，但是下棋归下棋，总没有时下的打麻将来得有意思，说不定三缺一，我还可凑一脚，至少插点花，分点红总有的，你不认为‘打麻将’比‘下棋’有意思吗？”

他的解释虽刁钻，却也不无道理，最主要，他已表现出敏锐之思维反应，这在较量智能上，他是占了上风。

天龙已心服的拱手：“副殿主机智过人，属下心服！”

他也退至一旁。

小痴自在的接受，随又转向刑开天，道：“总管大人，你又该出何难题？”

刑开天早有准备，道：“属下有个问题百思不解，几年前，属下在寒月观与青云道长闲谈，他却出了一个难题，属下就以此难题来考你！”

他道：“一个人只有两条腿，为何进入屋子以后，再走出来，就变成六条腿？”

这问题，他足足想了数年，还未想通，如今拿来考考小痴，心想胜算机会该不小才对。

他已稍带狡黠的睨视小痴。

众人也在想此问题，为何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间会变成六条腿？

他们想不通，全然瞧向小痴，看这天下第一聪明的人是否真有一套，把人变成六条腿？

然而小痴连想都不必想，立时道：“这问题很简单，进入屋里，背张椅子出来不就得了？”

人有两腿，椅有四腿，加起来刚好六腿。

众人哗然不已，刑开天想了数年的问题，竟然会如此简单？简单的让人太过突兀，太不容易接受。

但事上老道长出题，也只是秉着一窍开通心情，只要点破了，就不

值多少银两了。

刑开天楞然的盯着小痴，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痴故意装模作样，道：“你不信？那你背背看，少了一只脚，就去找那老道长要，他会剁给你的！”

题目是道长所出，若不服此答案，倒须向道长再讨教他的答案了，所以小痴才有此言。

刑开天输的无话可说，他也退下。

侏儒地龙道：“副殿主所说答案，实让属下心服，属下告退！”

不必等比武，他也退至一旁。

小痴呵呵笑道：“吃得少的人，果然容易侍候！”

东方不凡已憋了甚久，如今只剩下他和火龙，该是出手的时候了。他道：“白小痴，你一张嘴光耍着，可惜功夫不行，也无格居此高位，接我三招再得意也不迟！”

话声未落，他已掠身而起，虽曾受过向杀掌伤，但并没带给他多大伤害，出招仍是狠猛。

扇光一闪，带动空气滔掠，形成一股狂涛，宛若张牙舞爪巨龙，腾翻、扭卷，撕抓般罩住了小痴四肢百骸。

一上手，他就用龙王殿绝艺“龙王斩”。

东方龙见及，不禁为小痴捏了一把冷汗，众人更是将一颗心悬在口中，龙王殿第一绝技，岂是易与？

小痴大喝“好招”，心想此招硬接不得，只有避其正锋，霎时搠出匕首，划出慕容七剑第四式，刀光闪至胸口成全盘状，突地再次往高空窜，想避开东方不凡凌厉攻势。

东方不凡早已预知此着，金扇反抖，也追掠而起，万道光芒如暴开冰针，全噬了过去。

小痴身形一扭，头下脚上，以那金盘形刀光迎向金扇，双方撞及一处，啪啦啦的电光石火暴闪，触向群众眼眸，引起一阵昏花。

两人已暴开，小痴闷哼的斜坠地面，左胸起伏不定，被白金扇点了一记，嘴角已挂血。

东方不凡突然落地，并未受伤，冷冷一笑：“再看第二招！”

他不予小痴有休息机会，白金扇带过，不再化游龙，而是幻出成形金墙，远古开天之大盘石，抖着巨人双手猛推，流窜的空气已为之挤压，裂出桐声直钻耳膜，令人生疼。

小痴突然不退反攻，匕首拉直，如一道精钢光束飞驰，刀锋过处，似如裂割屏风，一钻到底。

他知道，若让对力招式成形，将对自己更不利，倒不如在其威力未全部发挥之下，先下手为强！

东方不凡果然因未料到小痴会反攻，而有所受制。但毕竟此招威力不凡，只稍受挫，霎时又将小痴卷入其中，在连劈数扇之下，小痴右腿又挨了一扇，倒滚而退，已紫青肿胀，疼痛难挨。

“妈的！你这小子全来硬的？俺跟你有何深仇大恨？”

小痴咬着牙，心头火了，他知道右脚这扇是东方不凡第二招用完时，再偷撻的一扇。心中甚是不服，已撑了起来，冷道：“来吧！最后一招！”

东方不凡眼见两招不能打倒小痴，怒意更甚，旋身一转，白扇张开，

化作飞轮，咻然砍向小痴，人也腾空，双手成刀，像一把通灵而受魔鬼诅咒的魔刀，飘浮空气中，似乎任何流动都能割下小痴头颅。

“斩绝情？”

众人已惊呼，东方不凡已用上龙王斩最后一招“斩绝情”，简直是想取小痴性命而后始甘心。

“什么斩绝情？”

小痴火气也不小，匕首硬抓在手上不放，突然身化数尊人影，用的正是昨天东方龙所使的“无影莲花幻步”，游移于四面八方，和敌手周旋着。

然而其右腿已伤，行动稍迟顿，未能尽然避开，眼看白金扇就要从左斜方削下，东方不凡双掌也劈至胸口，若小痴想躲旋转金扇，必不能逃过双掌，若不躲金扇，可能人头落地。

千钧一发之际，他已做了抉择，挨打事小，头掉了或断手断脚，那才麻烦。

当下他竟然挺起胸膛，硬要接下双掌，右手匕首已往空中白金扇砍去。

此举看得众人骇然尖叫：“快躲！”

东方龙亦激动的想冲前拦阻，然而一切已成定局。

啪然巨响，小痴整个人已倒撞花园，撞倒两棵腿大古松，复再撞垮殿前石造栏杆，停于迴廊内壁。

而东方不凡却也莫名的往后撞，还好他未受伤，很快的稳住身躯，甚是疑惑小痴那来那么大反弹内劲？

群众一阵肃穆，全然瞧向小痴，不知他伤的如何？亦或是倒地不起？

刀、扇已从空中落下，咋啞的死沉沉掉在石地，也重重敲向众人心头。

终于，小痴这耐打耐摔的身躯已慢慢爬起，众人为之轻声欢呼。

本来在“斩绝情”凌厉攻势下，该无人能活命，但小痴本已服用太多保命灵药，也摔过何只千百次，对于挨打，自有一份超乎常人之能耐，所以他又爬起来了。

然而东方龙却知道小痴能保命的最主要原因是体内那股异奇力量反震了外袭掌力，而化解此掌不少劲道，东方不凡也因而被震退。

有此反震力量，掌劲越大，反震越大，小痴受内伤机会反而小些，这恐怕非他人所能预料得到的吧？

不过连挨数掌，又在他内力未成形之时，小痴也有得受，胸口火辣辣，十分难挨。但他仍想气气东方不凡，一拐拐的又爬起来，除了嘴角血丝更多以外，也难看出他到底受了多重内伤。

“没事啦！三招！”小痴手竖三指，一拐拐走向人群，笑脸又露：“奶娘的！人称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新官上任三招三掌三口血！”

他已走向原位，拾起匕首和白金扇，用力的将扇子抛给东方不凡，冷道：“三招已过，你还想再来也没关系！”

东方不凡一阵忿怒，双目猛瞪一阵，终于仍说话算数，愤愤的退于一旁。

小痴深深吸口气，转向火龙，道：“只剩下你了！”

火龙一身肥肉不动自颤，脸情变化不定，看小痴受此伤势，仍眉头不皱一下，不禁对他多一分好感，已拱手道：“属下掌力比起‘斩绝情’仍逊色三分，副殿主能接下此掌，属下心服口服！”

再一拜，他也退至一旁，全场为之鸦雀无声。

小痴嘘口气，道：“总算熬出头了，该有好日子过啦！”

东方龙已含笑走向小痴，道：“我果然没看错你，文武双全。”

小痴笑道：“可惜就只有今天才被你发觉；我这种徒弟很难找吧？”

“的确难找，不过从今以后你就是龙王殿的人了！”东方龙道：“这该是你发展才能的时候了！”

小痴呵呵笑道：“有了二龙王，大龙王就更逍遥啦！”

东方龙笑道：“将来岛上的重责，可就要全落在你肩上了！”

小痴道：“没问题，龙王殿岂是好惹的？如今有了我，更如虎添翼，只是……”

他大言不惭的说着，突又瞄向众人，似有“难言之隐”的憋笑着。

东方龙不解：“只是如何？他们有何不对？”

小痴憋笑，细声道：“你不觉得他们有点笨吗？”

东方龙也为之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干干一笑：“跟你比起来，他们自不比你聪明；不过，我想他们每个人都足以独当一面了。”

小痴睨眼道：“你不觉得把他们训练聪明些，会更好吗？”

“训练？”东方龙愕然：“才智天生，也能训练？”

“凡事都可以训练！”小痴得意道：“看我的就可以啦！以后你只教武功，其它的都由我来！保证他们一个贼过一个！”

“这不就成了“贼”窝了？”东方龙虽如此说，仍赞同小痴，道：“就随你吧！只要能对龙王岛有益，你尽管‘训练’就是！”

小痴拱手道声“是”，已满意的笑着。

众人退的有段距离，并未听得详细，仍默默的瞧着小痴这不速之客。

东方龙已转向众人，道：“今后副殿主的命令就等于我的命令，违抗者，以门规处置。”

众人同声应“是”，场中一片肃穆。

小痴想摆出庄严样，仍是一副贼模样。他道：“今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愿意让你们分享我的聪明头脑，免得我们有代沟存在，今天挂了彩，不方便啦，三天后，我再教你们如何变得聪明些，没事了，你们退去吧！”

众人大感迷惑，聪明又如何分享？自己又如何才能变得聪明些？皆不解的瞧着小痴而忘了他另外下达要他们退去的命令。

小痴已自得笑道：“听不懂了是不是？那更证明你们须要训练，别急！我会按部就班的培养你们，这是我副龙王对本门的最新贡献，我会尽力而为的！”

众人越听越迷糊，东方龙已道：“你们退下吧！副殿主的事，三天后再向他请教，他也有伤在身，须要治疗。”

众人这才应声“是”，各怀不同心情离去，而绝大部份都有一股莫名的笑意，倒想看看小痴在耍何花招？这花招想必又是让人哭笑不得吧！

刑开天和天龙却暗自喟叹，小痴莫要把龙王殿搞得天翻地覆才好。

众人退去。东方龙也带着小痴离去，至一面对碧海青天之崖面，以内力替他疗伤。

小痴终于有了师父，有了武功心法，更有让人仰慕的地位，看似前程似锦，但他岂又是捺得住束缚之人了将来发展，他可真的大有可为了？

无意间，众人却莫名期盼着三天期限快点到来，也好解开让自己变聪

明的方法。

却不知小痴要如何训练他们？

三天很快已过去。

谁不想从平庸资质变成聪颖过人？

天一亮，四大高手已在广场前等候接受训练。

前几天被小痴撞坏的花草，栏杆已修复，连地上血迹亦清洗无痕，雪白一片。稍带清冷海风刮过，带着阵阵桂花香，在这怡人清晨，拂来尽是舒畅。

果然，小痴方跃龙门，大权在握，总想发威一番，过瘾头，他也及早来此。

（第二集完待续）

## 第三卷 纵横天下

### 第一章 智敏双全

三天的疗养，再加上白小痴本身体质的特异，那些伤早已痊愈，不但如此，在经过东方龙授予内功心法之后，白小痴日夜苦练，竟然收获颇丰，若见他充满灵性眼睛，此时也有碧光泛出，可想而知，内力已精进不少。

他已换上一件素青丝质便装，这质料和东方龙所穿的一模一样，也许是小痴身份不同，所以东方龙特别为他准备了此衣衫，穿在身上，再配上梳理整齐之头发，用东云巾挽个发髻，雍容华贵已隐隐泛出。

但他说话仍是那副德行：“嗯！你们来的很早，表示有心排除这个‘笨蛋’雅号，可喜可贺！”

众人拱手问好后，天龙已道：“副龙王机智过人，属下能学得一二，亦是托您的教导，自是受益匪浅！”

“有此想法就好？可惜有的人就是想不开！”小痴似笑非笑的说：“本新官上任也不来捧捧场，实有点不太聪明！”

天龙道：“副龙王可是指少门主和刑总管？”

“嗯！”小痴道：“本来，他们是笨是聪明，我管不着，但为了本门将来发展，我可不能让他俩如此一笨到底，这是严重的致命伤，所以我还是要把他们请来，一起接受训练。”

说着，他已转向左侧花园后头，叫道：“小跟班，去请那位大人物来，就说副龙王有令！”

远处传来东方跟班回声“是”，他已动身去找两人。自小痴升了副殿主之后，小跟班已然对他侍奉的无微不至，变成名副其实的跟班了。

不到半刻钟，东方不凡和刑开天已心怀不悦的走向此地，倨傲的拜个礼，连问好都免了。

小痴轻轻点头：“来了就好，三天前你们扳不倒我，三天后你们就得听命于我，否则我翻脸可像翻书那样简单。”

东方不凡冷冷的‘哼’了一声，瞟眼而视，态度十分不恭。堂堂少门

主身份还要听令这外来客，实让人够呛心。

小痴轻轻一笑：“大公子、大少爷，你爱怎么‘哼’，我不管你，要是你违抗命令，我可不管你是谁，照样以门规论处。”

东方不凡再大胆，也不敢违背他爹所订的规矩，否则他也不会来了，闻言，硬是一把火在心头，却无处可发泄。

小痴得意一笑，向东方跟班招手：“你也来！我的跟班，少说也得比别人聪明才行！”

东方跟班暗自窃笑，已走向四大高手左后方，也想接受训练。毕竟谁不想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甚至带点狡黠。

小痴含笑道：“现在是训练期间，各位不必太拘束，也不可故意捣乱，相信这对大家有益！”

在殿前石阶上来回走了两趟，他道：“虽然脑袋那么小，却有天才与白痴之分，想想也真拿它没办法，一大堆什么过目不忘，举一反三，观察入微，反应灵敏……这些都包括在记忆力、理解力、创造力、分析力、观察……幻想……反应……一大堆，想一时全部训练，并不容易，所以我只好先挑重要的，你们猜，先训练那样比较好？”

地龙干亮高举矮短手臂，很快已回答：“先训练过目不忘，这可以看清敌人招式，而且记下来很快就能化解。”

小痴摇头：“你看我就知道了！我看得懂，未必化得开，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就和我差不多啦！”

天龙段绝道：“以创造力如何？不断研究发展出新绝招，这可使本门功夫更进一层。”

小痴道：“话是不错，可是‘创造’一途，该是龙王那种绝顶身手才须要加以发挥，像我，每次创出的招式，老是打不过人家，我也不知毛病出在那里？创造武功之事，还是由龙王解决的好。”

以前小痴总喜欢另创招式，然却时常不敌于人，并非其所创的全然无用，而是那些招式，非像他此种普通身手所能发挥，是以在他感觉上，好似所创招式皆不怎么管用。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纵是如此，遇上了好招怪事，他仍会再创几招，至于是否会被砸得满头包，他可不在乎。

这也是他懂得天下武功招式，但时常又被追杀的原因之一。然而目前以整人为乐，他倒不想往“创招”方向发展。

众人也不如该从何处学起。

小痴已自得笑道：“从‘反应’开始，一个练武的人，最重要就是身手敏捷，够得上一个“快”字，其它的不怎么重要了。”

众人闻言，始恍然。创造招式，其目的也是在克敌、制敌，而招式若快于对手，更能制住对方，两者俱有相当共同目的，当然练个‘快’要来得实惠多了。

小痴又道：“招式虽求身手敏捷，脑袋智愚也是一样，谁反应快，谁就是聪明人，谁反应慢谁就是笨蛋！尤其对练武人来说，这点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就从‘反应’开始训练。”

得意的寻视众人一眼，他道：“在还未训练以前，我想考考你们，看你们到底有多聪明。我好决定如何教你们，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众人已凝起心神，准备应考，连东方不凡也不例外，前三天，他是以武斗，现在则想以文斗来扯小痴后腿。

小痴睨向众人，稍加思考，已淡然笑起，准备再次和众人较量。

他道：“听清楚，有一个人不用任何东西和武功，在柔软的沙滩上行走，然而我们却看不到他的足迹，这是为什么？”

题目出的甚是平常，却令人费猜疑，众人开始沉思，总想找出答案。

第一个侏儒地龙已急忙抢先回答：“我知道，他是用手倒立行走，所以看不到足迹！”

小痴摇头笑道：“不对！我所说‘看不到’是看不见任何痕迹，包括足迹手迹，以及其它可能留下的痕迹，你的回答不能算对。”

地龙显得有些失望，干笑着：“这题目果然有点门道……”

火龙扭动肥猪猪脑袋，道：“那人是用跳的，跃过沙滩，是以未留下痕迹。”

“也不对！”小痴道：“我说过他是一步步的走，而且沙滩说不定十万八千哩，他怎能跳得过去？”

神龙道：“他每走一步，就用脚将足迹掩灭，所以无迹可寻，当然，用树枝之类东西抹去也行。”

小痴道：“不对，我说过不能用任何东西，“脚”也是一种东西，也就是说那人除了走路，其它任何消灭的方法都不能用。”

天龙道：“他走过之后，海浪袭来，已将足迹掩灭。”

小痴道：“不对，沙滩不一定要在海边，在沙漠、湖畔，任何地方都可以。”

这就难倒众人了，既然在沙滩上行走，不能用任何方法毁去足迹，又岂会见不着足迹？

小痴道：“怎么？想不出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小跟班你说说看！”

东方跟班嫩脸微红，道：“沙滩是流沙，人走过去就沉下去了，所以……所以……”

小痴笑道：“所以足迹也没得见了？”

东方跟班困窘道：“是……”

小痴道：“你的想象力比我还丰富嘛！其实你该想的实际些，那有人会在流沙上走？就算答案是如此，也很难令人满意。”

地龙急切道：“那……答案到底是什么？……”

小痴呵呵笑着，道：“答案很简单；因为那是透黑的晚上，就算你们挖个大坑，也没人见得着。”

众人哗然，想了如许多之原因，就是没想到此情况，不禁对小痴更加折服。

小痴笑的其开心，道：“你们想的全是如何足迹消失，这正上了题目的当，怎会想到让自己的视线受阻呢？其实黑漆漆的夜晚是一种答案，另一种？我们背向看那个人，不也是瞧不见那些脚印？知道了吗？答案并非只有一个。”

众人由衷心服，只有东方不凡更加嫉心了。

小痴道：“这题你们过不了关，现在再出一题，你们要好好把握啊！”

众人马上敛起心神，准备再作答。

小痴轻轻一笑，道：“世上何种东西最不怕冷？”

“貂！”地龙又抢着答。

“不对！”小痴道：“貂能生活在冰天雪地，人类也能，所以它不能算。”

“天池冰鱼，它可在寒冰湖中活命！”天龙道。

小痴道：“也不对！它是可在湖中活命，但湖水过冷，它还是会筑巢躲起来，可见它仍怕冷。”

如此一说，众人又茫然了，皆表示不知。

小痴轻笑道：“其实这东西就在你们身上，是鼻涕！”

“鼻涕？”众人惊愕脱口而出。

小痴浅笑不已，道：“不错啊！天气愈冷，鼻涕愈是喜欢往外跑，谁敢说它不是最不怕冷？”

众人恍然而笑，皆对小痴回答感到满意而风趣。

东方跟班问道：“那……副殿主……什么是世上最怕冷的东西？”

众人凝目注视小痴，倒想看他又如何解释此物？

小痴连想都不必想，就脱口而出：“屁！”

众人又是阵骚动：“会是它？”

小痴自得的点头，得意笑道：“这家伙刚从下面出来，又急着往鼻孔钻，它不怕冷，什么才怕冷？”

众人那晓得两样东西都出在自身上？还被小痴说的头头是道，让人无以反驳，除了莫名的笑意，还真无法讲出一句话来。

只有东方跟班怀着崇拜心灵，道：“副殿主，这些妙绝的智能题目……你都是从那里学来的？”

小痴道：“这要学吗？有的人天生即会，当然啦若真的要学也不难，多吃几条蕃薯就行啦，呵呵……”

东方跟班也脸红的笑着，道：“那你认为我们……有多聪明？”

“看样子，你们的智商只有六岁半！”小痴哧哧笑着回答。

“六岁半？”众人哭笑不得，每以为很聪明，但在小痴眼中，只有孩童的智力，实是让人瘪透了。

小痴肯定而又点嘲惹道：“不错，只有六岁半，适合牛头马面变变变！（即现代之大萝卜蹲）！”

“什么？”众人又是惊愕叫着。

小痴笑的惹人道：“我是说训练你们，只有从“牛头马面变变变”开始，这样才能启发你们的智能，训练敏捷的反应！”

众人这下真的哭笑不得了，东方跟班还说的过去，但他们都已上了年纪，没有六十，也有四十、五十，还在玩此游戏，实是让他们又吃惊又无奈。

天龙困红着脸，道：“副殿主，你该不会当真吧？”

小痴道：“本副殿主言出必行，再说为了各位好，只好勉强一试啦！若不加强训练，殿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

东方不凡冷道：“如此幼稚的举止，本人不屑参与！”

小痴嘲讽道：“对付六岁半的小孩，不必玩什以抗命论处，砍下你一条手臂！”

东方不凡怒斥：“你敢！”

小痴目光转凌厉：“你可以试试！”

两人怒目而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刑开天见情况不妙，马上拉扯东方不凡衣衫，细声道：“少公子，这事，将来再说吧！”

东方不凡也知小痴并不畏惧自己身份，否则也不会在夺宝开始时就三番两次找自己晦气，此时此境只在表现自己不屑于小痴，若真叫他抗命，他

还没那个胆子，当然，若卯起劲，他势成骑虎难下，但现在有了台阶自是顺势退下，冷冷‘哼’了一声，目光已移走，不再理会小痴。

小痴谐谑一笑：“对嘛！何必拿自己开玩笑？要扳倒我，也得找个好机会才行！吃眼前亏的人，智商只有两岁半，是低能儿童，无可救药了！你比低能儿稍高一点，会见风转舵，所以还有救，而我就是你的救主！”

转向众人，道：“现在大家先抓个变脸名称，游戏就要开始，虽然有点返老还童，不过这方法的确有效，希望你们全力以赴，为了使训练有效起见，每输一次，就长一颗瘤！”

他拿出尺余长的小木棒，挥耍着，随时都有落在众人头上的可能。

众人已选了脸面，依次为：东方不凡--牛头。刑开天--马面。天龙--虎脸。地龙--豹脸。神龙--猪头。火龙--狗脸。东方跟班--猫脸。

名字取得怪，动作也怪，若是牛头状，则要作出长出牛角模样，实让人哭笑不得。

小痴已宣布比赛开始。

刑开天唱道：“马面我马面我变变变，马面变完了我变猪头！”

一场比赛就此开始，起初东方不凡还故意不遵，但被敲了几次脑袋，再也不敢怠慢，拚命的赛着，免得脑袋变成金佛头。

比赛从先前的缓慢，到后来全神贯注，尔虞我诈，倒也合小痴目的？训练众人的反应。

不到半小时，众人脑袋的瘤也长了不少，尤其是心神那种疲劳，比让他们练上一天武功还累。

终于小跟班由于武功最弱，体力当然不支而跌坐于地，就快昏厥，两眼发直，气喘如牛。

小痴见状，突然大叫：“猫脸变变变！”

东方跟班愕然又蹦了起来，已全然失去理性控制，呆愣的望着小痴，急念道：“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不必变啦！”小痴打断他的话，笑道：“像你这样不经过大脑的反应，可算是训练成功，永远不会输了！”

东方跟班此时才稍微醒了过来，呐呐道：“副殿主……我可以不练了吗……再练下去真的会变猫脸了。”

“当然可以！”小痴寻向众人，悦然道：“如何？这比练功还劳累吧？今天就到此为止……”

众人嘘口气，浴火重生感觉顿上心头，暗道：“好险”，要再练下去，就算不被累死，脑袋也会被敲肿。

小痴等他们擦汗，休息一阵，方道：“你们练了那么久，不知效果如何，我来考考你们！”

他走向侏儒地龙，笑道：“老兄，你蹲的最是勤快，想必最有心得，就从你先开始！”

地龙身材矮小，蹲着和站着差不了多少，玩这游戏，最为吃香不过了，输的也比较少，一股冠军感觉让他沾沾自喜，闻言已摆出架势，欣然接受，道：“副殿主抬爱了，属下定当尽力以赴。”

小痴笑道：“很好！这试验很简单；把双手伸出来，我打右手时，你的左手就得赶快收起来，知道吗？”

地龙点头，马上伸出双手。

小痴轻轻一笑，立时打向右手，地龙果然急忙伸回左手，不过右手却硬邦邦不能动仍被打疼了。

地龙突然发觉不对，道：“副殿主，我的右手……”

“该打！”

小痴再打一记，已换上天龙，以至于所有人，情况都一样，右手根本闪不掉，被打得疼澈心骨。

又轮回地龙，他急道：“副门主，这不合理，你老是打右手，而叫我们避开左手，如此一来，我们永远也只有挨打的份！”

“是吗？”小痴道：“那换个位置，我打左手，你缩右手。”

说着他已挥棒打向地龙左手，地龙急忙伸右手，情况仍是一样，他又抱怨：“副殿主这也不合理，根本避无可避。”

“噢？”小痴黠笑着。

火龙道：“属下也认为不合理，反应再快，也没办法躲掉。”

天龙道：“副殿主似乎该改为打右手，缩右手才较合理。”

“合理？什么叫合理？”小痴道：“打人还要讲理的？”

小痴一不作，二不休，打得更急，更快。打得众人脸色全变，手掌疼痛难挨，怨恚已起。

“合理的就是训练，不合理就是磨练！你们这些人就缺少磨练！”

小痴打的更快速，笑的更捉狎。

地龙已被打得难以忍受，急叫道：“这明明是不合理，你怎么可以如此？伸出的手不能动，分明是在整人！”

“那来不合理？打右手，很正常嘛！”

“可是被打的那双手永远逃不掉！”

“你为什么不逃？”

地龙突然收起双手，他一收，众人也跟着收，惧然的瞪着小痴。

小痴愕然道：“你们为何收手？”

地龙道：“收了手，你就打不着！”

小痴突然笑了起来，道：“为什么你们非得被打疼以后才想到要收两只手？刚开始的时候就收手，不就什么事也没啦！”

地龙怔愕：“可是你先前不是规定打右手，缩左手？”

小痴笑道：“没错啊！否则你的手那会红撞，你明知很不合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收手了要你们反应敏捷，不单只是动作上敏捷，就如此事，你左手反应再快，仍逃不了右手被打的命运，也就是从一开始，你就被我的话套牢，吃亏上当，那是必然的！”

众人这才恍然，小痴原是想以此来测测众人反应，没想到众人仍未能逃过语言束缚，而挨了这顿打，直在挨得一文不值而没话可话。

小痴笑道：“这顿并没白打，至少你们该知道合理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不合理的事情也不一定是错的，全在于你们如何应付，知道了没？”

地龙摸着红肿手掌，佩服道：“副殿主教导的是，属下受用无穷！”

小痴浅浅一笑，道：“知道就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咱们再来较量！”

此语一出，众人已拜礼而去，一大早虽挨了一顿打，但他们心灵并未空虚，至少已了解自己的确差小痴智能多多，想迎头赶上，还得一段时间不可，他们都有心再次接受训练。

只有东方不凡恨意难消，堂堂一个少门主，被小痴这小瘪三耍得团团转？他岂能咽下这口气？已调头找他爹去陈诉告状了。

小痴反倒不在乎，悠哉的和东方跟班，逛这神奇的龙王殿，以遂心愿，顺便享受一番副殿主的威风。

## 第二章 难兄难弟

东方龙正坐在东岛半山崖上那张白石靠背椅上，他在看日出。

淡淡薄雾飞掠，似如人间仙境，他品着香茗，然后幽雅的将茶杯放回椅侧的小茶几，已微笑的聆听浪涛声，似乎俗事和他一无关系。

“你来了？”东方龙已发觉靠崖小径上有人走动，并没转头，就说出此话，很明显，他早已知道东方不凡会来找他。

东方不凡绕过小径旁一棵百年古松，走向崖面平台，拱手而委曲道：“爹，孩儿给你请安。”

“不必多礼！”东方龙淡然道：“你受了委曲？你就说吧！”

“是！”东方不凡再次拱手，已道：“爹为何把白小痴这小疯子提升为副殿主？”

东方龙道：“他很有才能，武功也不弱，当时他不也满足了你的条件？”

东方不凡恨道：“可是他和孩儿有过节，爹您怎能不考虑孩儿呢？”

东方龙凝视他，淡然一笑，道：“年轻人，不免有点气盛，然而你该学习放宽心胸，他都已既往不究，你又何必怀恨在心？”

“可是他不时在找孩儿麻烦，您看我的手！”

东方不凡张着被打肿双手，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东方龙瞧了几眼问道：“你接受了他的训练？”

“孩儿是被逼的。”

“为了本门，他以副殿主身份，是有义务来训练你们！”东方龙道：“不凡，你是我儿子，爹决没有找外人来欺负你的道理，爹何尝不想把你变成绝顶聪明之人？受点伤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爹认为受此伤的又不只你一人，你为何不能忍呢？这全只是皮肉之伤而已，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

东方不凡咬咬牙，心头不知恨死小痴多少次，恨道：“他的训练完全无效，他只是胡搞！”

东方龙问：“他又如何训练你们？”

东方不凡道：“玩的是小孩子游戏，牛头马面变变变！”

“牛头马面变变变？”东方龙眉头一皱，也颇感意外小痴怎会玩这把戏。

东方不凡见他爹有了反应，随即又添油加醋道：“他不但把本门弟子当小孩耍，还拿木棒敲人脑袋，太狂妄透顶了。”

东方龙淡然一笑，道：“他敲了你几次？”

东方不凡道：“最少二十余次，尤其是刚开始，孩儿连续被敲，后来不得不小心应付，否则必定被敲得更多。”

东方龙道：“这就对了，刚开始你不断被敲，但后来你的次数已减少，

这不就表示你已在进步，他的方法怎会无效呢？”

东方不凡道：“爹……”

“不必再说这些！”东方龙截口道：“白小痴他那绝顶智能，连爹都佩服不已，若非身份关系，爹还真想和你们一起接受训练，不要为了一己私心而排斥他，否则将来日子你会相当难过！”

东方不凡没想到自己的爹会如此指责自己，一时也讷然无以言对，楞在当场，满腹委曲，当真豁着不甘，往肚子里吞。

东方龙缓缓起身，走向他，伸手拍拍他肩头，道：“凡儿，现在多吃点苦又算什么？将来爹的基业还不都要传给你？除非你自己不争气，让他们看不起你，到那时，就算大权在你手上，你也未必保得住！”

东方不凡道：“可是……可是白小痴他……”

东方龙道：“你很畏惧他的聪明才智是不是？”

东方不凡犹豫一阵，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东方龙含笑道：“他是爹的徒弟，自不会不遵爹的命令，你只要好好照顾自己，他的事由爹来操心。”

东方不凡道：“但……爹您怎能教他武功？……”

东方龙道：“他是一把利刀宝刃，不造就就他，何等可惜？有了他，东海龙王殿等于多了一条龙，从此天下武林更该对本门侧目，何况爹已动了爱才之心，相信爹的作法是对的。”

东方不凡道：“可是……要是将来他叛变了？……”

东方龙含笑道：“不要现在就怀疑他人，这样容易坏事，或许就是因为你的怀疑而导致后来的叛变，爹已说过，他的事由爹来处理，你只要守好本份就行了，若真有那么一天，爹仍会收回他武功，你担心这些全是多余的！”

东方不凡仍担心白小痴的智能，道：“爹您当真要把全部武功传给他？”

东方龙道：“不错。”

东方不凡道：“可是……将来您如何收回？”

东方龙道：“若他真的叛变，爹不惜以性命相搏！”他笑道：“不过你放心，这事永远不会发生；你回去吧！听爹的话，多和他多学学灵巧事情，这对你有莫大益处。”

东方不凡实不相信自己父亲会如此爱惜小痴而听不进自己一句话，颓丧之余，只好告别而去，心想着，一定要扳倒小痴，方消心头之恨！

东方龙望着儿子背影消逝，良久才叹口气，自语道：“不凡，千万别坏事才好！”

东山朝阳已升，灿烂霞光一片昏红，仍无法突破云层、雾气，现出一片红纱般的朦胧。

九华山下一处偏远小镇，名“凌阳”，百来户人家，却也有股乡城小镇的热闹气息。

它正是小痴和吕四卦的出生地。

当吕四卦和小痴分开以后，小痴说的“老地方”就是指此镇。

吕四卦逃回此地，宛若回到家中，四处熟人多的很，打打招呼之余，仍会问及小痴怎会丢了？吕四卦则有难言之隐，随便胡诌，镇民也心里有数，皆一笑置之。

凌阳镇上上下下不知小痴者，恐怕只有刚哇哇落地的婴儿了，他们又

岂会不知小痴所干的一些令人无以想象而又哭笑不得的事？

吕四卦这几天全混在西小巷的一处赌场里。

场内依然油布挂窗，大白天仍漆暗，非点着油灯不可。小地方，只开一桌，但赌徒之厮杀，仍是呐喊竖眉，激烈非常。

吕四卦更是青筋暴胀，难得手气好，桌前也摆了百八十两，准备赢多了，好在小痴面前夸耀一番。

他拿起骰子，哈了几口气，蓦然猛喝：“四五六啊！”

一声喧吼，三颗骰子滚滚落定，两四一个六点。

吕四卦已大笑：“哈哈！双四一个六，是大！赔赔赔！一共三十四两银子！”

不等庄家赔钱，他已伸手抓向庄家桌前那堆银子。

突地一双手已按在他手背，阻止他抓银子。

吕四卦叫道：“老鬼头，输了就赔，缩什么乌龟？”

半百较胖中年人冷道：“谁又阻止你？那点银子，大爷还不放在眼里！”

“你赔就赔，伸什么手？”

“谁又伸手？”庄家已举起双手抓骰子，叫道：“神经病！”

吕四卦突有所觉：“那这只手……”他顺着手往上瞧，已发现在侧一名年轻劲装汉子正冷目瞪着他，他骂道：“小兔崽子，放亮你那对招子，这是谁的地盘，别搞错了！”

年轻人已松手，冷道：“你就是吕四卦？”

吕四卦打着长出两寸毛发的脑袋，叫道：“光看这颗脑袋也该明白我是谁？识相点，退一边去，否则我发起威来可有你好受！”

年轻人道：“有人想请你去一趟！”

吕四卦凝视此人：“敢情你是来找碴的？好！在这等，我马上回来！”

抓起银子，吕四卦已走向桌后方。

年轻人愕然道：“你要去那？”

“去那？”吕四卦突然得意奸笑：“我想逃啊！”

二话不道，他已穿窗而出，经验告诉他，大麻烦又来了，不逃总会没命，小痴又下落不明，先逃开总错不了。

“你？”年轻人没想到吕四卦说逃就逃，想追前已是不及，怒得满脸通红。

吕四卦已穿出窗口，得意道：“我很爽啊！赢了钱，啥事不开心？再见！”

蓦然一阵哀叫，吕四卦又倒射回来，四平八稳的摔于地面，胸腹银子也散落四处。

众人霎时乱窜，他们知道将有大事临头，能躲掉，那是幸运。

窗口已掠进一位火红衣服的美少女，正是慕容玉人。她找遍江南，找不到小痴下落，只好先找这位吕四卦再说了。

吕四卦猝见她，已苦笑不已：“我的姑奶奶啊！怎会这个时候碰上你！”

慕容玉人渐渐逼近，冷笑道：“你这个贼，害了我爹，还敢抛头露面？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是啊！反正活也活不成，只有拚啦！”

“拚”字力出口，吕四卦已冲向赌桌，猛然举起，往慕容玉人砸去，人如弹丸已撞向不算厚的木板墙，哗然一响，他已破墙而出。

慕容玉人怨喝“可恶”，举掌击碎赌桌，一个腾身已追出墙外。

岂知吕四卦方滚落地面，三把长剑已齐往他脖子比去。原来慕容玉人带了四名剑手前来，另三名则守在屋外，此时已制住吕四卦。

吕四卦苦笑不已：“运气怎会那么差？”

慕容玉人掠出墙外，已见吕四卦被制，也放缓脚步，得意的走向吕四卦面前，冷笑道：“对付你们这些混混，不要点手段不行！”

短剑已抽出，直刺吕四卦胸口：“说！那小白痴在何处？”

吕四卦脖子被利剑所架，动弹不得，胸口又落了一把利刀，够他受了，皱皱眉头，他道：“你不会玩真的吧？”

慕容玉人冷笑：“你可以不说，不过我不会杀你，只会慢慢刮下你的肉。”

短剑一送，吕四卦胸口已出现血痕，不由得微微抽动，暗骂一句“恰查某”，道：“我早已和他断绝关系了！”

“我不信！”慕容玉人冷道；“你们两个一辈子狼狈为奸，永远也分不开；你再不说，休怪我要逼人了！”

吕四卦苦笑不已：“真是交友不慎！好处没有，坏事一大堆。”想了想道：“我真的不知他在何方，当时我们两个被敌人猛追，后来就分开了。”

“追你们的人是谁？”

吕四卦道：“好象什么‘追命魔君’向杀？”

“胡扯！那老魔头已失踪三十余年，怎会再来追你们？”

吕四卦冷道：“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怎么逼我，也逼不出一个鸟蛋来！”

慕容玉人再刺一剑，吕四卦脸容微微抽动，并没多大反应，她不禁犹豫，抽回短剑，冷道：“你们在何处被追？”

“杭州城外！”

“他为何要追你们？”

吕四卦反而笑了起来：“奇怪啦！小痴儿全身是宝，连水晶蟾蜍都被他吃了，你不也在追他了问这些不是白痴就是不懂行情。”

“你乱说什么？”慕容玉人给他一巴掌，叱道：“姑奶奶爱怎么问就怎么问，没你说话的余地，你最好讲的是实话，否则我会把你给剁了！”

吕四卦心不在焉，他想的还有一位慕容可人可以放人，也不把她放在心上，道：“我还是劝你别作得太过火，否则小痴儿一回来，包管你慕容府缺了一角，变成‘慕容洞府’了！”

慕容玉人冷笑：“你以为慕容府那么不济？”

“是不是‘不济’，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进进出出要比上馆子并无多大差别！”

“你……”慕容玉人怨意又起，想掴人，突又冷笑：“好！我倒想看看是那小白痴行，还是我行，带走！”

一声喝令，四名剑手已押着吕四卦往杭州城方向行去，想找向杀问个清楚。

镇民对此种事似乎不只见过一次，皆投以似笑非笑神情，似在欢送般。吕四卦倒也大方得很，边笑边点头：“不送不送，下次再见！”

利剑架在脖子上，他还是谈笑风生，走的潇洒而轻松。

### 第三章 猛龙过江

时光荏苒，匆匆已过月余。

小痴在这些天里，除了训练手下以外，其它时间全在练功。

龙王殿武学虽精奥，但对小痴来说，也非易事，一个月，足够了。尤其是内力之精进更带动他其它方面之进步。时下的他，就算龙王，恐怕也制他不住了。

唯一遗憾的是，每至运气达到颠峰状态时，他都会因体内经脉渐渐减少而不能控制力道，以至于内力中断。

龙王已向他说明这是服用过多药物的结果，必须长期治疗，为今，只要稍注意自己身体变化，与人交手也该没啥大碍才对。

反正神功大进，小痴早已眉开眼笑，其它的，他并不在乎多少。

今晨，他又在望海居前一块空地练功。

悬在半山腰里，远远就可看见其矫捷身手掠腾，宛若仙人舞彩带般，霎是好看。

功夫方练至一半，东方跟班已焦急奔来，急叫道：“不好了！副殿主不好了！”

小痴收了手，瞧向他，轻轻一笑，道：“我早餐吃的很饱，也没拉肚子，那来的不好？”

东方跟班气喘如牛的奔至他面前，道：“副殿主不是您不好，而是小姐她昏过去了。”

小痴道：“昏倒对小姐来说，并不是件稀奇的事，你何必大惊小怪？”

“这次不一样，听龙王说很严重，他要您过去一趟！”

小痴稍惊讶：“龙王找我？看来是有点严重了，我们走吧！”

他拎起屋前石阶上外衫，边穿边走的跟看东方跟班往小姐住处行去。

东方秋萍躺在床上，双目紧闭，面无血色，活像个咽了气的人。

床边坐着东方龙，脸色吃重的在把着脉。婢女桂花哭红的眼珠仍布满血丝，立于床角，不知如何是好。

东方不凡则拿着金盒子默然站在他父亲后头，这盒子正是以前装水晶蟾蜍那口。盒子锁扣已松，他不时轻轻拨动，想必里边已无蟾蜍。

房中一片寂静，四周开满的兰菊，香味也显得沉郁多了。

小痴和小跟班快步奔入，打破了宁静，小痴急往床边走，轻声道：“有救吗？”

龙王放回女儿右手于棉被里，朝小痴轻轻一叹：“看样子那只水晶蟾蜍真的被你给吃下去了。”

小痴伸起双手，手臂竟如透明美玉般一无瑕疵，宛若初生婴儿肌府，让人欣羨不已。他道：“我早说过了嘛！若不是吃了它，我的经脉岂会消失？”

东方不凡一阵激动：“蟾蜍明明被我夺走，你是如何以假换真？”

小痴谐谑道：“我才没那闲功夫去换你的笨蟾蜍。”

东方不凡又想发作，龙王已阻止，道：“不凡不得鲁莽，须知奇珍异宝，必居有缘者方能得之，你那只也不假，只是道行差了点而已，真的早已被小痴给服下了。”

小痴轻轻笑道：“这下你该相信你那种白蟾蜍，我随时都可找到了吧？”

东方不凡这才想通以前小痴为何捉了如许之多染了色的白蟾蜍，原是在捉弄自己把废料当宝贝，不禁老脸微热，怒瞪小痴，更对他多一份怨恨。

东方龙道：“不瞒你说，我要不凡去取水晶蟾蜍，目的就是想治秋萍的病，谁知……唉！全是天意……”

小痴看着奄奄一息的秋萍，再也高兴不起来，道：“龙王没让她服下那只蟾蜍？”

“服下了，结果竟会更糟……”

小痴问：“小姐得的是什么病？”

东方龙道：“是她娘的遗传“六阴脉”。”他道：“四十年前，她娘也服下一味和水晶蟾蜍异曲同工的“雪灵冰晶丹”而活过来，现在秋萍恐怕无法救治了。”

“可惜水晶蟾蜍被我吃了……”小痴突然想到龙王要他来，无非就是想以他的血来试试，随即欣然一笑，向年轻而貌美的桂花道：“去拿碗来！”

桂花清纯可人，见过世面少，被他一喊，一时间不知小痴要干什么？该不该去拿，惧然道：“这……副龙王您……”

小痴道：“拿来装血！我全身都是宝，说不定我的血可以救活小姐，你快去拿！”

“血……”桂花先是愕楞，复又闻及要救小姐，已然露出希望，立时点头：“好！我去拿……”

她马上奔出左厢房，去拿瓷碗。

东方龙拱手谢言道：“为今只有一试了；我总算没看错你。”

小痴被他一说，反而显得不自在，干笑道：“那里！龙王言重了，我恨不得能将体内药物除个精光，免得经脉不断消失，放点血，正是机会啊！”

话未说完，桂花已拿着瓷碗奔入。

小痴也不客气接过瓷碗，置于桌面，拿出匕首往腕脉划去。晶莹而带透明的血液已慢慢渗流碗里。直到瓷碗装满，他才收手。

说也奇怪，匕首一离开伤口，伤口已开始收缩，不再流血。

东方龙并没注意他的伤口，而是注意那碗像极透明红宝玉石的血液，竟会一无血腥味，而带有淡淡清香。

小痴道：“龙王不妨试试，如果再不行，我也没办法啦！”

东方龙频频点头：“龙王殿有了你，将来必有可为！”接过瓷碗又道：“你到“松月宫”稍后，我有事与你谈谈。”

小痴拱手应“是”，已走出屋外，朝岛上最高处那宝塔型宫殿走去。

东方龙得先试试血液的药性，免得出错了，那就万死不赎了。他也退去。随后东方不凡和小跟班也离去，独留桂花伴着秋萍。

静谧中，秋萍竟也张了张紫黑的嘴唇，似在道谢，也似在沉吟。

小痴已抵达这“松月宫”。以前被自己砸破的石桌已换回同样的石桌。一切如故，而小痴前后却若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他不禁对此地特别怀念，浏览四处，想记下这一草一木，一景一物。

猝然，一道青影从左窗电射而入，右掌尽吐，往小痴头颅抓去，暴声如裂锦，猛不可挡。

小痴猝觉有人偷袭，大喝一声，脚踩莲花幻步，一个闪身已扭过身躯，

看也不看就往上空劈出三掌，身形如飘风般吹掠右窗，轻而易举避开来人偷袭。

来人似有不甘，右手再探，身形在空中连打三个筋斗，掌如裂堤黄河，四面八方涌向小痴，像要将他压扁似的。

小痴有备而来，轻笑道：“你来得好，我去得妙！看“龙王第三斩”！”

右手如斧，连劈十七斩，整个人已如旋风转裹来人。双方一触，拍然数响，已各自分开。

小痴顿感来人功力不俗，逼得自己连退三步方稳住身躯。

来人也感小痴内力沉猛，震得自己血气不稳，逼不得已退了两步。

小痴一转身，已惊愕叫出口：“师父！你这是干什么了试我武功？”

来人正是东方龙，他已深深吸气，平稳血气一番，含笑道：“你身手进步之快，实让人感到惊讶。”

小痴得意笑道：“这当然，学一个月再没搞头，我这天下第一聪明的浑号就白叫了。”

“很好！很好！”

东方龙频频点头，已欣悦生于太师椅上。

小痴走前，问道：“师父您有何事要谈？大小姐有无起色？”

东方龙道：“我想秋萍的病有了你的血液，该会有所转机才对；为师来此，最主要是想考核你的武功进展如何？”

小痴得意道：“你还满意吧？”

东方龙道：“嗯！看样子我教的你都学会了。”

小痴道：“我学东西一向不客气，全学啦！连颗螺丝钉也没掉。”

东方龙满意道：“如此一来，师父也没什么好教你的了。”

小痴灵光一闪，道：“师父您是说，要放我下山了？”

东方龙笑道：“不是猛虎下山，而是猛龙过江！”

小痴激动道：“呀……那太好了！等了十几年，等的也是今天，嘿嘿，江湖？我非把它变成“浆糊”不可！”

东方龙笑道：“年轻人难免气盛，为师放你出去，一方面是知道龙王岛留不住你，一方面是想让你发发威风，不过你可别做的太过份，将来可不好收山。”

“收山？”小痴得意道：“我一辈子也要混江湖，才不想收山呢！”

东方龙道：“凡事都有天命，你好自为之。”

小痴用力拱手：“谢啦！东海龙王殿的副龙王，保证错不了！”

东方龙浅浅一笑，道：“你是天之骄子，似乎一切宝物都随着你身边转，为师有个愿望，不知你能否替为师完成？”

小痴大打包票道：“莫说一恒，就是十个愿望，徒儿照常替您完成；师父您尽管道来就是！”

东方龙沉吟一阵力道：“是找一把宝剑，名曰“沉龙剑”。”

“找宝剑？”小痴甚有信心道：“那容易，只要我一喊，说不定它会自个儿飞到我手中哩！”

东方龙轻轻一笑，道：“这把剑也该算是龙王殿的遗物，是你太师祖所获得，但后来却平白无故失踪，我跟你师祖暗查访了两代，一点也无消息！”

“这么说……最近江湖根本没人见过这玩意？”小痴已面有难色，他所想的是，既然没人见过，说不定已掉入大海，想找，还得摸遍海底，谈何容

易？

东方龙亦知此事不易，遂道：“这只是说说而已，全在你是否有这福气，连你师祖找了一辈子都不见踪迹，可见要寻此剑并非易事，说不定会碰上，你倒不必专程去找这把剑，这无异在浪费时间。”

小痴点头道：“只要有此剑消息，我一定把它弄来，但要是真的没个鬼影，我也没办法了。”

“自该如此！”东方龙轻笑着。

小痴笑了几声，又问：“师父，我何时可以回内陆？”

“现在！”东方龙道：“你已学会武功，多留一天，更难过一天，为师倒不如早点放了你，省得你说我在虐待着你呢？”

小痴笑的甚开心道：“徒儿那敢呐？”

东方龙笑道：“为师猜不出天下事有何者你所不敢的？”

两人视目而笑。

不久东方龙道：“你先回内陆，随后为师会派四龙作你助手，堂堂副龙王可不能没有手下，这可弱了龙王殿的威风！”

小痴意气风发道：“您放心，我副龙王一定让江湖对咱们龙王殿刮目相看！干脆拿个武林盟主来当当也不错呐！”

东方龙笑道：“这盟主大位置，为师可不敢妄想，不过你要坐，为师也不反对，毕竟徒儿上了宝座，当师父的也有了光彩！”

小痴笑的更狂，道：“不管谁坐，先拿下来再说！”

两人一阵豪情畅笑，随后小痴已告辞。龙王特地送他上船，在船中预备美酒佳肴替小痴饯行。

小痴此次回内陆可风光的多了。

东方龙送走小痴，嘴角也掀起阵阵笑意。有了小痴这种徒弟，谁不想笑上几声？

海涛依然卷掠，隆隆响声中，船只已消失远方一片绽青水波之中。

学会武功的小痴，此次回中原，又不知将掀起何种波涛？

这恐怕非武林中人所能料想得到的吧？

未至黄昏，小痴旧地重游，回到了杭州城，短短一个月之间，从街头小厮摇身一变成为龙王殿副龙王，身价自是不同，走起路来不但威风凛凛还长棱带角，刺得很。

他特地在左胸挂了一个青龙头，右胸挂了个“副”字以表明身份。

人们果然投以怪异眼光瞧着他，只是心中所想的是？不知那来的疯子。

因为他们并不认得此就是龙王殿的“新”标志。

小痴可管不了这么多，有人看，有人闪避，他即觉得身份不同凡响，鼻尖抬得比头顶还高，当是目中无人。

身份的不同，衣食也有差别，他不再钻肮脏小巷，而是上酒楼。

“佳宾集”倚着西湖而立，楼高三层，层层雕梁画栋，俨然一座宫殿，乃杭州数一数二大酒楼。

小痴穿著也有了样子，很快被请到二楼靠湖面窗口，坐了下来。

一副得意笑容：“人果然要出名，一沾上龙王殿，奶奶的！什么奴才鬼怪都哈断了腰，嘿嘿，我得好好过我的龙王瘾！”

他叫了一客龙虾大餐，心想多吃有“龙”字的东西准错不了。

伙计很快替他准备这道招牌菜。小痴则利用机会溜眼瞧向四处。

二楼呈四方形格局，约有四十桌，红地毯，红桌巾，连椅子都是红桧精雕靠背椅，华贵不俗。

快近黄昏，已有七分满的食客，形形色色皆有，但并不显得吵杂，似乎有意表现自己身份之尊贵。

“难道吃饭喝酒，憋起喉咙慢慢喝，说话装模作样，就算是身份不同吗？”小痴自己问着，想了想，也笑着回答：“是有点不同，若是抽了筋，中了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他看不惯那些一板一眼的食客，明明是一口就可潇洒饮尽的酒，还要以两指挟起酒杯，尾指翘得比天高，像狗撒尿的那只腿，然后像唱戏的划出莲花指，与对方对了杯，才甩出大长袖像扫帚嘴巴，这才吃水蜜桃般的啜口酒，实在费事又做作。

瞧着那些人怪模样，小痴倒想走过去灌他们几杯。还好，自己的龙虾大餐也来了。

伙计笑脸迎人端上大如手臂的龙虾和几道可口小菜，道：“公子您慢用，缺什么，随时给您送来。”

行个礼，他已转身要离去。

小痴满脸笑容，先抓起女儿红灌个两口，目光已落在可口的红虾，突然怔楞，立时叫道：“喂！小伙计，你可看清这龙虾是怎么回事？”

伙计也为之一楞，转身瞧向龙虾，鲜红嫩肉，并无不妥，不解道：“公子您……”

小痴指着龙虾道：“我是叫你看，龙虾都是两只大钳脚，你的龙虾怎会只有一只剪子？”

伙计倒没注意这些，闻言方发现此虾少了一条大剪，灵机一动，已道：“这才表示本店的龙虾最新鲜！”

小痴睨眼道：“噢？有这回事？我倒想知道你的虾子有多新鲜？”

“新鲜得很！上桌前还活跳跳的！”伙计道：“您可知这龙虾为何只有一只脚？那是因为方才它和另外一只打架，被剪断的，呵呵……会打架的龙虾当然是活的，是新鲜的！”

小痴捉狭一笑：“那你为什么拿这只打输的给我。”

“这……还不都一样新鲜……”

“不一样！”小痴捉狭道：“你知不知道打赢的那只有三只脚！”

“这……这……”伙计已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说不定那只又被另外一只打败了……”

小痴道：“总有一只是赢的吧？”

伙计干笑道：“小的这就去替你要回那只脚！”

“不必啦！就让那只脚继续战斗，也好替我赚点利息回来！”

“是……”伙计干笑着。

小痴想想，已问道：“你可知道杭州城最有声望的帮派是谁？”

伙计愕然瞧着小痴，一颗心已悬了起来，经验告诉他，小痴也不是个软货色，他问：“公子问这些……”

“当然是要拆掉他们！你尽管说就是！”

伙计畏惧的瞄向左侧一桌三名彪形大汉，随即道：“杭州城声望最高者，除了慕容府分舵，就是城南‘雷风堂’了！”

小痴精明心灵已有所觉，道：“那三人就是‘雷风堂’的人？”

伙计惧然颌首，道：“公子……没事小的可以走了吗？”

“请便！记着，我叫白小痴……”

“聪明白痴！”伙计骇然望着小痴，差点岔了气。没想到这位搅得武林风风雨雨的人会冒在他跟前。

小痴甚得意有人识得他名号，随即又道：“现在更进一步，我已是东海龙王殿的副殿主，将来大有可为，没事你退下吧！”

伙计双腿有点不听使唤，僵直的走向楼下，满怀惧意的眼神仍不停而不自制的瞥向小痴，一个“聪明白痴”让人震愕不已，再加上“龙王殿”这武林中排名第一的名词，他实不敢再往下想，避得远些，总是对的。

他的举动也引起雷风堂三名手下注意，全然瞧往小痴，想看个究竟。

小痴向他们招手，亲切的“嗨”了一声。

彪形大汉清一色黄衫劲装，结实肌肉一块块呈现于外，甚为孔武有力。居中一名已冷道：“小鬼你在干啥？贵宾集是何种地方，岂容你如此俗人？再装模作样，小心大爷把你丢入西湖凉快凉快去！”

小痴倒也不急不愠道：“我有事找你们谈，不过等我吃掉这只打败的龙虾再说如何？”

大汉冷笑道：“吃饱了就滚，省得大爷多费一番手脚，乳臭未干，架子倒满大的？想找我们谈？”

三名大汉戏谑的笑道。

小痴也没反应，认真吃起龙虾，等吃饱了，酒也喝光了，这才走向三名大汉。

一张脸看起来虽小，但身高却不小的小痴逼得甚近，三人方察觉，皆露出不信神色，都以为自己酒喝多了，不在意才会被对方逼近。

小痴并未让对方有多少时间考虑。轻笑道：“我们实在也没什么好谈。”手指胸前青龙：“记着！俺聪明白痴现在已是龙王殿副殿主！出海第一个对象就是你们雷风堂！”

“龙王殿？”

“你是白小痴？”

三名大汉楞直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没错！”

小痴没有让他们愣多久，反手一抓对方衣领，两手各一，再加上一脚，轻而易举将三人全丢往西湖，凉快凉快去了。

一阵尖叫和落水声，吓得食客人人面无血色。

小痴从容自得，道：“放心，俺东海一条龙只找大角色，你们这些大人物，我了看不上眼，安全得很！想看热闹就到城南雷风堂！”

说着丢下银子，大摇大摆的走出贵宾集，竟也畅行无阻。

## 第四章 大杀四方

风声由此而传开！龙王殿已有高手出现杭州城。

风声快，小痴动作更快，他已抱定决心要将龙王殿发扬光大，以表现

自己的不凡。

三名落水大汉未返回雷风堂，小痴已先行抵达。

高耸的前门站着两名护卫，红门半开，可见着里边庭院天井有不少门徒在练武。

小痴大摇大摆走向前，负手而立，注视门顶金色匾额所题“雷风堂”斗大草体。

护卫走前冷道：“小鬼快滚，雷风堂前，岂容你闲逛？”

小痴道：“我不是闲逛，我是来问这块招牌写的是什麼？”

护卫叱道：“你这小子，连‘雷风堂’三个字没看过也该听过？快滚！否则我不客气了！”

小痴轻轻一笑道：“既是地方对了！我是要滚了！”

蓦然一声暴喝，小痴腾射而起，右左开攻，登时将两名护卫震倒墙边。其势未竭，两手再拍，两道极光电闪劈向红门，轰然巨响，红门拔飞而起，往庭院练武弟子罩去，吓得他们四处逃窜，落后者还被压个正着，哀叫不已。

小痴借此机会已掠入庭院，轻笑道：“快叫你们堂主出来！”

众人惊魂初定，猝见小痴，已有人怨喝“上”，数十名弟子全攻向小痴。

小痴从容应付，等众人逼得甚近时才施展“吸龙神功”，双手涌出狂涛骇浪，或旋转或冲击，全然将对方裹住，再吐掌劲，众人已如炸弹开花，倒射四面八方，摔落于地，哀声又起。

一声“亮家伙！”数十条人影，数十道闪光又现，全往小痴罩来。

蓦地，一声“住手”，厅堂已走出三位中年汉子，居中一位满脸儿髯，活似个张飞，他正是堂主雷豪。左边那位双颊下陷，两眼泛青光，和僵尸并无多大的差别，他是雷风堂之左护法。右护法冷森面孔从左裂向鼻头有道血红刀疤，两眼倒吊，头发散乱，鬼气洋溢。

雷豪冷森走出，突见小痴只不过十来岁，登时冷笑：“小娃儿你好大的胆子，敢踩雷风堂的盘子，报上名来！”

“在下‘聪明白痴’！”小痴含笑而立。

“白小痴？”雷豪霎时如抽了筋，赶忙向左护法道：“快到后院看看……”

人的名树的影，小痴一说出名号，雷豪所耽心的是自己所藏的宝物不知是否已经遭了殃了赶忙想叫人去查查看。

看来小痴这见宝而无所不偷的毛病，还真让江湖人人心惊肉跳。

小痴轻轻笑道：“不必去了！本副龙王从今天开始，决心洗手归山，不再拿你们那些泻药！妈的！一泻就是三天，这种药你们留着自己用吧！”

雷豪愕然道：“你不是为了宝物而来？”

小痴贪婪又起：“你们有什么宝物？”

雷豪霎时结舌，知道自己说溜了嘴，冷笑不已，道：“就算有，你也未必要得了！”

识相点，就此退去，大爷放你一条生路！”

小痴瞄向他，笑的甚捉狭道：“看你这副德行，有什么好宝贝也是有限，何必怕成这个样子？”

他自服了水晶蟾蜍后，起了莫名副作用，经脉渐渐消失，对于乱服灵药一事已有了戒心，省得愈服愈糟，相对之下灵药的诱力也减低不少，甚至有逃避之意，是以自是懒得再问雷豪有啥宝物灵药。

雷豪颇感意外，冷道：“那你来此作啥？”

小痴道：“要你臣服！”

“臣服？哈哈……”雷豪狂笑不语：“你好狂的口气！”

“是吗？”

小痴突然暴窜而起，在极不可能的角度下掠向雷豪，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击出两掌，咄咄两声，轻而易举将左右护法给击退。

小痴已怡然自得掠回原位，好像事情全然没发生过似的。

左右护法撞上墙头已双双受伤，嘴角挂血，不敢相信而怀有惧意的望着小痴，对方出招让自己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此人的武功岂非已高达无法想像之地步？

雷豪何尝不是吓得脸色发青，还好一脸扎须遮了脸皮，掩去不少窘态。他素知自己和两位护法相差无几，护法一招都敌挡不住，自己又能挡得了几招？不禁对小痴要重新估计一番，方能自保了。

小痴轻轻一笑，道：“如何？我不是省油的灯吧？”

雷豪切齿一阵，道：“你到底要如何？”

“噢……也许方才我讲的太快了，你没听清楚，没关系，我再说一遍！”

小痴浅笑道：“要你臣服本王！”

雷豪道：“你们是……”

“东海龙王殿！”小痴道：“在下乃龙王殿副殿主。”

“龙王殿？”雷豪作梦也没想到会惹上武林排名没有第一也有第二的龙王殿？和它比起来，雷风堂又算得了什么？

小痴道：“龙王殿很快会袭卷武林，你只是一个开端，最好给我想清楚些，免得门前那块招牌挂不起来！”

虽然在弟兄众目睽睽之下，雷豪仍自知自己力量差人太多，不臣服又能如何？

他已拱手道：“雷风堂愿归顺龙王殿，一切由副殿王发落！”

他一拱手，众弟子何尝不知江湖传言龙王殿之盛名，现在又见小痴身手，简直超出想像多多，他们也拱手臣服了。

小痴满意笑道：“臣服就好！龙王殿也没有什么要求你们干坏事。只是想坐武林第一把交椅而已。”

雷豪道：“依副殿主功力，自是天下无敌，祝您早日成功，属下必定全力支持龙王殿。”

小痴笑道：“你满会拍马屁的嘛！不过你虽臣服，那只是一个样子，你还是干你的雷风堂堂主，可不准利用龙王殿的名誉乱搞，知道吗？”

雷豪道：“属下谨遵旨令。”

“很好！等将来龙王殿统领武林，我再来训练你们！”小痴得意道：“要成为龙王殿的一员，非得有过人的脑袋不可，否则……呵呵……只有生瘤的份！”

他已想及那套牛头马面变变变，反应慢的人只有被敲的份，他也想到此项比赛将会永远进行着，如此一来笨的人入了帮，其痛苦可想而知了。

事情进行相当顺利，照此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可横扫天下各派，想及此，他就乐不合口。

“你好好混，我走啦！有事情，我随时会来找你！”小痴已扬长往大门走去。

雷豪拱手道：“是！送副殿主……”

小痴走了几步，忽又转身，问道：“你那样宝物……”

他仍禁不住诱惑，想问个明白。

“是一条成形人蔘，大约有千年道行……”雷豪惧然回答：“副殿主想要，属下这就去拿……”

“不必了！”小痴颇感失望，这人蔘，他少说也吃了四五根，不再有啥口味，道：“你慢慢留着补身体，我吃得牙都酸了，补不胜补啦！”

得意一笑，他已趾高气扬迈开八爷步，凛凛而去。

雷豪送走小痴，心头一片喟叹，不知该喜还是忧，喜者！已找了龙王殿当靠山。忧者！从此已沦为他人部下。这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无异也是个打击。

“由它去吧！”

雷豪再次轻叹，吩咐众人照常作息，也退入后院。

众人虽照常练武，但那股劲儿已如斗败公鸡，失色多了。

小痴可当真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挑了雷风堂，干脆也把慕容府杭州分舵给摘下来，连丐帮分舵也未能幸免。

一夜之间，龙王殿重现武林风声已传遍江南，带与武林人士莫大震撼。

然而他们并不知这所谓的“副龙王”就是小痴的化身，是以不断在揣测，甚至以为是东方龙的儿子东方不凡，否则又有谁能俱有龙王殿的武学？

小痴并未歇手，顺着长江一直往上游挑，非得把武林翻过来不可。

小痴的传言并未传入慕容玉人耳中，因为她连夜赶路奔往杭州，没时间跟外人联络。

她必须先弄清小痴躲于何处，以能逮到他，替父亲报仇。

吕四卦在压迫下，只好带她回到杭州城外山区。

林木依然，虽已夜晚，仍可见着上次打斗痕迹。

吕四卦已被反绑，伸出右脚指着打斗场所，道：“就在这里啦！你们要找人，顺着这小径一直寻过去，他就在那尽头。”

慕容玉人斥道：“你胡扯，都已一个多月，他还会在尽头？”

吕四卦捉狭道：“他一定在，只是你们找不到尽头而已。”

慕容玉人冷道：“他当真被向杀捉去了？”

“不信你叫叫看，说不定向杀马上就会出现，给你一个漂亮的答案！”

吕四卦正得意笑着，突然又有一声低沉声音传来：“不必叫了！老夫在此！”

话声未落，疯子般的向杀已从林中飘落。

慕容玉人与四名手下已惊惶抽出利剑以对敌，吕四卦则一脸轻松，道：“老头，你真能等？怎么，我那另一半没被你等到？”

“等不到他，你也一样！”

向杀喝声出口，人已飞掠而起，十指如勾，全然抓向吕四卦，一点也不将慕容玉人放在眼里。

慕容玉人怨道：“老魔头你休想带走人！”

她与四名手下已分别从四个方位，划出剑势，电掣风驰的攻向向杀。

向杀顿觉遍体生寒，已知对方剑势不同凡响，不得不反手自救，就在剑尖离背不及三寸之际，他那副鬼爪已不可思议的反抓利剑以拨开另三把长剑。

慕容玉人见机不可失，当下猛窜而起，身剑合一，冲向向杀胸前空门。

“好丫头！”向杀诧然她武功如此了得，只一眨眼，剑势已至。自己身在空中，闪避直是不易，只得凌空劈出一掌，想阻住她攻势，人也借着掌劲往后斜掠。

慕容玉人但觉掌劲阴冷无此，只有运功抵抗，仍不落后的疾挥剑，以能一剑奏功，然而掌劲实是太过强劲，阻去冲势不少，短剑只切下向杀一片衣角，无功而退。

她现在才抱怨剑用的太短，若长几寸，向杀那条大腿可就不保了。

向杀扛身落地，发现衣角少了一块，甚是震怒而不信，吼道：“小丫头你何人门下？”

慕容玉人横剑护胸，冷笑道：“姑娘要你尝尝慕容七剑的厉害！”

向杀稍愣；“原来是慕容府的丫头，难怪如此刁钻，快滚！老夫从不与小娃娃动手！”

慕容玉人冷道；“我还没找你算帐已算你走运，你还想叫我滚？”她叱道：“快把白小痴还给我！”

向杀哈哈大笑，道：“老夫要的人，谁也无法抢去，不但白小痴，连这颗西瓜头，老夫也要定了！”

慕容玉人冷道：“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话声未落，她已再次发动攻势，四名手下也不敢怠慢，长剑齐出，霎时剑光闪闪，宛若汇集的流星飞窜。

向杀也沉着应敌，毕竟江南慕容武学在武林中堪称一绝，自有它独到之处，丝毫不能轻视。

吕四卦也落个轻松，免费看场热闹，他已准备在双方打斗最热烈而无法兼顾时逃逸。

然而好事多磨，就在双力拚斗难分难解时，又赶来三名慕容府手下。

他们一到，马上抽出长剑加入战圈。

猝然暴喝，双方已错开身形，慕容王人及手下气喘如牛，汗流满面，可见此场打斗十分费劲。

向杀也差不了多少，慕容七剑剑阵威力非常，自己若非武功深厚，早已受制于此剑阵，为了个个击破，他只好先暴施绝招，先错开身形，以便施展“大劫魔刃”的绝招以制敌。

慕容玉人见有帮手来到，心神也为之笃定，冷笑道：“老魔头，再胆再来！”

慕容府年轻一辈就属她武功最好，胆识最大，一点也不让须眉。

“二小姐……”赶来助阵的剑手，已有一名走向她耳际，细声说了几句。

他所说的正是小痴挑了杭州分舵一事。

慕容玉人脸色已变：“你说的可当真？”

“属下不敢造假，全杭州城都已知此事。”

慕容玉人突地不能自制，忿怒尖叫：“你这白小痴！我要杀了你！”

吼叫中，她已不理向杀和吕四卦，狠命的追出山林，赶往杭州城。

几名剑手也不敢怠慢，疾追而上。

他们突如其来之举动，已使向杀和吕四卦为之愕然。

吕四卦见及向杀怪模样，心想自己马上要落入其手中，不禁已发毛，急往前奔：“喂！大小姐，我可是你的俘虏啊！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谁又猜想得到，恨不得甩脱慕容玉人的吕四卦，现在会追她追得如丧

家之犬。

向杀被他一叫，也楞醒过来，一个腾身已掠向吕四卦前头，含笑而立，道：“吕四卦你别怕，我不会为难你！”

吕四卦已走头无路，只好摆出不在乎神情，突又听及向杀口吻并非杀气腾腾，心中已稍安，道：“老魔……老前辈你要找的是小白痴，可不关我的事啊！”

向杀道：“没错！老夫已说过不会为难你！”

“既然不为难我，何不放我走，留下我，你想干什么？”

“听我唱歌！”

“听你唱歌？”吕四卦整个人似抽了筋，他实想不到这大魔头会有这么大的歌兴？要抓人来听他唱歌？

向杀虽有点窘态，仍正经道：“不错！我想了想，也只有你能帮忙。”

吕四卦道：“我能帮什么忙？”

向杀道：“老夫已和你的朋友白小痴约定，只要我唱出他喜欢听的儿歌，他将愿意为我牺牲，我则答应他，替他办完他所想办的一切事情，让他快快乐乐的离开人间；你该知道生而无憾，死亦不悔，所以老夫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吕四卦终于弄懂这是怎么回事了。不禁暗自骂着小痴又作了孽，也暗自窃笑起来。

“他当真答应你了？”

“当然，否则老夫何必千辛万苦来找你。”

吕四卦问：“那……他现在人在何处？”

向杀怒意又现，道：“说来气人，老夫本想与他去龙王岛报仇，结果在钱塘江口被人用调虎离山之计骗走，老夫追向那名黑衣人，没想到他轻功在我之上，后来被追丢了，再回到船头，白小痴也失去踪迹了。”

吕四卦闻及小痴不在他手上，亦感紧张：“掳去他的人是谁？”

“不清楚，不过老夫知道她们是女的，否则老夫早就杀到龙王岛去找人了。”

“女的？……会是凶婆娘？……”吕四卦喃喃自语，倒也猜想是梅冷心母女所为。

“人既然不在你手中，你光唱，要唱给谁听？”

向杀道：“迟早老夫仍能找到他，只是这段期间得好好练习，你是他朋友，该知道他喜欢听何种歌调，先唱给你听，我想效果不会差得太远。”

吕四卦讪笑着，道：“白小痴这家伙天生的变态，可没那么好侍候，你最好唱些怪调给他听，这样较能满足他空虚的心灵。”

他想整整小痴耳朵，谁知向杀却道：“这不成，小痴他年幼丧父，须要父爱，他已告诉我要唱些柔和感人的儿歌，怎能唱怪调？”

吕四卦暗自骂小痴整得向杀如此神迷，当下道：“也许他现在又改变口味……”

向杀道：“那也等碰上他以后再说！你只要告诉老夫，何者他喜欢听，何者不喜欢听即可！”

吕四卦无奈道：“好吧！你先唱一首来听听看！”

“点啊点水缸，伍郎绑痞拿塔称……”

向杀已认真唱起来，然而声音尖得足可刺破耳膜，吕四卦这才发现此

份工作不好干，听久了，说不定还会神经错乱。

“停停停！不及格！”他即时喊停：“你果然须要加强磨练，你的歌可以杀人，你知不知道？”

向杀苦丧着脸：“这正是我担心的原因，老卖说，我这辈子还没唱完三条歌！”

吕四卦不得不佩服小痴那副贼脑筋，竟会想出这难题来折磨人家。

谐谑的笑了笑，道，“反正我也逃不掉，你就解了我绳索吧！”

向杀毫不犹豫，一掌切断吕四卦缠身粗绳，冷道：“你最好别打逃走的念头，否则我会一掌劈了你！”

这种恐吓对吕四卦来说，一点效果也没有，有机会，他仍会逃，当下搓搓因被捆过久而酸麻的手腕，道：“走吧！那丫头急着想找小痴儿算帐，现在又匆匆离去，少不得又有了新消息。”

向杀蓦有所觉：“也对……”

他已拉着吕四卦追向杭州城。

杭州城早已灯红遍街，喧哗连天。

向杀和慕容玉人一样，在得知小痴已挑了多处地力之后，连夜追向长江上游。

## 第五章 势如破竹

小痴可真势如破竹，短短三天，已挑了长江派，九江天河堡，黑岭十八寨，三处大帮派，其它小帮派更不必说了。

他已直指四川峨嵋派，然后北上直扫终南，华山……等九大门派，其野心之大，实叫人心寒。

今夜，他已住进湖北虎波口的一间高尚客栈。

夜近三更，一片沉静冷森，偶而传出几声犬吠，凭添阴森鬼气。

“福远客栈”屋前那串灯笼招牌已熄了火，门扉也紧闭着，除了夜猫子，谁会在此黑夜里窜动？

武林中人本就无昼夜之别。

慕容玉人早就找到此地，她决心要活捉小痴，所以非等到黑夜才出手。等了许久猎物终于上门，她冷狠虐笑着。

巧得很“福远客栈”正也是慕容府产业的一部份，此时偌大庄院只有住着小痴一人，其他旅客早已被遣走。

慕容玉人和七名手下都已换上黑衣劲装，手中除了利剑以外，还拿了一张缅铁蛟筋编成的网，存心不让小痴有任何退路。

照理来说，他们无须如此小题大作，因为掌柜已安置小痴于一间机关房，只要一按住，小痴马上就成为笼中之鸟，可是慕容玉人不知是过于担心，还是心存报复，仍然准备了巨网，已掩向那间房屋，想出口怨气。

屋内一张颇新的床，靠在左墙，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一张八仙桌，两张太师椅夹着小茶几靠于右窗，茶几上置有古松盆景，一切还算清雅。

小痴躺在床上，二郎腿翘在墙上，目光不时溜向屋内四处，偶尔想及

乐事，也会呵呵笑起来。

“照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我就发啦！呵呵……武林第一盟主，万人朝拜……美女如云……呵呵……”

他手指不停点着床面，笑声不断。随后又耍了几招。

“嘿嘿，天下第一神功，果然无人能敌……哪天我再创个连神仙都害怕的招式，那时嘿嘿，该叫做天上天下都无敌手！呵呵……”

想及乐处，笑的更开心。

陶醉一阵，也觉得夜月已深，该休息了。每当要休息前，他都有个“假动作”，就是故意穿窗而出，然后叫声“谁”。

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偷袭，而且也可借此练练功夫，毕竟他学会绝顶神功，只在短短月余之间，对功夫仍存有一份新鲜感。

“谁？”他已吹熄桌上烛火，穿窗而出。动作自是心不在焉，然却故耍功夫，掠来轻巧无比。

慕容玉人那晓得小痴会突然神经发作，射窗而出了然而自己只潜至一半，现在若现身，则前功尽弃，只好猛然的躲入屋脊背部，心想就算被发现，也得等小痴靠近些再施予突袭，免得巨网不够宽。

小痴掠出窗口，漫不经心的扫了屋脊、天空一眼，轻轻笑道：“夜深人静，那来的人？安全，一无危险！”

他已得意走回屋内，四平八稳的躺在床上，呼呼入了睡。

慕容玉人潜伏一阵，不见动静，方嘘口气，暗道：“这小白痴鬼把戏倒蛮多的……”

她已经轻轻笑了几声，随后指挥手下慢慢潜向此间房屋。

黑夜里，依然可从窗口隐隐见着小痴横卧于床。

慕容玉人见他熟睡不醒，心中稍安，又见手下已站妥位置，正想下令之际

小痴突然从床上蹦起，尖叫不已：“啊！有鬼！”

声音未落，人已消失慕容玉人眼前。慕容玉人蓦然大喝：“快！别让他逃了！一马当先，先行冲掠追去。”

数条人影已冲向房屋，紧接着一阵卡然巨响，房屋门窗已落下铁栅，整间客栈已变成铁牢。

一切又归于平静。连冲入屋内的四名剑手也如泥牛沉海，一无回音。

慕容玉人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凝目注视屋中变化良久，仍无音讯，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喃喃叫道：“奇怪，怎会没有声音？”

她背后已有声音传来：“可能中了邪，着了鬼，已倒地不起了。”

慕容玉人道：“这么说，小白痴该在屋里了？”

“他命大，早就溜出来了！”

“怎么会？那机关如此快速封锁四处……”

“他用烛台抵住窗口，防止铁栅落到底，然后就溜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慕容玉人转身瞧向屋脊转角处，那名只露半个头的人。

那人道：“是我亲眼所见的！”

“你明明在我背后，怎能看到另一边窗口？”

“没办法，我刚刚从那个窗口爬出来，想看不见都不行！”

“你？……”

那人已忍不住笑起来。

慕容玉人突地瞧及一张可恶又最不想见着之脸容，登时脸色大变，怒喝：“小白痴你这恶贼！”

手中巨网已往小痴罩去。另三名剑手闻声也从三个角落冲过来，以助她擒捕小痴。

原来小痴早在掠出窗口之际，已发现整个客栈无一亮着灯火，甚为不合理，然后瞄向四周时，也发现少了平常夜间该有的虫鸣鸟叫声等，就已知道有人潜伏其中。

他又想及对方既然有办法将客人全部撤走，想必和客栈有所牵运，说不定自己早就入了瓮，那当然是指所住的地方可能有问题，为防万一，他在掠回屋内时，老早将铜装烛台置于窗角，果然将铁栅给卡住了。

在机关发动之际，四名剑手往屋内冲，老早就被小痴给放倒，是以才会静默无声。

慕容玉人虽栽了前脚，她并无多大气馁，因为她还有一张网，此时已撒向小痴，再加上三名助手，足可制住小痴。

这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小痴可从容得很，伸手抓住巨网，和玉人拉扯个没完，东窜西跳的避着三名剑手的攻击。

“小丫头你想死啦！敢打主意打到龙王殿副殿主的身上来？”小痴往胸口龙形标志指去：“见着没！天下第一大门派的副殿主就是我本人！”

“呸！什么副殿主？标准白痴一个！”

小痴笑道：“我是白痴，那你就是低能儿童，还敢跟我耍鬼计？”

慕容玉人老羞成怒，瞋骂道：“你找死！还我爹命来！”

短剑化作灵蛇，已刺向小痴全身要害。

小痴可非昔日吴下珂蒙，捉狎笑：“你这剑去串八大胡同的糖葫芦倒蛮适合的！”

他避开短剑，忽觉背面两道劲风扫至，只好来个倒打金钟，倒窜而起，闪过利剑。

此时慕容玉人见机不可失，冷笑道：“你认命吧！”短剑突然飞射而出，直取小痴头颅，咻然啸起破空声，刺耳得很。

在此同时，三名剑手也反攻小痴上空，似要把他逼往下方。

小痴顿觉上空被封，想突破并不容易，乾脆往下窜，心想就算有埋伏，自己仍可从容应付。

就在他往下窜之际，慕容玉人冷笑不已，马上坠得更快，一张巨网已撒向小痴下方。

原来她乃想以利剑封住上空而以巨网封住下盘，以让小痴无以遁形。

小痴也颇感意外她会用此方法，但他并不慌张，心想屋顶脆得很，只要用力往下撞，仍可突破防线，是以他已施展千斤坠之类功夫，猛往下撞。

轰然一响，屋顶已破，小痴压着网往下掉。

慕容玉人可没想到会有此变故，本想在小痴落下之际，自己再掠过他身躯，就可将网封起来。谁知巨网已往下扯，自己又已腾空，本来放掉绳网也没事，可是她就不甘心被小痴脱逃，竟然更加快速坠往洞内，以期能困住小痴。

小痴身缠巨网，想一时挣脱并不容易，又见慕容玉人死追不放，只好往她撞去，希望将她给撞退。

然而慕容玉人也不甘示弱，猛力抵抗。两人这一撞，全往地上打滚。

这下可好了，巨网本在下方，两人这一打滚，慕容玉人又死不放手，在猛打滚之下，两人全被巨网给包住了，就像裹木乃伊一般，面对面，心对心，活生生的变成一对“夫妻”。

小痴不禁想笑，怎会搞成这个样子？

慕容玉人被压在下方，一张眼，见及小痴就在她眼前，少女的羞辱已使她挣扎，那还顾得抓人，尖叫着：“你无耻，下流！快放开我！”

小痴被她“挤”得难过异常，怒火也起，骂道：“你有完没完，不知道我也被包着，根本解不开啊！恰查某！”

“你放开我！下流！无耻！！”慕容玉人那听得进这些？仍是不停挣扎，骂的更厉害。

小痴不禁火大了：“你骂什么？下流就下流！看我怎么整你！”

小痴竟然卯上了心，一张嘴猛往慕容玉人脸上亲，乾脆也亲往朱唇，他是有意以嘴巴“堵”往慕容玉人嘴巴，免得她乱吼乱骂，以达制“制伏”之目的。

慕容玉人这下更恐慌了，然而手脚全然被裹住，无以挣扎，连头部活动空间都有限，仍避不掉小痴亲嘴。挣扎吱唔一阵，叫声也没了，人也软了下来。

此时三名剑手方从屋外奔入，见此状况，不敢作声的又走往屋外。在他们心中已留下一个想也想不通的结！怎会在此情境搞起恋爱？

慕容玉人眼角已流下泪珠儿，一切的侮辱，羞怒全涌上心头，少女珍贵无比的初吻，竟会断送在这小白痴的手中？

小痴见她不说话了，方得意抬起头来：“我就不信堵不住你的嘴！你再叫吧，再骂吧！像你这样，还算是个女人吗？”

小痴似乎对这一“吻”没什么感觉，事实上他也只是认为用来堵住慕容玉人的权宜方法而已。

慕容玉人闻及小痴所言，内心更加难过，泪水更流。

“哭？你也会哭？”小痴道：“像你这种女人还懂得哭？真让人难以相信！”

慕容玉人咬紧嘴唇，想阻止眼泪往外流，两眼露出无尽恨意，一字字道：“白小痴，我会杀了你！”

“杀我！嘿！从一开始你就想杀我，我可不在乎啦！趁你还没杀我之前，就让我多亲你一下！作个风流鬼也甘愿！”

小痴当真凑过嘴巴，又亲了慕容玉人一个香吻。

慕容玉人并没躲，也躲不掉，只是闭上眼睛，不愿见着小痴这副脸孔，一波波强烈怪异感觉直涌心头。

“哇！还真香啊！果然是香吻！”小痴回味无穷的叫着：“不过你也没吃亏，我这也是纯真的初吻，珍贵得很，就献给你吧！”

慕容玉人睁大眼睛瞧着小痴，心神变幻不定，不知是喜，是怒，是怨，是恨？难道自己真的不吃亏？他献的也是初吻？

小痴已带着她翻滚而退，不久已将巨网给甩开，小痴谐谑道：“这叫自投罗网，你下次要用，最好再带一把剪刀，就万无一失了。”

慕容玉人推开小痴已爬起，咬牙切齿道：“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

她已满怀悲愤，甩头奔出屋外，窜上屋顶，疾往前奔，像要把一切都抛开似的。

三名剑手不明就里，为了顾及她安危，也追了上去。

小痴也起身，慢步走出屋外，瞧着慕容玉人消逝方向，笑的甚瘁，道：“俺到底走的是啥桃花运？竟会惹上这不是女人的女人？哪天可得和她彻底谈个清楚，省得连睡觉都提心吊胆，这是什么人生嘛！”

摸摸嘴唇，还有那么一点丁香味，倒也回味无穷，伸出舌头舔了舔，道：“原来初吻就是这个滋味？只是……好像姿势不大对……是被绑着的……”

想至后来，他也大笑不已。

随后他觉得此地不宜久留，要是这母老虎再回来那还有命在？反正孑然一身。要到那里就到那里，方便得很，也无其他行李，说走就走。

趁着黑夜，他已掠向屋顶，往镇西方向驰去。

然而方掠出镇郊，他已听及似是吕四卦的叫声。

“小痴儿！我来啦……”

声音甚淡，但已瞒不过功力大进的小痴，他感到奇怪；“吕四卦怎会找到这里？我不是要他回老家等我？”

机灵的他躲入路旁草丛中，想看个究竟。

不多时，向杀和吕四卦已追了过来。吕四卦抱怨的叫着：“小痴儿！唱歌的来了！”

小痴乍见向杀，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凭着自己现在身手，也足以应付一切，他已呵呵笑着，走出草丛，向两人招手：“我在这里！你们辛苦啦！”

“小兄弟？”向杀见着小痴，马上欣喜若狂的追了过来，急道：“你去了那里，我找你可找得好苦！”

吕四卦也迎上来，见及小痴打扮，戏言道：“哟！小痴儿，几天不见，你好像发了？”

“岂止发了而是‘大发’！”小痴指着左胸那条龙，得意道：“看到没有？俺现在可是龙王殿的副龙王了！”

吕四卦愕然道：“你去了龙王殿？”

“嗯！”小痴昂然点头。

向杀已笑道：“原来你自己溜去了？难怪我找不到；东方龙可有欺负你了如果有，我立即摘他脑袋！”

“他不但没欺负我，还传我一身武功，又封我为副龙王！我算是吉人天相、好运连连，嘿嘿！老怪物，现在我们可平起平坐了！”小痴一副得意的在向杀面前晃来晃去，很是威风。

吕四卦闻言，也耍起威风：“你是副龙王，那我就是后补龙王了！虽然是后补，但威风绵不能差太多。”

向杀道：“还好东方龙没杀你，否则老夫非拆了龙王殿不可！”

小痴瞄向他：“老怪物！现在龙王殿可是我的窝，说话可要客气些！免得某些人听来会不大高兴！”

向杀想装出和蔼笑容，但那副尊容，仍是鬼脸一副。他道：“这当然，龙王殿已成了你的窝，老夫自不会去动它。”

小痴冷道：“找我有什么事？”

向杀道：“小兄弟你该没忘了我们的约定吧？”

吕四卦立时接口道：“他是来唱歌给你听的！他要填满你童年的悲哀！呵呵……”

小痴也想笑，道：“那你就唱来听听！”

向杀点头，稍带困窘已唱出声音：“风筋来，风筋来喔溜瓦翁来(泥鳅换凤梨)……”

音扣拉锯，尖酸刻薄，让人头皮发麻。

“停停停！”小痴立时叫停，和吕四卦反应差不了多少：“你的声音会杀人！我五脏六腑已经移位了！快翘啦！”

吕四卦幸灾乐祸道：“这可是你自找的，没事想听什么童年的回忆？”

小痴苦笑道：“我那知道他童年的回忆那么苦？说不定还是个钥匙儿。”

吕四卦道：“我看钥匙也不必了，他带的是锯子，那家门都可以进去，连声音都能锯断人的命，厉害无比！”

向杀哭丧着脸，道：“小兄弟，没办法，你的心愿如此，我只有尽力而为了，唱的不好，请多多包涵。”

吕四卦奚落小痴道：“现在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好好享受吧！”

小痴斜眼睨向他：“谁说后悔来不及？我要你享受，你还得求我哩！”

吕四卦表现出不信神情。小痴马上转向向杀，道：“这样好了，我们换个方法，只要你能使他快乐，我就……”

吕四卦霎时老脸抽了筋，急叫道：“不行不行！我认输就是！千万别把那杀人声音传给我，我会神经错乱啊！”

小痴得意一笑：“后补龙王总是差了点，你就认命吧！”

吕四卦乾笑着，未敢再多言。

小痴转视向杀，道：“老头，我看你也不必唱了，你的歌永远也没办法让我快乐起来。”

向杀道：“那你换个条件！”

小痴道：“我现在是副龙王，一身本领已是鲜有敌手，也没什么条件好向你提出，你走吧……”

“不行！”向杀已生怒意：“明明说好老夫替你完成心愿，你则为老夫牺牲，岂可半途反悔？”

小痴也叫道：“谁反悔？明明你根本无法达成我的心愿，你有何话说？唱得那么难听，还好意思献宝！”

“老夫偏不信！就算唱遍天下所有歌曲，也要让你心满意足！”

小痴摆摆手说道：“那你去学啊！整天缠着人家，能唱出什么鸟歌？你有这闲功夫，我可没这闲时间。”

向杀冷笑道：“你不跟我走不行！除非你有办法赶我走！”

小痴道：“好吧！给你台阶你不下，我可就不客气了！”

说打就打，他已腾身而起一式“龙王斩头”已施展开来，手化游龙掌刀已斩向向杀胸口，用的全是真功夫。

向杀颇感意外，小痴只在短短月余时间，功力竟会如此巨大转变？当下敛起心神，运足功力，五指如勾抓向小痴掌刀，心想此爪必能阻住其攻势。

岂知小痴掌刀威力非同小可，不但劈得他五指发麻，虎口裂出血痕，还将他劈退三尺余，差点撞入草堆之中。

小痴一招得手，得意笑道：“老怪物你该相信我所言不假吧？”

他说话，四卦在旁猛回答：“不假，不假！二点也不假！副龙王的身份岂可白当的？”

向杀那知隐居三十年，方出江湖就吃了败仗，不禁戾气又起，厉吼道：“不知死活的小娃儿，老夫就给点厉害让你瞧瞧！”

掌势一变，也成手刃，划过胸前，真如硬邦邦的斩马刀，卡卡暴响，划出伞状圆轮，滚向小痴，劲风中仍带一股腐味。

小痴心知对方已用上“大劫魔刃”，也不敢怠慢，脚踩“无影莲花幻步”，手划“龙王斩”，来个掌刀对掌刀，硬碰硬。

双方一触，掌影纷飞，似若千百只飞鹤齐展翅，啪然有声，化得身形已裹入掌影之中。

吕四卦在旁已看傻了眼，真希望自己也能拥有此身手，那可威风多了。

小痴在连对十余掌之后，利用莲花幻步奥妙，从向杀左肋穿掠而过，相对手空门在“至阳”穴，一掌已劈了过去。

向杀一时措手不及，只得扭身闪去要害，背肩硬是被挨了一掌，痛彻心肺，气得哇哇大叫。

小痴得意笑道：“如何？龙王斩可不比你那鬼功夫差吧？”

话声未落，向杀竟然不顾疼痛，稍作喘息，咬牙迸声：“纳命来！”

他已将“大劫魔刃”舞得山崩地裂，排山倒海的涌向小痴，双目所见，尽是利如尖勾之指甲，还泛出一股旋迥青雾气流，他已使至第七层。

小痴全身已被裹入漩涡之中，肌肤像要被撕开，血脉为之贲张，不得已，他也运尽全力抵抗，双手交加劈出掌劲，以逼迫向杀近不了身。

漩涡愈转愈激烈，小痴愈感到沉闷，他知道此招已接近无破绽，全然溶入漩涡之中，向杀又在外围，想偷袭实是不易，为今只有先窜高，以带动漩涡改变方向，再伺机下手。

心意想定，他已连攻七掌，借势一个剩身，火箭般窜飞而起，那洪流青雾竟也如蛇随形，滚涌而上，狂力的缩卷，张出那无底的深口，揪也不放的追噬着小痴。

小痴见诡计已成，马上倒掠身形，龙王“斩绝情”已斩出，掌影串串如百把利刀直泻而下，任是铜墙铁壁，也似乎无法抵挡而被凿穿似的。

狂漩气流已被掌刀劈开。突地一阵闷哼。小痴在空中身形竟会往下掉，他已被气漩扫中，倒飞十余丈，撞入草丛之中。

向杀则连蹬数步，手抚胸口，嘴角挂血，分明也受了内伤，想必掌刀贯穿气漩之时，也劈伤他了。

吕四卦一颗心差点压出汁来，突见小痴莫名的被扫中，他急奔追向小痴，想看个究竟。

为何小痴会在紧要关头发生此种状况了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原来他运功达到最高点，劈出“斩绝情”之际，全身内力突然中断，使得他功力尽失，只好任由身躯往下掉，幸好只是被气漩末梢扫中，若在涌流中，那身骨头说不定已被拆得四分五裂。

虽是如此，他伤的也不轻，脸色白的吓人，四肢生疼如离了肢体般。

他已慢慢爬起来，苦笑不已。

吕四卦走前扶着他，笑骂道：“什么嘛！你那招是在料理自己的吧？一点都不管用。”

小痴苦笑道：“对别人不管用，对自己绝对够用！骨头都快散了，那家伙呢？是否把他料了？否则可惨了？”

吕四卦道：“好像也受了伤，在外面发呆……”

小痴马上推开吕四卦，擦擦脸蛋，以为自己也吐了血，想抹掉血迹，然后深深吸两口气，五脏六腑像受了千刀万剐，疼得可以！他还是装出威武样，一步步走出草丛，朝着向杀走来。

黑夜里，也掩去他苍白脸容。向杀此时已把目光移向小痴。

两人就此对上了眼。向杀实不敢相信自已会败在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娃娃儿手上？这对他打击实在太大了。

小痴却在想，要是向杀此时神经发作，只要经轻一掌，自己就得魂归西天，此时若吓不走他，结果如何也不必再想了。

他仍摆出一副凛凛威风样，一点也看不出受伤样子。

终于向杀开了口：“你那招可是‘斩绝情’？”

“不错！龙王斩最厉害一招！”向杀凝目一阵，道：“当时你为何往下掉？”

小痴从容道：“我还没练熟，身形未免受阻，掉一点，那是小事。”

也只有此种解释能使向杀较为忌讳，没练熟，自然会出现此状况，而且练不熟就有此威力，他更须小心了。若小痴加以否认，一时疏忽，那要让一个绝顶高手相信，其理由恐怕十分牵强。

向杀犹豫一阵，此时已受伤在身，若想硬拚恐得付出代价，终于道：“终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跟我走！”

他已掠向回头，隐入墨黑夜色中。

小痴店笑道：“到时你别忘了还要唱几首让我怀念的歌啊！”

吕四卦见向杀已走，心情也为之放松，嘘口气道：“我宁可自杀，也不愿接受他的魔音，那会使人神经错乱，失去理智！”

小痴已坐了下来，苦笑道：“要是真的如此，我也没办法，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

吕四卦疑惑道：“你干嘛？当真武功没学全？”

“这倒不是！是乱吃宝药的后果！功力断断续续，十分难搞！”小痴已将身体情况大略说一遍。

吕四卦庆幸自己吃的较少，没有这份顾虑，道：“那怎么办？要是经脉全部不见了，你还不是回到以前混混的地步？”

小痴道：“也许师父会想出法子；所以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打遍天下，将来就算没了功夫，照样可以吓人，方才这老怪物不就被我吓走了？”

吕四卦道：“还有，你把学会的传给我，到时我就可以替你出手，你就省事多了！”

他已呵呵笑了起来。

小痴白他一眼，道：“如此一来，我就成了你的傀儡对不对？”

吕四卦邪笑道：“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还分什么彼此？该说是共襄大事！我出力，你出头脑，天下还是我们的！”

小痴也笑了：“你放心，这一天永远不会落在你身上，我要是不行了，第一个就是把你给害死！省得遗害人间！”

吕四卦道：“何必自相残杀呢？枉费我们兄弟一场，换我当你傀儡一场总可以了吧？”

小痴得意笑道：“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我就不教你武功，免得养虎为患。”

吕四卦道：“说归说，你可别当真，你的功力何时才能恢复？除了向杀那老怪物，慕容小妖女要是折返照样让人吃不消！”

小痴稍运气，但觉丹田已有内力升起，道：“不碍事，休息一会儿准没事。”

他已开始调气疗伤。

吕四卦静静寻向四周，似在守护，但一片草丛晃动，嗖嗖阴气逼人，除了鬼魂，恐怕只剩他俩了。

耐不住寂寞，他又开口：“你准备上那儿？”

小痴道：“峨嵋山。”

“找尼姑？”吕四卦道：“那会倒楣的！”

小痴白眼道：“你懂什么？我现在是龙王了，龙王就是神，神是不受世俗的禁忌所影响，连这个都不懂？”

吕四卦乾乾一笑，道：“那你找她们干嘛？”

“要她们归顺龙王殿！”

吕四卦又怪笑了：“龙王殿有尼姑，那不太好吧？”

小痴戏谑道：“不然你这后补龙王有啥用？那些尼姑是让你管的！”

吕四卦苦笑道：“我不要，这有失男性尊严！”

“既然不要就少说废话！”小痴道：“我是在创记录，要折服天下各大帮派，你就少说风凉话！”

吕四卦兴趣盎然道：“我也加一腿，自古白痴不离吕四卦的！我的加入，保证让你增光不少。”

小痴捉狎道：“是啊！等理了光头，再当上尼姑首领，那可就光芒四射，连我要逊色多了！”

吕四卦乾笑着。

小痴也觉得伤势有了进展，不再逗留此地，与吕四卦连夜往川境方向行去。

黝黑小径压着两旁长茅，更加阴森了。

## 第六章 再挑峨嵋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一语勾出峨嵋之秀绝天下。

山分四峰；而以峨嵋最为雅伟秀丽，原有三十六寺，七十一庵，不愧为佛家胜地。

山间林木蓊郁，溪流萦纡，引人入胜。

一道洁白石梯挂在青山中，蜿蜒而下，宛似转了弯的飞瀑。

小痴和吕四卦正一步步往上走，他俩在数阶梯，然而近万的阶梯岂是容易数得精确，两人只稍不留神而开口说话，就得从头算起，煞是费神。

终于，从头走了几趟，小痴已没那个兴致了，已放弃此“艰巨”工作，直接掠向尽头，古色古香之寺院已现。

立刻有两名年轻女尼迎去寺外，右边较高那位已施个佛号，道：“两位施主一大早登上本寺，不知有何事情？”

小痴溜眼瞧向两人，素灰长袍洗得净净白白，面貌虽不算漂亮，却有股灵秀之气，仍俱少女之娇嫩。

女尼被他瞧得甚为困窘，又出言：“施主请告知贫尼所为何来！若无事，请速速离开佛门净地！”

“哦！是来教训你们的！”

小痴说的自然而平淡无奇，就像在谈论家常事一样，还带点笑容，真把“教训”两字看成理所当然了。

“教训？”女尼先是不解，但仔细一想已脸色微变：“你是来寻仇的？”

小痴道：“别误会，我们那会有什么仇？我只是想叫你们掌门人知道我武功高过她，要她臣服而已。”

这岂是“而已”？要人臣服，简直比寻仇来得更严重。两名女尼闻言已惊愕的摆起架势。

较瘦的女尼冷道：“原来是目空一切的狂徒，快滚！峨嵋胜地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吕四卦道：“我们不是来撒野，我们是来办正事的，请你赶快通报好不好？我且快快办妥此事，快快离开。”

“不好！”高女尼斥道：“再不走，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小痴指着胸前龙头，道：“我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们自该以礼相见！”

瘦女尼冷道：“那算什么，街道小摊上多的是，买一块贴在胸前就以为是龙王太子了？你想唬谁？”

骂到后来，她也忍不住憋笑起来。

小痴眉头一皱，道：“看样子你们真的是不识货了？不通报，我自己来！”

他已昂头大叫：“龙王驾到！”

音如洪钟，声传数十里，震得整座峨嵋山微微抖动，回音不绝。

“你？”两名女尼没想到小痴说叫就叫，被其举动与声音吓住了，楞了一下方醒过来，才知事态严重！这声音不把全派的人惊着才怪？

吕四卦也不落后，高声就喊：“后补龙王驾到，快开门迎接！”

两名女尼脸色已变，娇喝骂道：“太可恶了！”已然出手攻向小痴与吕四卦。

小痴不闪不避，等高女尼逼近时，突然往前迈一步，挺着胸膛，准备硬接一拳。笑道：“相准一点！”

高女尼没想到小痴竟然不还手，还往前跨，自己煞势不住，右拳已打向他胸口，已然“啊”的尖叫，像抓着毛毛虫般，花容失色的往后退去。

“你……你为什么不还手？”高女尼惊骇道。

小痴呵呵笑着：“对付你们，用吓的就可以了！”

“你……”高女尼一阵窘羞，已转怒意：“太可恶了！再不还手，休怪我不客气了！”

咬着牙，她已盛怒而发，招式更形凌厉。

突地寺内传来中年女尼声音：“静如、静慧退下！”

话声甫落，迎门而出数位女尼，居中者为一脸静白而带煞的中年女尼。

静如、静慧立时收招，拱手道：“师叔。”

此尼正是峨嵋三大长老之一的渡悔，她挥着拂尘要两人让至一边，随即冷森瞄向小痴与吕四卦：“你们来此有何目的？”

小痴轻轻一笑：“你是掌门人？”

“贫尼渡悔。”

“那就不是掌门人？”小痴道：“乾脆把人全部叫出来，省得我又得再说一遍。”

渡悔目光闪出杀机：“小施主好狂的口气！”

吕四卦道：“这不是狂，而是‘省事’，请你别把意思误会才好！”

渡悔冷笑：“两位胆子倒不小，敢来峨嵋派撒野？不知是哪个老贼教出来的混混！”

小痴听及她出言不逊，也懒得跟她瞎扯，冷道：“别尽说些废话，论身份，俺是东海龙王殿的副龙王，刚才已经通报过了，是撒野也好，不是撒野也好，今天我来了，总得办完事才走。”

渡悔登时眉头紧缩：“龙王殿？你就是白小痴？”

吕四卦接口道：“既然被你看破了；我这个‘无毛吕四卦’，你也该不会陌生吧？”

渡悔愕然后冷笑：“看样子，你们今天是有备而来了？”

小痴道：“你也真是！从长江口拉一条直线，也该明白，我砸了巫峡十三舵，下一个就是你们峨嵋派。”

吕四卦道：“走直线通常都比较舒服，我们准备杀入青海，直上昆仑山，然后到蕃邦去传播武功。”他轻笑着：“必要时，我还可以把蕃王引渡回国深造。”

渡悔冷道：“峨嵋派与你何仇？你竟如此赶尽杀绝？”

小痴摇手直笑：“错了，错了！无仇无怨，俺只是想把龙王殿发扬光大，成为天下第一帮，要你们臣服，那只是要你知道龙王殿胜过峨嵋多多。如此而已。”

吕四卦道：“如果胜不了你们，我们也没面子要你们臣服了，不对吗？”

渡悔宣佛号，道：“名利趋使，将使两位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小痴狡黠的瞄她一眼，道：“老尼姑你要我们看破名利，免得为其所害？”

渡悔道：“不错。”

小痴又问：“这么说你早已看破名利了？”

渡悔道：“出家人不沾俗世，早已跳开名利之外。”

小痴狡黠道：“这就好了，你们这些尼姑又不沾利，又不想名，根本也不必和我争名利，峨嵋一派臣服龙王殿又有何妨？”他哧哧笑道：“反正对你们来说，这只是外表的臣服因为你们内心早已不在乎这些，又何必与我争呢？”

吕四卦频频点头：“不错，这等于服而未服：我们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在的。”

渡悔为之结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答上口，以出家人立场，自是不必与人争名斗气，但若不争，峨嵋岂不也任人宰割？

小痴奚落道：“怎么样？你看破了没？看破了就站一边去，看不破就说一声，俺也不会怪你，就别再说那些狗屁倒灶的话，伤神呐！”

渡悔脸容不由一变，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峨嵋自不像龙王殿如此狂妄自大，想吞服天下武林！这与土匪行径有何差别？今日你胆敢侵犯峨嵋，为了自保，贫尼也不客气了！”

渡悔想掠阵迎敌。然小痴已豪迈笑道：“爽快！”

双掌迴旋劈出，一道气流已涌向渡悔，整个人也冲过去。

渡悔未想到小痴说打就打，急迫之际，又深觉对方掌劲逼人心血翻腾，为求自保，只得先掠退再说。

双方一退一进，如飞燕追逐，吃亏的该是那些避之不及的小尼姑，皆仓皇失措的往四处散去。

吕四卦也笑嘻嘻的追上：“别怕，小尼姑！本门要找的是你们长老、掌门之流，跟你们很难扯上关系，到一边凉快去吧！”

众尼姑散乱之后，小痴和渡悔已掠入前厅大广场，她们只好缠向吕四卦，以尽一己之力，保卫峨嵋。

小痴一掌单向渡悔，早已算准她会避开过于狭窄的门，是以在她追退之际，身形突然拔高七尺，再一个腾翻，六个觔斗如六道闪电般快捷，完全闪向渡悔。他想一招得手，以能给予渡悔一个下马威。

渡悔那知小痴早有计算，自己一时不察，已四面受敌，避无可避，只好运起全身功力与小痴硬拚。

刹那个，两人已交手，掌影纷飞，啪啪数响，小痴已趁机一掌印向其胸口。

突地，一声叫喝：“师姊快躲！”

左侧已掠出一条灰影，直往小痴背肋处攻去，想逼得小痴回身自救，她乃度心师太。

小痴得意笑道：“那有这么容易？”

他已使出“无影莲花幻步”，神奇诡异的避开渡心掌力，人已往左后方移去，已将要拍向渡悔之掌劲移向渡心，心想渡悔已吃了瘪，换换渡心也不错。

此时渡悔和渡心此时已连成一处，一个面向小痴，一个左肩侧向小痴，照理来说，小痴若想伤人，一定是侧向小痴的渡心首先遭殃。

然而事情有了变化，就在小痴吐出不算大的掌劲时，眼前突然一闪，渡心似已易了位，迎向小痴的竟是渡悔。

啪然一响，渡悔胸口已结实挨了小痴一掌，闷吐鲜血已往后倒摔。

若说正面迎敌，她可能备尽功力，伤的较轻，然而此时有渡心在前，她心灵直觉反应，该帮助渡心迎敌，根本没想及掌力会劈向自己，只一刹的疏忽已容不得她再挽回，一股子摔在地上，已奄奄一息。

小痴楞然立于该处，瞧着双手：“怎会这样子？”

他本无心打得人家倒地不起，然而所发生的已不容他再作它想。

渡心之所以会避开，也许是求生本能，但她该在避开之前再封一掌，也许情况不会如此严重。

突见渡悔倒地不起，她已心慌而现杀机：“你这恶贼！还我师姊命来！”

手中拂尘一抖，化作千万条毒蛇，猛狼的噬向小痴。

小痴不小心伤了人，一时也不敢出手过重，只有以游斗方式应敌，一时间情势显得甚是混乱。

“静慧快看看你师叔伤的如何？”渡心边战边叫：“快摆‘太清剑阵’！”

赶来的群尼闻及，马上掠出由三十六人组成的剑阵，个个利剑尽出，凝神以抗，将小痴和吕四卦困于中央。

“太清剑阵”闻名武林，与少林“罗汉”武当“七星”齐名，威力不在话下，当峨嵋摆出此阵，已把对手视如大敌，看样子小痴今日要善罢，似乎

是不可能了。

静慧奔向渡悔，扶起她，见她脸色死灰，气若游丝，已急切道：“二师叔，大师叔快不行了！”

渡心闻言，急忙掠出剑阵，奔向渡悔，伸指戳向她身上数处穴道，又塞入一颗药丸予她服下，再以内力替她疗伤。

小痴和吕四卦被困阵中，这对小痴来说，并非多大不了之事，他很容易瞧出阵势变化：“反五行套乾坤八卦位，主攻为太乙宫，主杀为丙辰宫，两仪向南，混力天生，嘿嘿，我避开就是了！”

他在阵中乱转，全然随着阵势走，“太清剑阵”对他效果并不好，若非森严剑网连绵不断，早就被他突围而出。

渡心替渡悔运气疗伤一阵，渡悔呼吸已较平稳，渡心已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又见阵势起不了作用，乃将人交待静慧，已腾身加入剑阵。

“白小痴，你该为此恶行付出代价！”

渡心冷森面孔罩着杀气。剑阵有了她在引导立时顺畅许多，而且有她阻住小痴，使其身形变换不易，剑阵霎时又发挥了威力，几个照面下来，小痴和吕四卦也挂了不少彩。

吕四卦急叫：“快呀！你副龙王干假的？再这样下去，连龙筋都会被抽掉！”

小痴道：“这老尼功夫硬得很，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就宰了她！岂不省事？”吕四卦叫着。

“我已宰了一个……”

“你不宰她，难道要躺在此不可？”

小痴无奈道：“好吧！我宰，她们要躲就躲，不躲也怪不了我！”

当下不再犹豫，龙王斩已使出，千均力道全往渡心罩去。

渡心顿觉小痴力道如狂涛一般源源不绝，未敢大意，马上喝道：“百鸟朝凤！”

话方出，众剑手全然将剑交叉，形成网状，以互传内力，再一个腾掠甩身，则如舞龙般腾起，龙头则为渡心，想合数十人之力以对付小痴。

小痴也卯上了心，一股儿将劲道逼至极致，像万里流星一坠，化出光虹般撞向渡心。

双方一触，一边是快捷流星，一方是汇流狂涛，猛然啸出震碎耳膜爆音。

在此时，渡心突然被喷向高空，如此一来，龙头垮了，也带走劲道，其它龙身则根本无法抵挡小痴攻势，纷纷被撞喷四面八方，哀声遍地。

蓦然青影再掠，已快捷阻住小痴攻势，双方在空中连对十三掌而后倒飞而退。

小痴一落地，但觉双掌发麻，血气不稳，不由多往此人瞧了两眼。

此人年近中年，身形适中，脸眸祥和而庄严，此时已泛白，她正是峨嵋掌门渡缘。

若非她及时阻止小痴，其剑阵弟子折损必定不堪设想。

她正以不信而诧异的眼光瞧着小痴。

小痴见她素袍上加了两道青边于领衫上，知道她就是掌门人，当下喘口气，血气也平稳多了，才道：“这不能怪我，全是你的弟子技不如人。”

渡缘凝目一阵才道：“渡悔也是你伤的？”

“我说过这不能怪我，全是你那个师妹渡心惹的！”小痴道；“她本可以还我一掌，可是她却躲了起来！”

渡心十分狼狈的已从地面爬起，拱手自责道：“掌门人，弟子无能。”

渡缘道：“连太清剑阵也阻不了他？”

渡心道：“此人邪异，剑阵对他起不了多大作用。”

渡缘长叹一声，道：“你去照顾渡悔，此事由我来处理。”

渡心道声“是”，已走向渡悔，替她疗伤。

渡缘转视小痴，道：“你是江湖最近闹翻天的白小痴？”

小痴含笑施个深礼道：“请多多指教。”

渡缘道：“你为何为虎作伥呢？”

小痴道：“老尼姑你这话就不对了，龙王是我师父，恩同再造，做人徒弟，为师父办点事，自是应该，再说这事也是我自己想干的，没有‘为虎作伥’这个意思，因为我就是老虎。”突然笑起来，指向吕四卦：“他才是为虎作伥！”

吕四卦得意笑道：“我是骑在虎背上，很难下来了，决定作伥到底。”

渡缘道：“既为虎，已为王，为何还四处强食弱肉？”

小痴退道：“奶奶的，这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当年我这只老虎还小，被你们当病猫永远翻不了身呢？”

渡缘叹道：“全是孽！有是因而后有是果？然而施主慧根过人，何妨体恤我佛慈悲？”

小痴道：“已经够慈悲了，否则我早就宰了那些混蛋！”

渡缘道：“贫尼所言，乃在指施主挑起是非，将会有许多人为此而丧命，施主……”

“别说那么多佛理！”小痴道：“说也奇怪，我落难时，你为何不来救我一把？我出了名，练了功，你就有那么多大道理？难道你的慈悲心肠全是为大人物所发？还是像我以前的小可怜虫的人太多了，救不胜救，所以你不救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就是要打倒天下各大门派，也让他们明白我白小痴终有出头的一天！”

吕四卦道：“老尼姑你也别专说道理，你服是不服了不服的话，就继续较量，俺一定叫你心服口服。”

渡缘长叹不已：“佛渡有缘人，看来此全是在劫难逃，你们走吧！”

小痴稍讶异：“你服输了？”

渡缘道：“连太清剑阵都困不住你，贫尼又岂是你的对手？”

此语一出，全派弟子为之动容，渡心已急叫：“掌门师姊……”

小痴似觉得不过瘾，道：“掌门老尼，说真的，你那‘太清剑阵’在最后对决时，松散得很，还不如我们对掌来得够味，你又何必谦虚呢？”

渡缘诧异：“有这回事？”

小痴道：“要不然，我怎会轻而易举的劈倒十余人？”

渡心道：“掌门师姊，弟子无能，本已有伤在身，自不该发动‘百鸟朝凤’以至于使本门弟子受波及。”

渡缘道：“怪不得你，要是当时，我也会发动此剑势。”叹口气，转小痴：“你走吧！龙王殿功夫果然不凡。”

渡心急道：“掌门师姊，他还伤了渡悔师姊，怎能平白放过他？”

渡缘瞧及昏迷不醒的渡悔，一时也犹豫起来，然而一个不留神，血气

控制不妥，已呃的作呕而嘴角挂出血丝。

渡心急道：“师妹你也受伤了？”

原来渡缘在和小痴对掌之际，已伤及内腑，但为了不让弟子惊惶，只得压抑血气，如今失之大意而现原形，也无话可说，叹然点头：“白小痴内力出奇强劲，恐非你我二人力量所能抵抗！”

渡心不禁怒火填膺：“我跟他拚了！”

说着就想冲往小痴，渡缘却及时喝止：“渡心不可如此。”

渡心道：“难道就让恶徒扬长而去不成？”

小痴道：“谁是恶徒？我可是龙王殿的副龙王，现在你们也受伤了，我也不愿乘人之危，你不服输都不行，要想再赢回来也不难，龙王殿大门永远开着等你来！”

他呵呵笑着，又道：“不过，我告诉你，输给龙王殿并不是怎么丢脸的事，因为不久的将来，天下各大门派都会输给龙王殿，如此‘都是输’的比照下，谁也别笑谁！”

吕四卦笑道：“相信这件事，你们很快就会习惯了！”

渡心想再多驳，渡缘却阻止：“由他们去吧！”

“对！这才是出家人该说的话！”小痴道：“我只是例行到各大帮派走一趟，并非专指着峨嵋一派，如今事情已了，也该走啦！有什么帐，就记在我头上，随时欢迎你们来算！”

吕四卦戏谑的行个大礼：“保重！以后见！”

两人已威风八面，笑嘻嘻的走出这武林名派，全然像在演戏。

渡缘见两人背影消失，才长叹道：“是福是祸，就看苍天能否渡化他了。”

一阵沉闷中，她吩咐受伤者赶快疗伤，自己也抱起渡梅进入后院，亲自替她治伤。

渡心仍忿忿不平，然而顾及掌门谕令，只得硬是压抑在心，等将来有机会再讨回公道，她也默然退去。

霎时整座寺院已恢复沉静，远远不停传出梵唱声，似乎小痴的来到，并没带予它多大的变化。

## 第七章 龙王名帖

小痴挑了峨嵋派，一路已往北行去，准备到终南派去耀武扬威。

然而翻山越岭，实也够累，四卦不禁发唠叨：“那有如此没派头的副殿主？”

此时他们正越过龙门山，抵达“高子老店”的小乡镇，两人找了家不算大的饭馆，果起空荡荡的肚子。

吕四卦的一番话，倒将小痴给敲醒了：“对呀！凭我的身份，还谈什么翻山越岭？”

吕四卦指着那碗大卤面，道：“副龙王还吃这种东西了传出去，这可多丢脸？”

小痴不想还好，越想越不值，马上把掌柜叫来，要他送上好酒好菜，但送来的也只是几片卤牛肉，几样切盘小菜，撑不了场面。

小痴干笑道：“小地方，吕四卦兄您就将就些！”

吕四卦神气活现的摆摆手：“也罢！人有落难时，以后别忘了就行。”

伸手抓起牛肉片就往口中塞，吃起来就舒服多了。

四五张桌子，只有他们两个客人，说起话来更肆无忌惮。

小痴喃喃道：“少说我也是个副龙王，总得摆摆场面……对了！”他突然雀跃不已：“我想到了！”

吕四卦被他吓着，差点被牛肉给噎断了气，白眼叫道：“想到就想到，也不必那么毒，想先把我给害死！”

小痴抓起牛肉放入嘴中咀嚼有声，捉狎道：“如果牛肉能毒死你，我要感谢上天，去出家念佛了！”

吕四卦瞪眼道：“害死倒也省事，就是要死半活最痛苦，还好我时时刻刻在防着你，否则准遭不测，说吧！想到什么好方法？抬轿子？”

小痴邪笑道：“如果你要抬，我也勉强接受。”

吕四卦道：“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可知道我可也算是个龙王，给你抬轿子？这算什么话？”

小痴哧哧笑道：“用“后补龙王”来充“副龙王”的面子，那再好不过了！”

吕四卦道：“我不干，你最好再想其它方法……”

“印名帖！”小痴很快回答。

吕四卦愕然：“印名帖？”

小痴趾高气扬道：“不错！把我们的职务印在名帖上，然后拿到武林各大门派去发，如此就威风多了。”

吕四卦有点哭笑不得，道：“你这招倒是史无前例，你想印些什么职务？”

“多啦！从三岁半开始，我就是“小山村”的陀螺王！后来晋升弹珠王，以至于小山村第一神童，第一名嘴，第一棋王，第一酸秀才……”

小痴滔滔不绝，背出光荣历史。

吕四卦打趣道：“照你念的全印在名帖上，至少要三大张，五斤重。”

小痴呵呵笑道：“愈重愈有份量，让他们看得手都酸了，才知道我白小痴份量有多重，压也要把他们压垮。”

吕四卦也笑的甚开心，道：“好吧！份量有了，该如何去压他们？”

小痴道：“很简单，叫他们一个一个排队来找我，一次就可解决，省得翻山越岭，既省时又省力，面子也保住了。”

吕四卦频频点头：“就这么办？地点呢？”

小痴考虑一阵，道：“庐山“天断峰”如何？此处正位于居中位置，交通便利，想必耽搁他们不了多少时间。”他捉狎的笑着：“最主要的是，他们扛着我的重名帖，要到那里，很不方便。”

吕四卦呵呵笑道：“我的名帖可要让他们用马车拖才行！”

小痴狭笑道：“不必了！你的“名帖”多的是！田里的吕四卦（西瓜）就是你的注册商标，只要放在脚下用踢的，要滚多远就多远，省事得很呐！”

一声“去你的”，吕四卦也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他们吃饱饭后已雇了辆马车直返江南，准备印制名帖。

三天后。

名帖已出来了，小痴果真印了一张如床铺大的名帖，折起来则有七寸厚，五寸宽，九寸长，不多不少，正好一斤重。

这还是他减去了三分之一较不重要的头衔，如街长，顺阳第一酒桶……等名衔。

事实上，头衔大小也有差别，光是“龙王殿，副龙王”六字就已占据名帖一大半，再加上“聪明白痴”四字，所能用的空间已不多。纵是如此，他还填了近百种头衔。要一一看完，还得费上把半个时辰不可。

吕四卦也不差，字体是大了些，小痴有的，他也全有，只是再加个“副”字或“后补”两字，倒也凑足一斤的份量。

随后两人雇了几名跑腿，将名片和帖子一起送往武林各大门派。

帖子写的甚是挖人有趣：

收帖者：XXX 掌门人。

没啥大事，最近龙王殿一发不可收拾，决心与天下各大门派一争长短，成者为王，败者为臣，不来者为乌龟，可保百年身。

时间：八月中秋月圆时。

地点：庐山天断峰。

注：赴约时别忘了带月饼，以免垂涎三尺，切记，切记！

龙王殿副龙王 白小痴 发帖

(请参阅本人名帖)

帖子甚快送出去，江湖为之鼎沸。

有人说小痴狂得目中无人，决心给予教训。

有人说小痴只是咸鱼翻生，穷极无聊，根本不必加以理会。

有人则忧心忡忡，深怕龙王殿找上门来。

众说云云：然皆因离八月十五中秋节还有近半月时间，鼎沸的江湖仍只止于言论传说，实际付诸行动者并不多。

然而大多数人都想参加此盛会，一方面可避免当上缩头乌龟，另一方面也瞧瞧热闹，至于动手与否？只有等届时再决定了。

还有不少日子，小痴改寻为招，也落个轻松。玩了几天也累了，才想及近日种种，也想到了上次在“顺阳镇”附近山区，为夺“水晶蟾蜍”而被慕容玉人追捕，后来遇见那名跛脚糟老头，自己曾答应他要传他武功，现在不就是时候？

当下他和吕四卦已往“顺阳镇”寻来，也很快找到这栋快倾倒似的小茅屋。

茅屋四处依然不变，堆满枯枝杂草，连上次烤肉的木炭堆都还在，只是风吹草动，显得凄凉些。

小痴走近茅屋，已有所疑惑：“奇怪？怎会没人呢？”

吕四卦道：“会不会找错了？”

小痴瞄向木炭堆，道：“不可能找错，上次我明明在此和他互拆了一只鸡，香味都还在！怎会找错？”

他深深吸着空气，做出“香味十足”模样。

四卦捉狎道：“真是狗鼻子，都隔了两三个月，还闻的津津有味？”

小痴干干一笑，道：“木炭都没变，可见他自上次烤过鸡肉以后就没再烤其它东西……至少不曾在何处烤。”

吕四卦道：“你是说他也很早就走了？”

小痴道：“有此可能……不过这老茅屋少说也过了数个年头，他都住了，理该不会再搬到别处才对……”

吕四卦道：“管他的！反正他迟早要回来，咱们就呆在此等他，他总不会一去不回头吧？”

小痴想想，也觉得有理，此时离八月十五仍有一段时间，他也想落个轻松，遂同意住下来。

两人往茅屋行去。

屋内一片阴暗，空气污浊而带有腐味，可见已多日未曾住人。

两人很快把窗棂给支开，扫去不少霉气。

小痴目光寻向四周，一些床铺，器皿皆古旧不堪，倒有点像乞丐窝，不禁苦笑：“妈的！堂堂副龙王，住这乞丐寮？”

吕四卦觉得不甚舒适，道：“我看还是回去吧！这茅屋至少几星期没住人，那老头莫要给老虎给吃了，等也是白等。”

小痴若有所觉：“难道他会上山打猎？”

“我看是上山替老虎送肉去了！”吕四卦道：“这可是一去不回啊！”

小痴也没了主意，道：“好吧！只好下次再来了！”

说着，两人已往屋外走去。此屋远比破庙还旧，也没啥好偷，门窗关不关都差不了多少，出门方走几步，小痴突然发现左侧山径正有一名老头一拐拐的往下走。

这不是糟老头是谁？

小痴欣喜一叫，已迎了上去。

吕四卦愕然自语道：“也回来的真巧？”

他没跟上去，只在广场那堆木炭泼弄着，想烤个野味吃吃。

糟老头果然是山上打猎，带回来几只兔子、山羌，还有一只金钱豹，谈到猎豹，他说的口沫横飞，精彩激烈，似乎又年轻了十几岁。

三人一阵喧哗长短过后，果真升起火来，烤起野味。糟老头还特别挖出屋后一缸陈年竹叶青，相互畅饮。

一个折腾，已近黄昏。

小痴才道：“老头儿，我是来还誓言的！”

“什么誓言？”糟老头睁着那只迷惑的右眼。

小痴道：“你不是想学慕容府的武功？”

糟老头愕然：“小兄弟你学会了？”

“岂只学会？”小痴扯拉一下左胸龙图，得意道：“你看，连龙王殿的功夫，我都了若指掌！”

糟老头不敢相信的望着小痴，连放在嘴中的烤火腿也忘了咬。

吕四卦道：“老头儿，嘴巴不必张的那么大，如果你知道世上很多事的不可预料的，你就该相信奇迹永远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糟老头如梦初醒，笑的甚僵：“这……太使我感到意外了……只短短一个多月……”

小痴道：“没什么好意外，我现在教你，你不也在一两个月之内就学会了？”

吕四卦道：“废话少说，你到底想不想学？”

糟老头先是一阵难以言喻的困窘，但随即猛咬牙，狠劲道：“好！我学！”

“这才象话！”吕四卦称兄道弟的拍他肩头，豪迈道：“有好功夫不学，那才叫呆子！”

糟老头似也被唤起万丈豪情，猛灌美酒，笑的更狂：“哈哈……我老头瘪了数十年，没想到今天也会遇上真人，真他妈的造物弄人啊！”

狂笑中，三人怀着几分醉意，也开始舞起慕容府功夫，以及龙王殿绝技。

小痴全不保留，该教的全都传授糟老头和吕四卦，他俩能否全部吸收，全靠自己资质造化了。

夜已渐深，火堆却更猛，有酒助兴，三人更是放纵高歌畅饮，不知天地何事。

此处依然是夜，然而却充塞惆怅。

弦月初升，淡冷青光下，映着一片肃穆。

峨嵋派寺院后鹿一处宁静雅房。

渡悔已病卧三日，仍未起色，在她床边守着掌门渡缘和长老渡心，以及侍奉汤药的静慧。

照理来说，渡悔伤的并非到达无药可救地步，再说也服下峨嵋疗伤圣药“续命金丹”，该是可以起死回生才对，如今却每况愈下，气若游丝。

渡缘惊惶万分，不停以内力替她疗治内伤，希望能有所起色。

时近三更。

渡悔突然猛吐一口污黑腥血，全身转为紫青。

“师妹！”渡缘大惊，急忙截向她胸口让住要穴，以免伤及心脉。

任何人都看得出，渡悔受的不只是内伤，而且已中了毒伤。

渡心脸色铁青，怒牙砒眼，厉道：“白小痴他竟然用了毒掌，我一定要替师姐报仇！”

渡缘此时也对白小痴充满恨意，先前那股慈悲为怀意念完全幻灭，她认为以武论成败，并不失侠客风范，若以毒掌害人，就已犯了禁戒，至为无耻之徒，她有点后悔如此就放小痴下山。

渡悔张开迟滞眼神，瞧向渡缘，气若游丝道：“……师……姐……”

“师妹别说话，师姐替你逼毒！”

渡缘马上点指按向“命门”要穴，想逼出余毒。

“没有用了……师……姐……”

“师妹……”渡缘也知无法挽救，眼见自己情同骨肉的师妹就快从她手中去逝，自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禁也流下泪珠儿，紧紧抱着她：“师妹你不能走！师姐一定想办法救你……”

“没有用的……”渡悔悲怅的抽动嘴角，似想装笑，怅然而希冀道：“……替我……报……仇”

“我会的！师姐会找白小痴替你报仇……”

“……不……白小痴他……”

渡悔目光移向渡心，似要说出什么？渡心禁不住心头哀切也扑向渡悔，悲泣不已：“师姐……是我害了你……”

“不……不……”

渡悔极力想挣扎说出一番话，然而却瞪大眼，张大口，连舌头都噎出，全身绷紧，终于在嘴角涌出浓血时，咽了最后一口气，已一命归天。

渡缘如失了魂般直叫她名字，双手不停抖晃，想把她抖醒，然而全是

枉然，只得抱着她恸哭。

“师姐，是我害了你……”渡心更是悲切自责的哭泣着。

日光透过窗牖，投在渡悔脸上，睁大的眼睛透着两道怨恨，她临死前又想说出什么？

为何在渡缘说要杀死白小痴之后，她会极力说个“不”字？难道她不想杀死小痴？

难道凶手另有其人？

无可否认，小痴根本不想取她性命，更没有那所谓的毒掌。

如此一来，若凶手不是小痴，那又会是谁？

此事透着悬疑，然而渡缘和渡心即没那种心情去揣想，她俩已被悲恸冲胀了头，只想找小痴报仇。

三更天，下弦月，峨嵋山已传出阵阵沉怨钟声。

## 第八章 通天和尚

三天眨眼已过去。

小痴已把该教的全都传给糟老头，只可惜老头功夫底子并不甚好，所能体会的并不多。反而吕四卦在多日与小痴厮混下，也精进有加，学个七成，并无问题。

早膳方毕，三人抱着斗大粗木椿当椅子，围坐于庭院。

小痴道：“没啦！心愿已了，俺要回去啰！”

糟老头拱手道：“白少侠慷慨相授，老朽感激不尽。”

小痴道：“也没什么好谢的！我教了你，你可学的不全，不过勉强可以杀虎捉豹啦！”

糟老头困窘一笑道：“有失少侠美意了。”

吕四卦道：“别急，慢慢练，你总会练成的一天，到时替你弄个再补龙王，让你风光一世！”

糟老头轻笑不已：“老朽可不敢想，对了，听少侠所言，什么天断峰，大会天下英雄？”

小痴得意道：“这是龙王殿统一武林的光荣时刻，也是我发光发热之时刻，老头你想不想参加？”

老头摇头道：“我那行？都七老八老了，还争什么名利？”

小痴道：“哀大莫过于心死，老头你可惨了！”

老头淡然一笑；随即又问：“到时龙王殿将去几人？”

吕四卦得意道：“光我们两个，就足以叫他们吃不完兜着走，何必找其它帮手？”

糟老头甚为惊讶：“白兄弟竟然要以一己之力对付天下各派？”

小痴得意笑道：“别把他们看的多高，而且现在是个创记录的时代，我白小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横扫武林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糟老头心情为之起伏，他那想到这年轻人野心如此之大？不久，等平静不少，他才问：“不知慕容红亭他去不去？”

小痴道：“帖子是送去了，不过我想他不可能去。”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失踪了。”

“慕容大侠会失踪？”糟老头心目中所敬仰的大侠竟会如此不济：“是你亲身碰上此事？还是你的杰作？”

小痴呵呵笑道：“不错，事情是……呵呵……”

他得意的笑着，仍把情况说个清楚。

糟老头也无话可说？碰上小痴，还能说什么了只有苦笑。

他道：“其实龙王殿和慕容府早已凌驾各大门派之上，小兄弟只要降服慕容府，还不是一样可以雄据武林？”

“这多没意思？”小痴道：“慕容府全是女的，专找女孩比斗了有失男性尊严，要干就干大的！”

糟老头叹息道：“我不知你们年轻人是如何想？也许我老了吧？”

“老人也有凶得很的，如向杀这老魔鬼，只是你的心已死罢了。”小痴道：“还有几天时间，你去不去？不去，俺可要走喽！”

糟老头长叹道：“老朽再也无那种雄心壮志，白少侠多保重了。”

“那当然！我不保重自己，谁来保护？不多谈，有事等我摆平他们再说！告辞了！”

小痴和吕四卦，英雄式的拱手施礼，然后迈开大步，一晃晃的离去。

直到两人背影消失，糟老头那张老脸突然像是胃肠般的蠕动，快烂掉的右眼已射出骇然青光。

他一字字残忍的说：“是吗？我已心死了吗？……嘿嘿……等了十余年，机会终于快来临了！”

他等待的又是何种机会？

只见他一闪身，已奇快无比的掠入茅屋，那身形岂是普通高手所能办得到？

很快地，他已从屋后窗口掠出，直奔山区。掠过三座高峰，已抵达一处幽静的崖面，顺着崖边小径往下走，约行百余丈，已出现一小洞。他很快窜入外边长满杂草的洞中。

一道年轻人的声音已传出：“爹，你来了？”

“嗯！”老头回答；继续往前走。

洞不深，转个别，前面已出现较宽腹洞，一名年轻人光着上身，正坐右石床上练功。

他面貌姣好，只是那对眼睛过于尖锐，像极鹰眼，如此冷酷无情，正望着对面走来的糟老头。

“爹，成了？”

“嗯！”糟老头一份喜悦：“没想到我只要慕容的武功，白小痴却连龙王殿的功夫也一并送了过来，真是天助我也。”

年轻人亦现出喜悦神情：“那小子真的给了你？”

“难道爹会骗你不成？”

年轻人一阵激动：“那我们复仇有望了！”

糟老头狠厉笑道：“都快二十年了，也该是复仇的时候了。”

年轻人向往般笑着：“我倒想去会白小痴这号人物……他的传言实在太多了……”

糟老头脸色不由一沉，道：“海儿，别人你可以会，唯独他，你碰不得！”

年轻人不服道：“为什么？”

糟老头有感而发：“你不会了解的，他简直已不是人，他的智能实在高的可怕，你可想想，在短短两个月内，他竟然学会慕容府和龙王殿的武功，还当上了副龙王。”

年轻人道：“他多行？还不是中了您的计？”

糟老头道：“你错了！那是因为他对我没戒心，而且还有一丝怜悯，否则这些计谋一定瞒不过他。”

年轻人不说话了，冷然一笑，又问：“爹，他有多大？”

糟老头道：“人倒是十分高大，不过年纪忽大忽小……爹猜他儿|超过十八岁。”

“那么小……”以二十余岁的他来说，自是不会如此就服输，他问：“他现在在作何事？”

糟老头道：“说你也不信，他已向天下各大门派下战书，约斗庐山天断峰。”

“就只他一人？”

“嗯！”

年轻人不得不相信小痴的确有两下子，自己虽目空一切，可还没到达那种不要命的程度。脸眸奇异的变换一阵，才道：“我们何不利用他们打斗之际，来个一举两得？”

糟老头道：“起初爹也有此想法，但他却独斗群雄，不找龙王殿助阵，如此一来，我们也不便出手，以免露了底而后患无穷。”

年轻人有几许烦躁：“爹，到底还要等多久？”

“快了！”糟老头冷残直笑：“等你将慕容府武功和龙王殿功夫学会，而找到破解之法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

父子俩相视而大笑，那种快意恩仇之意，充斥笑声中，十分刺耳。

听其父子所言，不难猜出他们对慕容府和龙王殿有所不解之仇，而糟老头处心积虑利用小痴获得两派武学之后，必定用于报复之中。

却不知道这父子俩为何会与两派结下此仇？以及他们将来又将会用何种手段报复？

想必又是另一种残酷的局面吧？

八月十二，晨。

少林寺一片诵唱声。

青葱山林那道小石径，峨嵋掌门和渡心长老已亲自拜山。

她俩正为剿除小痴而来。

很快，少林派已以礼相迎，接待于“达摩堂”。

掌门虚无，一身清新袈裟单身，六十开外，留有花白及胸长髯，他坐于堂中左侧靠背椅。

另一位浓眉大眼，蓄有三寸硬腮胡，一副孔武有力，则为达摩堂主虚空。

渡缘和渡心则坐于右侧，双方相对而坐。渡缘很快将事情说明。

虚无闻之则怒意横生：“白小痴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渡心道：“最让人痛恨者，他竟会是邪道人物，专门用毒以伤人，此人若不除，天下苍生何以安宁？”

虚无道：“他既是邪道，自该除去，以替武林除害。”

渡缘道：“贫尼此次前来，是想请大师发出武林帖，以让贼人无所遁形。”

虚无稍愕然：“渡缘掌门，对付一个小恶徒，须要如此费心？”

渡缘道：“此人武功之高，恐怕若非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本派“太清剑阵”，竟无法困住他，可想而知他并非跳梁小丑。”

虚无道：“有这回事？”

波心反问：“大师可收到他所送来的帖子？”

虚无道：“收到了，简直荒唐，老衲懒得理他。”

波心道：“此事虽荒唐，可也看出他目空一切，要是少林派不去，这等于少了一条胳膊，要是其它帮派一个不敌，全归顺龙王殿，再反过来对付少林一派，这岂不是武林一大悲惨？”

此语一出，虚无登时醒悟，不该对此事置之不理。

虚空已道：“掌门师兄，不论事情如何，弟子以为都该派人参与，以免让贼人所乘。”

渡缘道：“贫尼还是认为发出武林帖较为妥当，因为白小痴本就具有龙王殿副龙王的身份，说不定还是东方龙在背后撑腰，我们不可不防。”

“东方龙……他会吗？”虚无道：“十数年前，他还帮助各大门派灭了“七花门”他又怎会正邪不分？”

渡心道：“但事实上白小痴已是龙王殿的一员。”

“这……”虚无沉思半晌，终于点头：“好吧！老衲就发出武林帖，好歹也得稳住各派，以免被贼人所乘。”

渡缘立时拱手道：“多谢掌门深明大意，得以为本派弟子报仇。”

虚无回礼道：“九大门派，一脉相承，又何来彼此之分？”

渡缘道：“不管怎样，贫尼还是要告谢掌门。”

“这真是折煞老衲！”虚无勉强笑了两声，转向虚空：“师弟你就跑一趟，发出武林帖，八月中秋，庐山天断峰以剿匪人。”

“是。”虚空拱手，马上退出达摩堂，迅速传出武林帖。

渡缘和渡心见目的已达成，也告别返回峨嵋，准备倾巢而出，以替渡海报仇。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常年罩雾，神秘如仙子的庐山，如今也难得的敞开真面目，似如一块耸拔的翡翠，嵌在碧玉雕成的屏风，清雅怡人。

天断峰位于庐山南麓，不算高耸，却也险峻，无两下功夫，想攀登，还得花费一番心血才行。

不过今天要爬上去就容易多了。

从山下一直到山峰，都插满了龙形旗帜，其上写满小痴和吕四卦大名，随风飞舞，威风凛凛。除了旗帜，还有绳索。

抓着绳索往上爬，一点危险也没有，既省时又轻松，小痴可是专为那些凑热闹的人所设计的。

八月十四开始，已陆续有人登上此峰，准备来参与与此武林盛会。

不过他们全忘了帖中最重要一项？自带月饼。

还好，在峰顶一处数十丈宽，较为平坦处，已设有一个摊位，专卖月饼。

其实这个摊也只是摆着三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如此而已。

负责销售的是两名花甲老人，一瘦一胖，十分突出，尤其叫不停的声音，直让人觉得他俩十分来劲。

已是八月十五中秋日。

在少林掌门虚无引导下，九大门派已浩浩荡荡赶至此地。

五十丈方圆，差不多聚集数百人，纯欣赏者 A 皆散落四周，甚至爬上较高峰顶，居高临下，看的更清楚。

无形中，他们全部以月饼摊为中心，围成扇形，静静的等待小痴人驾光临。然月饼摊却趁机发财，叫卖声不断。

胖老头笑嘻嘻道：“奇怪，今夜为中秋月圆，你们为何不带月饼就来赏月了？真煞风景，来一块如何？只要三文钱，保证可口又卫生。”

瘦老头道：“今天这笔生意做成了，足足可以让我吃上半年，各位帮个忙吧？算是作件善事！”

两人吼吼叫叫，并未兜着生意，只是笑脸迎人，似乎很有把握月饼一定能卖出去似的。

小痴并未准时到达，众人已从午时等到黄昏，以至于夜晚。

远处浮云静处，一轮明月已探出笑靥，皎洁银光投在峰顶，不沾一丝尘俗。

若在平时，峰顶这些人早就把酒弄月，对月抚琴吟诗，何等风雅了那有像现在闷得发慌，人还不来，肚子也饿得差不多了。

“卖月饼啊卖月饼，月饼圆圆像银圆，圆圆滚来圆圆去！滚入腹中笑嘻嘻！来啊！”

苏州香月饼，香啊！买一个，买一个，对着大好中秋月，饿着肚子多店气？先填饱肚子再说啦！”

叫卖声不停传来，而且两位老头还不停将月饼剥开，津津有味的吃着，那股香气，真叫人垂涎欲滴。

众人有点明白，为何小痴要他们自备月饼的原因了。

已有人忍不住，叫道：“来一块！”

“好的！”瘦老头马上送过去：“一块三两银子。”

那人愕然道：“刚才不是三文钱，怎么……”

“刚才你们不饿嘛！月饼就不值钱，现在饿了，月饼也生了利息啦！”瘦老头道：“你要不要？不要，马上就变五两银子？”

那人无奈，硬是花三两银子买下月饼以果腹。

瘦老头接过银子已笑嘻嘻转向胖老头，道：“照这种情况下去，今晚的生意，够我们吃上三年了。”

两人笑不可支，又陆续卖了不少月饼。

银盘明月已升至中空，众人皆明白已近三更。

还是不见小痴踪影。

虚无已道：“难道白小痴在耍我们？”

不少人已如此想，他们有股哭笑不得之感觉，中秋夜里，大老远赶来此处挨饿，还看人卖月饼？

此话要传到蛮夷之邦，不被笑死才怪。

渡缘也开始担心被小痴摆道；武林帖可是她要求发出的，若逮不着小痴，她可就无以向各派交代。

瘦老头干脆站立上那口已售空的箱子，高叫道：“别急！别急！小老头已和白痴大侠副殿主打好契约，月饼卖不完，他是不会出来的！”

胖老头也叫道：“想要看人就买月饼吧？”

波心闻言，立时腾身掠向瘦老头，左手扣住其腕脉，冷森道：“说！白痴在那里？”

瘦老头尖叫：“放手啊！契约不包括告诉你这一项，你买完月饼不就得了？”

波心冷笑：“你还嘴硬！”

她正要再催内力以逼迫瘦老头，然而老头已尖叫：“放手！放手！我说！我说！”

波心冷笑，并未放手，冷道：“谅你也不敢不说！”

众人以为老头必定会实话实说，谁知老头却一本正经的说：“木箱里的月饼还有一半，生意好的话，很快就能卖完！”

“你？”波心为之愕然，没想到老头会如此回答，一时也楞住。

群众已传出不少笑声。

瘦老头趁她一楞之际已挣脱其掌握，往箱后钻，捉狎道：“如果你全买，我打个八折，那就更快了！”

渡心想再追上，但渡缘已出言阻止：“师妹无须问这贩夫，小痴迟早会出来。”

她已暗中点头示意，以一派长老追逐小贩，实有失身份。

波心又自冷哼，瞪了瘦老头一眼，方悻悻然退回原处。

瘦老头笑的更惹人，道：“还犹豫什么？都快四更天了，不吃个月饼，对得起月宫的嫦娥吗？快！别让嫦娥笑你们呆，三两银子一个月饼，到那里去找？快来买啊！机会不多了！”

他捧起几块月饼，已向群众兜售。

群雄一肚子气，却无处发泄，任由两名老头招摇叫卖，硬是拿他俩没办法。

蓦地，已有声音传来？

“美酒穿肠过，香肉口中留，通天我不会，入地却无门，一副臭皮囊，终日填不满！”

众人登时惊叫：“通天和尚？”

千百只眼睛已往四处寻去，想一觑这位一代奇人风采。

瘦老头一副捉狎模样：“我看你们是饿昏了头，天上的明明是嫦娥，那来的和尚？别老是幻想月亮圆圆会发亮，就以为是和尚头了，差那么多！”

胖老头道：“买个月饼吃吃，醒醒脑吧！否则变成尼姑，那就更惨了！”

话声未完，一阵轻风掠过，场中已多了一颗“月亮”，闪亮亮的挡在瘦老头前面。

虚无以及众少林弟子已拜礼：“师伯！”

此人正是少林辈份最尊的“通天和尚”，年已近百，却仍红光满面，一无老态，穿得邋遢破烂不堪，但披在肩上半截袈裟可完整无损，手中还拿个瓢葫芦，总习惯的往嘴中送。

他在喝酒，还没时间开口，瘦老头已叫道：“喂！叫花和尚！光棍不挡财路！别在那里耍威风，要喝酒，俺下次喝给你看！”丢一个月饼给他，黠笑道：“看在嫦娥份上，就赏你一个，站一边去！”

和尚愕然接过月饼，问道：“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

和尚指着虚无，道：“我是他师伯，号外“通天和尚”，久干禅师！”

瘦老头笑道：“你知道我是谁？”

久干道：“你是谁？”

“我是“一万大饼”！”瘦老头谐谑直笑：“比你的“九仟惨死”还赢了一仟！我看你不是“惨死”是饿死的吧？”

通天和尚愕然望着他。

胖老头道：“我是“十万大饼”，足足赢你九万一仟，扣掉你手中的那个，还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通天和尚突然转为大笑：“好个一万大饼，好个白小痴！果然伶牙俐齿且机智过人，佩服佩服！”

瘦老头瞪他一眼，双手推向他：“走开走开！老头我作的是月饼生意，你打什么岔？”

群雄目光已移向瘦老头，被和尚一说，他们才想及，除了白小痴，谁又有此副伶牙俐齿？然而这两人不论言行举止，全然看不出破绽，实在太像老人了，不禁又犹豫不决。

通天和尚道：“白小痴你就别再装了！卖了两箱月饼还不够？”

“什么白痴黑痴？再不走，我可要打得你变白吃，专吃瘦肉包！”瘦老头赶得甚急。

通天和尚心念一转，换向胖老头，道：“你这大西瓜也别装了！胡子都掉了一半，想瞒谁？”

“那有？”

胖老头已伸手往自己白胡子抓去。瘦子赶忙想阻止，然为时已慢，胡子被抓下，已然露出一副粗唇。

瘦老头已一掌打向他脑袋：“笨呐！教你多少次，胡子不是用来揪的！你总也不听！”

吕四卦笑道：“没办法！我不小心就中计了！”

通天和尚时已大笑不已，群众一阵骚动，有人叫道：“他就是白小痴！上！”

一群人已往小痴涌去。

小痴突然大喝：“住手？”

声音如洪钟，已将众人震住。

小痴这才慢条斯理的说：“有什么，等我月饼卖完再说！”

众人以为他会有所重要言词，没想到他关心的仍是月饼，一阵激怒已涌上心头。

“恶贼你找死！”

渡心一心想替师姐报仇，奋不顾身已攻向小痴。

小痴也不客气，腾身而起，快捷的迎向渡心，凌空一掌将她逼退，啪的轻响，他已干净俐落倒掠回原来位置，露了一手极纯厚的功夫。

渡心倒飞落地，蹬蹬然连退数步，方稳住身躯，脸色稍白，呼吸为之急促。

她还想再出手，已被渡缘阻止。

双方顿时成对立局面。

小痴望着月饼，煞是失望：“只差不到百个，你们就不能帮个忙吗？生意归生意！”

恩怨归恩怨！怎可混为一起呢？”

群雄仍是双目带煞，一无反应。

小痴道：“憋了一整天，你们不觉得很饿吗？”

虚无已道：“白小痴你百般捉弄天下各大门派，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小痴道：“唉呀！老和尚，我明明在帖上注明要自备月饼，你们怎么不带？否则又怎会发生此事？瞧不起我没关系，我替你们送月饼来，难道也错了吗？”

他已很技巧的将“过失”推向虚无众人身上，都是因为他们看不起小痴而不遵照拜帖所言。若携月饼上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被他如此一说，虚无也不知回答了。

渡心已道：“敌我不两立，白小痴你准备受死吧！”

小痴道：“不急不急！要打架也得先填饱肚子再说，否则传出江湖，说我龙王殿趁人之急，我可罪大恶极了！”

到现在，他还不忘推销月饼。

渡心冷笑：“恐怕你月饼含有刺毒吧？”

此语一出，吃过月饼者脸色无不大变，齐往小痴瞧来。

小痴轻松愉快的指向通天和尚，道：“有毒无毒，看他那副馋像就知道了。”

通天和尚正一副馋像的啃着月饼，闻及此言，已呵呵笑起；“中秋佳节，不吃月饼，直在对不起月里嫦娥！有毒无毒，那倒在其次！”

有他这么一说，众人心中稍加宽慰。

小痴灵机一动，叫道：“喂！老和尚，你光顾着自己，也不替你们那些和尚徒孙着想？别的不说，要是将来他们败了阵，看你如何向少林祖宗交代？”

通天和尚瞄向他，哧哧笑道：“好小子，不但人精，连生意都如此一堆到底，不留存货，直让老衲吃醋，天下怎会有你这种人？”

小痴呵呵笑道：“卖不出去，那是因为你拆我的台，这笔帐，咱们有得算，卖得出去，是你的造化！要吃醋，吃拳头，随你选！”

通天和尚淡然一笑，道：“好吧！老衲就还你这份债，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总该让着你一点。”

小痴笑道：“你怎知道我活不了多久？”

“我会看相。”

“就凭他们？”

“不错！”

小痴笑的更得意：“老驴子，你只会看长鼻子的大象(相)，它们一定是用鼻子喝水，废话少说；还有九十三个月饼，你看着办吧？”

通天和尚轻轻一笑，喝口烈酒，满面红光的转向虚无，道：“肚子也饿了，就把月饼吃了，那小子虽坏，倒也童叟无欺，没下什么毒，吃了以后，好好把他给收拾起来，省得他为害人间。”

虚无本是觉得为难，要弟子食月饼，无非已弱了小痴三分，但闻及师伯也指示要收拾小痴，如此一来则不一样了，他马上答应，并吩咐虚空将剩

余月饼接过手，发给九大门派弟子食用。

通天和尚道：“小白痴你觉悟吧！通天之门为你开，只看你造化了！”

小痴听得懂他所指“通天之门”乃是要自己跟他走，危机可除，然而小痴此时气势如虹，他要怕了，也不会发下帖子，搞什么中秋盛会了。

他道：“我看你还是入地门吧！说不定我们还会碰面呢？”

通天和尚长长一叹：“好事由来最多磨！命也！命也！”

他已掠过人群，投入黝黑夜色中，仍传出那首打油诗：“美酒穿肠过，香肉口中留，通天我不会，入地……”

声音渐淡，已走远。少林弟子齐拱手，送走久干后，已然全部盯向小痴。

一场中秋风云会至此方正式展开。

## 第九章 七绝魔功

小痴和吕四卦已扯下易容之假道具，恢复本来面目，仍是笑脸迎人。

吕四卦道：“净赚一千伍佰二十三两银子，其中三张银票，五锭金元宝，两人分担，也凑合凑合，不会太重！”

渡心冷笑道：“恐怕你们无福消受！”

渡缘冷道：“白小痴，贫尼见你本性不坏，才不愿赶尽杀绝，没想到你身怀邪功，以毒害人，贫尼及众大门派将诛你性命，以绝后患，你认命束手，贫尼留给你一具全尸！”

小痴道：“唷！跟真的一样！你们口口声声说以毒害人，又说我月饼有毒，好象我是毒鬼似的，我倒想听听看，我的毒是从何处来？”

渡心嗔厉道：“你这恶贼以毒掌害死我师姐，由不得你狡赖！”

小痴闻言，楞大了眼，再也拽不起来，诧然道：“渡悔翘了？怎么可能，我只给她一掌而已！”

渡心厉道：“你还想装？师姐尸骨未寒，必以你这万恶淫邪之血祭拜！她才能瞑目。”

小痴和吕四卦对望一眼，混归混，杀人的事，他俩还是没干过几趟，尤其又非保命时所杀，想起来，头皮都有点麻。

“怎会如此呢？当时我根本未用尽全……”小痴看头直皱：“你们该不会看错吧？我可没练什么毒功？会不会她吃错药了？”

“你才吃错药！”渡心斥道：“血债血还，今夜就是你还债的时刻！”

小痴被她一吼，也吼出火来，冷冷一笑，道：“渡悔若死在毒掌，那对不起！凶手不是我，今夜你们要索债也好，要比斗也好！我都欢迎，就怕你们临阵脱逃！”

“还我师姐命来？”

渡心怒火攻心，不顾安危，已再次扑向小痴，她不再以掌攻，而是抽出背负黑心木剑，剑化点点寒星，欲杀小痴而后始甘心。

小痴戏谑道：“怎么？用上棍子？我看你最好抓那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来得划算，宰不到我，也可以把我给压死！岂不省事？”

说归说，他还是轻巧闪过剑锋，斜身一掌反击渡心左肋，轻易将她迫退，强弱之分甚为明显。

“师妹快躲！有毒！”

渡绿深怕渡心再受毒掌，不再顾及身份，已掠身出剑，加入战圈。

“怎么？打群架？我来！”

吕四卦见渡绿反攻，也不愿闲着，腾身而起，大块头如山堆，撞向渡绿，几分蛮劲，倒也逼住渡绿攻势。

追随小痴多日，所练功夫杂得很，而且总分点宝物吃吃，虽没小痴服的多，却也让他内劲充沛，元气十足，再加上前些日子所练龙王殿绝技，时下恐怕连渡绿想要赢过他，都得数百招以后的事了。

双方大打出手，劲风呼啸，刮体生寒。

“阿弥陀佛！”虚无掌门已知小痴武学并非浪得虚名，深恐峨嵋派再损人，已转向武当掌门枯海道长，道：“此人功夫邪异，已入了魔，枯海掌门，为天下苍生，贫僧决心出手伏魔，您以为呢！”

一脸长髯，仙风道骨的枯海亦还礼道：“在下随掌门指示。”

虚无含笑点头，随即转向虚空：“罗汉阵掠阵，不得让他走脱！若能生擒则生擒，若不成则全力扑杀！”

虚空回礼，马上引导十八罗汉掠于四处，严以待之。

虚无转向各大门派掌门，道：“恶徒狂妄狠毒，还望各位合力诛之！”

众人见小痴武功了得，一则担心他将来凌驾自己头上，一则想试试自己身手，闻言莫不支持虚无。

一声轻喝，虚无已平飞而起，露了一手精湛轻功，随即加入战圈，大力金刚掌幻化无数掌影，直劈而去。

众掌门虽支持此项行动，却也自恃身份，若非小痴再败虚无，他们也不愿一窝蜂涌上，时下只在四周游动，等待机会以援手。

小痴见和尚加入，轻轻一笑：“果然同行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不过你这老秃驴是要找我报仇呢？还是比武？”

虚无劈出一掌，扫向小痴肩头，冷道：“恶徒死到临头，口舌仍如此不饶人，其心可诛！”

小痴一转已避开：“你们这些大掌门，要杀人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我可不在乎，今天人多，我没时间陪你玩！”

他突然大喝“看掌”，身形蓦地暴高丈余，一个倒翻筋斗，行云流水般快捷冲了下来，右手手刀一切，一股劲道成形，直劈虚无胸口。

“龙王斩”果然名不虚传。虚无但觉此掌来势甚急，却又不带任何破空之声，已知必非易与，当下运出“摔碑手”以对抗。

岂知他尽力推出一掌之际，小痴身形却如腾海狂龙暴扫而至，七拳十三掌尽劈而来。

“来个秃驴打滚！”

小痴轻笑着。果然虚无未想到小痴身形变化如此快捷，想回身自救已是不能，唯一方法就是滚往地面避开，然而以他一派之尊，一对上手就落个满身是泥灰，这脸他可丢不起，硬是咬牙想硬接小痴掌劲。

枯海掌门见状大急：“方丈硬接不得！”

长剑抽出，直射小痴胸口，想以此逼住小痴攻势。

然而小痴早有准备，匕首一探，很快拨开长剑，攻势仍未停顿，直罩

虚无背面大空门。

渡心此时也不顾一切刺出一剑，想手刃小痴。

三人各凭功夫撞于一处，猝然暴开，啪的一响，虚无仍无法避开，被小痴一掌打得往前踉跄猛撞。

若非渡心一剑伤及小痴左大腿，小痴不得不收势以应付，虚无非得当场出丑不可。

他利用打出反弹掌劲，倒翻三个觔斗，飘落地面，抓起左大腿，虽只伤及肌肤，但裤管裂缝却不小。

“花尼姑你很色你知不知道？竟敢逃逗我的大腿！害我春光外泄！”小痴调侃的说。

渡心那能受此侮辱，大喝“无耻”，峨嵋绝学尽展，化作飞花点点，全然卷向小痴。

此时枯海掌门也刚好掠身接住长剑，凌空一个旋转，身化游龙，和渡心一前一后挟攻而至。

小痴轻笑道：“峨嵋“飞霜十九剑”第七式“飞花点点”，加上武当“七星剑法”第四式“星殒翰海”，前后挟攻，天衣无缝，可惜我会这招“达摩窠月”！”

话声未落，他已使出在梅庄所偷学的功夫，用以迎敌。

只见他匕首幻化万道银光，带出一条银河旋飞，在那空旷空间腾掠、追缠，暴亮的银光让人目不暇思。就在万道剑光准处，叮当响声不绝，点点火花四射，勾出黑夜中的一朵灿烂茶花。

“七绝魔功？”

已有不少人惊呼而出。

人影已分，枯海和波心两把利剑双双被劈断，骇然的倒掠而退，尤其那句“七绝魔功”更震慑两人。

枯海脸色铁青，实不敢相信眼前一切为事实。

一向激动的波心，此时也睁大眼睛注视小痴，似想看清他倒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竟然会此霸毒绝招？

虚无方才被挨一掌，踉跄跌撞而退，还好他功力深厚，幸免于滚滚地面，然而也受了轻微内伤，突闻“七绝魔功”，霎时激动喝道：“妖魔重现武林，大家一齐剿除！”

似乎“七绝魔功”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扼困着众人心灵。潜意识使然，群众已蜂涌而上，武功尽出，似在对付妖魔般的攻向小痴。

小痴不解为何众人对此功夫如此忌讳，他也想及心儿母亲当初交代，无论如何不准使用这招功夫。

难道她们也是怕激起天下武林围剿？那她们母女又是何种身份呢？

不由得小痴多想，群雄一涌而上，他也潇洒不起来，只得全力应付。

渐渐的，半刻钟过后，他和吕四卦已走下风，时而挨掌挨剑，处境并不理想，甚至可说十分狼狈。

小痴苦笑道：“妈的！好好一件事，就被那什么鬼招式“达摩窠月”给弄砸了！”

他本想以各派身份，不可能一涌而上，自己可稳操胜算，没想到有谋杀渡悔在先，再加上露了莫名其妙的魔功，以至于激起群怒而围剿，倒也使他措手不及，穷于应付。

吕四卦更惨，块头大，想躲都不容易，被划得衣衫尽碎，已急叫：“小痴儿快想法子！我快不行啦！”

“有什么法子？太多人了……”小痴咬牙硬撑，然撑不了久，已险象环生，终于道：“我看先溜再说！”

为了保命，什么副龙王尊贵身份也管不了了。

大喝出口，匕首再抖，用的仍是“达摩窜月”朝着一大群人撞去。

“挡我者死？”他狂叫着，以助声势。

虚无马上反喝：“阵仗迎敌，不准让他逃了！”

罗汉阵马上展开，围在外圈，连武当的七星阵都已联合发动，纵有超人之能，想突破两阵，恐怕都得拚掉老命。

匕首闪光过处，一片唉叫传出，小痴虽然击倒数名敌手，然而对方人手实在过多，仍未能破茧而出。

“妈的！这些人渣！”

小痴咬着牙，又施以攻击，虽然每次都有收获，但也挂了不少彩。

然而最令他担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他每集其内力攻击一次，似乎体内经脉就消失几道，功力也为之减弱几分。

照此下去，他必定会内力枯竭而受逮，甚至暴死当场。

他暗自苦笑：“吃什么水晶蟾蜍？原以为是火药，谁知竟是祸害！搞到此种地步？真是祸不单行。”

不管了，能走就走，他再次暴喝，攻出三掌七刀，抓起吕四卦，双足猛蹬“一炮冲天”的往山峰最高处冲去。

“别让他逃了！”

群雄如附骨之蛆，已然腾身追掠，虽未必窜得比他高，即紧紧跟在后头，丝毫不让他有喘息，走脱机会。

小痴窜高十余丈，内力突然枯竭，身形也为之一顿，往峰面摔去。

吕四卦急道：“老毛病又犯了？”

小痴苦笑点头：“嗯！”

吕四卦大叫“他妈的”，也顾不了自己，赶忙换手抱住小痴，一掌倒劈随后追来之群雄。

两人无暇调整身形落地，只有硬撞峰面岩石。

枯海此时已追掠而至，半截长剑已刺向吕四卦，任由吕四卦如何躲闪，都避无可避。

情急之下，小痴突然怒喝：“吕四卦快躲！”不知那来的神力，竟然又从手中发出，硬生生的将枯海手中断剑抓过来，连人带剑扯向左峰面。

枯海骇然的松掉断剑，以保住自己免于被拖带，其势也为之一顿，为顾及对方“七绝魔功”威力，不敢擅自再抢攻。

小痴以为神力恢复，但猛劈两掌，又觉得失望已极，只好叫道：“往峰顶走！得找逃路了！”

吕四卦此时也如丧家之犬，打一记，逃一记，没时间去多想，马上带着小痴往峰顶走。

虚无大师已追上，急喝：“四面包抄，别让他走脱！”

群雄仍极力追赶，非得擒杀两人不可。

蓦然一阵大笑传来？

“你们未免太小看龙王殿了！”

声音未落，六条人影天马行空飞掠而至，已然挡在各派前面。来者正是龙王殿四大高手和刑开天，以及东方不凡。

六人齐拱手拜见小痴：“属下参见副龙王！”

小痴终于嘘了一口气：“来了就好！俺差点丧命在此。”

东方不凡含有奚落道：“副龙王为何被人追赶？这实在有辱您尊高身份，且不该发生在您身上……”

小痴截口道：“你爱嘲笑就嘲笑，反正我糗定了，赶快宰了他们，别弱了龙王殿名头！”

东方不凡已露出快慰笑意这小子终于求助于自己，且在嘲讽他之后，憋了许久，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六人道声“是”，再一个拱手，已罩向各大门派。

如此一来，双方又形成拉距战。

虚无冷道：“刑总管你该知道，龙王殿一向以正义为旨，为何你们要助纣为虐？”

刑开天冷笑：“别忘了，他是龙王殿副龙王。”

虚无冷道：“可是他却是邪道人物，他会“七绝魔功”！”

刑开天冷道：“谁不知本门副龙王，天下第一绝才，有过目不忘之能，那些功夫绝逃不过他眼睛，他会用，不是件希奇大事，你们是退，还是战？若是战，龙王殿奉陪到底！”

虚无脸色连变量变，已然厉道：“与妖魔为伍，终非善类，九大门派誓不两立！”

已无妥协余地，双方再次展开厮杀。

龙王殿四大高手武功虽厉害，但在各大门派高手济济之下，仍未拦住所有人，尤其是十八罗汉阵和七星阵守掠着，一时要突围，十分不容易。

小痴得到喘息，稍微松了一口气，慢慢的往山峰爬去，他已觉悟，功力要恢复已相当困难，因为体内经脉似乎都没了，纵有功力恢复，又将如何引导？为今之计，只有先逃开再说。

虽然龙王殿高手，要带自己走，并无困难，只是自己和东方不凡结怨太深，说不定他暗中来个一刀半掌，那还有活命在？

他已想好？再跳一次崖吧！能逃就逃，若真的翘了，也该无话可说，反正月饼都卖了。

此时围攻两人的，只剩下峨嵋派，也许先前先过劳累缘故，渡心攻势也弱得多，但渡缘却招招逼人，打得吕四卦招架乏力。

峰顶只有三步大小方圆，从此处四处眺望，仍可见及绕着山峰，反射月光的淡淡云层，静静浮于半山腰，与峰前激烈厮杀声，形成截然之对比。

一上峰顶，小痴似也军心大定，向下边不及五尺的吕四卦道：“上来吧！反正是一败涂地啦！”

吕四卦追打边退向峰顶，叫道：“别泄老气！咱们龙王殿高手还有的拚，输不了多少。”

小痴道：“我看还是输掉好，要是赢了，落人东方不凡手中，那可是生不如死啊！”

小痴白他一眼：“你没听过奸臣谋夺王位的啊？”

吕四卦已有所觉，已哭丧着脸：“那怎么办？”

渡缘长剑已攻至，冷森道：“怎么办，血债血还！”

小痴一颗石头甩出，已将她攻势逼住，道：“大掌门，说你也不信，我根本不会用毒掌，我劝你还是另找其它凶手，免得你师妹死不瞑目！”

山峰陡峭，地盘又小，小痴两人居高临下，占了地利，任由渡缘、渡心武功了得，一时也攻不上去。

渡缘斥道：“事实具在，你还想狡赖！”

小痴道：“我何必赖？大丈夫敢作敢当！你不相信也就算了！”他懒得再理渡缘，转向吕四卦，笑道：“照旧啦！”

吕四卦瞄向峰背，愁眉苦脸：“又要跳？”

“不然又能如何？”小痴无奈的摊摊手。

吕四卦还封渡缘，渡心几掌，叫道：“跟你说过莫见尼姑，那会倒大霉，你偏不信？还说什么龙王能克霉运，到头来还不是干老本行，又要跳崖！”

小痴干笑道：“我那知道龙王的气接不上手？会克不过尼姑，你也别灰心，保证下次一定行！”

“还有下次？”吕四卦抱怨道：“我迟早会被你克死！”

一个分神，左腿又被划出一道血痕，渡缘已再逼近三尺，就快攀上峰顶。

小痴急叫：“跳不跳？”

吕四卦恨道：“你每次有让我选择的余地？”

“现在不就是……”

“是什么？”吕四卦叫道：“每次也是把老命摆在一起选！每次也是“不跳准没命”，你叫我怎么选？”

小痴干笑道：“这样可以减少你很多考虑的时间，过来吧！”

吕四卦一肚子怨气的走向小痴，叫道：“这次背靠背，每次都你落在我身上！这是相当不公平的虐待！”

他想以背相靠，可以腾出双手，必要时可发掌击物，免得又垫底。

小痴道：“好吧，你要如何便如何，跳了崖，谁还管得了这些！”

吕四卦一撒招，渡缘和渡心很快已掠上峰顶，长剑直指两人咽喉。

渡心逼近半截断剑，厉道：“说！“七绝魔功”你是那里学来的？”

小痴谈笑风生道：“这功夫，路边多的是，有何稀奇，看你们吓得神魂颠倒，真让人不敢相信你们会是一派之尊？”

“可恶！”渡心怒极，利剑已刮向小痴肩胸，出现一道三寸长血痕。“你说不说，不说就刮了你！”

伤口少说也有百来处，多一处，无啥痛痒，小痴道：“奇怪！你不问我如何杀了渡悔，却一直逼问“七绝魔功”下落，我实在怀疑你是不是在替你师姐报仇！”

渡心为之一楞，随又老羞成怒，斥道：“师姐已被你毒死，不容你狡赖，问你魔功下落，就是要诛尽你们尽你们这些魔鬼妖孽，还不快说！”

断剑又往前送，小痴急叫：“好！我说！”

渡心此时方收回利剑，冷笑道：“由不得你不说！”

小痴无奈道：“反正我也活不成了，出家人慈悲为怀，就答应我一个要求如何？”

渡缘犹豫一下，渡心已道：“师姐别上了他的当！”

“上什么当？”小痴瞪眼道：“我只是要带走卖月饼的钱，有什么当好上？”指着峰下平坦地面那口小箱子：“就在那里，麻烦一下！”

就有此种人，死到临头，还说些无关安危的事，弄得渡缘渡心有点哭笑不得。

吕四卦道：“两位就帮个忙吧！那可是我们今夜赔了生命而唯一赚本的一项，拜托拜托！”

“不行！”渡心斥道：“我要让你们亏到底。”

小痴祈求道：“那只是举手之劳！”

“不行就是不行！”

“没有妥协余地？”

渡心怒道：“你再专说些废话，我立刻杀了你！”

小痴眼看没搞头了，叹息道：“没想到今年中秋节会那么惨，一亏到底……”

他突然大吼：“住手？”

此声一出，如洪雷直耳，震得在场诸人楞在当场。渡缘和渡心也为一之一愕，想不出小痴会来这么一吼。

小痴不让两人有反应的机会，已向众人宣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指着渡心和渡缘，高叫道：“她们说决心要嫁给我了！”

此语一出，全场哗然。

渡缘、渡心那想得到小痴临死还敢摆她俩一道，一时也听不清，渡心追问：“你说什么？”

小痴呵呵笑着，向群众道：“她说怕你们听不见，要我再说一遍！”吊高嗓子：“她决心要嫁给我，聘金都收啦！”

吕四卦加油醋道：“就是那月饼钱！”

群众这次哗的更大声，全然不信的瞧向两位年近中年，却仍存几分徐娘风味的尼姑。

渡缘、渡心霎时窘热得红透耳根，不知该如何应付才好。

偏偏小痴又不给她俩有太多思考机会，马上伸手又往前抱，调情叫道：“来！我抱抱！”

两位女尼虽贵为长老之资历，但也只不过四五十岁，何况此种事情又是第一遭，而且来得如此之快，在羞窘心灵充斥之下，竟也回复少女情怀般“啊”的尖叫，赶忙往四处闪躲，而忘了一剑就可制止此事。

“啊”声叫出，人又躲闪，群临更是哗然大叫，真以为有那么回事。

然而渡缘、渡心本能的尖叫后，已发觉自己失态，由羞窘而化成的那股怒火，足可烧掉整座山峰。

“无耻淫贼你找死？”

两人长剑齐出，掌风猛击，狂风暴雨般扫扫向小痴和吕四卦。

“唉啊！谋杀亲夫啊？”

小痴和吕四卦早有准备，见掌风袭来，已双双腾空，借着掌劲掠向了高崖，已直往下坠去。

渡缘已怒得吐血，全身抽搐着，渡心则面色铁青，恨得连断剑都砸向高崖。她俩愤怒的站在峰顶，映着即将隐入西山的明月，倒似两尊已被侵犯的神仙。

小痴吕四卦刚掠入高崖，刑开天已怒道：“要是本门副龙王有所失闪，龙王殿唯九大门派是问！”

他向四大高手示意，已和东方不凡窜向峰下，直往雾区掠去。

群雄不知他们为何不战而走？

突地看戏的群众之中，有人含有赞扬意叫道：“白小痴一定是借此脱身了！他跳崖无数，根本不差这一次……”

武当掌门闻言，霎有所觉，马上向虚无道：“江湖传言，白小痴跌不死，摔不毙，所跳的悬崖也不在少数，此次恐怕仍被他走脱了！”

虚无闻言，立时道：“我们快追，别让龙王殿捷足先登了！”

一声令下，群雄又寻往峰下，直掠雾区，往深崖处逼去。

渡缘和渡心经过一阵缓和心情，也平静多了，虽然群雄知晓这些全是小痴耍的把戏，但她俩所叫的那声“啊”足可让她俩遗憾终生。

眼看人群已退去，渡缘不禁长叹：“没想到你我的修为仍是如此浅薄。”

渡心道：“师姐，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逼他。”

“不怪你！”渡缘叹道：“我们也走吧！”

两人默然掠下峰顶，落至平坦处，一些断臂残肢中挟摆那口“聘金”的箱子，瞧得两人老脸不禁又红。

渡心忿然走前，拿走箱子已丢往悬崖，骂道：“留此脏银又有何用！”

两人这才随着小径，追向云层处，她俩也想确定小痴是否已毙命？

明月如洗，净光轻撒，披向山峰，蒙上一层银青薄衣，天断峰仍是耸拔挺翠，只是寒风中，仍飘来淡淡武林仇杀的血腥味。

## 第十章 功失武残

天已亮。

深崖处，罩着淡淡晨雾，四面陡峭石壁，长满不少杂草，根茎枯了又长，一丛丛聚在壁上，透过晨雾，就像一堆堆坟墓。

崖底呈长方形，居中有一条小溪，四处为乱石地。群雄找遍了各处，仍无法找到小痴和吕四卦尸首。

难道说，他俩又借此脱逃了？

纵然如此，摔下来总该有个痕迹吧？而此处却无迹可寻。

两人就似如空气般平白的消失了。

若说找错地方，崖下却有那口摔碎的箱子，不少银子散落四处，地方根本不可能寻错。

唯一的理由是？小痴并没落于此处，亦或是……

在找不到尸体，虚无已道：“该不会是被龙王殿的人救走了吧？对方武学本就十分高强！”

枯海道：“就算他们救人，也该留下痕迹才是……”

虚空道：“白小痴常以跳崖逃生，想必有其一套不同于常人的方法，为今之计只有当他还活在这世上了。”

虚无叹道：“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

众人当然相信小痴还活得好好，只是他们却想不出小痴为何遁得无迹可寻？

枯海道：“既然找不到人，只有等下次再说，大师以为如何？”

虚无道：“恶徒懂得“七绝魔功”，追缉自不能放松，此事牵连龙王殿，说不定还是他们救走，老衲以为有必要去查个清楚。”

枯海道：“大师所言甚为合理。”

虚无稍颌首，已走向默然不语的渡缘掌门，道：“掌门师太，恕老衲无能，让歹徒给走脱了。”

渡缘拱手回礼：“方丈言重了，此贼太过狡猾，比起昔日的“七花门”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望方丈鼎力相助以将恶贼绳之以法！”

虚无道：“为武林存亡，老衲在所不辞，为今只有先撤收，再寻龙王殿以征讨了，师太可有意见？”

渡缘道：“贫尼谨遵方丈指示。”

在虚无号令下，群雄已各自收兵，领着门下弟子，疲惫的返回自家门户。

这一战，九大门派至少折损三分之一人手，再加上受伤者，足足耗去一半战力，这恐怕非各大掌门所能料及。

今年中秋夜，他们过的并不快活。

而小痴呢？

直到天明，风声已传千里，虽然他没有让天下各派臣服，但那“庐山卖月饼”，“饿垮武林肚”的传言，已让天下人津津乐道，随后再来个“千两聘金招尼姑”更让人赞为天下一绝。

传言加油添醋，更形容得传神精彩，已使不少人大叹未睹真情景，实乃人生一大损失。

不过这些大都止于贩夫百姓之流，因为九大门派弟子遍天下，谁敢谈论此漏失颜面的事？

传言中，仍有十项最重要者。？小痴到底去了那里？

不知名的山区。

在一处万马奔腾的飞瀑下，承着瀑布深潭左侧，有一栋古朴的木屋，木屋前空地置有一火炉，炉上正熬着水壶，蒸气不停冉冉上升。

一名糟和尚正坐在溪边巨石，边喝酒边吟唱，一副怡然自得模样。

屋内十分简陋，除了一张木床，一张四方桌，桌上置有一盏油灯，左墙再堆了些不知名药草、山藤以外，已空无一物。

小痴和吕四卦已直板板的摆在床上，身上的血衣仍在，活似个死人。

看样子，是此和尚救了两人。

不知过了多久，炉中茶壶已滋滋叫起，水气也少了，和尚这才掠向壶边，伸手就抓起烫如火的茶壶，露了一手精纯内力，随后已笑嘻嘻走入屋内。

瞧了两人一眼，笑道：“也该醒来了！”

他已撬开小痴嘴巴，猛把壶嘴往嘴中灌，全然不怕烫着小痴嘴唇。

然而药已入口，一点变化也没有，那药也不烫了，连白烟都不冒，原来糟和尚早已用真气将药水给逼冷，如此神功，实是天下少有。

再让吕四卦服完药汤，糟和尚已凌空将茶壶托在桌面，伸手拍拍小痴嘴巴。

“喂！睡了一天一夜，也该起来了吧？”

小痴似有所觅，吱唔的已张开眼睛，入眼就是个光头，已惊叫：“九仟？”

此和尚正是“通天”法号久千。他笑道：“什么九仟，你这“一万大饼”

快要被人给吃光了。”

小痴突然蹦起，双手往通天和尚掐去，叫道：“都是你，害我卖了月饼收不到一文钱，快赔出来，否则掐死你！”

他狠力的掐着通天和尚脖子，和尚却一无反应，笑道：“你不是把银子拿来当聘金了？”

小痴蓦然楞住，他未理和尚，却惊愕的瞧着自己双手：“我的功力……没了？”

他只觉得全身经脉已消逝无踪，“吸龙神功”心法已无法施展，一切的美梦莫非就该随此而幻灭了？

通天和尚笑道：“所以你还是乖一点，现在我一个指头就可以捏扁你了。”

小痴想及自己武功尽失，不由得一股怨气无处发泄，撞向和尚，出拳就打：“没有武功，你救什么救，你救了还不是白救？”

睡着、吼着，他真想大哭一场，一身本领才上身不到两个月，就已消逝无踪，对一个处心积虑追求武功的他来说，打击未免太大了。

吕四卦也醒来，看他如此疯狂的捶打，心头也不甚好受，毕竟他俩从小一块长大，自有那股他人所不能了解的深情存在。

通天和尚没躲，笔直的让他捶打，让他发泄。

终于，小痴打疼了手，眼泪都快掉出来，他仍忍着，怅然若失的喃喃念着：“失掉就失掉，我还怕什么了怕什么？我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不用武功也能打倒他们，我怕什么？我有的是办法……有的是办法……”

他走向门口，倚在门楔，远望飞瀑隆隆，心头却在滴血，十几年追求的美梦，就此荡然无存了。

他的脸，似笑非笑，如此无依无靠，任何人见之，都能感受到那份哀戚。

吕四卦不忍，想走过去安慰，却被通天和尚给阻止，吕四卦也为之住足，不知该不该过去？因为他也不知要如何安慰他。

和尚另有原因，他知道小痴现正处于最不敢接受自己，最痛苦的一刻，如果熬过了，对将来的他，将较为裨益，这比任何安慰都来得有用。

小痴喃喃念着：“什么天下第一聪明？聪明的人会乱吃药？连药多必伤的道理都不懂？”

他自嘲的怅笑着，听得吕四卦忍不住而落泪，叫声“小痴儿”已往他走去。

通天和尚仍阻止他。

吕四卦忍受不了，已骂道：“我要去安慰他，你凭什么阻止我？”

通天和尚没想到他会如此激烈反应，一时也楞住了。

吕四卦很快走向小痴，哽咽道：“小痴儿你的病会好的，你还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

说着，他已靠在小痴肩头啜然哭了起来。

小痴也忍不住，紧握吕四卦右手，叫道：“不准哭，大男人还哭什么？以前都没哭，现在有什么好哭？”

他也落了泪，却赶忙拭去，吕四卦禁不住感情奔放，已抱紧小痴嚎啕大哭。

小痴也抱紧他，感情在泪水中无尽的交流着，童年的纯真，以及至死

不渝的交情，更是生死与共的友情，一刹那间全涌了出来。天地间能关心的，也只有他们两人，从小无依无靠，奋斗中成长，又将遭受折磨的难兄难弟，在无人可安慰、依靠时，他俩从不嫌弃，排斥对方，为的就是他是他的一切，他是他的所有，熔不开，拆不散，永远是和了心，粘了肉，架了骨的两个的一个人。

通天和尚见及此，不禁也黯然落泪，毕竟世上如此真情的人并不多。

窗外飞瀑滚滚，似也在歌颂两人感情之水乳交融。

终于，哭声渐渐消逝了，吕四卦的抽搐也渐渐平静。

两人抬起头来，却发现对方泪痕挂脸，不禁嘲惹的叫骂：“妈的，你哭什么？”

两人突然尴尬的笑起来而扭打成一团。

通天和尚知道风暴已过，也露出满意微笑。

打了一阵，两人滚出屋外，躺在草地上，小痴早已抹去泪痕，笑的和往常一样开心：“妈的！才风光不到几天就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很惨你不知道？”

吕四卦道：“大不了还是和以往一样，混他娘的五湖四海，我就不相信江湖容不下我们。”

小痴道：“说不定再吃另一种东西，失去的经脉突然间又恢复了！”

吕四卦道：“有此可能，咱们只好从头开始啦！”

小痴抽抽嘴角，叫道：“真瘪！”

通天和尚已走出屋外，淡然一笑道：“难得你白小痴能看得开，可喜可贺！”

小痴已坐起来瞪眼道：“要是我武功恢复，第一个就杀了你！”

“噢？老和尚我和你有不解之仇？”

“有！若非你救我，我那会受此失去武功的煎熬？你分明是在虐待我！”

通天和尚笑道：“你不也想跳崖逃生？”

“逃生也有可能摔死，我准备脑袋先落地，了结残生，谁要你救？”

“我可没救你，是你掉入我的绳索上，我不得不拉起你们。”

小痴若有所觉：“原来你趁我们跳下深崖之际，暗中把我们打昏，再用绳索吊起我们。”

通天和尚笑了笑：“我可没这么说！全是你猜的！”

小痴目露邪光，道：“九仟和尚，你很阴险！”

通天和尚不解道：“我阴险？我怎么不觉得？”

小痴黠笑道：“别装了，你早就计算我会跳崖，所以在半山崖等着我们，就连你出面拆穿我们易容身份，也是有目的而来。说！你到底在耍何把戏？”

吕四卦摆出架势：“不说，俺照常打得你满地找牙齿！”

通天和尚轻轻一笑，道：“白小痴不愧白小痴，一颗玲珑心比什么都灵！”

小痴嗔道：“我要你说出原因，光拍马屁有啥用？”

通天和尚神秘一笑，道：“和尚我舍不得见你英才早逝，所以才来这么一下子，你该满意了吧？”

“我不信！”小痴叫道。

“我也不信！”吕四卦接口道。

通天和尚道：“我知道，现在你们很难相信，将来你们就会信了，像你

这种人，死了，多么可惜啊！”

小痴冷道：“我现在生不如死……”突有所悟：“你也算准我的武功会全部失去？”

通天和尚笑而不答。

小痴急迫问：“你早就对我有企图，早就在计算我了？”

通天和尚道：“你不是想学天下第一武学？”

“当然想！”小痴欣喜若狂道：“你有办法恢复我的功力？”

通天和尚道：“对于一个没有经脉穴道的人，和尚我也无能为力。”

小痴霎时又如坠入万丈深渊，一颗希望的心也为之沉灭，不禁生怒：“老秃驴你少寻我开心，小心我跟你拚了！”

通天和尚叹口气，目光移向滔滔飞瀑，不久才道：“白小痴，除了武功，天下没有一事值得你关心吗？”

小痴无精打彩的走向溪边，坐于巨石上，古怪的一笑：“奇了，自己的事关心不了，还有资格关心别人？你问这些话，实在很不上道。”

通天和尚也走近，道：“如果我让你功力恢复呢？”

小痴道：“少再捉弄人家，你刚才不是说没了经脉穴道，你根本救不了我。”

和尚道：“我说我不行，我并没有说其它人不行！”

小痴和吕四卦激动之余，竟异口同声追问：“那人是谁？”

“要命郎中！”和尚道：“救人命，取人命，再生父母，要命郎中。”

“通天和尚”与“要命郎中”同时齐名武林，三十年前轰动武林，现都已近百年龄，和尚无所不能，是谓“通天”，郎中无病不治，只可惜他常要人命，所以江湖才给他“要命”之外号。

小痴欣喜道：“他在那里？”

和尚道：“你先别急，让我说出他的为人，你再决定是否要给他治病。”顿了顿：“他虽有活人本领，却性情怪异，向他求医者，就等于将人交给他，救活了，命也是他的，他要你死，随时都可取你性命，这还是小事，最让人受不了者，他喜欢在人身上作实验，说不定开脑，说不定换狗腿，数十年前就有位猿人被她装了人脑而弄得武林大乱，你若不在乎将来变成何种模样，去求他倒也无妨。”

小痴和吕四卦闻言，舌头伸得长长，头皮已发麻，想及自己不知将会被改造成何种怪物，小痴心头就起毛，干笑道：“我看还是考虑一下比较好。”

吕四卦道：“九仟和尚，你这不就白说了？”

通天和尚道：“凡事都有例外，说不定他一高兴，只给你装条狗尾巴，说不定你们被逼急了，会不顾一切去找他，不对吗？至少这是个希望。”

小痴干笑道：“若装了狗尾巴，以后欢迎人家就不用手了。”

吕四卦以手在臀部甩了几下，憋笑道：“这多难看了随身携带鹦毛掸子？”

小痴道：“还是想想其它办法吧！”问和尚：“九仟大和尚，人说你叫“通天”，总该有自己的一套吧？难道我这绝症就无药可救了？”

通天和尚轻轻一笑，道：“你的情况相当特殊，和尚我可要问个清楚才能拟个对策，你可知道你服下多少灵丹妙药？”

小痴道：“多得记不清，不过慢慢想，总会想出来！”

他已将开始偷服灵药的名称，以及服过以后所发生的变化一五一十说

出，直到服下水晶蟾蜍为止。

他又问：“水晶蟾蜍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服下它，我连泄三天？”

通天和尚经轻一笑道：“此蟾蜍药性属阴，却又吸食月亮阴气，常年修练，已脱胎换骨，只具其形，不具其貌；实乃人间异宝，常人若整只服下，必定压制不了而被其破肠而出，根本无法消化，而你体内服有不下十数种灵药，正好得以和水晶蟾蜍相抗衡，所以才能相安无事。”

小痴暗道：“好险”，不过想了想，又觉得后悔，道：“要是当时它钻了出来，我再医肚皮也不迟，省得沦落今天这种地步。”

和尚道：“这你就不知了？若你无法克制它，则表示你体内药物不足以抵抗，如此水晶蟾蜍本身就俱有之药性已足以溶化你胃肠，届时你肚皮所剩下的可能只是一滩血水而已。”

小痴这次可真的相信是“好险”了。

吕四卦对这件事仍最感兴趣：“他拉三天，是不是吸收不了？……”

通天和尚摇头道：“不对，相反的，他全部吸收了，吸收得过火，才会如此！”

他解释道：“水晶蟾蜍已吸收月亮精华而脱胎换骨，人们服下它，也俱有此种功效，小痴儿所以会腹泄，全是他以前服过太多药物，如今碰上蟾蜍药性，在化解和排除之下才会有此现象。”

吕四卦呵呵笑道：“原来如此，那他泄出来的也是灵丹妙药了？”

通天和尚道：“对别人来说是如此，对他来说却是废物。”

小痴终于弄懂了，为何在服下水晶蟾蜍之后，会有此反常现象，不禁也觉得好笑，慨叹世上真是无奇不有。

吕四卦也笑，他笑的是，可惜当时没把那些“灵丹妙药”留下来，说不定还可赚一笔。

小痴笑了一阵，又问：“这么说，我也脱了胎，换了骨了？”

“可以这么说！”通天和尚道：“你的身体已无经脉，血液自流，刀伤不治而愈，连痕迹都没有，这些都非常人所能有的现象，尤其你肌肤白里透红，嫩如婴儿，再生能力之强，实让人羡慕。”

小痴伸出双手，一道道刀伤已密合，只留下一条条细长血疤，恢复速度之快，若非亲眼所见，实难以相信。

吕四卦身上虽也结疤，但总有痛楚传来，痕迹也较大，可见其肌肤复原仍差小痴有一段距离。

小痴并无多大喜悦，反而有点无奈道：“脱胎换骨有啥用？一点功夫也不会！”

通天和尚立于石块上，望着飞瀑，若耍禅机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入海不复还，这飞瀑多浩大，流到你足前溪中，还不是潺湲悠游？”

小痴精明透顶，随便一想也知道和尚在打机锋，懒洋洋道：“大和尚你就省省了吧！”

谁不知道急流俱有万钧之力，却敌不过寒潭之深渺，柔能克刚，这道理谁不懂？”

通天和尚道：“你只悟了后半句，前半句呢？”

“李白的“将进酒”，对你这酒鬼倒很有效！禅理我懂得说不定比你多！这句话又有何难？”

自解释道：“黄河本无源，源自天，奔流涌入海，失于海，这和我体内

经脉消失少不了多少。经脉已失，就如同奔流入海，想恢复，可得就要一条一条再接回去，也就是你所说的，找“要命郎中”医治。然而你却说水的源在天，就表示内力的引发不在于经脉，天随时都会下雨，只有雨的力量才是无源不绝，生生不息，对不对？”

通天和尚满意笑道：“完全正确。”

小痴瞪眼道：“我倒想知道，你要如何使老天说下雨就下雨？”

他在暗示，如何叫体内内力能控制自如，说出现就出现。

通天和尚也非等闲之辈，道：“昔日诸葛孔明能呼风唤雨，借东风，东风就来，并非无人不可为也。”

“可惜你非诸葛孔明！”

“可惜你非我也！”

小痴突然楞住了，似乎这句话已打入他心头七寸要害，睁大的眼睛，直往和尚瞧去。

吕四卦仍一副迷糊，不解禅机。

通天和尚轻轻一笑，道：“我非孔明，自无其才智可惜东风，你却非我，你是天下第一聪明的人，你和诸葛孔明比起来，也许相差不多，你为何不借东风？”

吕四卦有点了解了，小痴却楞的更深。

通天和尚又道：“武学一途，始于无极，散流四处，及至达摩祖师，方归宗有流，以至于后来之各路各派。你可想及当初第一位创武功之人，他何尝不是和你一样，一无内力？”

小痴犹豫道：“可是我……”

“你身躯不同于他人，少了经脉是不是？”通天和尚道：“你是聪明人，该明白灵丹妙药之用处，水晶蟾蜍既然能让你脱胎换骨，必定对你大有裨益，纵使是让你经脉全失，何尝又不是回到了无极境界？若你悟出道理，相信你功力将会登峰造极，无可限量。”

吕四卦霎时喜悦道：“不错！脱胎换骨，没有经脉，照常能运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小痴儿你快点悟通其中奥妙，咱要赶快回去报仇啊！”

通天和尚道：“悟道，全在于慧根，你能从方才之“无”，悟及现在的“有”，可见你慧根过人，相信不久，你就会悟通此道理。”

“无”“有”之悟，乃指小痴从不相信无经脉之人可以练功，以至相信有此可能小痴摊摊手道：“好吧！要悟就来悟，希望别悟到像你那么老，连一点效果都没有才好！”

通天和尚如获重释般嘘了一口气，道：“你该不会甘心像我一样差吧？”

小痴哧哧笑道：“像你这么差，我早就自杀了！”

吕四卦也打趣道：“我也奉陪！”

话一说开，无形中又拉近三人距离，三人畅然一笑，眼前溪中流水看起来似乎清凉多了。

情不自禁，小痴已跳入水中，洗清那身瘀血。吕四卦想跳，却被和尚阻止，说他伤口仍不及小痴已完全密合，不宜沾水。吕四卦只好干瞪眼，任由小痴凉快去。

小痴洗够了，突然大叫：“我悟通了！”

吕四卦和久千愕然瞧向他，心中所想：有这么快吗？

小痴正经八百的说：“我悟通了……要生内力就得先从泼水开始，水一泼就变成雨，雨往下掉就变成溪，我一泼，内力就来！”

突然他已泼起水花，打得呆楞的吕四卦和久千如落汤鹑，两人方知已上当。

吕四卦不禁大叫：“我也悟通了，用石头多砸几下，内力马上来！”

他也还邈以颜色，拾起石头，猛往小痴砸去。一时水花四溅，和尚不得不避开，终于，吕四卦还是落水了。

两人打得尽兴，方自爬起，和尚早已替两人准备一套换洗衣服。小痴身上血疤已洗掉，只留下淡淡红迹，已无大碍，已轻松穿上衣服。

吕四卦伤口已较浮肿，并有血水渗出，和尚不得不替他擦干，再敷上金创粉。

这一折腾，天色已暗下来，和尚并未升火，只从屋后抓出几只烤火腿，配上美酒以果腹，三人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月光再次升起，一泓银光随飞瀑撒下，像极泄洪水银亮丽，溅起水花，一颗颗似如天上星星，闪闪失失，迎向天空，已分不清何者是真，何者为假。

三人仍坐于溪边巨石上，面对着飞瀑上的明月，小痴突然有感而发：“大和尚，你找我，不只是要点化我吧？”

和尚叹口气，道：“能点化你，何尝不是武林之福？”

小痴和吕四卦默默聆听，他俩知道和尚必有其它原因，也知道他会说出来。

果然，和尚沉默一阵，已问：“你们对武林事知多少？”

小痴道：“宝物我倒知道不少，武功也勉强过得去，你问的是那一样？”

和尚淡然一笑：“我是指天下各大门派的纷争和武林中的恩怨，尤其是二十年前的事。”

小痴自得笑道：“除了宝物，我从来不与人争的，至于二十年前的事，那要问我妈。”

吕四卦：“我还在吃奶！”

两人玩笑的笑着，也表示知道不多。

和尚淡然一笑，随后又沉思，不久稍叹口气，才道：“二十年前，江湖中出现四大门派，鼎立东西南北，不可一世，它就是东海龙王殿，江南慕容府，西天无回谷，漠北七花门。”

小痴道：“这我听过，是个瘸老头说的。”

和尚道：“此事，知道的人并不少，后来四大门派也因正邪之分而起了冲突，结果无回谷和七花门因此而覆灭，只留龙王殿和慕容府，这其中又隐含了莫大恩怨和秘密，老衲找你来，也是为了此事。”

小痴愕然道：“他们胡乱搞，又怎会牵涉到我？”

和尚道：“因为你的聪明才智。”

“噢？”小痴不懂。

和尚道：“这事你慢慢会了解，何况你已当上龙王殿副龙王，此事恐怕摆脱不了了。”

小痴感到一份得意：“能当上副龙王，我也不愿摆脱，有竞争，那才叫人兴奋。”

和尚似笑非笑轻叹，道：“也许是命吧？不过我得先把事情说清楚。”他道：“如果公平竞争，败了，恐怕较为心甘情愿，不过江湖险诈，何来公

平之处？二十年前那场纷争，在我看来，却隐含了莫大阴谋。尤其是灭“七花门”一事，恐怕九大门派都被掣在鼓里。”

小痴追问：“七花门是被九大门派灭的？”

和尚道：“至少九大门派参加了围剿。”

吕四卦道：“这么说“七花门”也是邪派了？”

和尚道：“正邪之分，在于一念之间，“七花门”代表了七位绝顶高手，没人知其真面目，只知其发源地在漠北，当时他们迁入中原武林时，自难免被排斥，这该从数百年前“七绝神女”谈起。传这神女天姿绝色，武功却独树一帜，当她来到中原，难免引起风流侠客，王公贵族追逐，也引起不少人嫉妃，终于掀起一场风暴，神女在受伤害之下，疯狂的报复，杀了不少武林人士，也因而让人闻之变色，个个避之犹恐不及，后来还是各大门派联合将她逼出中原武林，以后又陆续有她重返中原报仇的传言，此事足足扰动了五十余年才告平静。”

小痴道：“这么说，她就是七花门的创始人了？”

“也许吧？”和尚道：“当她消失，也许已去世，不到十年，江湖又出现了七名绝顶高手，虽然他们不是为了报仇，但行事稍偏激，任何作奸犯科落入他们手中，一律斩首断脚，甚至还诛及其全派，当然，也有不少为恶不为人知的正派人士被他们给宰了，江湖又为之鼎沸，九大门派再次联合抗拒，就此“七花门”已成为中原武林共同敌人，两百年来，陆续有拚斗情况，早近一次则为二十年前那件事。”

小痴有点懂了，道：“你认为七花门是正是邪！”

和尚道：“我已说过，正邪之间，存乎一念，若能化解双方仇怨，他们又何来百般恩仇。”

吕四卦道：“这么说，梅冷心和她娘就是七花门的人了？”

小痴苦笑道：“我看差不到那儿去，难怪她要躲在鸟不生蛋的地方，难怪她要我不准用那招“达摩窠月”，原来她是怕被九大门派看出来！”

吕四卦憋着脸，叫道：“什么嘛，别的地方不砸，会碰到她家去，实在够倒霉了！”

小痴道：“难怪我用那招武功时，九大门派会一涌而上，还说什么“七绝魔功”？说我是邪魔妖孽？”

事情终于弄清楚，两人反倒轻松的笑着。

不久，小痴又问：“大和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身份，我是说，你看出我会那招“达摩窠月”？”

和尚道：“这要从慕容红亭失踪开始。”他道：“他的失踪，虽表示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只要经过那场纷争的人，很快会联想，某种事情将会发生，老衲也因此得知你会此种功夫，后来向杀的出现，你也用了几次，至此我才敢肯定。”

小痴道：“所以你才设下八月十五日的诡计？”

和尚淡然一笑，没有回答。

小痴无奈道：“好吧，都已上了贼船，你要我怎么办？告诉你们梅冷心母女住处，你们好一举歼灭？”

“阿弥陀佛！”和尚宣个佛号道：“上苍有好生之德，老衲岂是好杀之人？小施主误会了！”

小痴瞪眼道：“当了一天和尚，一辈子都刷不掉戒疤，少念那些佛门术

语，有话快说。”

和尚轻轻一笑，道：“如果我要你离开龙王殿呢？”

小痴眼睛瞪得更大：“你要我放弃副龙王的宝座？”

“有这个意思！”

“办不到！”小痴一口回绝。

吕四卦道：“老和尚你有没有搞错？叫我们放弃二十年努力才换来的功名地位？”

“功名乃过眼云烟，何必如此看重？”

小痴瞋目道：“少在那里倚老卖老，这句话如果你十八岁以前就悟得透，我就跟你走？”

和尚苦笑地叹息，当年他又何尝悟得透“名利”两字呢？

他道：“人各有别，悟道时间也不同，你聪明过人，难道就不能提早悟道？”

“谁规定聪明的人要提早悟道？”小痴斥道：“我延后悟道行不行？”

吕四卦道：“聪明的人，通常都是先悟出功名利禄的好处，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和尚不说话了，看着这两位似大非大，似小非小的年轻人，有说不出的无奈，只能苦笑。

小痴有种战胜的得意，道：“要我离开龙王殿，这是不可能，因为东方龙不但教我武功，还破例提升我为副龙王，我不能不讲义气，也不可能丢着大好地位不要，你的希望要落空了。”

和尚淡笑道：“凡事都有例外。”

“这件事没有！”

“你没想过，你已武功尽失？”

“我还有智能，而且我武功说不定会恢复！”小痴道：“再说，也只有他不要我，我怎能不要他呢？”

吕四卦含有教训口吻道：“老和尚，以后不要把美梦作在我们身上，太会幻想了。”

和尚苦笑不已，对他俩，有理也说不清。

小痴道：“我倒想听听你要我离开龙王殿的理由？”

和尚长长一叹，瞧向爬高少许的皎洁明月，那淡光总也如此希冀而不断的想穿过黯黑云层。他似有难言之隐的叹息着，终于还是说了。

他笑笑的说：“也没什么，全是为你着想，一来你武功尽失，也许东方龙会遗弃你，二来，你可曾记得，答应梅冷心，杀死东方龙一事？现在你却投靠东方龙，我不知你要如何演完这幕戏？”

小痴感到一丝得意的笑着：“这怎能怪我？我是被逼的，不过我准备化解这场纠纷，呵呵！”

虽是武功受制，然他对此事似乎甚有把握，笑得捉捉谑谑。

一出戏不知如何演下去。

(第三集完待续)

